武俠世界

快劍十三奇（俠情傳奇故事） 棲霞客·著

人皆有父，他獨無，他有母，但那是一個令他蒙羞的母親，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女羅刹。因爲她以色相騙取武林絕技，創出了無敵天下的快劍十三奇。但誰是他的爹呢？他走遍江湖，他尋找。

$4.00

第24年
17
革新號

編者話

「快劍十三奇」是今期刊出的巨型小說，由棲霞客執筆，本故事除了有很濃厚俠義恩仇氣氛外，對倫理親情也有很深刻的描叙，故事內容哀艷曲折，賺人熱淚。講述一個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女羅刹，她以色相騙取了武林絕技，創出了無敵天下的技藝，可是……全文過程曲折離奇，扣人心絃，敬請先睹爲快。

＊＊　　＊＊　　＊＊

千門奇俠故事「情騙」今期開始連載，是名作家馬雲作品，這個故事題材和背景，俱採自現代社會林林種種的百態，專門揭露千門中的陰謀兇狠手段，警世惕人，耐人尋味，請參閱今期本刊67頁。

＊＊　　＊＊　　＊＊

下期的巨型是雙鷹神捕故事「泣血鳥」，本故事題材不但新穎罕見，而且令你匪夷所思，西門丁在讀者鼓勵下，再爲讀者獻新猷，屆時請勿錯過。

＊＊　　＊＊　　＊＊

簡覆菲島岷市讀者湯美君：你們的提議很正確，我們定會將你們喜愛的作家作品儘量刊出，至於你所憾惡的部份稿件，將會儘可能減少多謝捧場。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快劍十三奇（巨型俠情傳奇故事）
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女羅刹，她以色相騙取了武林絕技，創出了無敵天下的劍術，但是她的：……棲霞客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黠錯相（都市雙傑傳奇故事）
沙塵滾滾　殺錯良民
憤然追查　劫匪落網……馬騰42

一命二十年（精選短篇故事）
消滅人魔　重振聲威……曹若冰52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賊賦（俠義傳奇中篇）
帖上名單　二人被擄……黃鷹60

情騙（千門奇俠故事）◀一▶
訂婚典禮　出現怪事……馬雲67

風神七戒（沈勝衣傳奇故事）
殺手犯戒律　其中有陰謀……黃鷹77

千劍照紅顏（俠情倫理故事）
一羣幪面客　夜襲金龍堡……秦紅83

假面人（超人傳奇故事）
爾虞我詐　深闖虎穴……李璟8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長劍篇（俠義長篇故事）
飛賊受挫折　幪面人解圍……蕭逸99

千乘萬騎一劍香（名作家名作品精選）
將計擒兇徒　雪仇慰英靈……秦紅105

宇宙探秘・世界壯舉

人類在太空（宇宙探秘）……雍容57
飛越南極（廿世紀壯舉）……亦雄59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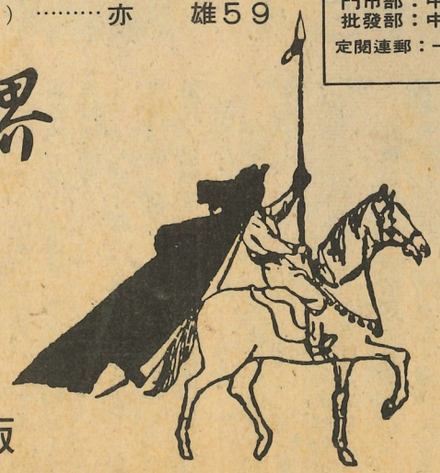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廈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17期
（總號120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美人如玉劍如虹

十三奇

俠情傳奇故事

著圖／樓霞客・黃耀基

「喂！書呆……書呆呀！」

兩個少年男女走在大路上，女的是個年輕姑娘，不但美，而且又嬌又俏，男的年紀也不大，看來比姑娘大不了一兩歲，可不是有些呆氣。

不開應聲，那姑娘回過頭來，嗔道：「喂！叫你爲什麼不應？」

少年說：「我的名字不是書呆，書呆又不是我的名字，爲什麼要應你。」

當眞他吃了老虎心，豹子胆，叫他，他不應，也罷了，竟還敢頂咀！

但姑娘的嬌嗔在她的鼻尖兒上，在咀角邊，凝結了，正因爲他竟敢頂咀，不由她不一怔！

少年說：「是你說的，你要我叫你黃瑛，你看，其實我喜歡叫你黃鶯兒，像邱媽媽一樣叫你，你鎭日吱吱喳喳，不像個黃鶯兒嗎……」

「好哇！」姑娘瞪眼了，說：「你說我鎭日吱吱喳喳！」

他顯得有些着慌，忙道：「我是說：像黃鶯兒一樣活潑又可愛，詩人不也常把黃鶯兒寫入詩句嗎，若不可愛，也不入詩了，像『春無消息誰知，還須問取黃鸝，』黃鸝即是黃鶯兒。」

姑娘噗嗤一聲，道：「你唸錯了，是：『春無蹤踪誰知，除非問起黃鸝。』」

「了不得了！」少年說：「我本來還只是想說，春歸何處，無人知曉，除非去問黃鶯兒，可知黃鶯兒不僅因活潑可愛而入詩，詩人更讚她絕頂的聰明。不料我讀錯了，姑娘也替我指正出來了，可知姑娘也讀詩，且還讀得滾瓜爛熟，比我更熟，可知我還不配稱爲書呆。」

他若不轉道頭去，那姑娘還不知道他是有意誘她上當了，故意把那兩句詞唸錯了，讓她去改正，哎呀！而且，是詞句不是詩句，那麼，可知他一點兒也不傻，也不呆，倒是她上了當，她才是呆，她才傻了。

「轉過臉來，」她跺脚，叫道：「你這壞透了的小子，你敢笑我，你拐彎抹角兒誘我上當，我偏要叫你書呆，不叫你秦重，呸！我明白啦，原來你取這名兒，就不安好心，就是教人上當，呸呸！你是個頂壞的壞小子。」

少年說：「是你說的，你叫我秦重，我也叫你的名兒黃瑛，我的名兒是我爹替我取的，意思是：做事要認眞，取義鄭重；做人要端莊，取義莊重，是訓誡我做人做事的道理。怎生你倒信了人家打趣我的話來？」

黃瑛正是那姑娘的名字，小名叫黃瑛兒，她美麗，她活潑又可愛，是人見人愛，從寵愛中長大起來的姑娘，有幾個是不任性的，何況黃瑛家學淵源，從小就練成了一身奇門的武功，正因是奇門武功，也才能在很年輕的時候就練成了，不是說她已無敵天下，但未遇到過敵手，那是千眞萬確的，好了，這樣一個任性的姑娘，又高傲不高傲？

「人家打趣你了麼，」黃瑛說：「秦與情同音，就不該取名重，而且聽差一丁點兒，就變成了情種，你倒想啦，你這呆木頭也配稱得是風流種子，呸呸！」

她連啐了兩口，到底是大姑娘了，不免臉兒紅了些，這名兒令她臉紅，也許這才是她連啐兩口的原故，而不是眞啐他這個人。

但秦重感到一陣痛苦，苦着臉說：「我爹是正人君子，仁者見仁，唯有心存邪念的人，才會凡事都從邪處想。」

「好哇！」姑娘說道：「我知你心裏怎麼罵我，你罵我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我沒有，」秦重道：「何況是聽了人家打趣我的話後，才說我這名兒不好的，他他……他風流又瀟洒，只不過……邱媽媽說得不錯，只不過輕浮了些，只不過……比起人家來，我也許……眞是一個呆木頭，姑娘，你可笑我是呆木頭，但名兒是我爹取的，我不願你……」

快劍

「你敢說你不是呆木頭，」姑娘道：「你怎麼改不過來，你叫我甚麼？叫名兒，你到底要我說多少次才記得。」

顯然她明白他要說甚麼，忙拿話來岔開了，她知道，他對死去的爹最孝敬，其實，她可也不是對他死去的爹不敬，那麼，可見她並非對秦重不好，也不是眞鄙視他，否則也不會不許他叫姑娘的尊稱，要他叫她的名兒。

秦重在心裏噢了口氣，心上的痛楚也未曾消失。

比起人家來，他就成了一個呆木頭了，這就是他感到痛楚的緣故，人家……那少年，多風流瀟洒，但願他眞是個風流種子，也像人家一樣，風流又瀟洒就好了，他對那少年，他嫉妬，因嫉妬而恐懼，怕會失去她。

他知道，他已默默地愛上她了，她多美，多可愛啊，眞是人見人愛，何況他，又有那一個少年不慕少艾呢？

怕失去她的恐懼，正隨着邁出去的步子在加重，因爲此去伴着黃瑛北上，必然會遇到那個風流又瀟洒的少年，相比之下……怎能和人家相比。呆木頭怎能和瀟洒的少年郎相比，人家是多俊品的人物，又是多麼風度翩翩的佳公子，更何況他在當場，見到人家如何痛打了三個武林高手，三個北道上有名的高手，竟連人家的影子也沒見到，那是甚麼絕世的武功，他及得上人家嗎？

不能，當然不能，而人家的功夫，又和黃瑛姑娘的奇門功夫，何其近似，眞相

近，又相似，笨手笨脚的，說得好聽些，是以靜制動，不過是功夫如人，也是呆木頭。

這就是他的心在收縮，因收縮而感到痛楚之故。他倒想知道，黃瑛是否因爲不忘那少年，才說出風流瀟洒的話來呢？即使不是，那麼，當她說出風流瀟洒這句話來時，會不會聯想到那少年？

一陣更深的痛楚，不用想，他已該知道了，因爲打趣他，把秦重說是情重，讀成情種的，就是那少年，黃瑛不忘其言，又怎會忘其人，只怕正因她想到少年，才想起打趣的話語。

「喂！」黃瑛說：「你這人，怎麼又發呆了，你不瞧到了甚麼地方啦，兀自發呆。」

城門在眼前，開封府到了。

秦重說：「我們是在這裏過夜呢？還是連夜上路？」

「不論走不走，可都得吃飽了才行，走啦，你知道鎭三山邱洪開的酒樓。」

秦重一怔，說：「上鎭三山的酒樓，你不怕被人認出來？」

「怕甚麼？」姑娘道：「你就是當着人面前，甚至當着鎭三山邱洪，說我就是紅花女俠，看人家信是不信，枉你讀了那麼多書，眞成書呆了，連虛虛實實也不懂，瞧我這個年歲，人家會相信我是紅花女俠嗎？」

當眞，誰會相信紅花女俠是這麼一個年輕的姑娘呢？何況她看來比實際的年齡還要年輕些。

這中原之地，尤其是開封府左近，近一年多來，出現了一個紅花女俠，說出現也不對，因爲從沒有人見過紅花女俠，甚至連女俠的身影也沒瞄到過，提起這紅花女俠，這中原之地的善良百姓，無不奉若神明，簡直當她是救苦救難的活菩薩，她除暴安良、濟困扶危、痛懲貪官汚吏，眞令人心大快，又怎會不把她奉告神明。

既然沒有人見過她的影兒，連影兒也沒見過，又怎知她是一位女俠呢？

因爲她不論安良，除暴，還是濟貧，都留下一朵嬌艷的小紅花。

那麼，請問：那俠客若是男人，會以嬌艷的紅花爲記麼？當然是位女俠，且慢，那女俠若然已是中年以上的年紀，會佩帶嬌艷的紅花嗎？而嬌艷的紅花落在風塵中，嬌艷也會成爲妖艷了，一個年紀大一些的女俠，也不會佩帶的，除非那女俠是花樣的年華，花一般的容顏。

是以，那女俠豈僅被人歌頌崇拜，奉若神明，少年郎，尤其是些自命風流的少年郎，少不免會生出遐想來，當然，那不過是雲想衣裳花想容，幻想她像瑤台月下，瓊玉山頭的仙姬而已，說眞的，即使見到了，有人指認，說黃瑛這個年輕又美貌的姑娘，即是紅花女俠，人家也不相信的，而且越是會武功的，就越不會信，功夫是練出來的，功夫即是功夫，是僥倖不來的。

「說得是，」秦重道：「別說你這點兒年紀了，便再練十年八載，也沒有人相信你有一身絕世的功夫。」

黃瑛道：「你說錯了，只不過是武功平常的人，才看不出來，便是你，你也一樣，我還可說所練的功夫異於平常，你却改不了書呆子的文縐縐氣息，便再練多十年八年，亦沒人相你信會功夫，尤其是文縐縐出口就要掉兩句文兒，啐！只怕你練到老了，也還是個書呆，我是說，還是像個書呆。」

秦重又感到傷了心的痛楚，若不是他看得出，黃瑛雖然令他傷心，總算還不是嫌棄厭惡他。否則……

他不敢去想，若是離開她，他會不會更痛苦呢？

這時候，也不由他去想了，因爲已來到人來人往的城門口，他偷眼瞧她，那麼，她不過是任性刁蠻，寵壞了，不是眞啐他，就像她叫他的師傅雲中鶴是野鶴兒一樣，他師傅也不以爲忤，還哈哈笑呢，那麼，叫他書呆，又有何緊要，她是無心的，不過刁蠻而已。

他心裏舒服些了，不由想到了打從一開始，初次見面時起，她就對他友善，像相識了多年一樣，他明白是甚麼緣故，因爲師傅在他面前，說了不少好話兒，譬如說他如何生具異稟，是練武功的奇材，何況她天性活潑，偏是少了少年友伴，見到他，當然喜歡了。

「我不是書呆，」秦重想：「我一定要證明給她看，我不是書呆。」

「喂，」黃瑛踩着脚，說道：「你自言自語說些甚麼，你也不看看到了什麼地方？」

原來已到了鎭三山邱洪的酒樓，啊！秦重着慌，證明給人家看甚麼，不是呆，怎麼偏偏更呆了。

旗到處，黑白兩道莫不讓路，不料那三山的賊子不但散而復聚，而且投到了山東東霸天吳剛旗號下，借吳剛之力，要向邱洪報仇雪恨。

邱洪早有風聞，自知絕不是吳剛的敵手，而且東霸天旗下人多勢衆，聲勢浩大，便當機立斷，作了個識時務的俊傑，把鏢旗一捲，收了買賣，把無家可歸的弟兄們帶到了這開封府來，開了兩座酒樓，因爲兄弟們要生活，得有個安置，雖說開封府是首善之區，繁華地，但已在金陵千里之外，仇家絕想不到他會到開封府這樣繁華地上避禍。

再有一個他沒告人，也無人知的原因是，他有一位姑丈，是一位武林俠隱，便是東霸天吳剛，聞名亦會喪胆的，只可惜已斷了音信，只聽隱於這中原之地，這才是他到這開封府來開設酒樓的最大原故，查訪姑丈姑母的下落。

不料姑丈姑母沒訪着，仇人已發現了他的踪跡，蹤踪到了，就在這時候，中原地出現了一位紅花女俠，別說東霸天吳剛了，便是武功最厲害的北霸天熊霸，和西霸天山西曹滿，亦皆被紅花女俠滅了威風，受到了女俠的懲誡，這才令仇家不敢輕舉妄動，一者仇家的靠山吳剛也自身難保，二來麼，紅花女俠出沒之地，仇家可沒吃了老虎心，豹子胆，敢在這裏生事，這才得以苟安。

但邱洪却知道，仇家是不會干休的，不過伺機待發而已，奈何仇人在暗處，他却在明裏，令他防不勝防。若有一朵紅花女俠的紅花，將之插在門上，那就好了。

仇家一見紅花，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再妄動了。

他渴望得到一朵紅花，那日黃瑛就給了他一朵小紅花，而秦重就在黃瑛身邊，是以夥計認得秦重，雖然他已換過了衣服，但仍是本來面目，夥計多看一眼，便認出了他來，只不過認不出黃瑛，那日黃瑛扮作個窮家小姐，滿面泥汚，而今日，走在秦重身邊的，却是一位千嬌百媚的姑娘，眞是人要衣裳佛要金粧，扮成個窮家小姐，她人也像矮小了，是以夥計們無一認出她來。

但他却被認出來了，店中的夥計必是被吩咐過了，他再來，要好好接待，要不着痕跡。

鎭三山邱洪是老江湖，紅花女俠無人見過，亦無人知其來歷，若說有人知道一點影兒，就只有他了，至少，他知道給他小紅花的窮家小姐，和女俠有關連，而秦重就在那小姐身邊，連袂來到他的酒樓的，當然也會是紅衣女俠的人了。

他是個老江湖，紅花女俠既不願被人見，亦不願被人知，只是他才知道一點影兒，那麼，他怎會洩漏出來。他討好紅衣女俠還來不及，女俠對他的恩典未報，倒會洩漏她的行藏麼？

秦重瞧了黃瑛一眼，低聲說道：「你眞有見地，我想，即使這邱洪知道你便是紅花女俠，他也不會來拜謁，更不敢張揚的。」

黃瑛瞪了他一眼，說道：「誰說我是紅花女俠？哼！壓根兒就沒有這麼個紅花女俠。」

秦重一瞧左近無人，才道：「雖說除暴安良，你娘和我師傅都有份，但當初若不是你一時貪好玩，留下那麼一朵小紅花，人家也不會以爲有一位以紅花爲記的女俠了。」

「別忘啦，」黃瑛說：「雖然只有一次，但你也伸過手，你也有份，那麼你也是的。」

秦重道：「不然，你娘和我師傅，不過偶爾伸手，人家不過把帳算在你頭上了，以前呢，果然沒有這麼位紅花女俠，但自從你安良除暴，濟困扶危之後，放下一朵小紅花在當場，從此以後，就有了這位大女俠，活菩薩，也就在我的面前，就是你。」

「我不同你磕牙兒。」她說：「我爲何要來這酒樓，你可知道？」

黃瑛沒看他，眼兒在向人客瞄，自從他們上來後，人客又上來了不少，因爲已近掌燈時候了。

黃瑛說：「你不明白，那我告訴你，鎭三山這酒樓，平日最多南來北往的江湖中人，也許我們探聽得出北邊的事故來，若然我娘和你師傅北上有事，江湖中一定很快傳開了，雖然我娘在江湖中藉藉無名，亦不在江湖中走動，你師傅也隱居了多年，但金花娘女羅剎的名頭可响得很，若有事故，是瞞不了人的。」

秦重不言語，黃瑛担心娘，他担心師傅，兩人北上後，去前未留話，數日又無音信，不由他不担心，這才聯袂北上，黃瑛眞是担心她娘麼？只怕未必，她的一身功夫，是她娘傳授的，她不信武林中有幾人能勝得她娘，何況還有秦重的師傅雲中鶴，這野鶴兒的名頭，在江湖中，當年响亮好多，這麼兩個當今頂尖兒的高手，還怕誰來，會有啥事故？便是金花娘女羅剎，必也不是二人的敵手，何況此去，也不是與金花娘爲敵？

秦重瞧了她一眼，那心兒又在往下沉了，他不能不聯想到那個英俊又瀟洒的少年，雖不知他是金花娘的甚麼人，但是武功與金花娘顯然同一路數，日前南來，也是金花娘差遣而來的。不用說，回去，也回到金花娘那裏。他們此去，當然也會見到了，那麼，這是否才是她北上的原故，因爲她不忘那少年？那英俊又瀟洒的少年呢？

黃瑛側耳在聽人客的交談，樓上的燈已掌了起來，人客更多了，談話也不便了，黃瑛既不睬他，秦重便又墮入沉思中，一幕幕往事，也回到了心上。

他本是金陵人氏，隨他爹遊宦江州，不幸天有不測之風雲，他爹在任上死了，落得孑然一身，奉他爹遺命，前來投靠師傅。

那秦重的爹積勞成疾，正因是勤政愛民的好官，故爾清風兩袖，顯然生前已知不久人世了，偶然機會遇到一位風塵俠隱雲中鶴，結了知交，便命兒子拜在雲中鶴門下，一者他一生官場坎坷，且已見宦途險惡骯髒，不願兒子再步其後塵，而武林俠隱，不諾則已，諾必一諾千金，是以存了托孤之心，這秦重葬父之後，還蒙他爹生前的兩位同僚贈以盤纏，這才能北來中原尋訪師傅下，不料江湖中人只知有雲中門口的夥計迎上來，才說得一聲：「「兩位，請……」那夥計忽然啊了一聲，認出了他來，睜大了眼睛從他面上，轉向他身後的黃瑛。

夥計認出他來，也認出黃瑛來嗎？

沒有，黃瑛說得對了，一個又嬌又俏，年輕輕的姑娘，怎會是紅花女俠？

夥計忙又躬身說道：「公子請，請上樓。」

秦重心想：「眞不該上這酒樓來，至少，我被他們認出來了，瞧他忽然這麼客氣就知道。」

他急忙與黃瑛上了樓，要了酒菜。

「我們不該來這裏，」秦重瞧一瞧送上來的酒菜，說：「妳看……」

他只要了兩樣便飯用的酒菜，但送上來的是四個精緻的碟子，便吩咐要酒，却送了一壺酒來，只不過有一點，令他不担心的是，他雖然被認出來了，夥計們却裝做不認得，至少在表面上，暗暗送上好酒菜，表面上却反而不慇勤，顯然的，夥計是被鎭三山邱洪吩咐過來了。

原來數日前，他和黃瑛上這酒樓，那日黃瑛扮作個窮人家的小妞，臨走時，黃瑛用打暗器的手法，暗中給了邱洪一朵小紅花，紅花女俠標誌的小紅花，令邱洪喜極，因爲，他正要一朵紅花女俠的小紅花來護身，因爲他知道，仇家已蹤踪而來，有了一朵女俠的小紅花，就能嚇阻仇家上門，令仇家知難而退。

原來這邱洪是南邊金陵城的一位鏢頭，因爲威鎭徐蚌三座山頭，闖出萬兒來，也贏得這鎭三山的稱號，是以他的威遠鏢

鶴，他父子只知有雲嵐，訪了半年竟無下落，却是他師傅雲中鶴知他爹死北來了，命黃瑛就便暗中查訪了秦重一些日子，才現身接引。

這不過是五日前的事，不料黃瑛這位被百姓奉若神明的紅花女俠，雖爲中原百姓造了福，却也樹了敵，結下了仇，被懲的官吏更恨之入骨，便暗勾結了被紅花女俠折辱得不能再存身的惡霸三霸天，誓要找出那紅花女俠來報仇雪恨。

當眞那黃瑛能有多大點年紀，就算是奇門武學，優異勝於一般功夫，也不是六臂三頭，天下無敵，何況官方與匪人勾結，大舉而來，撒下天羅地網，這黃瑛眼看插翅難飛，就要落在他們的陰謀陷阱之中，不料這時，突然來了一位不知名姓的少年，突然現身，先發制人，也像那紅花女俠一般，三霸天正與開封知府設計誘陷紅花女俠時，突然現身，打了三霸天，那知府亦被打得頭破血流，和紅花女俠一般，三霸天與知府連他的影子也沒瞧見，眞個是魄散魂飛，何況陰謀已敗露，再惡毒也不能施其技了，三霸天嚇得夾起尾巴，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更出人意表，萬萬料不到的是，那個少年竟是北霸天請來的幫手。

原來那北霸天的師母，北道上的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女羅刹金花娘尚健在，只不過厭倦了風塵，不再在江湖上行走而已，北霸天受了折辱，在邯鄲道上存身不得，去向金花娘哭訴，那金花娘本來極護短，要親自來的，少年不知是她的甚麼人，願請行替代，只不過北霸天尚不知道，巴巴兒地正在等候師母金花娘前來相助，那料少年非但沒相助，反而未露面，已把三霸天打跑了。

三霸天未見到少年，秦重却見到了，黃瑛亦見到了他，只不過少年雖也見到了黃瑛，但那時已易了容，改了妝扮，未見到黃瑛眞面目。

秦重可明白，少年爲何本是來幫三霸天的，倒反而把三霸懲責打跑了，因爲……就是令秦重心痛，煩惱之故，因爲少年風流倜儻，雖是輕浮了些，但爲人倒也正而不邪。因爲，少年知道了紅花女俠年輕貌美，簡直美若天仙，哼！那少年風流自賞，才情重，才是個情種，一個多情的種子。

黃瑛身邊有個武功雖不出衆，但江湖中事見多識廣的乳娘邱媽媽，那邱媽媽猜想得顯然不差，少年是女羅刹金花娘派來的，但即使如此，初入江湖行走的少年，心中多少還存了幾分正義，分得邪正，辨得是非，何況得知紅花女俠貌美如花，甚至人比花嬌艷。

黃瑛回過頭來，說：「你幹嗎呀！」

「沒……沒甚麼。」秦重說。

原來他好恨也好後悔，恨少年鬼祟，那日他若不是喜極忘形，當面讚黃瑛人比花嬌，美人如玉劍如虹，被少年溜到屋後偷聽了去，他就不會恁地担心會失去了她。她好恨，恨少年，也恨他自己，不自覺，就踩了一下脚，脚下可是樓板，是以雖不重，也驚動了黃瑛。

黃瑛瞪了他一眼，說：「怕我不曉得，你又發哈呆啦？」眉兒微皺，又道：「甚麼也沒聽到，你瞧，右面靠那張桌上的三個漢子，滿面風塵，北邊口音，顯然是打北邊下來的，靠裏面一張桌上，那兩個也是江湖中人，說的也是江湖中事，可都沒說有啥事故發生。」

秦重道：「你娘和我師傅，多年不在江湖中行走了，但並非沒有故舊，只怕遇到了甚麼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被留下盤桓些時，那也是可能的，其實，兩位老人家相伴，有啥担心呢。何況別說你娘了，便我師傅，你可聽說他老人家在江湖上有仇家，此去會金花娘，亦不是尋仇作對，你是白担心啦，依我說，咱們回去吧。」

秦重熟切的說，他多希望黃瑛改變了主意，他口說不担心，其實心下惦念師傅的，但可不願北去遇到那少年，而此去，一定會遇到那少年。

「別出聲！」黃瑛低聲急道。

她面向窻外，眼兒却瞟着樓中酒客。

秦重也聽到了，是三個滿面風塵的北地口音的漢子，其中一個在說：「好啦，從此以後，北邊可有熱鬧瞧了，我兄弟這番南下，竟是巧了，遲走一步，早晚門上會釘上一朵紅花。」

一個說道：「別臭美啦，咱們算是那號人物，要想一朵紅花門上插，我們這點萬兒還得响亮些。」

另一個在點頭，說道：「這話也說的是，天塌下來，先由長人撐，北霸天這株大樹遮了蔭，幾時會輪到我們，你兩個想想看，那幾個斷腿折臂的，那一個不是熊霸的得力手下。」

黃瑛咀唇微動，說道：「敢情是打邯鄲來的。」回過頭來，瞧着秦重，眼兒瞪得大大的，口中說道：「這會是誰呢？難道……」

秦重道：「莫非是你娘和我師傅？對啦，你不是說，其實當日懲責那北霸天的，是我師傅，不是你，必是你娘和我師傅路過邯鄲，見北霸天的手下賊性不改，仍在爲非作歹，要不然，怎會有紅花？」

誰說秦重是個書呆子，只聽那三人說得幾句，就知是怎麼回事了，有人冒名紅花女俠，對北霸天那些賊性不改的手下教訓了一番，事後都留下一朵紅花。

黃瑛却在搖頭，但只是眼珠子直轉，不言語，三個漢子中的一個又在說了，道：「快吃喝了，也不想想，這是甚麼地方，雖然直到現在，也沒人見過那紅花女俠的眞面目，但有一點，可是不會錯的，這開封府必然是她的老家，至少也是經常出沒之地，要被她聽了去……」

那人沒說下去，雖沒露驚恐，也露了怯，向左右瞟了瞟，三人不再言語了，低頭吃喝起來。顯然黃瑛和秦重坐處最近着三人的桌子，說的話也只有他們兩人才聽得到，但一個是黃花閨女，一個是書呆，是以不把兩人放在眼中，說話才沒避忌，也不會被兩人聽了去。

黃瑛道：「快，我們也快走，快吃飽了。」

做甚麼？秦重不明白她是甚麼意思，但黃瑛的話他可不敢不聽，這地方，也不敢問，他當然知道黃瑛說快走，其中必有緣故。

那三人站起來了，丟了一塊碎銀在桌

上，立即下樓，黃瑛向秦重一傳眼色，秦重會意，也摸出塊碎銀來放在桌上，前後脚離了店，遠遠地跟隨着三人，到了荒郊外，黃瑛說：「書呆，你心裏一直想證明給我看，證明你不是書呆，是不是？」

秦重幾乎嚇得跳了起來，了不得，怎麼他心裏想甚麼，她也會知道？

黃瑛一笑，說：「機會來啦，上去，上前去，向三人問個明白，可是紅花女俠到了邯鄲。」

他才知道黃瑛尾隨三人前來之故，他不也好奇，也想知道麼，也許他比黃瑛更急於要知道，若眞有個紅衣女俠在邯鄲現身，是否眞是黃瑛的娘，或是他師傅，他也眞願是這兩人，早早找到兩人，那麼黃瑛當然也不會北上，也不怕和那個風流瀟洒的少年會面了。

秦重剛把胸脯兒一挺，那伸出去的脚步，却忽又遲疑起來，且慢，黃瑛的娘，和他師傅，雖說都伸過手，但那當場的小紅花，可是黃瑛放落的，即使伏義行俠，管了江湖中事，豈會假冒紅花女俠，放下一朵紅花，那黃瑛的娘不是責她惹事生非，担心她早晚會闖出禍來麼，不，必然另有其人。

他心下陡然間冒出一股涼意，因爲他最明白，那翩翩少年，風流瀟洒公子是怎麼走，也唯有他最明白，因爲那少年得知黃瑛美人如玉劍如虹，初時出手打了三霸天和知府，還是無意，後來却有心做出兩樁事來，紅衣女俠要做而尚未做的事兒，警誡開封巡撫和知府，以爲見面禮，正因秦重明白，是以那晚搶先一步，搶先把巡撫的頭髮用小紅花釘在府門上了，只因那少年話說在前頭，因而面目無光，這才不辭而別，這也就是黃瑛說壓根兒就沒紅衣女俠，若有其人，那麼秦重也有份之故。

那麼，那邯鄲出現的這一個冒充的紅衣女俠，必是那少年！

越想越像，少年既打了北霸天，北返途中，順手懲誡一下北霸天那些賊性不改的手下，那是多自然的事，但放落一朵小紅花，却不尋常，想一想，黃瑛知道有人假冒她，她要不要去找出那人來，何況邯鄲近得很，脚下加快些，也不過一日的路程。

好一個狡猾的少年，他在開封府無面會黃瑛，却念念不忘黃瑛，誘她北去尋訪，誘黃瑛去和他相會。

一個寫得出錦繡文章來的書生，即使書讀得有些呆氣了，但必然聰明，想一想，立即就明白了。

「喂！」黃瑛焦急催促他說：「你去是不是，我要不是這個妝扮，才不要你去問哩。」

一個雖然嬌嬌俏俏的姑娘，上去查問假冒的紅花女俠，人家難免就會想到紅花女俠，當然不便得很。

「我去。」秦重硬着頭皮，心裏嘆了口氣，說：「我這就去，當眞你露面不得，你留在這裏等我。」

前面那三人已又出去半箭之地了，不怕黃瑛會聽得到，却是他現下更急於要弄清楚。

就算他生具異稟，不過也是拳脚上的功夫，功夫也祇是在變招與化解上，輕身功夫可是要苦練，久練才有成就，說甚麼他也只練得三數年，雲中鶴的輕功是好了，但名師教出高徒來，也得假以時日。

他是眞心追趕的，但他追得急，人家走得也不慢，直追出一里之地，才把三人追趕上了，回頭不見黃瑛，心下稍安，忙叫道：「三位請留步！」

三人聞聲回頭，面現愕然之色，因爲都認出他是酒樓中臨桌的人客。

三個漢子都是老江湖了，正因先前在酒樓中對人家不避忌，現下見他追來，才更驚訝。

秦重拱手道：「適才聽得三位提及紅花女俠，說女俠在邯鄲現俠踪，不知可否賜告其詳。」

三個漢子迅速交換了一瞥，一個年長些的說道：「小兄弟，我們雖然說起紅花女俠，却沒說邯鄲啊，小兄弟，你怎會知道在邯鄲？」

當眞，人家沒說邯鄲，不過是他和黃瑛猜想的，他迅速回望了一眼，不見黃瑛，忙道：「那邯鄲乃是北霸天熊霸的巢穴之地，不問可知，三位好漢不必驚疑，小可不過是聞聽得紅花女俠的大名，特來請見一面。」

那三人顯然都鬆了一口氣，仍是那個年長些的說道：「這麼說，小兄弟也是武林中人了，失敬得很，原來小兄弟眞人不露相，我們兄弟倒都走眼了。」

那人言語帶笑，顯然帶有譏諷之意，秦重忙道：「不敢，不過倒也練過幾年功夫。」

一人忽然打了個哈哈，說道：「練過幾年功夫，啊呀！敢情是位小英雄，英雄自要配美人，不怪要來會紅花女俠了。」

秦重道：「見笑了，小可實是冒昧得很，不知地厚天高，只因仰慕女俠，渴欲求見一面。」

「好，那我指引你一條明路。」年長那人道：「你知北霸天，亦知邯鄲是熊霸的巢穴之地，你即刻前去，必能相會，不過要快着些兒，不然人家走了，你就會不着了，請吧。」

先前打哈哈那人，忍住了笑，說道：「我再教你一個法兒，邯鄲人烟稠密，你怎麼尋訪，你只要打出北霸天的旗號來，便不愁紅花女俠不來尋你了！」

三人相視一笑，揚長而去，去得遠了，兀自傳來哈哈笑聲，秦重明白，也不禁莞爾，三人不過是笑他初生之犢不怕虎，才學得幾年功夫，竟敢去會紅花女俠。可知紅花女俠在江湖上已是如何令人敬，也如何令人畏，眞個是威名遠播。

咦！那三人已去得遠了，黃鶯兒怎不見人，亦不聞啼聲？

他以爲是尾隨着他，躲在這左近的，但路邊樹後，坡上的樹叢裏，都不見黃瑛現身，迎了回去，過了適才分手的地方，黃瑛仍然踪跡不見，忽然間，一股涼意襲上心頭，那可不是黃昏的涼意，他感覺到心兒在下沉，沉入了冰窟裏。

黃瑛不現身，當然是走了，丟下他，一人走了，她急急忙忙，去了那裏？便是傻子也猜得出來，何況他不傻也不呆。

一定是去了邯鄲！

她，竟連招呼也不打一聲，若然黃瑛

心目中還有他這麼一個人，竟會一聲不响，就丟下他，獨個兒去了邯鄲麼？何事忽忙？誰令她如此急急忙忙？

是那個冒充紅花女俠的人，是那個風流倜儻、風度翩翩的少年！

他渾身都浸在冰窟裏了，好久，好久，他是眞呆，眞傻了，竟不知黃昏已隨他身邊溜走，黑幕已低垂。

英雄不論出身邪

秦重初履江湖，更是初臨北地，但這邯鄲，對他來說可是一點也不陌生，他不但知道，邯，山名也，鄲，盡也，邯鄲，即是說：邯山至此而盡，且還知道：這邯鄲乃是春秋戰國時趙國的國都。

請問，讀書人，誰沒讀過邯鄲夢傳奇，誰不知道，黃粱夢，便是夢在邯鄲。

「就是這裏了，」秦重黯然望着那頹敗了的城廓，點了點頭，心說：「唐盧生，便在這裏遇呂翁，一夢黃粱而大徹悟，是的，就是這裏了。」

他心有所感，也有所悟麼？他的黃粱一夢，也該醒了麼？

他也發了個邯鄲夢，只不過，可憐，比起人家盧生來，他這夢黃粱，也太短暫了，他該夢醒了，他不過是個書呆，不過才學得幾年功夫的，笨手笨脚的書呆，怎能和人家倜儻風流的少年眞英雄相比，怎能配得上人家威名遠播的紅花女俠，唯眞英雄才能配得上美人，他算甚麼呢？他耳邊又响起了前日那三個江湖漢子的笑聲，他不過是人家譏諷笑話的少年英雄而已。

他沒有怨恨黃瑛丟下他，獨個兒走了，他對黃瑛是十分仰慕，敬愛的，但人家呢？人家不過心中當他是個書呆，而且當面也叫他書呆，如此而已，他有甚麼好怨，若該怨，只怨自己把書讀得呆了，武功却又沒練成。

來到邯鄲，思前想後，他的邯鄲夢却已醒了，但仍然向邯鄲而來，他原是孑然一身，無依無靠，師傅雲中鶴已是他在這世上的唯一親人了，他是來投奔師傅的，北上也是爲了尋師，是以，他仍然向北邊來了，雖然明知黃瑛也來了邯鄲，來到此地，不免想起黃瑛，也不免要傷心，但他仍然來了，黯然而來。

拖着沉重的脚步，進了邯鄲，來到一家客棧門口，店家迎上來，笑呵呵，說：「公子爺，你可來啦。」

秦重已是見怪不怪，北方開店的，最會做買賣，你初來乍到，他也和你透着熟絡，倒像是老相好，簡直像老相好。

他是怎麼走進邯鄲，怎麼走到這店門口來的？他不知道，他對自己說：「是來尋訪師傅，但驀然一見人叢中有個妞兒，他心下就會一陣猛跳。而令他心頭陣陣凉，也陣陣緊的，却是那些少年郎，尤其是衣着光鮮些的，因此，他看清楚那些妞兒並非黃瑛時，他又失望了，發現那些少年沒一個是風度翩翩的，他又多慶幸，也許他只是爲了該落店了，來到這店門口，那脚步就緩慢下來，既然被店家截住了，也就停下步來。

他抬頭一望，那不是仕宦下馬的大客棧，大燈籠兩邊爲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他想：這裏倒好，那少年衣錦繡，扮成個富貴人家的公子，豈會住這樣的棧房。他想忘記黃瑛，却下意識盼望遇到她，却最不願，也怕遇到那少年。

他點頭道：「可有乾淨些的店房？」

他不過順口，像慣常一樣問一句，不料那店家哈哈道：「早替公子爺備下，打掃好啦，公子爺快請。」

這也是店家慣常討好客人的說話，他也不以爲意，奇怪，已是黃昏日落了，邯鄲可不是小地方，乃是南來北往的繁華地，店裏却冷冷清清，店裏走動的客人，沒多幾個，轉過照壁，小院裏三間上房，兩間廂房，夕陽抹得黃土牆紅又紅，柏楊在晚風裏搖，更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那店家止步道：「公子請進，未得呼喚，小人不敢入內。」

秦重一怔，甚麼？甚麼人呼喚？才知店家接引他來此，不是無因！

他一怔回頭，只見店家已退去，院門也關上了，一瞬間，他不是思想敏捷的人，但腦子裏也交替出現了兩個人影。

是黃瑛？還是那……他心下一陣跳，又一陣冷，但願是黃瑛，不是那少年。

偏偏就是那少年，幾乎就是院門在他身後關閉的同時，上房裏已走出一人來，站在門口，衣袂飄飄，正是那少年，含笑，拱手道：「我算到你也該來了，快請，這邯鄲雖有更好的旅店，却沒這裏清靜，人客也不雜亂，否則，女俠美人如玉，咦！難道女俠……兄台，難道只得你一人前來嗎？」

秦重心裏哼了一聲，果然不如所料，他心下不但一陣冷，而且惱怒，黃瑛日前不告而別，本來令他傷心的，這瞬間，忽然慶幸起來，原來這少年眞如所料，假扮紅花女俠在此現身，傳揚開去，不怕黃瑛這個紅花女俠不來。他慶幸，而且感到一陣快意，少年沒接到黃瑛，只接到他，敢情那店家是受命去接引他的。

秦重哼了一聲，說：「果然是你，我們一猜，便猜到是你，好教你失望啦，不錯，只得我一人前來。」

那少年見他身後再無人，有一瞬間，是面現失望之色的，但是只得一會功夫，又復面露喜容，那一雙黑白分明的眼光也發亮起來，自言自語，說道：「你們……好一個你們，這麼說，她心目中，也還有一個我，想到我，而且，若不是念念不忘，怎會猜到是我，美人如玉，必也絕頂聰明，明白我的虔誠，這番渴求一見的苦心了。」

秦重呆住了，他不僅是感到一陣寒凉，而且心像凝結了，他不但明白少年在說甚麼，而且正是他早已想到，早已在妒忌的，而且，現在更妒上加妒了，他算啥情種，這少年才當之無愧，因爲黃瑛麗質天生，如花似玉，他連眞面目也沒見過，却已痴情如此，而更令他心冷的是，少年提起黃瑛來，不現輕浮，只見虔誠。

少年像是忽然醒悟過來，說道：「啊唷，你看，我這是怎麼啦，快請進，我日盼夜盼，好不容易盼得大駕光臨，竟不請進。」

秦重把心一横，心說：「好，正要弄清楚你的來龍去脈。」

他不是也曾想過，也下定決心，不願輸給人家麼，而人家有多瀟洒。他不是要證明給黃瑛瞧，他不是呆木頭麼，現在，他已和少年面對面了，他豈可一開始，就輸給人家了。

當下把手一拱，說道：「正要請教，有擾了。」

雖然脚步沉重些，仍然大踏步走上台階，三間上房一明兩暗，少年道：「我算計兄台與女俠日內必會前來，故爾早已掃榻恭迎，這兩間客房，便是爲兄台與女俠備下的了。」

秦重一看，那陳設莫不煥然一新，收拾得纖塵不染，說道：「不知閣下居住何處？」

少年道：「不敢，追隨左右，恭候差遣，只有在廂房居住。」

那是眞的，兩個暗間的床上，那被褥簇新，而且整整齊齊，人家這客氣，這份恭敬，不過愛屋及烏而已，他才不用客氣哩。

「好，」秦重說道：「有勞了，請坐吧。」

他先大剌剌地坐了，儼然以主人自居，這够大方瀟洒，不輸於少年了嗎？把手一擺，讓那少年坐在傍邊椅上。那明間的桌椅也全新，陳設全不似客棧，像人家的客廳，少年一拍掌，店家顯然已候在院門口了，立即送進茶來。茶具竟也是名貴的官窰，他是生長在官宦人家，如何不識。不，不可顯露出驚訝讚嘆之色。當先端起茶來，說：「請，再請教一事，你命那店家相請，却不知那店家如何識得我？」

少年笑道：「不敢相瞞，兄台入城，我已尾隨在後了，到了店前，我才先行一步，兄台一路行來，似有所尋找，專注前面，是以不見，現在我可明白了，想必是女俠已先兄台來了邯鄲。」

秦重不敢說不知道，並不敢否認，支吾地說道：「稍後你就明白了，却是尚沒請教貴姓大名，若我們猜得不錯，你和老前輩金花娘子大有淵源，這番南來，亦是奉金花娘前輩之命而來。而且是不利於女俠，是麼？」

他不是一個不知禮的人，對少年可以不稱兄台，對金花娘可不敢無禮，只見少年又驚又喜，却又難掩他的忸怩愧色，道：「可知女俠見多識廣，竟已知在下的出身來歷，好生慚愧。」

秦重道：「果然被我們猜中了，但你却猜錯了，你可記得那位開封郊外，路邊小店中的婦人麼，那邱媽媽久走江湖，從你的身手，使猜出你的來歷。」

少年大是驚訝，啊了一聲，說：「敢情那位媽媽……原來是眞人不露相！」

秦重道：「當今天下，武林之中，會這移形換影功夫的人，屈指可數，你自北邊來，北方唯有金花娘前輩在這門功夫上有些造詣，是以一猜便着，又何必驚奇，却猜不出你既是爲北霸天出頭而來，怎倒不是與紅花女俠作對，反而痛懲熊霸？」

不知少年是何時吩咐的，只見店家帶着夥計，竟在咄嗟之間，整頓了酒菜送來，秦重一再在心裏提醒自己，不可客氣，也不可說一句客氣的話，說道：「好極了，我正餓得慌，請，乾了這杯，我們好說話。」

啊啊！爲了要裝得瀟洒豪爽，把滿滿的一杯酒嚥下喉，却忘了他是個不會喝酒，更無酒量的人，只覺嚥下的不是酒，而是一團火，那苦頭可大了，偏又不敢顯露出來，一時之間，只覺眼中有了淚，眼前也一陣黑，但還好，總算沒跳起來。

還好，那少年非但沒注意他，因爲少年面有愧色，正黯然低下頭去。

少年嘆了口氣，更又重重地吐了口氣，說道：「既然你們都已知道了，我豈敢相瞞，在下姓黃，單名一個堯字。」

秦重一怔，說：「你也……姓黃，啊！好响亮的名兒，堯天堯典，高大不羣，可知令尊對你期望之大了。」

少年肅容莊嚴，說道：「慚愧，在下雖沒飽讀詩書，但也能體會家父取名之義。」說着，又嘆了口氣，才又說道：「說來實是慚愧，名雖家父所取，可惜兒時記憶已模糊，家父非但生死不知，且連他老人家的容顏，亦不能記憶了。」

秦重登時心中生愧，原以爲這少年輕浮放浪，不料人家是個傷心人，一見他說根由，就知他有滿腹辛酸。他也不再假裝甚麼瀟洒，甚麼豪爽了，默然愧坐一邊。

少年！不錯，他姓黃名堯，原來和黃瑛是同姓，堯舜之堯。

黃堯也默默地喝了一口酒，像是想用酒澆去心中塊壘，說道：「實不相瞞，金花娘便是家母。」

秦重啊了一聲，眞大大吃了一驚，不怪少年武功如此了得，原來他就是金花娘之子，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那金花娘拳頭上站得人，肩膀上跑得馬，眞個踩踩脚，天下也會亂顫，黑白兩道，無不聞名喪胆，便黃瑛之母姮娘，他師傅雲中鶴，說得好聽點，是對她忌憚幾分，其實就是不敢招惹，原不知北霸天熊霸是金花娘的徒弟，待得知惹上了這個女魔頭，是以兩人連袂匆匆北上，他和黃瑛雖不明白，那邱媽媽却心裏雪亮，知道兩人北上，是要想法化解，不願與金花娘結仇，化解不成，也要攔截住她，否則一旦金花娘一怒，要找黃瑛這個紅花女俠的晦氣，那還了得。

痛懲北霸天，雖未掃穴犂庭，也令他在邯鄲存身不得，禍是雲中鶴闖下的，帳却掛在黃瑛身上，秦重明白了，明白師傅爲何連向秦重說一聲也來不及，連夜匆匆北上之故。

他明白了，甚麼化解，甚麼攔截，他師傅雲中鶴必是去向金花娘招認不諱，眞個是一竅通，百竅皆通，他明白了，甚麼黃瑛的娘姮娘和他師傅連袂北上，必是那姮娘得知雲中鶴連夜北上之故，明知雲中鶴不是金花娘的敵手，一急之下，也來不及交待一聲，匆匆隨後趕了去。

那黃堯自是不知秦重驚訝的眞正緣故，嘆了口氣，道：「慚愧，家母在江湖上，名聲可不好得很，武林中的朋友，得罪的人也太多了，不怪兄台要驚訝，但兄台請放心，子雖不言母過，但幼承家父教誨，更奉有家父留書，尚能辨得邪正，是以熊霸那賊子去向家母哭訴，懇求家母出頭，我適時趕到，便請命代行，路過這邯鄲，只是略略一查訪，便已盡知熊霸爲非作

歹的劣跡，是以趕去開封阻止，並對他略施薄懲。」

秦重肅然生敬，起立拱手道：「閣下明辨是非，正氣凜然，好生可敬。」

黃堯苦笑，搖頭，道：「兄台言重了，說來慚愧，在下不過代家母補過而已，那熊霸若不是得家母傳授武功，仗恃家母的聲明，豈敢在此稱霸。」

秦重心想：是啊，怎生師傅先前會想不到，北五省有金花娘在，熊霸與金花娘若無淵源，豈敢打出北霸天的旗號來。

黃堯又繼續說道：「我趕走了那三霸天，再又回到這邯鄲來，因爲我知道熊霸雖已無面目再在這一帶橫行無忌，但他手下衆多，仍然賊性不改，在這一帶爲非作歹，熊霸既是家母之徒，家母也要承担這罪責，是以代家母行法，痛施教訓。」

說着黃堯也站了起來，拱手道：「非是我斗胆，敢冒紅花女俠懲惡除奸，不過不如此，邀請不得兄台和紅花女俠的大駕光臨，在下非爲別故，不過請兄台與女俠今後作個見證，家母金花娘多年已不在江湖走動，閉門思過，實未縱容徒衆爲非作歹，我們也不敢卸責，清理了門戶。今日雖未接得女俠的大駕，但是能得兄台明白我這一番苦心，作個見證，在下也感激不盡。」

黃堯向秦重一揖，慌得秦重離座，也一揖到地。心下好生慚愧，這黃堯武功了得，正氣凜然，且勇於認過，承担罪責，武林之中，有幾人能作得到的，最難能可貴的是出汚泥而不染。

慚愧，那日黃堯懲責三霸天後，他被三霸天圍攻，幾乎性命不保，救助他的，也就是這個黃堯，他未感恩報答不說，倒因黃瑛之故，妒忌人家的武功和瀟洒，說人家是個浮誇輕薄的少年，怎不令他慚愧得無地自容。

他也不再假裝甚麼瀟洒了，是否曾表露出豪爽的氣概，學得像是不像，他也不知曉，不過他此刻的肅然敬意，却是一片眞誠，道：「黃兄所行所爲，天人共敬，其實令堂在江湖上，只有遠播而爲人稱道的威名，並無過惡，黃兄何必引咎，便是那北霸天熊霸曾列令堂門牆，已是多年前的事了，令堂亦已多年不在江湖中走動，武林中人皆知已歸隱，便是少了管敎，亦無人會罪責令堂，何況樹大有枯枝，武林各門各派，或多或少，豈無不肖之徒。」

黃堯再又向秦重一揖，道：「兄台不責家母縱徒之過，亦不究我假冒女俠之罪，感激不已，可惜女俠不曾偕同兄台前來，在下不能向女俠當面請罪，是爲一大憾事。」

秦重經這黃堯的一席話，對黃堯觀感一新，心中一生敬，那黃堯的一雙眼睛只顧向他身後瞄，他竟也不覺了，也聽不出堯黃話中有話。更因心中有愧，他那會不立即對黃堯推心置腹，坦誠相告。

秦重道：「實不相瞞，女俠已先我而來了。」

當下竟把日前在開封分手，黃瑛不告而去的經過，說了個詳盡。

秦重又道：「是以女俠雖未明告已來此，我亦確信她已在邯鄲了。女俠易容有術，敢信黃兄已不祇一次見過，只不過見面不相識而已。」

「是麼，那太可惜了。」黃堯說道：「只可惜我未曾拜識女俠，未識她廬山眞面目，正是，那日在那小店屋後，偷聽兄台讚女俠美人如玉劍如虹，尚未向兄台請罪。」

秦重一股正經，說道：「黃兄何罪之有，那日黃兄在外和邱媽媽的一席言語，使我也在後面聽得明白，我們豈非也有不是了。」

黃堯道：「兄台文武兼修，是眞至誠至德的君子，既讚女俠美人如玉，那就不用說，女俠必是艷若桃李，一位絕世美人了。」

秦重雖未被黃堯兩句言語奉承得飄飄然，但却絲毫看不出黃堯眼中的笑意，何況那笑意只是瞬間的一抹。

黃堯不待他答言，又道：「其實不聽兄台出口相讚，我亦知女俠美艷絕倫，武功蓋世了。」

秦重倒是一怔，道：「你未見她眞面目，又如何知曉？」

黃堯豎起大姆指，色舞眉飛，道：「不但我，天下無人不知，武功蓋世無雙，那是不說已明了，女俠若不是年輕貌極美，又豈會在行俠仗義，懲惡除奸之後，皆留下一朵艷麗的紅花。由花而想容，花嬌艷，人必美，那是當然。」

提起黃瑛，讚及紅花女俠，秦重也登時色舞眉飛起來，他絲毫也覺察不出黃堯是使了蠱惑，是別有心，以話導話，何況連他在不識黃瑛，不知黃瑛即是紅花女俠之前，不也如此想過，不也由花而想到紅花女俠的容貌麼。

秦重的眼睛發亮起來，眉兒也高高地揚了起來，說道：「黃兄說得一點也不錯，女俠豈僅是美艷如花，簡直美絕人寰，若是黃兄見到了她的眞面目，亦會立即感到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令人覺得她不屬於這人間濁世，只應是天上有。」

黃堯眼中沒了笑意，但更明亮了，呆呆地瞪着他。

秦重說道：「黃兄不信，是麼，我說她已先我而來，必已在這邯鄲城中，這早晚必能見到，那時你就會相信我所說不假了。」

黃堯目中有熱切的亮光，却嘆了口氣，苦着了臉，說道：「可惜，女俠從不以眞面目示人，何況我假冒她的名義，必然惱怒，豈會見我。」

「不然，」秦重道：「黃兄雖然在清理門戶之後，也留下一朵紅花，一者那紅花並非女俠專有，亦未曾公然打出女俠的名號，何況黃兄所行所爲，是人人額手稱慶的正義行爲，豈會怪罪你。」

黃堯立即起身，向秦重兜頭一揖到地，說道：「若得兄台引見一面，在下沒齒難忘。」

秦重忙還了一揖，忙道：「黃兄言重了，何用我引見，其實，黃兄便不在此假冒他，不用引誘，她和我也會前來，不瞞黃兄說，我和女俠聯袂北上途中，路經開封時，也才聽得紅花女俠在邯鄲出現的傳聞。」

黃堯說道：「原來秦兄與女俠有事北

來？」

秦重道：「不但有事北來，而事與黃兄有關。」

當下把黃瑛的娘和他師傅雲中鶴，連夜匆匆北上之事，說了一遍，道：「黃兄明白了麼，故爾我說黃兄便不假冒女俠的名號，不用引誘，女俠不但必來，而且不用我引見，黃兄亦能見到了。却是今日得與黃兄相遇，實是萬千之幸，更喜黃兄正氣凜凜，明辨是非，更嫉惡如仇，尚望在令堂面前，善爲解說。」

黃堯道：「原來女俠與兄此來，是爲此故，兄台放心，家母方面，有我一力承担，其實家母即使護短些，也不過因爲久已不在江湖走動了，不知熊霸在這一帶作歹爲非。而且，實不相欺，認眞說，熊霸雖也曾拜在家母門下，但一者因熊霸心性不好，二來家母不久就歸隱了，是以並未認眞傳授過武功。」

秦重道：「這就是了，正因熊霸的武功與令堂的功夫顯然有別，是以才想不到這熊霸是令堂的弟子，也才有所冒犯。」

黃堯道：「兄台有所不知，家母當年之所以收熊霸爲徒，只因這熊霸跟隨家母有年，對家母一片忠心而已，只不過偶然指點過他的功夫，最後認了師徒，其實並未傳授過本門心法。我說本門，其實也不是有何門派，不怕兄台見笑，家母的武功也不是得自一個門派，便我的所學，亦與家母有別的。」

秦重雖然棄文習武了，且爲時尚短，但對金花娘，近日來從邱媽媽與黃瑛口中，却知道得不少了，知道金花娘年輕時候，亦是一個美人，雖有師承，但因生長江湖，從幼就在江湖中走動，她不但美，而且慧黠，是以略施些手段，說得不好聽一點，犧牲些少色相，便已得到武林中不少不傳之秘，因其聰慧之極，是以一經融會貫通，立即創造出變化奇詭、厲害之極的武功來，也自然青勝於藍，那些把不傳之秘傳授給了她的人，莫不反過來敗在她手中。

爲何人家把不傳之秘也傳授她了，她不感恩，反而和人家爲敵？那緣故，只要稍稍想一想，便會明白了，她既然以犧牲色相才如願以償，自無情亦無絲毫愛念，而只有委屈與羞辱，也只有咬緊牙關忍受的反感，和逐漸增加的仇恨，而一旦她把那些武學秘奧融會貫通了，那想起來就恨，老羞更成了仇，自然不放過那些人了，也許怕醜事傳揚，還要殺人滅口，有多少人死在她手中，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許邱媽媽知道，但邱媽媽把這樣難於啓齒的醜聞邪惡之事，對年輕的姑娘說，又怎能對秦重這個成長了的少年，說得出口來。

他記得，邱媽媽曾經欲言又止，最後才說道：「即金花娘爲何仇恨武林中人？爲何得到這個鬼怪羅剎的稱號。就是這……這個原故。」

秦重並不因爲黃堯有這樣一個母親而輕視他，正相反，反而因他出汚泥而不染，倒倍加敬重，但却不明白，武林中會這移形換影這門功夫的人，屈指可數，北道上更只有一個金花娘，黃堯的武功若非金花娘傳授的，更有誰人？

交淺不能言深，他心下雖疑惑，却說不出口來，何況事有緩急，當下站了起來，離席向黃堯一揖。

黃堯一怔！說：「兄台，你……你這是做甚麼？」

秦重這是做甚麼？他不但離席走到黃堯面前，其實不用走，離席橫跨一步，已在黃堯面前了，却是他一揖之前，先整了整衣，拂了拂袖，那一揖，便揖得甚是鄭重。

秦重道：「我和女俠這番北上，非因你在此假冒她的名號，而是別有令我們担心之故，黃兄已是知道的了，我和女俠實是担心，尤其是我，當日懲罰熊霸的，實是家師而非紅花女俠，女俠只不過同行，只不過順手放落一朵紅花而已，若令堂聽信了熊霸之言，遷怒於女俠，我心何安，這尚在其次，黃兄已知女俠的令堂姐娘，與家師雲中鶴雲嵐連夜匆匆北上之故了，若兩位老人家與令堂見了面，言語不合，令堂一怒，無論誰勝誰負，皆非我等所願，黃兄既然如此深明大義，辨明是非，敢請即日北返，爲三位老人家排解這場如箭在弦的紛爭。女俠與我，皆感激不盡。」

「這個……秦兄說得是。」

黃堯本已站了起來，却反而坐下了，眉頭也蹙而再舒，說道：「秦兄請坐，這事倒也不怪你担心了，但也不用急在這一時。」

他以秦兄相稱了，對秦重顯已親切了些。

秦重却不就坐，道：「事在緊急，刻不容緩，要知兩位老人家北上五日，一去無音信，不由人不担心，而且……黃兄請恕我直言了，女俠的武功黃兄雖未見過，當然已有聽聞，却還不知女俠的武功乃是家學淵源，便是由女俠之母傳授，家師雲中鶴久已不在江湖走動，黃兄只怕未聞人提及過，若與女俠的令堂聯手，金花娘前輩的快劍十三奇，雖然無敵天下，移形換影雖奇門絕學，我實在担心……担心言語不合，就會分出高下來。」

黃堯咀角含笑，眉梢揚了揚，道：「秦重是担心家母不敵兩位前輩，有所傷害麼？」

秦重忙道：「不……不，我是担心……担心怕三位前輩……一旦分了勝負，任何一方有了損傷，皆非我所願見，何況女俠之母雖有一身絕世武功，却是從不入江湖，家師與令堂，都是歸隱了的人，若因此而結下了仇怨，一旦出了手，便必要分出個勝負來，那時再化解，可就難上加難了。」

黃堯咀角的笑容斂去了，正容道：「秦兄這話倒說得是，但請放心，兩位前輩別說才五日，即使已北上十日，也難見到家母……秦兄不用問故，總之，請放心就是了。」

秦重道：「黃兄敢是在此還有急務，不能立即起程麼？」

那黃堯向秦重身後，向那院中望了一眼，道：「倒也沒甚緊要的事故，却是秦兄可曾想到，除了你我之外，担心的尚有人在麼？」

他如何會想不到，他担心師傅，黃瑛若不担心她娘，也不會和他急忙匆匆北上了，而且，不論他願不願意，也得承認，

現下目前，他更心急尋訪的，不是師傅，而是黃瑛，而且是必在這邯鄲的黃瑛，他又怎會忘記。

但他雖然急於找到黃瑛，現在，和黃堯會了面的此刻，他却又急於離去，當然是聯同黃堯，那是他絕不能說出口來的緣故，尤其是對黃堯的身世，對人家行爲明白了更多的此刻。

黃堯當然不知其故，秦重亦不願明白，不知他的臉是否因羞與愧而紅了，但感覺得到有些發熱。

黃堯道：「秦兄不是說女俠也已先來此了麽？俠其骨者，必也柔其情，女俠豈不担心她的娘。」

黃堯眉梢一揚，才又繼續說道：「秦兄其實不說，我亦知道秦兄用在窻下的功夫，更多於練武場上，對武林，對江湖，所知不多，恕我也直言了，我想，女俠與其令堂，和秦兄的師傅，也許對家母的快劍十三奇，知道得更多些，是以担心她娘的安危，恐怕更多於秦兄，若然得知有我能化解，也唯有我能阻止三位老人家的這場敵對，女俠必然先放心些了。難道秦兄倒丟下女俠不顧，獨自和我走了？」

秦重紅了臉，他不願黃瑛與黃堯見面，多自私，能不羞愧，對無可阻止，也不能避免的事，他却妄想加以阻止，他多自私，又多蠢。

不，他不蠢，他並知道的，黃堯說清理門戶，那也許是眞，無論如何，人家是眞清理門戶了，但借以引來黃瑛相會，用心彰然，他連這點也不明白，那才是奇蠢了。

他嘆了口氣，不料在這瞬間，黃堯飄身而起，拱手向外說道：「女俠既已光臨，何不請進一晤，在下恭候多時，酒豈但不殘，並早留席以待。」

甚麽！秦重愕然而驚！他絲毫聽不出外面有何聲息？向桌上一瞥，當眞，桌上擺了三副杯筷，他和黃堯對面而坐，上席空着一副杯筷，他眞蠢，他竟然視如不見！竟不以爲奇！

黃堯拱手如故，秦重呆如泥塑木彫，沒人應聲，死一般靜寂。

秦重的目光從門口移向黃堯，可是他自己聽錯了，不過是心有所思，有所盼而已？

黃堯又道：「女俠可是責怪在下迎候不恭麽？既已光臨，何吝不賜一見？」

屋中有影，不過是燭影在搖紅，屋外有聲了，不過是晚風在樹，仍無人應聲。

原來日已落，夜幕已垂，晚風也遒勁了些。

陡然間，燭影一暗，是黃堯飄身出屋了，秦重才要跟出，却幾乎與返身而入的黃堯撞個滿懷。

黃堯一側身，立身已在桌前燭光之下，呀！他掌上托着一朵小紅花！繫着小紅花的鋼針，在燭光下閃亮！

另一隻手上，堯黃另一隻舉起來的手，舉向燭光，原來拿着一片樹葉，原來樹葉上刺着字，透過燭光，字蹟透出，清楚可辨。

那樹葉上刺出的字句是：

「好大的口氣！倒要見識一下快劍十三奇」。

羞顏借酒說從頭

靜悄悄，新月窺人，才爬上屋角！

黃堯伸手一攔，說道：「秦兄不用追尋，女俠已去遠了。」

秦重跺脚道：「糟了，她這一去…」

黃堯道：「你担心她去找上家母，要見識一下快劍十三奇麽？」

秦重憂形於色，嘆了口氣，道：「她生性高傲，聽你適才一說，必然心有不服。」說着，向黃堯一揖，才又說道：「我們原是追尋兩位老人家而來，黃瑛的娘和我師傅，亦爲了令堂而來，黃兄既允代爲化解，何不也請即上路。」

黃堯微微一笑，說道：「秦兄請放心，便是兩位老人家，若無我指引，亦見不到我娘，若我猜得不錯，女俠必要回頭，必和我們先見面。因爲我南下之時，家母已入山去了，除了我，當今天下，亦無第二人知道家母的居處，便有人略有所聞，亦會是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此山中？」秦重道：「莫非便是這太行山麽？」

「正是。」黃堯點頭道：「太行山綿亘數百里，峯巒也數以百計，尋訪山中人，何異大海撈針。」

秦重鬆了一口氣，道：「却是不解，那熊霸既能前往求助令堂，黃兄怎說只你一人知道前輩的居處？」

黃堯道：「秦兄有所不知，正因那熊霸尋了去，找到了我娘，可知那原居處已不再隱秘了，是以我在行前，把家母送入山中，那地方，乃是一絕壑，是我多年來練功的深山之中，人跡罕至，便樵獵亦絕跡，是以除我之外，別無人知。」

秦重大是放心，道：「原來如此。」

黃堯道：「不僅女俠，便是女俠的娘和令師，北去必也會撲一個空，只怕已在南返的途中了，依我說，動不如靜，在此稍候數日，若我猜得不錯，只怕女俠倒會回頭來找你，若在途中與南返的兩位前輩相遇，也許會偕來，却是你隨後追趕前去，若途中錯過了，倒難相會了，秦兄以爲如何？」

秦重道：「說得是，只是打擾了，好生不安。」

那黃堯呵呵一笑道：「這旅邸原是爲秦兄和女俠而設的，今得秦兄來相伴，慰我旅邸寂聊不說，何況得秦兄前來，這三間陋室，頗成羣玉之山，月下的瑤台，我感激尚且不盡。」

黃堯一拱手，不但笑得放浪，而且是眞欣喜形於顏色，他如何不明白，是說得秦重前來，便成了引黃瑛來相會的餌，哼！這是怎說？他就是不願黃瑛和這黃堯相見，而今却被黃堯作爲餌，心想：邱媽媽說得不錯，他到底仍是個輕浮的少年。

秦重對他漸生的敬重，又復蕩然無存，言語之間，他對這黃堯的好奇之心却熾烈了，怎麽不聽他提及爹？倒像他只知有母，不知有父？再說黃堯的武功，尤其是那移形換影，若非得自金花娘的傳授，那是得自何人？怎說與他娘金花娘有別呢？

好，一時之間，他打消了立即就走的念頭，說甚麽黃瑛一時間也不會返來，他

爲何不對黃堯的謎一樣的身世，了解得更多些。

秦重打定了主意，道：「如此有擾了，便是我也渴欲和黃兄盤桓些時，向黃兄請領敎益。」

他心下好生不快，因爲黃堯把那一片樹葉，和嬌艷的小紅花，鄭而重之，用一塊絲絹包存起來，小心得像那一葉一花，是無價之寶。

不，他這不是多情，他連黃瑛的眞面目亦未見過，好一個輕狂的浪子。

秦重在心裏哼了一聲，說道：「黃兄口口聲聲摹玉山頭，瑤台月下，不過是說紅花女俠美若天仙，就我所知，黃兄連她的眞面目也未見過。又怎知她不會是一個奇醜無比的無鹽呢？」

黃堯道：「聞其聲，已如見其人，秦兄既已當面讚女俠美人如玉劍如虹，秦兄誠信君子，豈不可信，又何況花嬌艷，人亦嬌媚，更何況女俠武功蓋世，人若不比花嬌，豈會以花來添顏色，是故敢信花如人，人必比花更嬌。」

秦重一時啞口無言，並非他不慣謊語，而是他尚不知黃瑛即是紅花女俠之時，亦是如此想，如此認定。

黃堯把絹包收藏好了，道：「秦兄請坐，我雖渴欲一見女俠……」

秦重哼了一聲，啊！他只想在心裏哼一聲的，不料哼出了聲來。那黃堯可不是言語了，奇怪，這個浪蕩子，輕浮的少年，怎麽面色不見惱，反而凝重起來？倒令秦重有些不安起來。

既已明知他輕浮狂放，爲何秦重還要連黃堯也不知生父是誰。那金花娘在江湖上，名聲可不美得很，除了等待人家自己說出來，他可問不出口，但黃堯撫弄着手中酒杯，不再說了，秦重忍耐不住，道：「抱歉，我實不知黃兄傷心人，佯狂玩世，不過狂歌當哭，多有得罪。」

黃堯深長地嘆了口氣，道：「不怪秦兄要誤會了，其實，我南下之前，只聞人言，女俠在中原一帶神出鬼沒，武功高強如三霸天，竟也連她的人影也未瞄見，便已受了懲處，我不禁心中一動……」

秦重不由輕輕地啊了一聲，心中似有所悟。

黃堯一口喝乾了杯中酒，秦重又默默地替他斟上了。

不用等待多久，黃堯抬起頭來了，瞧了秦重一眼，又說道：「秦兄聰明人，必也明白，那日爲何我懲誡那三霸天，也不讓那三人見到我了。」

「在一般人看來，紅花女俠，簡直神乎其技，也就不怪受了女俠重恩的平常百姓，把女俠當活菩薩，作爲神明來供奉了，秦兄可知我初聞傳言，已怦然心動，再經證實那傳言不虛，女俠也成了我黑暗中的一盞明燈麽？」

秦重啊了一聲，這番不再是輕輕地，因爲他眼前也光亮了起來。

說道：「黃兄可是指解開你身世之謎，尋訪生身之父？」

黃堯默默地點了點頭，深深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才又說道：「正是，別人當紅花女俠神乎其技，但我却知道，武林之中，有一門上乘功夫，確實可能達到這一境界，只不過這門功夫，當今天下，會的不過有數的幾人，說秘技自珍，不輕易傳人亦可，依我看來，恐怕上乘功夫，難求上乘資質才是眞。」

秦重說道：「移形換影，絕世武學，若所傳非人，爲患非淺，而就我所知，心性實與資質並重，缺一不傳，而且……而且……」

他記起來了，邱媽媽曾對他說過，黃瑛之父僅傳姮娘，黃瑛再得自她娘的傳授，簡直就是家傳武學，豈僅心性資質並重而已，但他雖然心中有所思，亦似有所悟，却沒有說出來，到底這門功夫，除了黃瑛家學淵源之外，眼前這黃堯顯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至少已不在黃瑛之下，而他却連生父是誰也不知道。且慢，黃堯這是做甚麽，不但不再避開他的目光了，而且眼睛發起亮來，而且激動非常。

「果然如我所料。」黃堯道：「秦兄既與女俠同行止，必也對女俠知之甚深，何況秦兄武功異於尋常……」

那黃堯說着，忽又離席，向秦重深深一揖，慌得他也急忙離席，還了一揖，道：「黃兄有話，儘管說來，我有所知，知無不言，快請坐了。」

兩人歸座，那黃堯替秦重杯中添了酒，才又說道：「秦兄武學淵源，非同尋常，必能助我。」

秦重道：「慚愧，我明白黃兄之意，只怕要令你大失所望了。」

當下把年前他爹死於任上，北上尋師，數日前在開封府絕路窮途，與黃瑛相識，得她接引，才得與師傅雲中鶴重逢的經

過，說了一遍，道：「黃兄也就明白，爲何我又惶然無所依，北上追訪師傅了，說武功，我不過才學得一點皮毛，對武林中事，所知亦有限得很，對女俠母女，知道的，也只這麼多了。」

黃堯怔怔地望着他，顯然有些失望，道：「秦兄只言女俠有母，不知亦曾見過女俠的令尊麼？」

秦重道：「女俠母女相依爲命，身邊除了兩個婢女外，就只得那老江湖邱媽媽了。黃兄，請。」

他不但替黃堯也斟了一杯，更先把杯中酒一飲而盡。提起身世，孤苦飄零，孑然一身，前途茫茫，能不凄然感傷，却不料面前更有傷心人在，這黃堯竟是個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的傷心人，何其可悲，又何其尷尬，嘿！只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父是何人？江湖上名聲不好得很的金花娘，那就更可悲，更尷尬了。

秦重初入江湖，對江湖中事所知不多，獨對這金花娘的……嘿，艷名傳天下，是風流？是淫蕩？還是幾分風流，再加幾分淫蕩，說是聽得多許，其實也不多，因爲說給他聽的人，休道黃瑛是個大閨女了，便是邱媽媽老江湖，也是說不出口來的，豈僅這兩人說不出口，便他這個當時聽的人，也感到尷尬，更何況……

更何況……而今面對着只知有母的……金花娘的兒子黃堯。

請，他先把杯中酒乾了，是感懷自己的身世，也是掩飾他的尷尬，澆愁借酒掩飾尷尬，唯有借杯，那麼，人家黃堯呢？

他不敢看黃堯，雖然對黃堯更同情，更好奇，當然半句也問不出口，酒，唯有借酒，他等待，等待酒後黃堯，也許會吐眞言，說出他傷心的身世來。

他沒有等待多久，夜風蕭瑟，搖曳的燈光照亮了黃堯的臉，抬起頭來了，說道：「秦兄與我相見以誠，既已坦誠相告身世，我不敢隱。」

秦重也已有了幾分酒意，也敢問了，道：「孑然一身，飄搖危苦，讀書不成，習武也僅得一點皮毛，說同是傷心人，其實比起黃兄來，我更要悲從中來了。黃兄若有難言之隱，不說也罷。」

黃堯面現苦笑，但不再避開秦重的目光了，道：「那日在開封，我一見秦兄，就知秦兄你是一位肝胆照人的直誠君子，雖然有一身奇異的武功，却非江湖中人，是以已存心結交了，相交豈不以誠，何況我有求於秦兄，豈敢相瞞。」

秦重不敢打岔，聽他說出身世來，那黃堯一旦開了口，竟不見感傷，亦不見激動，倒像說的是他人的身世。

原來黃堯打從有知時起，並不在金花娘身邊，那金花娘浪蕩江湖，其實無家，生下黃堯，是在一個鏢師家中，也把他寄養在那一人家。

「那鏢師姓吳，單名一個鋒字，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自從我娘把我寄養在他家中，從此也不再在江湖中行走了。兩夫婦雖然已屆中年，却無子女，把我當作親生兒子一般撫養，不，其實，簡直把我當小主人一樣，我娘在江湖中，在她一生行走江湖中，若曾作過一件好事，那就是救過這吳鋒的性命了，這是我後來知道人事了，吳媽媽對我說的，那是在我出生前兩月的事，那時吳鋒是北京一家鏢行的鏢師，一次押鏢南來，在這太行山下，遇到那鏢主的仇家，夥同黑道上一夥強人攔截，正在危急之時，我娘遇上了。」

黃堯乾了杯中酒，看了秦重一眼，才又繼續說道：

「也許那時娘已懷着我吧，是以動了惻隱之心，原來吳鋒不但押鏢，也隨同護送鏢主的一家人回轉原籍。那鏢主是一位京官，聽吳媽媽說，那官兒在朝中很有些權勢，雖然告老還鄉，威友門生之中，仍有不少當權的，那次護鏢若有失誤，不但吳鋒的身家性命不保，結下了深仇大恨，是以探聽得他告老還鄉，即夥同前來刼殺報仇，那吳鋒與鏢行中人，做夢也想不到有人敢來刼殺朝廷的命官，何況沿途皆有地方官員接送，是以只派了吳鋒一位鏢師護送，不料方過了保定，即遇上賊人大舉而來，那保定府雖派有官兵護送，怎當得含恨報仇而來的黑道中人，不但人多，而且個個身手了得，官兵登時死傷無數，吳鋒護着車轎，拚命抵抗，就在危急之時，我娘聞聲而來，必是聽得那家谷中被驚駭的嬰兒啼哭聲，也許因爲那時我娘已懷孕在身，因是也動了惻隱之心，是以……」

秦重道：「金花娘名震江湖，女羅刹聞名喪胆，不用說，你娘一露面，就把賊人嚇跑了。」

黃堯道：「那夥黑道中人仇深恨重，又在刀光血影、喊殺連天之時，不殺幾個賊子，如何能鎮得住衆人，我娘一伸手，先解了吳鋒之危，那吳鋒已身帶多處刀傷了，眞是危機如髮，待賊衆中有人認出我娘來，這才胆落，呼嘯一聲，沒命逃了去。嘿！幸虧是那夥賊人喪胆而逃：而且逃得快了些兒，否則，我娘也躺下了，因爲我娘救人心急，再又連殺了幾個賊子，動了胎氣，那時賊人若不是喪了胆，只要有一個賊子胆大一些，回頭一望，今天，只怕在此和秦兄飲酒的，不會是我了。」

那秦重聽得也不禁駭然，不用說，官兵與鏢行的夥計已死傷殆盡了，只賸得一個遍身刀傷的吳鋒，賊人若知我娘不支倒地，回轉身來，那時，金花娘也會沒命了，還會有這黃堯麼。

黃堯道：「大概是我母子命不該絕吧，吳鋒雖然帶傷，總算那官兒還有幾個家丁，躲在車轎中的內眷及僕婦，可是一個也沒傷，即刻把我娘抬入車內，趕緊折返保定府，那吳鋒自是不能再護送了，由鏢行另外加派人手，吳鋒感我娘救命之恩，他的家本就在保定近郊，是以即日把我娘接回家中，就在那一晚，我就出生在吳鋒家中了，眞是種得蘭因收絮果，我娘若不是一時動了惻隱之心，豈會結交到吳鋒這位義薄雲天的好朋友。從此，我母子就住在吳鋒家中了，那吳鋒傷愈之後，也厭倦了風塵，深感這口刀子上的飯不好吃，多年浪蕩江湖，已掙下了百十畝莊田，就此不再出去了，我娘得吳鋒一再勸說，也許主要原因是有了我吧，捨不得把我丟下，在吳家一住兩年有餘。」

秦重見他住口不往下說，目光迷茫，從他起伏的胸膛，可知他在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心想：「金花娘拳頭上立得人，胳膊上跑得馬，自幼浪蕩江湖，豈會就此終老田園，必是靜極思動了。」

他沒有等待多久，黃堯又繼續說了，道：「那時我已能蹣跚走路了，我還依稀記得，鎭日是跟在吳鋒脚邊，跑進跑出，娘不是不疼我，但我在吳媽媽懷裏打滾的時候更多，我只知道，吳鋒和他那娘子，疼我更多些，也許是靜極思動吧，大概也因爲眼見吳鋒和吳媽媽是眞疼我。兩老夫婦年輕時候別離多，也許別有緣故，總之沒兒女，娘又是爲了救他的性命才早產，不足月便生下我來，也許，對娘感恩，對我心下有所歉咎，再加老來無子，膝下空虛，把我疼得了不得，是以，娘忽然離開了我，離開了那莊園，而且一去數年，直到我十歲那年，娘才又回到那莊園來，我不知她是我娘，我當然記得有一個娘的，但兒時的記憶，早已模糊了，甚至我幾乎忘了還有一個娘，我沒問過，吳鋒兩老夫婦，也從沒提起，唯一知道的是，我姓黃，我名黃堯，可不姓吳。

「我沒問過，因爲我眼見過的有爹娘的孩子，沒一個像我一樣，得到吳家兩老婦更多的痛愛和關注，不但兩老夫婦對我的愛，勝過爹娘，直到我已很懂事了，更覺得兩老簡直把我當作小主人一樣，令我好生慚愧又不安，我不是不問，而是我也愛他們，我怕問起爹娘，令他們傷心，我看得出來，他們怕失去我。

「到底那時我年紀還太小了，既然我已得到了更多的疼愛，比起別個孩子來，有了更多的幸福，又從小不知有爹有娘，是以，雖然明知吳鋒夫婦不是我的爹娘，也並不渴望要知道爹娘是誰，即使偶然想及，也不過一時的好奇而已。」

黃堯把杯中賸下的一點酒喝乾了，秦重這才發覺，忙又替他酌上。

當眞，酒能令人吐眞言，他看得出來，黃堯已有六七分醉意了，不知是酒的緣故，還是他沉醉在兒時的回憶裏，他的目光迷茫而又深遠，有時目光雖與秦重的目光接觸，也像茫然無所睹。

「而且，」黃堯捧着酒杯，又說了，道：「說眞的，那時我連好奇的功夫，也很少有的，因爲我好奇的，要忙的東西太多了，吳鋒替我請來了一位教書先生，說起那先生……」

他怎麼了？黃堯說到那教書先生，不但住了口，而且抬頭瞧了秦重一眼，他那一雙眼睛，也發亮起來，顯然令他很是興奮。

「吳鋒那莊園近着大道邊，大道往東，直通滄州，是以商旅絡繹於途，道傍也多歇脚的小店，那時，我該已四五歲了吧，我記得……我記得。」黃堯夢一樣的聲音，重複說道：「那是個春暖花開的季節，春耕才罷，吳鋒帶着我，去那道傍的小鎭閒坐，閒來無事，已習已爲常了，一個在江湖上闖蕩了那麼多年的吳鋒，農事又有莊漢料理，便是厭倦了風塵，到底仍忍受不了，那小橋流水的寂寞，小鎭上也有二三十家各式各樣的店舖，也有一家供東來西往的客商歇脚的酒館，少不免也有些江湖中人往來，說些江湖中事。那日，太陽快落山了，吳鋒喝了一壺老酒，店裏原有的幾個人客，都已上路了，他正要帶我回轉莊園，忽然來了一個中年人，像是個落魄的秀士，進店來就對店家一拱手，說道：『借問一聲，店家，這裏可有個吳家莊麼？』那店家瞧了我們一眼，說道：『這左近倒也有一個吳家的莊園，可不知是不是先生要打聽的，若是，那可巧了，莊主現在這裏。』說着，向我們一指。

「原來那先生是打保定來的。吳鋒那鏢局在保定有個分局，偶然也接兩趟鏢，多半是京裏總局下來的鏢車，作個接應，安排些食宿，吳鋒進城時，也常去閒坐，會會朋友，說些閒話，原來他見我該是啓蒙的年齡，曾托那分局裏的人，不惜束修，要替我請一位好先生，吳鋒上前一問，敢情正是那分局子裏薦來的。

「吳鋒一見他那落魄樣兒，那像是個飽學的先生，先有三分不喜，何況那先生的南邊口音，是個無根的人，本想敷衍他兩句，送點盤纏，打發他走路，不料他一見我依在吳鋒身邊，便走上前來，我……我永遠不能忘記那一刻，不知怎的，像冥冥中眞有所謂的緣法，他把手放在我頭上，只不過那麼抬頭望得他一眼，就再也不願離開他了。

「秦兄，可眞是萬萬想不到的，英雄隱於屠沽者多有，不料……呵呵……」

秦重一怔，說：「黃兄爲何發笑？」

黃堯道：「我忘了秦兄滿腹經綸，亦是儒而俠者，只不過以前少見多怪而已，我倒幾乎失言了，原來那先生不但滿腹經綸，而且武功蓋世，幸是與我初見投緣，吳鋒見我喜歡他，便權且請他回莊，不料那先生豈僅飽學，而且身懷絕世武功，只不過那吳鋒直到先生去了，亦懵然不知而已。」

秦重道：「這是怎說？」

黃堯已墮入沉思的深淵裏，不，他也是在努力追憶，去抓牢那些記憶，是以，他的目光又復迷茫而又深遠，話聲也緩慢而又深遠。他說了：

「我記得，記得那麼清楚，就像是昨天發生的事一樣，不久，我就追隨在那先生脚邊，進進出出，不再追隨在吳鋒脚邊了，吳鋒的武功不過稍勝一般江湖武師，在鏢行裏，倒也稱得是一把高手，學問上可就不行了，是以，他要知道那先生是否飽學，不得已，還得去請來一位老儒，來盤查先生的學問，那知一席酒未終，老儒已對先生肅然起敬，恭維得了不得，吳鋒這才喜歡了，把先生留下，初時，先生並不用書本，除了每日教我識字外，倒是說故事時候多，我聽厭了吳鋒的江湖故事，單調又不離奇，離不了血腥仇殺，那及得先生說古人，英雄豪傑慷慨悲歌，烈士忠臣丹心照汗青，千古留名，他有那麼多說之不盡的引人入勝的故事，我也和他寸步不離，甚至，後來夜裏，我也不回到吳媽媽身邊了，也因爲吳鋒和吳媽媽對先生越更敬重，越更放心，見他對我盡心盡力，和靄慈祥，如何不放心。

「那吳鋒是厭倦風塵了，可還不是甚麼金盆洗手，武功也沒擱下，我日夜跟隨在他脚邊，有樣學樣，也隨他練練拳脚功夫，初時不過貪玩，後來却眞愛上了，吳鋒也就認眞教我，初時，我不知他爲何讚我，讚着讚着，常會嘆一口長氣，也不知

他說有其母，眞是必有其子是什麼意思，只有一點是明白的，說他武功有限，說甚麼辜負了我……」

秦重忍不住了插嘴道：「難道那吳鋒始終沒告訴你，你的生身之母是誰呢？」

黃堯搖搖頭，說道：「直到我娘來到那莊園之前，他從未說過，我知道的，後來我才明白，他是一番好意，雖然他也不時探聽得我娘的行踪　却總是乍隱又倏現，而且都是得自江湖中人的傳聞，他亦是江湖中人，如何不知我娘的……我娘樹敵多了，不願人家知道我就是女羅刹金花娘之子，唉！說起來，這吳鋒對我豈僅有撫養之恩，那一番苦心，亦深令我感動，原來他一直在担心，怕有我娘的仇家尋去，他不敢放下功夫，也從小教我練功夫，這才是他的眞正緣故。」

秦重也不禁肅然起敬，道：「這吳鋒之忠義，好生可敬。」

黃堯道：「不僅此，後來我才明白，說甚麼厭倦風塵，其實一半是爲了撫養我，才絕跡江湖，我娘當年爲了救他，動了胎氣，在保定府產下一子，絕不能瞞得過人，吳鋒知我娘在江湖中樹敵太多了，如何不担心，是以非但不把武功擱下，凡有生面人在左近逗留，他都加一分小心，之所以那先生來歷不明，初時不願留下，即是此故，也幸虧先生從未顯露過身手，吳鋒從不知先生身懷絕世武功。」

秦重不禁想到他師傅雲中鶴，當年投到他爹任上，傳授他武功的往事，道：「這先生既然大有來歷，若非避仇，亦必是避世了，啊，我明白了，黃兄的一身功夫，你說非傳自令堂，想必即是得自這先生的傳授了？」

黃堯道：「那先生來到吳家之後，我仍然繼續跟隨吳鋒練功夫，先生有時也袖着手，在傍觀看，後來吳鋒對他更敬重，更信任了，直到允許我夜晚也留宿書齋，那先生在一天晚上，那是一個月明之夜，對我說道：『既然你那麼喜歡練功夫，那我就教你一套玩意兒，只是，你要記住，不許對人說出來，不但對你吳伯伯和吳媽媽不許說，即使將來遇到你更親的人……更親……的人，也不許說。』

他爲何重複又緩慢的說這一句話？眼中有一抹亮光顯現？

黃堯却繼續說道：「當時我不明他所指，好久好久以後，亦不明白，直到……今天，說甚麼我那時也不過才是個七八歲的孩兒，有孩兒不喜歡玩意兒的麼？我那時對那先生已欽佩極了，他教我讀書，從不用書本，但我知道，我得到的，却遠比書本上能得到的，多得太多了，他說過一句話，我永遠記得：讀死書，倒不如無書，唯有那求功名，要用功名來顯親揚名的人，才讀死書。」

秦重驀可裏一拍桌子，讚道：「好先生，有見識，這才是眞才實學。」

黃堯長嘆了一聲，道：「可惜當時我不懂，等到懂時，那先生已不辭而別了，我一直尋訪，迄今踪跡全無。」

秦重心急，深悔不該打岔，道：「那先生所說的玩意兒可就是移形換影麼？」

黃堯一怔，對秦重愕然相向，道：「你……怎會曉得？」

秦重道：「黃兄那時懲責三霸天，所用的絕世武功，上乘武學，分明即是移形換影功夫，既非令堂所傳，不用說，就是傳自這先生了。」

黃堯像心急要結束他的故事，點頭說道：「秦兄猜得不錯，自那晚之後，我三天兩日留宿書齋，夜半無人之時，他就教我練那步法兒，初時在地上劃出步位，練一會又替我渾身推拿，我却只覺得他的手火熱，在我渾身上下搓揉，直到我走來步位毫釐不差了，才漸漸由簡而繁，如此兩年有餘，那時我雖年幼，却也漸漸懂得那看來枯燥無味的步位，其實奧妙無窮，興趣大增，練來也更起勁了，他有一句話，對我起了極大的鼓舞：他說：『你把這步法練成了，那時，人家休想打得中妳，你打人，却得心應手，人家萬難躲得過，豈不是你跟吳伯伯練那些築功夫强過幾倍，用心演練，將來你一生受用無窮。』自然，他亦時刻沒忘提醒一句話『不可告人』，對任何人也不能透露半句。」

「但你却對我說了？」秦重心說。

「我却對你說了，秦兄。」黃堯也說道：「直到今天，你還是我第一個告訴的人，雖然後來我娘回到那莊園，回到我身邊，敎我劍術武功，我非但沒洩漏一句，而且小心翼翼，從未顯露出來，因爲那先生說過，只要我不告訴他人，我長大了，即使他離開了我，有日也會回到我身邊來，那時再傳授我更上乘的絕世功夫，那知我等待又等待，一等就等了十年，那先生却去如黃鶴。」

秦重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黃兄一聽說中原地，開封府出現了一位紅花女俠，鋤強扶弱，濟困扶危，多少武功高強的黑道中人，亦敗在她手中……」

「而且連她的人影也沒有見到過。」

黃堯直視着秦重，說道：「我不禁心中一動，紅花女俠除非也識移形換影這門功夫，否則不可能這麼多時候，竟無人見其影踪，天下武功，紅花白藕青蓮葉，雖說同源，但門派之多，却也屈指難數，功夫亦隨門派而顯著有別，唯獨移形換影這門功夫，江湖上絕學無傳，便是知道有這門功夫的人亦不多，會的更是絕無僅有了。是以……」

「是以，」秦重道：「黃兄心想，若能結交得這位紅花女俠，必能查訪出那先生來。」

心下想：「原來他用心在此，不怪他對我坦誠相告，對他娘也沒說出來的秘密，也對我說了，」想到以往懷疑人家用心不正，不禁心下歉然。

「正是如此。」黃堯拱手道：「秦兄與女俠相識，且大有淵源，若想秦兄引見，得能查訪出……我那恩師的下落，在下感激不盡，眞是沒齒難忘。」

「且慢，」秦重道：「就我所知，令堂金花娘，之所以威震江湖，名重武林，亦因令堂的武功中，亦揉合了這門移形換影的功夫，黃兄不請敎令堂，豈不是捨近而遠求麼？」

黃堯道：「問得好，我娘若在這門功夫上，已有了相當造詣，還會去揉合別門功夫麼？我倒是想知道我娘從何處……」

黃堯話未盡意，已愧見顏色，秦重如否則，相別了十年後的今天，他不會如此懷念傷感，而這先生可也奇怪，既和黃堯親如父子，怎生又不告而別，甚至……也許……

秦重搖搖頭，是他想到，顯然那先生之不告而別，與金花娘突然而至有關，顯是不願與金花娘相見，說是有仇？不，不會的，若那先生與金花娘有仇，又豈會以天下絕世武學傳與仇人之子，啊啊……

秦重忽然心中一動，道：「黃兄，你那先生去得突兀，你不覺得他來的也奇異麼？他來到那吳莊之後，你們可也曾查問過？」

黃堯道：「那時我雖年幼，但吳鋒忠義，既知我娘在江湖上樹敵太多了，那敢不小心，據他後來對吳媽媽說，說……」

黃堯的臉上陡然變了色，燈火大閃，乍暗還明，那座上已不見了黃堯，駭然間，秦重不過那麼一眨眼，那黃堯却又和他面對面了，睜大了一雙似醉非醉，却又異常明亮的眼睛，直瞪着他！

那是什麼响聲？

原來是桌上的碗盞在跳動，發出輕微的碰撞聲响，原來是黃堯的顫抖的手，扶着桌邊。

好神奇絕妙的移形換影，這瞬間，他可見識了，只不過眨眼功夫，黃堯不但離座，乍隱又倏現，是去而又復來。

更令秦重驚訝的是，他這是怎麼了？

不，秦重登時就明白了，是黃堯對他述敍兒時的往事，一幕幕的往事重現心頭，再加上秦重那般這麼地一問，他這麼反復回憶作答，一問一答之間，那往事更鮮

何不明白，金花娘的一身功夫，無不是用不正當的手法得來，武林中正派些的人，說起來亦會齒冷，甚至也羞於啓口，何況他這個作兒子的。

秦重忙拿話來岔開，說道：「當眞，我忘啦，你說過的那先生傳授你這門功夫之時，告誡過你，不許對人吐露半句的，你若向你娘追問，怕他不反問你，若問你從何而得有這一門功夫，你豈不是露了馬脚。」

黃堯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道：「這也是原因之一，要知那吳鋒的武功如何，是何門派，娘最清楚不過，移形換影這門功夫，那吳鋒豈僅不會，便連聽也沒聽到過，何況打從我十歲上，娘就回到我身邊來了。」

秦重道：「黃兄，難道你娘竟沒見過那先生，令堂見識淵博，眞個是無名者不知，有名者必曉，那先生既然身懷絕世武功，豈會不知他的來歷，當眞，那先生姓甚名誰？」

黃堯道：「那先生豈無名姓，只不過得他走後，我長大些了，一參詳，才知他用的不過是個假名，原來初來時，他告訴吳鋒，說他姓何，名許人，要知吳鋒也通些文墨，我記得，他說出姓名來時，吳鋒竟失笑出聲，何許人，何許人，連唸了兩遍，道：「正要請敎先生何許人。」不料先生正色說道：「實姓何，因是河南許昌府人氏，故名許人，後來那先生甚得上下敬重，皆以何先生稱之而不名，反倒都忘了他的名字，自然也再無人生疑，直到我後來長大成人，懂事了後，恩念先生，才覺出有異，知非其眞名，據我想起來，那先生在吳莊幾近五年，無日展過眉頭，顯然是傷心人，有難言之隱。」

秦重道：「是了，那先生必是隱名遁世，却又怪了，既與黃兄投緣，以絕世奇功相授，亦可知他看重黃兄了，家師當年來到我家，可與這先生大有異，既不隱名，亦非遁世，家師言道，絕世武功，也得絕佳資質始能傳，在我家留下來，可完全是爲了傳授小弟武功，以黃兄絕佳資質，以那先生的絕世武功，正是相得益彰，那先生怎倒在黃兄幼年，便捨棄黃兄而去，却令人費解。」

黃堯道：「秦兄謬讚了，我生性其實愚蠢，只怕這就是那先生失望而去之故，只不過先生去得太以突兀，令人奇怪而已，啊！且慢……」

黃堯忽然瞪大了眼睛，像是忽然想起了甚麼，因而有所悟。

秦重見他半晌無言，忍不住問道：「黃兄可是記憶起那先生離去時的情景，而有所悟麼？」

黃堯道：「正是，我已對你說過了，那先生未到吳莊之前，我鎭日跟在吳鋒脚邊進進出出，待得那先生來到，後來我簡直寸步不離了，連夜晚後來也在書齋中留宿，是以那日我遍尋先生不着，直哭得死去活來，我也已告訴過你了，那吳鋒實在太忠厚，吳媽媽也太慈愛了，從來對我是千依百順的，因此也把我寵壞了，現在我仍記得，我一直吵鬧了幾日夜，而且，我那時不過是一個十歲的孩兒，那會想及其他，何況莊裏被我鬧得天翻地覆，我自己也鬧得力竭精疲，是以，再也沒人把那先生之去，與我娘之來，互相關連起來。」

「是麼？」秦重說：「可是那先生得知你娘來到，他先一日走了？」

「不！」黃堯的眼睛又發亮起來，本已醉紅了的臉，更加紅了，說：「不，我娘突然前來，連那吳鋒也不知道，甚至連那吳鋒見到我娘的面，亦幾乎不相識了，據吳鋒說，我娘一去不過七八年，回轉莊園時，蒼老多了，倒像老了三二十年，連頭髮也有些花白了，後來經我娘說明，才認出她來，即刻把我娘迎進莊去，也即刻飛奔到書齋來找我，我記得，那吳鋒氣促得幾乎說不出話來，拖着我就跑，若不是我掙扎着奪出手來，嘿，那時，我雖然不過才練得三兩年的脚下功夫，但施展出來，那吳鋒如何能捉得住我，那吳鋒這才急出話來，說我娘來了，要帶我去見娘。

「那時，我早忘了尚有娘，也連一些兒印象也沒有了，還是那先生要我隨吳鋒前去，啊，不，他在我耳邊說話，聲調也很是急促，却不是哄我去見娘，而且嚴厲地斥責我，適才不應施展移形換影的功夫，而且一再叮囑，見了娘，也不許顯露出來，不許吐露半句。

「那知我見過了娘，再回頭來找先生，從此，他就失了踪影，而且十年了，十年來音信全無。」

秦重見他嘆了口氣，低下頭去，默默地飲他捧在手裏的杯中酒，也就不去打擾他，其實，別說那黃堯了，便是他，此刻心中也思潮起伏，顯然的，這先生和黃堯，簡直親如父子，遠遠超過師徒的情誼了

兒一聽說中原地，開封府出現了一位紅花女俠，鋤強扶弱，濟困扶危，多少武功高強的黑道中人，亦敗在她手中……」

「而且連她的人影也沒有見到過。」

黃堯直視着秦重，說道：「我不禁心中一動，紅花女俠除非也識移形換影這門功夫，否則不可能這麼多時候，竟無人見其影踪，天下武功，紅花白藕青蓮葉，雖說同源，但門派之多，却也屈指難數，功夫亦隨門派而顯著有別，唯獨移形換影這門功夫，江湖上絕學無傳，便是知道有這門功夫的人亦不多，會的更是絕無僅有了。是以……」

「是以，」秦重道：「黃兄心想，若能結交得這位紅花女俠，必能查訪出那先生來。」

心下想：「原來他用心在此，不怪他對我坦誠相告，對他娘也沒說出來的秘密，也對我說了，」想到以往懷疑人家用心不正，不禁心下歉然。

「正是如此。」黃堯拱手道：「秦兄與女俠相識，且大有淵源，若想秦兄引見，得能查訪出……我那恩師的下落，在下感激不盡，眞是沒齒難忘。」

「且慢，」秦重道：「就我所知，令堂金花娘，之所以威震江湖，名重武林，亦因令堂的武功中，亦揉合了這門移形換影的功夫，黃兄不請敎令堂，豈不是捨近而遠求麼？」

黃堯道：「問得好，我娘若在這門功夫上，已有了相當造詣，還會去揉合別門功夫麼？我倒是想知道我娘從何處……」

黃堯話未盡意，已愧見顏色，秦重如

明地復活在眼前。

他顯然已解開了多年來未解開之謎。

秦重忙不迭伸手，扶住了他，他的手，也因興奮而激動得微顫，好生替黃堯高興。

「黃兄，來，坐下了，」秦重扶他歸了座，道：「皇天不辜負苦心人的，亦不會有永不能解開來的謎團，正是一人計短，二人計長。」

秦重的話，那黃堯可句句聽得明白，也句句了解，他反握着秦重的手，心下的感激，也盡在那一握之中。

「多謝秦兄。」

「這正是當局者迷，」秦重道：「十年來，你緊守師……那先生之訓，不對他人言說，往事重回心中，兒時的記憶雖鮮明如昨，倒令你自己心亂如麻，眞個是剪不斷，理還亂。一旦剝繭抽絲，多年的謎團，便一朝解了。」

「是的，是的，」黃堯兀自激動，連話語也帶顫抖，說道：「我記起來了，甚至十年後的今天，吳鋒對那吳媽媽所說，我在一傍聽得的言語，句句記得眞，那吳鋒去到保定府，查問那先生的來歷，那分局裏的人也不禁怔住了。

「原來吳鋒雖然曾托局子裏的人，爲我聘請一位教書先生，都只不過把這囑託放在心上，因爲吳鋒一再叮囑，聘請的先生不但要飽學，而且最緊要的是，要身家清白，有根有底的，且還要與武林中人沒有關連，最好是出身書香世家。

「試想一想，那鏢局子的人，全是在刀口子上討飯吃的人，交往的也盡是江湖中人，這樣的先生，那去尋找？其實找亦不難，只不過吳鋒小心，叮囑他們，又不可張揚。

「那吳鋒前去查問，局子裏的人，可怔住了，才記起那先生來得突兀，來得好生怪異，原來那先生自己尋上門來的，說是北來遊學，尋親不遇，流落異鄉，盼能尋一個館地，但能糊口，不計束脩。

「要知那吳鋒雖說要請一個有根有底的先生，也都以爲是出自愛心，不過爲了感恩圖報，要請一位好先生而已，雖知教的是我，那局子裏的人，那會不知是金花娘所生之子，却想不到吳鋒所顧慮的，即使知道我娘在江湖上樹敵多了，但我娘的名頭也太大了，不信有人敢向我娘尋仇，亦想不到會有人會尋到我頭上來，却是那局子裏的人見那先生斯文拔秀，衣着寒酸些，却氣度非凡，近着京畿之地，應考落第而流落他鄉的舉子，可見得多了，雖然落第，可是舉子，是以絲毫不疑，待得吳鋒去到一間，才覺出怪異來。

「那先生如何得知吳家聘師，而最怪異的是，從何得知，教的是當年救吳鋒性命的那女子的孩兒？」

秦重覺得手上一緊，也才覺出黃堯抓住他的手，未曾放開，且抓得更緊了，也可見黃堯更是激動。

「局子裏的人非是毫無所疑，」黃堯繼續說道：「但那先生淡然一笑，說道：『數年前一位女中豪傑，救了一位官家的一家老幼，獨退羣賊，傳遍了遐邇，如何不知，那日恰是我路過此間，上京之日，那位女中豪傑動了胎氣，早產生子，不該是啓蒙的年齡了麼，我是敬那女俠的俠行義舉，故爾冒昧自薦。』先生這麼一說，局子裏的人那還會疑惑，反倒爲吳鋒慶幸得人，但經吳鋒前去查問，才覺出仍有甚多疑處，他雖知道當年轟傳遠近的退賊生子之事，却怎知金花娘生子留褒在吳家，又怎知吳家托局子裏的人聘請先生？」

秦重點頭，莞爾，道：「還有，那吳鋒老伯不知道的，令堂把移形換影的功夫，揉和在本身的功夫之中，雖未盡得移形換影的神髓，却總也得到這門功夫的傳授了。偏是那先生在這門功夫上，已造極登峯，他顯現出來的文質彬彬，正是爐火純青的最佳佐證，可想而知，那位神龍見首的先生，與令堂，與黃兄你，亦大有淵源了。」

黃堯再又離席，道：「多謝秦兄，開我茅塞。」

秦重也好生替他高興，說道：「黃兄尋訪生身之父，苦尋不獲，却不知遠在天邊，其實近在眼前，其實你早已承歡膝下了，若不是父子親情自然流露，黃兄當年豈會與先生一見投緣，其實緣非緣，親自親。」

黃堯激動之極，道：「秦兄已開我茅塞，在下身世羞於告人，亦已坦然相告了，正因有求於秦兄，不敢不靦顏相告。」

秦重忙道：「黃兄言重了，我知道黃兄你所求，因爲紅衣女俠亦是移形換影這門功夫的傳人，淵源有自，當今天下，武林絕學，會這門功夫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若結交得黃瑛姑娘這……咦……」

秦重忽然心中一動：紅花女俠姓黃名瑛，黃堯，自然也是姓黃，他雖不知生身之父是誰，可也是姓黃，移形換影，武林絕學的，會這門功夫的人，雖非絕無僅有，姓黃的在這門功夫中，該是絕無僅有的吧！

秦重怔住了，那黃堯似也有所悟，不自覺把秦重的兩手也緊抓在掌中，握的那麼緊，令秦重咬牙，強忍那疼痛，忙道：「黃兄，請坐下了，我尚有事未明，尚要請教！」

黃堯如痴似呆，在秦重的引導下，坐了下去，兩人促膝而坐。

秦重道：「有道是當局者迷，若把令堂回到吳家莊園以後之事相告，也許我能替黃兄參詳，對黃兄尋訪尊師或是尋父，也許有些助益。」

黃堯道：「正要請教，敢不坦誠相告，原來那吳鋒知道我娘在江湖上樹敵多了，怕我小孩兒不知厲害，被查問出來，是以一直未曾告訴親娘是誰，待得那日把我帶到堂屋中，才知吳媽媽陪同坐着的一個滿面風塵的女子，便是我的娘，我自幼有了吳鋒天婦的痛愛，後來那先生來到，更待我親如子侄，是以面對着眼前的娘，倒感到陌生了，後來才知道，原來把我留下在吳家，重出江湖，是尋訪我的生身之父，據娘告訴我說，娘在懷着我時，與我父不知爲了何故，有過一些爭吵，我父就此不圖而別，從此無音信，原來我娘在懷着我時，已尋訪他數月了，後來把我留下在吳家，再出江湖，亦是爲了尋訪他，尋訪了六七年，可知已尋遍了海角天涯，我娘每一提起他來，我還不過是是偶然詢問，

我娘倒在花前月下，不時提起，也喜怒無常，時而哀怨，時而切齒痛恨！」

秦重道：「原來，你娘也不知你爹的下落，但至少，該把名姓告訴你了吧，有了名姓，移形換影這門功夫，會的人不多，更不要是已爐火純青了，有了名姓，必不難查問。」

秦重眼巴巴地望着他，豈僅會的人不多，姓黃的也絕無僅有，他已想到，已心疑一人，是以倒比黃堯更心急。

黃堯搖搖頭，而且嘆了口氣，道：「我若是知道，那就好了，小時候，我對娘的印象很模糊，何況從不知有父，待得大些，懂事了，向我娘詢問，唉……」

他黯然低頭，秦重在等待。

黃堯再抬起頭來對他，已是一臉苦笑，說道：「顯然的，兩位老人家反目之後，我父去無音信了，我娘也懷念，因而也後悔的，要不然也不會多年尋訪他的下落了，却因多年辛苦尋訪，杳無音信，已由懷念、悔恨，轉而對他懷恨，恨我爹絕情，是以，我每一提起，向娘詢問，娘就切齒痛恨，總說我父死了。

「我知道，娘是氣惱，才這麼說的，若已不在人世，她也不會多年尋訪了，既然尋訪不着，又無音信，是則我父生死存亡，連娘也不知，我也曾趁娘心平氣和之時，問及我父的名姓，奈何……我每一問及，娘便變了臉色，再也不敢問了。」

秦重道：「難道吳鋒也不知道？」

「不知道，」黃堯說：「我娘那性子……唉，秦兄大概有過耳聞，那吳鋒不但對我有撫養之恩，對娘忠義，但到了娘面前，簡直像老鼠見了貓一樣，娘不說的，他那敢問半句。

「其實，我娘對他也很是感激，也從不忘他恩義，我從沒見到過娘對人和顏悅色，唯有在吳鋒伯伯與吳媽媽面前，從沒疾言厲色說過話，說來慚愧，我知道的，這是娘在江湖上聲名太不好了，未曾遇到我娘之前，已聞名喪胆。

「其實，我娘並非江湖中想像的那麼壞，就像對吳鋒一樣，每一見面，見他那樣坐立不安，倒好生過意不去，是以不好意思留下了，却經不過兩老夫婦苦留，才答應在那莊園的山脚下，那幽谷中，別營一個居所。

「其實，我娘也別無可去之處，她從江湖中來，從小以江湖爲家，尋訪我父又已絕望了，十數年毫無音信，如何不絕望，是以意已冷心也灰，也像那吳鋒一樣，對江湖厭倦了，何況……唉！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娘若不是性情中人，爲情所苦，豈會在七八年間，蒼老了顏面，老了數十年。」

秦重倒好生失望，道：「這麼說，黃兄與令堂，就一直居住在那幽谷中了。」

「不，」黃★說：「娘只接受吳鋒派去侍候的一對中年夫婦，替娘作日常操作，由吳鋒按時送去柴米，也只有吳鋒夫婦偶然才去見得一面，娘自從在那幽谷中定居下來，就從未出谷半步，我呢，只有一半時候，去谷中居住，因爲那先生走了，吳鋒又在保定府，替我聘請來一位飽學的先生，別說我娘不願見外人了，便吳鋒也不願送那先生入谷，因爲，連他的莊裏的上下人等，也不知我娘就是金花娘，女羅刹，吳鋒雖已歸隱田園了，但說甚麼也是江湖中人，而且和江湖中人，也未完全斷絕往來，不時也有京中鏢行裏的朋友，路過時順道來探望他，這也就是他爲我娘在山中幽谷別營居室之故，是以，我一半時候，留在書齋讀書。

「留在書齋，」黃堯重覆說，黯然作了個無聲的嘆息，才又繼續說道：「我始終相信，那……先生，他，終有一天，會又重回那書齋裏來，但我……唉，蒼狗白雲，世事變化雖離奇，歲月流水，又已十年了，十年，我等候了十年，那先生去再不前去，無音無信。」

秦重忙拿話岔開，問道：「不怪黃兄秀士儒雅，乍然一見，絕不信黃兄身負絕世奇功，武學亦淵深了，原來經歷過不下十年的寒下歲月，不用說黃兄一半時候，是在那幽谷中，在令堂的身邊度過的，不用說，令堂把一身絕學盡傳與黃兄了。」

黃堯點點頭，說道：「一半時間，我跟娘練功夫，也爲了那幽谷絕幽，保定府雖是人烟稠密之地，但谷在吳家莊園之中，山雖不高，顯然經過了多年苦心經營，林木密茂青葱，嚴禁莊客走近，是以谷不深亦幽了，是以，倒眞是個練功夫的絕佳之地。」

「黃兄是說練那先生傳授的移形換影吧？」秦重道：「你不怕令堂見到麼？」

黃堯道：「你怎生忘了，我在江湖中闖蕩了數年，之以罕逢敵手，亦即是揉和了這門功夫，即使被她見到了，亦不過讚我青出於藍而已，我謹遵先生的吩咐，除了今晚對秦兄外，從未向人吐露半句，連那吳鋒亦不知道的，我娘從未見過那先生，又從何知道，即使知我已有了武功根底，亦以爲是吳鋒教的。」

秦重道：「令堂雖隱於吳莊，其實亦未絕跡江湖吧？」

黃堯點頭道：「我知你指的是甚麼，不錯，娘雖是尋訪我父絕望了，提起來就恨，其實，後來我才知道，她並未死心，這邯鄲乃是北往南來，出入京師的要道，江湖上有甚麼風吹草動，在這裏早晚必有所聞，她回去吳莊之前，把跟隨多年的熊霸，留下在邯鄲了，其實作了她的耳目，熊霸每隔三個月，必去我娘那裏稟報，是以唯有那熊霸，才知我娘隱居之地，任他是誰，萬萬想不到我娘隱居之地，竟會人烟稠密之區。」

他抬起頭來，面對秦重了，道：「現在你明白了麼？」令師與我娘，只怕仍在太行山中查訪，山中寺院，雖數以百計，何況查訪遍了，亦不會確知娘隱居之處，是以，秦兄大可放心，女俠好勝，聞快劍十三奇而心有不服，去也徒勞。

「要知熊霸跟隨我娘多年，更對外宣稱是我娘之徒，江湖中人如何不知，我娘既然存心歸隱了，豈不担心，有人會蹤踪熊霸，尋出我娘的隱居之處來，是以早已嚴囑熊霸，有事去稟報，必先去太行山中一轉，由狼牙山南而入，下接雲岩，入霧谷，其實也非是故佈疑陣，而是接雲岩下，霧谷之中，有我娘營建的一所居室，那霧谷隱秘，長年雲封霧鎖，乃我娘早年秘密練功夫的地方，實非虛妄，這十年來，

娘曾三次帶我我前去小住，一旦上了接雲岩，巉岩絕壁，極目十里，若跟踪有人，絕無可遁形，而且一入霧谷如入迷宮，任他是誰，若無人引路，亦會迷途。」

秦重好生响往，道：「有這個絕佳的居處，倒不是隱居的好地方麽？」

黃堯道：「後來我才明白了，地方雖好，可是我娘的傷心之地，我猜想，娘與我父，必會在那裏度過神仙歲月，十年來，娘不但帶我去小住過二次，而且我知道，她暗中並不時前往，娘說，待我學成，不用跟隨先生讀書，我也盡傳了她的一生所學，她早晚仍會回去的。

「近年來，我漸漸覺得，娘在吳家住下來，顯然是有所待，等待甚麽呢？我却不知道。

「秦兄，你想，那熊霸先去霧谷一轉，再出來，北繞狼牙山，便有跟踪的人，也會失去他的踪跡了，而且跟踪的人尋到那霧谷精舍，我是說便是找到了，那又會如何？」

秦重說道：「有屋無人，必然株守等候。」

黃堯道：「還有，其實我娘亦非是要熊霸故佈疑陣，我娘自恃武功，那會怕甚麽人去找她，原來娘不願熊霸在吳莊出現，約定三兩月定期會面，聽取熊霸的報告，除非在霧谷尋不到我娘，而又有要事稟報，這才去吳莊相會。

「你明白了，現在，你可放心了，我猜想，令師與姐娘必尋不到那霧谷居室，而山中唯寺院中有僧人，若已入山，必在寺院間查訪，必然失望而回，女俠此去更不用說了，秦兄與女俠雖連袂北上，對我娘隱居之地，先前必更是毫無所知了，是麽，却是女俠空勞往返：倒令我不安。」

不料話聲甫落，驀聽黑夜中有個由近而遠的聲音道：「有勞指點，謝謝了。」

秦重一躍而起，飛撲追出，叫道：「黃姑娘，等一等，等等我。」

好一個狡猾的黃瑛，連黃堯也上當了，也急忙追去，那會追得着，便連秦重的影子也失去。

躍登屋頂一望，眼前只是一片茫茫黑夜，黑夜中，有點點零落的燈火。

天若有情天亦老

好一個狡獪的黃瑛。

自知是追趕不上了，除非黃瑛自己是尋他來，他休想追趕得上。

他師傅雲鳳，讚他生具異稟，甚至黃瑛和她娘，對他也另眼相看，不，他可不會以此爲傲，而且懷疑師傅不過是愛徒之故，癩痢頭的兒子，在娘的眼中，亦成了天下最可愛的孩兒。

他疑心，不過是師傅的癩痢頭徒弟，尤其是這脚下功夫，和人家黃瑛相比，更是望塵莫及。

眞是望塵莫及，若然是白天，道上有塵，那才正是望塵莫及。

他在那黑夜沉沉，風吹草動的曠野裏，停下步來，不，草動有異，風也有異，他感覺得到，但他靜下心來，聽聽瞧瞧，再聽再瞧，那風却又無異了，草仍在風中作規律地起伏。

他停下來，喘了一口氣，罷了，這是夜晚，憑他脚下這點功夫豈能追得上……

啊，不，公平點，黃瑛這不是狡獪，她不害人，也與人無害，怎能說她狡獪，她不過是絕頂聰明吧了，眞是絕頂的，了不得的聰明，只不過用上了一片葉兒，一言不發，就查出了黃堯的出身來歷，探出女羅刹金花娘的隱居之所來。

眞是絕頂的聰明，却也眞狡獪得可愛，那黃堯顯然亦是聰明的，却也被騙了，上了她的當。

啊！他坐在道傍的石上，只笑了一半，那微笑就在他臉上凝結了，他先前覺出風吹有異，草動有異，是有異，就像他適才坐下來，令石傍的草叢搖曳一樣，眞是疾風知勁草，因爲風不疾，身邊的草不是很快又回復原狀了麽，想想看，他聞聲追出，那黃堯更渴欲相識黃瑛，豈有不追出來的，是了，適才是黃堯打從他身邊，追趕黃瑛去了。

他不想起身，明知追不上黃瑛，他才停步不追，才坐下來喘氣，他這口氣還未緩過來哩，何況與黃堯相比，脚下功夫，至少也同樣望塵莫及，好在有了去處，黃瑛一定去了保定府，她當然知道，如何去打聽吳家的莊園。

他也不用担心，黃瑛少年氣盛，也很高傲，但有黃堯追了去，不愁會和金花娘較量高低。

他眞不担心了，明知黃堯追趕黃瑛，必能追得上，他也再不會感到心下酸溜溜的了，因爲他心中已是雪一般亮。

正是，趁此刻，黃瑛與黃堯都不在跟前，他得好好地想一想，得把黃堯所敘述的身世，從頭仔細地想一遍，黃瑛與黃堯，眞如他猜想的，是同父而異母的兄妹嗎？那位自薦前去吳莊，作黃堯的啓蒙先生，傳授他移形換形絕世武學的先生，是否即是黃堯的生身之父？

他不曾說出來，但心裏早已雪一般亮，早已認定是了，那先生去得突兀，尚有可辯說，但去得却再明白不過，若不是得知黃堯的娘金花娘回莊，不願相見，豈會離奇而去，爲何他要不告而別？

尤其是那移形換影的絕世武學，會這門功夫的人，眞是絕無而僅有，就會有這麽巧的事麽？黃瑛之父姓黃，黃堯之父，亦是黃姓。

他興奮得坐下又起身，又再坐下，金花娘年輕的時候，據說是個美人兒，她集天下各門派，不，該說是武學淵深，奇功絕世的一些門派，以其不傳之秘，融滙而貫通之，才創出那威震武林的快劍十三奇來，奇在招絕，這快劍麽，不問而知，僅招快不以爲奇，除非手快步更快，得自移形換影的不傳之秘，是可想而知，那黃堯也承認了，金花娘雖未盡得這門功夫的神髓，可是採和於本身武功之中，便威力大增了。嘿！金花娘如何而能得到這麽多門派的不傳之秘？那是武林中多有所知的，憑其如花容顏，施展狐媚手段，甚至……

秦重向四處急掃了一眼，四處無人，當然黃堯早下去，而且去得遠了，其實，他不過心下想而已，又不是說出來，即使黃堯在跟前，也不會知道。但他是個老實人，既已與黃堯以友論交，便是不說，只

是心下想亦大不敬。但是他却又非想不可，要解開謎團，就得一個個結兒，逐個解開。

他感到些歉意，但仍繼續往下想：金花娘儀牲色相，騙取武林不傳之秘，那是多有人知的事，黃瑛說出口來，臉兒紅透了，還曾狠狠地啐了一口，邱媽媽說來也噁心得很，他想起來了，邱媽媽且還怒形於色，當時他不在意，現下忽然記憶起來，噁心可以理解，那惱怒，不是怒得蹊蹺麽？

秦重驀可裏一拍大腿，他猜想的一定不差，黃堯有母無父，黃瑛的爹呢？也沒有爹，黃瑛的爹去了那裏？是生？還是死呢？

沒有人向他說過，他也沒問，有一次，他曾想問黃瑛的，但想到若然人家的爹去世了，問她，豈不令人家傷心難過。

「若然知道黃瑛的爹生死，若然也和黃堯一樣，有爹而去無消息，那麽，一切都再明白不過了，必是金花娘施展狐媚技倆，誘惑了黃瑛之父，那移形換影的功夫，必是傳自黃瑛的爹。」

走！他更心急了，只要找着了黃瑛，他就能助黃堯解開身世之謎。那麽，若然他兩人眞同父異母的兄妹，他還担心些甚麽呢？便是他武功不及人家，在風流又瀟洒的黃堯面前，他也不會再嫉妒了。

他連夜追了下去，只覺腿上有勁得很，他不知是替黃堯難過，還是高興，但肯定的一點是：他很是高興，因是腿上也更有勁了。

明知追趕不上前行的兩人，他也一個勁兒地追，從夜半追到黎明，該已追出多遠了？該有百里了吧。

天色未明而欲曙，驀然間，灰暗而漸轉微白的天幕上，出現了一個人影，因爲在坡道的高處，映在天幕上，由下上望，是以看得清楚。

而且是個女子，束髮而勁裝。

以爲必定追趕不上的，却被他追上了，他多興奮，多喜悅，不用去仔細辨認，當然是黃瑛，除了她，還會有誰呢？

他飛奔而上，嘿！敎她瞧瞧，他脚下也有功夫，也不輸給她，他多興奮，多喜悅，又多得意。

咦！人呢？怎麽眨眼不見了？

他已過了適才所見人影的立身之處，黃土坡上，沒樹木，只有叢生的矮小荊棘，連草也高不盈尺，她去了那裏？

「瑛妹子！出來啦，是我啊。」

他叫，她身子小巧，一定是躲在一叢荊棘後面呢，若是能發現出來，若是能捉得住她！嘿！

晨風裏，有一叢荊棘搖曳有異，他斜肩，疾掠，哈，可被他捉住了！

眞被他捉住了，飛掠過去，那人恰好長上，而是並沒躲閃，是以他的脚未落地，已抓住了她的胳膊。

「哈！我捉住你了！」

得意的秦重，高興得大叫！

「原來是你！」那人也叫：「還不放手！」

「原來是你！啊！」

秦重放開手，退了一步，好生失望，得意登時變成了頹喪，但仍存了一綫希望，說：「只你一個人麽？」

「我也正要問你，」那女人說：「怎麽只你一個人，黃鶯兒呢？」

原來是邱媽媽。

邱媽媽埋怨道：「哥兒，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怎麽一聲不响，就和黃鶯兒溜了，我不用猜，便知你們打這條道上來了，還我黃鶯兒，總算追了兩日，把你們追上了，黃鶯兒呢？」

秦重失望了，不向邱媽媽身後望了，邱媽媽倒眞向他身後瞄。

秦重道：「別瞧了，瑛妹子要是和我一道，我也不會錯把你當作她了。原來是你追了來。」

「我追了來，」邱媽媽跺了跺脚，顯然惱怒，說道：「就是怕黃鶯兒不知地厚天高，往北邊跑來，不料一錯眼，看她不牢，被你這小子帮跑了。害得我沒命的追趕。」

秦重叫起屈來，說道：「媽媽，你不講理，瑛妹子出的主意，你又沒說不許她……啊！我明白了，她娘和我師傅，原來是瞞着她北來，原來是不願她跟來。」

邱媽媽又跺了一下脚，說：「你現在才明白，可晚了。」

「不，」秦重說：「媽媽，一點也不晚，而且，我知媽媽你說的不知天高地厚是甚麽意思，你放萬個心，瑛妹子要是損傷了一根毫毛，惟我是問。」

秦重忽然心中一動，雖然沒追上黃瑛，但遇上了邱媽媽，不更好麽，只怕有很多事，那黃瑛不知，也對她隱瞞着的，這邱媽媽都清清楚楚，而且，查問起來，倒更少了顧忌。

那邱媽媽呸了一聲，說：「小子，憑你也配，但你既然這般言語，必然……」

「語出有因。」秦重揚了揚眉兒，說：「媽媽，而且好敎你放心，瑛妹子雖然先行了一步，但我知她的去處，而且知道何處尋找得到她。」

邱媽媽道：「好小子，那還和我打什麽啞謎兒，還不快說。」

黃瑛是邱媽媽的黃鶯兒，從小把她奶大的，疼她，不下黃瑛的娘，黃瑛不知天高地厚，斗胆跑來找當今天下最厲害又惡毒的女魔頭，敎她如何不担心，不着急。

「媽媽，」秦重慢條斯理，說：「要我說，也行，但媽媽你得告訴我，爲何恁地担心瑛妹子，就我所知，你所說的那個女魔頭，而今已不涉足江湖，再不是令人喪胆的女羅刹了。」

邱媽媽道：「你知道甚麽，那女魔頭若見到她，見到我的黃鶯兒，就會份外眼紅，其中緣故，你是不會明白的。」

「我正想要明白，」秦重說：「且慢，媽媽，晨寒霜重，又非三言兩語說得明白的，而且，你看，天色漸明，道上就快見行人，咱們找個地方，再說也不遲。」

邱媽媽說：「好，我要去一個地方，不料遇上你這個小賊。」

「我……媽媽，我是小賊？」

「適才我正辨認道路，驀聽有人從後掩來，還道是個翦徑的賊，我心說：好賊子，也不打聽打聽，老娘當年在江湖上宰過多少肥羊，你這是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咀裏拔牙。那知敢情是你這個小賊。」

秦重早知邱媽媽早年闖蕩江湖，夫婦兩人連手，在刀口子上討飯吃，偶然也作作沒本錢的買賣，不禁哈哈一笑，說：「却不料賊非賊，非賊倒是賊，媽媽，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怎麽仍然說我是小賊。」

邱媽媽道：「怎麽不是賊，別以為瞞得了我，你是個想把黃鶯兒從我身邊偷走的小賊。」

「我我……」秦重滿面脹紅，好在天甫黎明，夜幕尚未盡斂。

邱媽媽噗嗤一聲，笑着啐了一口，道：「就憑你這張嫩臉兒，這個胆兒，也想偷我的黃鶯兒，不過，你放心，媽媽不惱你，我的黃鶯兒是下凡的天仙，人見人愛，不怪你一見了她就着迷。」

「我……我沒有。」秦重臊得臉兒紅了。

「呸！」邱媽媽說：「你這小賊連說假話也不會，不瞧你的臉兒眼兒，都巳招供了，小賊，我倒眞喜歡你這份老實，沒一些壞習性，你不是沒爹沒娘了嗎，你若拜我作乾娘，乾娘就拍胸口，成全你們的好事。」

秦重連忙道：「媽媽請上，受孩兒一拜。」

「嗳喲！」邱媽媽喜得眉開眼笑，說：「我不過說着玩兒，你怎麽當了眞，快起來，這風地裏，地裏涼。好孩兒，再叫我一聲，怎生你這一聲媽媽，甜入我心裏啦。」

「媽媽，」秦重也輕輕柔柔地叫，說：「我可又有了娘啦。」

「糟啦。」邱媽媽在懷裏亂摸。秦重却眼巴巴的望着她的手。媽媽說道：「我出來得匆忙，甚麽也沒帶，拿甚麽來賞你呢？」

「媽媽，你忘啦，你可答應過我的，我甚麽也不要，只要你……」

「我……我忘什麽，小賊……啊，好孩兒，你要甚麽啊，只要是媽媽有的，任甚麽也給你。」

「媽媽，」秦重說：「你忘了拍心口啦？」

說得邱媽媽呵呵大笑，道：「原來說的這個，不用啦。」

秦重又急得紅了臉，道：「媽媽，你怎麽說了不算數。」

邱媽媽樂得心花朶朶兒開，道：「傻小子，黃鶯兒是我的命根子，我捨不得她離開我，現在好啦，你作了我的乾兒子，那麽，乾媳婦豈不常伴我身邊，還用拍心口做甚麽，我比你更急，巴不得她早作你的媳婦兒。有一次，黃鶯兒的娘笑話我說：你這麽疼她，疼得像心肝寶貝一樣，她長大了，嫁了人，看你怎麽捨得。我可就說啦，我說：那還不好辦麽，我早晚收個乾兒子，娶她作了乾媳婦，只怕捨不得的倒是你哩，哈哈，不料這話兒竟應驗了。哈哈！」

邱媽媽樂開了，樂得花枝亂顫，原來她適才鑽入荊棘叢裏，碰斷了兩枝不知名的野花，斜斜地揷在她的髮髻裏了，艷麗的野花迎着朝霞，迎着晨風，她大樂，那野花如何不欵擺。

秦重也樂得心花怒放，說眞的，邱媽媽爽朗得不下男子漢，而且古道熱腸，一見秦重聽說他無父無母，幾乎當着好多人面前，就要把他摟在懷裏，不知是否眞有所謂緣法，浪蕩江湖，流落江湖半年後的秦重，一朝得到像邱媽媽這麽個熱腸人的關注，何況又幼年喪母，如何不感到倍加親切，只為相見時候不多，其實早有心拜她作乾娘了。何況她疼黃鶯兒，疼得令他羨慕又嫉妬。何況又知她和他自己一樣，孑然一身，也無依無靠，更何況，而今得到她的承諾，有她在傍相助，一力主張，假以時日，他是想，若是他的功夫眞如師傅所說，生具異稟，再加勤練，那時，和黃瑛的武功拉近些了，必然會得到她的好感，何況相識不到一日夜，他知道，而且肯定，黃瑛對他巳生好感了。

正是，窕窈淑女，君子好逑，一個自幼受古禮薰陶，長受古禮敎導，也從來嚴尊古禮的秦重，一見黃瑛，相處才不過數日，不但生了好逑之念，且從不知嫉妬的秦重，也會誠恐嫉妬起來。

那麽，他此刻之喜，可想而知了，那邱媽媽可還不知秦重眉也飛，色也舞之故，拖了邱媽媽就走，道：「媽媽，快走，快去你說的那地方，我有好多好話，要對媽媽你說。」

邱媽媽道：「喂！小子，是我帶你去，還是你拖着我跑回頭。」

秦重一怔，可不是跑回頭了麽，只因忘了適才轉身和邱媽媽說話，面對了邯鄲的來路，便把來路作了前路，眞樂得不分南北了。

秦重放開手，望着邱媽媽傻笑，說：「媽媽，我是心急，我心裏有太多緊要的話，要對媽媽說。」

「是關於黃鶯兒的，我看得出。」邱媽媽轉身，道：「那快跟我來，若我記得不錯，前面山後，是沙河，再過去就是邢台了，邢台有個好朋友，當年行走江湖時，人稱快刀手吳雲，不過多年前巳洗手江湖，憑他的頭面，在邢台開了一座招商客棧，和你那死鬼乾爹，當年是過命的兄弟，很重義氣，眞個回頭是岸，倒有了好下場，咱們脚下快些，早飯時候，就可投奔到他那裏，他地頭熟，人面寬，我得打聽姮娘和你師傅的行踪，只怕他會知道點影兒。」

當眞，他這是怎麽啦，一心在黃瑛身上，竟把師傅給忘了。

兩人不敢怠慢，一口氣奔到邢台，邱媽媽她巳一大把年紀了，奔跑起來，半步也沒有落後，秦重問起來，才知邱媽媽兩日之間，巳經趕了近五百里路程。昨兒夜裏，更是連夜趕路，不料脚下仍然恁地硬朗。

他不讚她也還罷了，他這一讚，邱媽媽就有氣，怒道：「好小子，若不是你把我的黃鶯兒偷跑了，我也不會拚着這老命啦。」

秦重道：「媽媽，你不講理，該說是她偷跑了我，我是說，她帶着我偷跑了，不，不對，我又不知媽媽不願她北來，其實是瞞着她，暗地裏看牢她，不過是她一聲走，我就隨後跟，是以也不算偷跑，壓根兒就不是嗎。」

邱媽媽道：「好哇，好一個孝順的乾兒子，我說得一句，你倒頂我不下十句。」

黑夜中，有個由近而遠的聲音，說道：「有勞指點，謝謝！」

還不去替我通傳，說老嫂子駕到，叫那快刀手吳雲來見我。」

原來兩人巳來到一個招商客棧門口，三開間門面，好大的氣派，住宿的旅客該是巳上路了，那栓馬樁上，却仍拴着七、八匹駿馬，可知這大棧房，客似雲來。

秦重才在打量，早聽一人哈哈笑道：「不用叫了，吳雲接老嫂子大駕。」

只見一人奔出，是一個高大的漢子，長袍大袖，手中端正一個旱烟竿。道：「是那陣風兒把老嫂子你吹來的。」快步向前，低聲些，說道：「快刀沒有，旱烟竿子倒有一根。」

邱媽媽會意，人家巳放下屠刀，這麽叫喚，豈不是揭人家的底兒，忙拿話來岔開，道：「你敢是長了千里眼，順風耳，怎生就知我來了。」

吳雲又打了個哈哈，說道：「當眞是江山巳改，本性難移，老嫂子，你那個嗓門兒仍然小不了，便是隔一條街，我也能聽得出來，却是吳雲接駕來遲，老嫂子恕罪則個。」

邱媽媽道：「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快替我準備吃的，外加一張床，過來，乾兒子，叩個頭啦，快來見過你吳大叔，呵呵！」

邱媽媽話聲未落，巳是哈欠連天，秦重好生尷尬，正遲疑間，那邱媽媽敢情是說了就算數，倒快步進了店，吳雲巳跟踵追了去。

本來就是客棧，又是晨早，還會沒空房麽，咄嗟間，一席豐盛的酒筵巳送上來，人家多年不見的老朋友，見了面也不寒喧，何等灑脫豪爽，秦重因是也不覺拘束了，邱媽媽女中丈夫，不用人家讓，端起杯來，一飲而盡。

吳雲道：「老嫂子，不是要阻你飲酒，我實在瞧不過，看來你趕了一夜路，跋涉了長途，端的為何，吳雲雖是將手中那把快刀放下了，但這根旱烟子，也還派得了點用場，若有用我之處，老嫂子你只管吩咐。」

邱媽媽道：「你猜到十萬八千里外去啦，你放下了屠刀，難道不知我巳作了多年的奶媽子，你那把快刀麽，便是沒放下，也不管用，却是借用一下你的千里眼，和你那對順風耳。」

吳雲愕然，但兩眼立即亮了起來，道：「我知道了，你是要打聽過去不多幾日的雲中鶴。」

邱媽媽道：「我說呢，沒人能逃得過你那一對出名的鷹眼兒，何況雲中鶴你也見過幾次，那老頭兒的模樣一些兒也沒改變。」

吳雲說道：「說來可也眞巧，老仙翁路過此間，恰就是住在我店中，而且我還認得那位黃家的少奶奶，雖然老嫂子以黃家為家後，我只不過去探望過老嫂子一次，但那位少奶奶，化了灰我也能夠認得出來……」

邱媽媽哈哈大笑，笑得吳雲面上也紅了，忙道：「老嫂子，說眞的，我走遍了南七北五一十二省，大小金川，嶺南嶺北，內蒙外家，可還眞沒有見到過像黃家少奶奶那樣天仙般的美人兒……」

邱媽媽搖手道：「我不是笑這個，是笑你這番走眼了，不知那麽個花朶兒般的少奶奶，有一身奇門武學，雖不敢說她無敵天下，若是像你那快刀，別說一把了，便是十把八把，只怕你會連人家少奶奶的人影也見不到，就被人家奪過手去了。你却口口聲聲叫人家黃家少奶奶，當人家是個弱不禁風的美人兒。」

吳雲驚愕道：「可眞是走眼了，是了，這就不怪了，她一身羅綺，出遠門竟不用車馬代步。」

邱媽媽道：「說下去。」

吳雲道：「沒啥可說的，老仙翁是啥身份，何況身邊有那位……老嫂子，我雖認得出人家，可是人家早不認我了，再說，我手中這根旱烟竿子，巳端了十多年，再沒人知我和江湖中人有往來了，我也犯不着上去討趣，而且晚來一早就走了。」

邱媽媽有點失望，道：「他們竟沒向

你打聽甚麼？」

吳雲道：「起更時來投的店，連酒飯也沒用，顯是趕路辛苦又匆忙，一早就走了，何曾問過甚麼。」

「正是，」秦重忍不住了，插咀道：「媽媽，我師傅和姮娘一定知道金花娘那女羅剎的落脚之處，是不是？其實此來找那女魔頭，並非只是阻止她南下這麼簡單？而是另有其故。」

吳雲登時變了面色，道：「老嫂子，甚麼？你們是去找金花娘！」

邱媽媽啐了一口，把眼一瞪，道：「瞧你，提起那女魔頭，你就變顏變色，豈不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咱們可沒有把那女羅剎放在眼裏。」

吳雲道：「老嫂子，你又誤會了，我是……」

邱媽媽却不睬他，已把一雙瞪大了的眼睛，轉向秦重，道：「你剛才是怎麼說？小子，你怎知另有其故？」

秦重忽地瞟了吳雲一眼，道：「媽媽，你忘了，我有好多十萬火急的事，要告訴媽媽，也有話要問媽媽。」

邱媽媽道：「當眞，我倒忘了，既然如此，爲何不早說？不用避諱我這老兄弟，你不是聽他說過了麼，他現在已是個生意買賣人，再不是甚麼快刀手了。」

吳雲站起身來，說道：「老嫂子，我告個便，回頭你招呼一聲，再來陪你說話兒。」

邱媽媽又瞪了眼，說：「你敢走，咱們多年不見了，明兒我一早走了，今後是否還能再見，世事可難說了，難得相聚，時刻又無多，不准走。」

吳雲拿眼來看秦重道：「只怕有我在此，這位哥兒感到不便。」

他口中雖如此言語，其實又早坐了下來。

秦重忙道：「其實亦非甚麼不可告人之秘，而是說來話長了，只怕誤了吳爺的正經事。」

邱媽媽道：「有話快說，要問快問，別嚕嗦，我這老兄弟是不准他走的。」

吳雲連忙道：「沒事，正該陪侍老嫂子。」

秦重這才說道：「說來可長了，却是有一事先要問媽媽，黃瑛姑娘的爹，端的是生是死，是存是亡？媽媽，你先告訴我，這事可關係重大。」

邱媽媽登時跳了起來，撲到窗前，把秦重與吳雲都嚇了一跳，那邱媽媽推窗望了望，顯是見窗外無人，這才回過身來。

秦重可明白了，道：「媽媽你放心，黃姑娘身輕如飛燕，這時候，必在我們前頭百里外了，媽媽忘了，我說過，我知她的去處。」

邱媽媽道：「我且問你一句，黃鶯兒只知他早已不在人世了，且先不問，你爲何作如是問，可是那黃鶯兒也生疑了。」

「這個……」秦重想到黃鶯兒的一夜話，皆已被她聽了去，她已生疑了，那黃鶯兒紹頂聰明，豈有不疑心的。

邱媽媽厲聲道：「說！是不是黃鶯兒也生疑了？」

秦重道：「媽媽，我……眞不知道，不過，媽媽，你既然這麼緊張，可知黃姑娘的爹，其實沒死，是尚在人世的。」

吳雲道：「起更時來投的店，連酒飯也沒用，顯是趕路辛苦又匆忙，一早就走了，何曾問過甚麼。」

「正是，」秦重忍不住了，插咀道：「媽媽，我師傅和姮娘一定知道金花娘那女羅剎的落脚之處，是不是？其實此來找那女魔頭，並非只是阻止她南下這麼簡單？而是另有其故。」

吳雲登時變了面色，道：「老嫂子，甚麼？你們是去找金花娘！」

邱媽媽啐了一口，把眼一瞪，道：「瞧你，提起那女魔頭，你就變顏變色，豈不知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咱們可沒有把那女羅剎放在眼裏。」

吳雲道：「老嫂子，你又誤會了，我是……」

邱媽媽却不睬他，已把一雙瞪大了的眼睛，轉向秦重，道：「你剛才是怎麼說？小子，你怎知另有其故？」

秦重忽地瞟了吳雲一眼，道：「媽媽，你忘了，我有好多十萬火急的事，要告訴媽媽，也有話要問媽媽。」

邱媽媽道：「當眞，我倒忘了，既然如此，爲何不早說？不用避諱我這老兄弟，你不是聽他說過了麼，他現在已是個生意買賣人，再不是甚麼快刀手了。」

吳雲站起身來，說道：「老嫂子，我告個便，回頭你招呼一聲，再來陪你說話兒。」

邱媽媽又瞪了眼，說：「你敢走，咱們多年不見了，明兒我一早走了，今後是否還能再見，世事可難說了，難得相聚，

他的用心，黃姑娘見他還是不見，便可作出主張，不致墮入他的陷阱裏。」

吳雲拍手道：「好一個聰明的姑娘，老嫂子，不怪你這麼疼她了。」

邱媽媽好不得意，道：「嘿，你有千里耳，必也知道中原地，紅花女俠威名遠播，老兄弟，不是嚇你，紅花女俠就是我的黃鶯兒。」

吳雲呵呵笑道：「老嫂子，你嚇不倒我，却是你這位哥兒，倒嚇了我一跳，人家說在你前頭，已告訴我紅花女俠是甚麼人。」

秦重點點頭道：「恕我又要打岔了，老嫂子，當年我洗手江湖，放下屠刀，你多少也知道些緣故。」

邱媽媽道：「我如何不知，是得你那京中鏢行裏，作鏢師的堂兄弟，一席規勸，於是你勒馬懸崖，回頭是岸。」

吳雲點點頭，道：「那不過是他一席話，下定決心，毅然洗手江湖而已，他說道，將軍難免陣上亡，瓦罐不離井上破，令我想到下了世的老哥哥，無論武功與機智，我那一樣及得上我那老哥哥，想起來，如何不胆寒，再得知老嫂子也再不出山了，便思放下屠刀，當年便在這邢台——邯鄲——，與我那堂兄相遇，他曉我以大義，再說我以厲害，我才把多年儲蓄的一點銀兩，在這裏開了間小店。」

「我明白了，」秦重說：「吳爺話出有因，你那位堂兄，必是姓吳單名一個鋒字，一次保鏢南下，在保定府南，這邢台之北不遠處，得金花娘救了性命的吳鋒鏢師，媽媽，可不是巧麼，要知我師傅和姮娘的去向，要追趕媽媽你那黃鶯兒，只在這吳爺身上。」

邱媽媽說道：「這是怎說？他這話可眞？」

吳雲道：「若是你們要尋金花娘，若這哥兒所指的是這麼回事，那麼，這可眞巧了，當今天下，知道金花娘隱居何處的，只怕沒多幾個，都知道金花娘，女羅剎，突然在江湖上失了踪跡，却不知遠在天邊，其實就在我那堂兄莊上，只是謹遵我那堂兄之囑，從不敢告人，我那堂兄遇得一番兇險，怎生便萌退意，我問起他來，也是酒後，他才吐了眞言，他厭倦，他厭倦了風塵是不假，令他毅然隱退的，是爲了報金花娘救命之恩，因那金花娘爲了救他，動了胎氣，未曾足月，便產下了一個男兒。」

「媽媽，」秦重說：「那就是黃堯了，只怕以後之事，你不會比我更清楚，咦？媽媽，你這是怎麼啦？」

邱媽媽如泥塑木雕，如痴如呆，喃喃地，道：「說下去，把你們所知的，都說出來。」

吳雲道：「金花娘產下一個孩兒，就走了，把那孩兒留下來，一日我去探訪堂兄，奇道：嫂子何時生了侄兒，這是天大的喜事，怎生也不知會一聲。那孩兒依依在我嫂子膝下，任誰見了，也以爲是她的孩子。不料我那堂兄對我搖頭，直使眼色，待到幾杯酒落了肚，這才對我說了出來，道：『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這話一點也不錯，若不是人家相救，我早沒命了，兄弟，但你瞧瞧，武功無敵天下又如何？生了孩兒也怕人知曉，那及得草根甜，布衣暖，夜半敲門也心不驚，老嫂子。我越想，他這話越是不差，你只知道我那堂兄勸戒了我一席話，却不知從金花娘生子，我倒生了極大的感觸。」

秦重道：「媽媽，那金花娘丟下孩兒，一去七八年，音信全無，吳鋒忠義，感恩圖報，把那孩兒像親生骨肉一般撫養，到了五歲上頭，替他請一個先生，不，他是要請一個先生，但那先生却是自薦上門，那吳鋒老伯做夢也想不到，先生白天讀聖賢書，夜晚却敎他練一門絕世武功。」

「那先生……文雅又秀氣，絕世武功，那門功夫名叫移形換影？」

秦重道：「媽媽，你猜得一點也不錯，說也難信，那吳鋒老伯一直被瞞在鼓裏，直到現在，吳伯仍不知道，黃堯到了十歲那年，金花娘突然回到那莊上來，那知黃堯前廳拜見了娘，書齋裏便失去了那先生，從此無音信。那先生，去得令人疑，走得更突兀。」

「那麼，眞是他了，」邱媽媽喃喃地說道：「原來他知道他那段孽緣，有了孽種，是以才不辭而別，原來是去了那莊上的。」

「老嫂子，你說甚麼？你說的是誰啊？」吳雲道：「我那日別了堂兄，就再沒去過了，因爲堂兄知我在江湖上識得人多，人也多識我，不願我再前去，他眞是一片忠義，處處小心，生怕人知那孩兒是金花娘之子。」

邱媽媽不理他，對秦重道：「說下去，後來怎麼啦，我是說金花娘回到那莊上以後？」

秦重道：「黃堯對我毫不隱瞞，不以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爲羞，爲了尋訪生身之父，他也不敢隱瞞。金花娘去到那莊上之後，吳鋒老伯替她在莊園中，一座小山下的小小幽谷中，建了一所居室，也再替黃堯聘了位飽學的先生，從此，黃堯一半時光跟先生讀書，一半時候，跟他娘練劍術武功，那快劍十三奇，不但已有了傳人，只怕更是靑出於藍，因爲金花娘並未得到移形換影的神髓，黃堯却已盡得那奇門絕學。却也眞難爲了黃堯，十年來，他謹遵先生的吩咐，從沒在他娘面前顯露出來，是以，金花娘迄今仍不知兒子得到了絕學眞傳。」

「說下去，」邱媽媽催促道：「好一個狡猾的女羅剎，不怪霧谷中人去谷空，江湖上失去這女魔的踪跡。敢情她躲在那農莊裏。」

秦重道：「黃堯漸漸成長了，人皆有父，他獨無，如何不問，那知一問，他娘就滿腔怨恨，有時更恨得切齒咬牙，嚇得黃堯後來再也不敢問了，唯一知道的是，

了？」

秦重道：「倒也不曾問得，看來比黃姑娘年長，甚至比我還大一兩歲。」

邱媽媽怔怔地，忽而兩眼直翻，說：「難道……是他……是……」

那吳雲這一陣間，站起來，又坐下，說道：「老嫂子，恕我打一句岔，你們所說的金花娘，可就江湖人稱女羅剎的？若是，若是她只有一個兒子，不瞞老嫂子說，我倒也知道這一些兒。」

邱媽媽一擺手，道：「且慢，讓這小子先說，此事非同小可，我也不瞞你們說，那日在開封府留園，那小子懲責了三霸天，竟沒有一個見他身影，我已覺得奇詫了，不知怎麼，也許我心下不願意，也因黃鶯兒在身邊，是也未曾放在心上，快說，快！」

秦重噘咀道：「我是要儘快說的啊，偏你們又打岔。」

當下把邯鄲出現了冒名的紅衣女俠，他和黃瑛一聽說，立知是甚麼人假冒的了，有了留園無形無影，懲責三霸天之事，還會不知是誰麼。

「就是那個姓黃名堯的小子……好啦，我不打岔，可給我快說。」

秦重道：「我和黃姑娘，尚未離開開封，一聽說邯鄲出現了紅衣女俠，黃姑娘趁我查問那三個南下的江湖客，竟等不及，先獨個兒奔了邯鄲，媽媽，那時我眞傷心，不過，我現在可明白了，黃姑娘眞是絕頂聰明，她知道在邯鄲假冒她的人，並無敵意，不過是誘我們前去，去了必能遇上，她在暗中，我在明裏，那時，明白了

他姓黃，他生父當然也姓黃了。媽媽，據我看來，那金花娘非如江湖上傳言的淫蕩下賤，實際上，是一個情有獨鍾的多情人。黃堯說，他娘之所以丟下他，一去七、八年，是去尋訪他那無情無義的爹。吳鋒老伯說：金花娘去時美艷如花，不過一去七、八年而已，那知回到莊上，却已憔悴了顏面，老了數十年，顯然是爲情苦，因多情而老……」

邱媽媽忽然狠狠地啐了一口，恨聲說道：「楊花水性，賣風騷，淫亂武林，不知多少鐵錚錚的英雄豪傑，毀在那狐媚子手中，呸！倒成了情有獨鍾啦。」

秦重嚅囁道：「也許……媽媽，也許自她遇到了黃堯的爹後，就痛改前非，變得好了，媽媽，對一個改過向善的人，你可也得公平點。」

邱媽媽大怒，拍桌子道：「好一個改過向善，令那天仙一樣的姮娘，花一樣的年華就宮幃獨守，令我那天使一般的黃鶯兒，一生下來就沒了爹，這就是那淫賤的狐媚子痛改前非。好小子，你倒派我不公平了。」

秦重轉彎抹角，就是等待這句話兒，喃喃地說道：「那麼，果然如我所料了，他和黃姑娘，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了。」

「嘿！」邱媽媽說：「你兩個都給我坐下來，我駑了這麼多年，今兒可要說出來了，小子，你聽着了，今晚我說的話，入你之耳，只能裝在肚子裏，若是對我那黃鶯兒吐露了，我非剝你的皮不可。」

秦重說：「媽媽，這是今日第三遭兒剝我的皮了，只怕我沒那麼多皮給你剝。再說，媽媽，若是要姑娘自己探聽出來，難道也把這帳算在我頭上，也剝我的皮不成。媽媽，你公道些兒行不行？」

邱媽媽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說：「閉住你的咀，怕我不知道哩，我要說的，就是你想要問，想要知道的，還不給我乖乖地坐在一邊。

「這話埋在我心中，多少年了？黃鶯兒有多大，就有多少年，那一年，黃鶯兒剛剛出世，姮娘尚未起床，那個賊賤的女人就尋了來，你要知道爲何黃鶯兒的爹娘倒會在人烟稠密的中原地，朱仙鎭近郊的雙槐樹隱居下來嗎？就爲了躲避那個賊賤的下流女人，因爲黃鶯兒的爹以爲她萬萬想不到，他會隱居於人烟稠密之地，因爲以前一再遷移，任那地方如何隱密，都被她尋了去，這賊賤的女人耳目太多，只要她拋一個媚眼兒，就有那麼賤的男人與她去賣命，深山大澤，雖是隱密了，總也免不了與世人有所接觸，她也就有本事探聽到，沒奈何，這才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居住下來，嘿，不料仍然躲她不過，被她找到了，正是姮娘生下黃鶯兒的第二天，幸是被黃鶯兒的爹警覺得早，因爲時刻提防，小心在意，是以她才在左近現身，即被他發現了，急忙把我喚去一邊，交待了我一番言語，命兩個僕婦留下在姮娘房中，明是侍候，暗囑寸步不離，緊閉了門窻，却令我在門外操作，等候那賊女人到來。

「嘿！若不是他有求於我，還不會對我吐露，那時候的三年之前，他着了賊賤女人的道兒，作出了對不住姮娘之事，甚至到而今，姮娘一半風聞，一半是猜想，也還不知究竟。黃鶯兒更不用說了，以爲他爹去世了，在她的心眼兒中，一直把她爹當作神明。

「黃鶯兒的爹不得不對我吐露眞情，原來三年前，他路過太行山下，就在狼牙山左近，驀見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倒在路傍，已是昏迷不醒，他怎能見死不救呢？荒郊野地，又無人家，他外表斯文儒雅，正因他的內家功夫已達到了爐火純靑的上乘境界的，既無藥物，又不知她是何病痛，不得以，忙用內功替她護心提氣，經過一陣推拿之後，那美人兒醒了，只是仍不能言語，甚至軟弱得不能坐立，總算手還能動彈，他不得已，順着她手指的方向，懷抱她而行。

吳雲笑道：「那自滿懷的軟玉溫香，不淺的艷福，只是不解，他若不是風流多情，怎會不生疑，荒郊野地，那來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倒臥地上。」

秦重說道：「媽媽，那一定是金花娘了，聽說她年輕的時候，是個絕世的美人兒。」

邱媽媽白了吳雲一眼，道：「老不正經，不是那賊賤的女人還有誰，他可也有解說的，本來他行走在大道之上，驀聽一個微弱的女人嬌啼之聲，隱隱傳來，那太行山下，原來就是綠林中人出沒之地，他內功深厚，耳目倍於常人聰靈，有何可疑，而且他見到那女人時，已是衣衫不整，呸！不用說，她扯碎了衣衫：動他俠義心腸，同時色誘，却又不着痕迹。

「那賊女人也裝得眞像，昏迷得不能言語，問她幾句，她才指點一下方向，只道她住處必不遠，那料，走了好半天，以他脚下功夫，不說已是數十里地了，已然過了狼牙山，來到一座崖頭，豈僅荒涼，簡直已是人跡罕至的惡嶺懸崖，崖下雲封霧鎖，深不見底。

秦重道：「那崖名接雲，下面是霧谷，黃堯對我說過，那谷就是金花娘練那快劍十三奇之所。」

邱媽媽道：「後來他也知道，可惜知道已遲了，當時他還以爲那女人神智昏亂，錯指了方向，偏是那賊人顯然已清醒了，只不過軟弱無力，仍賴在他懷裏而已，且已能吐鶯聲，他把耳朵湊近她的唇邊，也能聽得出她的話來，連手指，連點頭，不用說，她那勾魂攝魄的媚眼兒，也流露可憐兮兮的祈求之色。

「黃鶯兒的爹本是正人君子，以君子度小人之腹，心想：也許這女人有來歷，其父母必是山林隱士，便不懷疑了，抱她落下濃霧瀰漫的深谷，而且尋到那谷底崖邊的幾間竹屋，却原來雲封霧鎖之下，別有洞天，雖無異草奇花，却蒼松翠竹，清泉石上流，最妙的是除了午間兩三個時辰可見天日之外，餘外的時刻皆霧鎖雲封，那雲霧却又止於半崖，每當上有陽光照射，便宛若五色彩幕。」

吳雲道：「聽你說來，好生令人羨煞，敢是你也到過那霧谷？」

邱媽媽道：「我那會去過？那黃鶯兒的爹說時，仍極之响往懷戀，說起來也繪聲繪色，是以令我也爲之神往了，因是也記得清楚。

「因是，他更當那賤女人大有來歷，

其父母必是高人隱士，嘿！那賤女人却也會做作，直似因爲一番奔馳折騰，又復氣如游絲，陷入昏迷之中，黃鶯兒的爹倒也非被她的美色所迷，呸！她既扯碎了衣襟，自是半裸了，那不要臉的賤女人……」

吳雲道：「說他未被她的美色所迷，我不信，金花娘正當妙年，又美貌如花，再加半裸，再加……再加軟玉溫香，抱着她走了那麼老大半天，我可不信世間會有不動心的魯男子。」

邱媽媽瞪了他一眼，又呸了一口，道：「你當黃鶯兒的爹是何樣人？我是信得過的，他長年遊遍名山，尋幽探勝，何曾見過那霧谷神仙境界，何況那賊女人假裝傷重昏迷，谷中又不見有她的家人，他怎能捨下她，不顧而去。」

吳雲道：「不用說，霧谷深幽，美人獨對，日久生了情，神仙境界中，於是，成就了神仙眷屬。」

邱媽媽不再瞪他了，道：「這話那倒也相信幾分，那女人本就是個狐媚子，何況存心迷惑他，又何況她裝成個楚楚可憐的病西施，更何況替她療傷，難免肌膚相親。但黃鶯兒的爹曾經滄海，那姮娘雖已徐娘半老了，不仍是神仙中人麼，何況當年，他有了姮娘那樣一個如花美眷，何況夫妻恩愛異常，是以，我信他便也動乎情，必定也止乎禮的，不用說，那賤女人大失所望，見狐媚無功，勾搭不上，便施下策，暗中在他的飲食之中，下了藥物，以後之事，那就不用說了。

「黃鶯兒的爹把我拖去一邊，對我吐了眞情，說他雖然着那賤女人的道兒，却非移情別戀，事後好生悔恨，奈何那霧谷有迷魂陣一般，入谷有路，出谷却無路可尋，一時也脫身不得，而且他仍以爲她是一個好人家的女兒，又怎能始亂終棄。若是他知她即是臭名遠播的金花娘，便不會把移形換影的功夫傳給她了，雖然只是幾成功夫，並未傳授心法神髓，他後來亦痛悔得了不得。

「那賤女人確也太狡猾了，半點不着痕迹，只是對黃鶯兒的爹懇求，傳她一點兒防身的功夫，也免得將來再遇到賊人，求救無門，你們想：還有比移形換影的功夫更奇妙，更適合一個纖纖的弱質女子麼？不用說，她一直假裝半點不會武功，既然意在防身而非功，黃鶯兒的爹才毫不遲疑，也才上了她的當。」

秦重道：「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即使金花娘不在食物中下藥，却也不能責他的，何況君子可欺以其方，媽媽，顯然的，金花娘後來假戲眞做對他動了眞情。」

邱媽媽道：「那倒是眞的，你生得晚了，沒見過他，他眞是一個儒雅又風流的佳公子，也許金花娘動了眞情，眞面目也漸漸顯露了出來，譬如說那妖媚的邪氣，淫蕩而非淑女，加上她渴望了多年，千方百計要得到手的移形換影，已得到手了，心急練她那快劍十三奇，黃鶯兒的爹才即時發覺出來，終於知道她是誰了，而且日子久了，金花娘對他防範也疏了些，被他找到出谷的道路來。

「他知道她是甚麼人了，宛若晴天一個霹靂，若是殺了她，那就沒有那麼多後患了，可惜他狠不起心腸，只是立即溜走，悔恨交集的回到姮娘身邊來，既已知她是金花娘，就知這女魔不會善罷甘休，必然追去死纏，若被姮娘曉得了，豈不傷了姮娘之心，是於一回到姮娘身邊，立即帶了她，遷地爲良，那知金花娘死追爛纏，本事通天，不久又被她尋到了，總算他機警，先一步遷地爲良，不到半年間，三遷隱居之地，直到遷到了朱仙鎭，中原人烟最稠密之區，這才擺脫了她。」

秦重道：「那時，只怕是她已懷孕待產，暫時放過他而已。既然霧谷一別，是金花娘和他最後一別，可知半年之後，她已有七八月身孕了。」

吳雲一拍大腿，道：「不錯，不錯，她必是想回霧谷去待產，這才路過保定，碰上了我那堂兄吳鋒遇險，待她在我那堂兄的莊上產下了孩兒，嬰孩幼小，一時不能捨下。」

秦重道：「媽媽，她若不是對黃姑娘的爹動了眞情，她也不會愛他的骨肉了，那母性親情的流露，可知道……媽媽，金花娘其實性情也有善良一面的，媽媽，公平點，不該叫她女魔，也不是甚麼女羅刹的。」

邱媽媽哼了一聲，說道：「敢是你這小子被那狐媚子迷住了，要你來處處幫着她。」

吳雲道：「不然，老嫂子，你也知道的，打從那時候起，也即是我遇上堂兄吳鋒，洗手江湖的時候，也從那時起，金花娘的動向，我也知道的最清楚不過，那金花娘若不是已痛改前非，仍如江湖上傳言的淫蕩賤賤，我那位爲人正直的堂兄，也不會敬重她了，老嫂子，你想想，打從那時候起，你再聽說過她淫亂武林麼？」

邱媽媽被說得啞口無言，只不過她是拗性子，要她認輸，萬萬不能，瞪眼道：「你兩個敢是一個鼻孔出氣的，再敢插咀，我就不說了。」

「好媽媽，」秦重央告道：「我們再不打岔了，說啊，金花娘那日找上門去，後事如何。」

「還有甚麼如何，」邱媽媽道：「黃鶯兒的爹求我阻擋住金花娘，千萬別讓她與姮娘相見，讓金花娘知道他不在家中，料她也不會翻臉，尋他不住，必然會離去，當時我不明白他千託萬託，託我照顧姮娘之意，待到後來明白，他已一去不復返了，他必是以爲姮娘早晚會曉得霧谷孽緣，必會傷心極了，在他心下必然以爲聖潔如姮娘，必然會鄙棄他，不再以他爲夫，他也無面再見她母女，是以從此浪跡江湖，一去杳無音信。」

秦重忍不住，浩嘆了一聲，道：「是了，他得知金花娘替他生了一個兒子，必也查訪出金花娘對他情深一往，確實痛改前非，由恨而一變出歉咎，得知她已留下孩兒，即改名換姓，丟到吳莊自薦作先生，白日爲黃堯啓蒙，夜晚傳授他武功，自是把移形換影的心法神髓，都盡傳給他了，也就不怪他施展出來，更在黃姑娘之上了。」

邱媽媽道：「那還用說麼，黃鶯兒所練，由姮娘代傳，那及得上他親自傳授，只可憐姮娘，天仙化身般的一個人兒，本有美滿姻緣，無端端被金花娘那個賊的女

人，拆散了一雙神仙眷屬。」

秦重心中一動，道：「媽媽，我幾乎忘了，若我猜得不錯，霧谷中那一段孽緣，姮娘必已盡知了，金花娘死追爛纏，不尋到黃姑娘的爹誓不甘休，在她回到吳莊之時，那黃堯已十歲了，就是說，她離莊的那七八年間，無數次潛入雙槐樹姮娘母女的居所，姮娘的武功便不及金花娘，亦非弱者，論移形換影的功夫，自然還在金花娘之上，金花娘一再前去，豈有不被她發覺的。」

邱媽媽點頭道：「我也想到了，只不過她來去無踪，我發覺不出而已，只奇怪，難道見了面，她二人倒在仇人眼紅，便沒拚過你死我活，至少我也該有所聞，但我却絲毫無所聞，亦不聽姮娘提及？」

秦重道：「媽媽，你不想想，那姮娘何等賢淑溫婉，豈是個爭風吃醋的女人，金花娘既對黃姑娘的爹動了眞情，又知姮娘爲他所愛，爲了贏取他的歡心，回心轉意，我猜想，哀求姮娘收留她，甘願爲小星，作妾侍，只怕倒有可能，絕不會和姮娘仇人相見的，何必本就是她拆散人家夫婦，其咎在她，她只有面對姮娘，心中生愧的，豈肯仇視之理，而且，她豈不知，哀求討好姮娘，情郎也許還有回心轉意之日，休道傷害姮娘了，便只是顯露敵意，今生今世，便休想得情郎寬恕。」

邱媽媽道：「好小子，聽你說來，倒眞也合情合理，還道你是個老實頭，敢情心眼兒也多。」

秦重道：「媽媽，說眞的，聽黃堯夜話生平，我立即想到了，姮娘與我師傅恕忽北上，只怕不爲化解折辱北霸天這段冤仇，媽媽，你可記得，兩人恕恕北上之日，即是黃堯在開封府現身之時，想必是得知黃堯即是金花娘之子，亦即是黃家骨肉，從黃堯痛懲三霸天，顯露出來的功夫上，別人不曉，他們兩人自是立知是黃姑娘的爹所傳授的，我這麼一說，媽媽，你該明白了，姮娘和我師傅，連夜恕恕北上之故。」

邱媽媽驀可裏一拍大腿，道：「一者尋夫，二來認子歸宗，接替黃門香烟。」

言尚未落，驀地夜空之中，傳來隱約的呵呵笑聲，說：「你瞧我這徒兒，不輸於你黃鶯兒麼？」

話聲由近而遠，瞬巳無聞，又復黑夜沉沉。

無晴霧谷現情天

「師傅！」

秦重大叫一聲，狂奔追出，夜也沉沉，風也蕭蕭，那有人影？

顯然，他師傅雲中鶴對姮娘說話時，兩人巳然起步了，話聲落時巳幾不可聞，可知巳去遠了，他才追趕出來，如何追趕得上？

邱媽媽在房脊上叫道：「回來。」

不用她呼喚，明知追趕不上的秦重，回到邱媽媽身邊，道：「媽媽，我明白了，姮娘和師傅只知金花娘在太行山下出沒，那北霸天熊霸橫行霸道，也以太行山這一帶爲根據之地，其實並不知金花娘的隱居處所，這邢台居太行山麓之中，是以兩人並未遠離邢台，只在左近來回打聽。」

邱媽媽道：「既巳打聽出來，還會連夜趕去麼？那你還追趕甚麼，給我回去，江湖上人爲何叫你那野鶴兒師傅雲中鶴？鶴兒會飛，姮娘白日移形換影，也無影無形，小子，你再十年八年，也休想追得上二人。」

秦重怔怔地，是他思想在飛馳，怔怔地道：「媽媽，不，我們追趕得上的，他們只知金花娘隱居在吳家莊園，到了保定府，還得打聽，我若即刻上路，當然，若是有媽媽你這位老兄弟帶路，不入保定，不兜那個圈兒，也不用打聽，走捷徑，必然後發而先到，仍能趕在他們前頭，甚至趕在媽媽你那黃鶯兒前頭。」

聽說能趕在黃鶯兒前頭，邱媽媽心急，道：「那咱們還等甚麼，老兄弟，即使是賣命，你也得爲老嫂子走這一趟。」

吳雲不過剛剛上房來，道：「老嫂子，不用你吩咐，我適才巳作了交待，就是要陪你們走一趟，這是一件好事，嘿！不料我吳雲洗手江湖多年，老弟倒作了一件好事，不過是賣腿罷了，又不是賣命。」

「好事？當眞……」邱媽媽瞪着吳雲說：「當年你不但刀快人快，拿主意也是你最快，當年我們想不到的，你總是先想到了，也總是毫釐不差，你怎說這是好事，說來聽聽。」

吳雲道：「要想趕在大夥兒前頭，當先趕到我那堂兄吳鋒的莊園，行，這就上路，別躭擱，咱們邊走邊說。」

說走就走，吳雲帶路，走在前頭，刀快的人，那腿如何會慢得了，秦重跟隨在後，心想：「媽媽說得不錯，吳雲且還是個快人。多像邱媽媽，不但古道熱腸，而且豪爽得緊，早知江湖多慷慨，眞悔寒窗十年，讀那勞什子書，江湖中的血是腥的，但也熱氣騰騰。」

不用催促，邢台的零落燈火才在身後隱去，吳雲巳說了，道：「今晚你們在說，我就一直在想，其實情天不茫茫，恨海也非無邊……」

「呔！」邱媽媽叫道：「怎麼人老了，就嘮叨了，甚麼情天，說什麼恨海，我只躭心我那心肝寶貝，不知地厚天高，此去遭那女魔毒手，我不知道姮娘和雲中鶴是不是金花娘的敵手，我心急得了不得，你怎倒說是天下的好事，老兄弟，你一向是快人快語，快說來聽聽。」

吳雲腳下不停，呵呵笑道：「老嫂子，十幾年不見，你那性子一些兒也沒改變，你且想想，不知有父的人知道了父親是誰，才知早巳依依膝下……」

「你是說那金花娘之子黃堯。」邱媽媽說。

吳雲不睬她，繼續說道：「以爲爹巳死了的，却又翻了生，夫妻又得團聚，有情人亦成了眷屬，你說，這是不是大大的好事？」

「甚麼？」邱媽媽說：「姮娘和她丈夫，還有團聚之日？這是怎說？」

秦重興奮地道：「媽媽，昨晚遇上你時，我說有事要你，必與此事有關，媽媽，我只是猜想，姮娘和我師傅恕恕北上，並不是去攔截金花娘，也不是去化解懲責北霸天熊霸的誤會，而是去尋訪黃姑娘的

爹。」

「你猜的一定不差。」吳雲道：「老嫂子，如何沒有可能，黃姑娘的爹既然不死，仍然在生，既然又非移情別戀，只不過是愧見賢德的嬌妻，愧對女兒，那麼，若姮娘找着了他，對他說，原諒了他，本是恩愛夫妻，如何不能團聚，黃鶯兒呢，老嫂子，你那心肝寶貝黃鶯呢，自然已死又翻生。」

「不差不差！」秦重興奮極了，他已想到了的，現今吳雲也一般猜想，可見這可能性極大了，如何不興奮之極，道：「我猜，黃姑娘的娘，這些年來，一直在暗中尋訪，道：「我猜，黃姑娘的娘，這些年來，一直在暗中尋訪她的丈夫下落，自然得很，因是，也對金花娘的舉動，瞭如指掌……」

吳雲道：「你可猜想得不對，若瞭如指掌，這姮娘和你師傅，今晚就不會聽到我們的夜話，而是早已在我那堂兄吳鋒的莊上了。因爲他們不過是偶然湊巧爲尋訪金花娘的落脚處，偶然來聽了去，那麼，怎說瞭如指掌。」

秦重說道：「至少，知道金花娘眞是已改前非，知道她並非楊花水性，其實情堅金石，若不是情痴不移，怎會爲情苦，爲情老，怎會尋訪黃姑娘的爹，十年如一日。」

「猜得好。」吳雲道：「今晚你們在說，我就一面想，這金花娘實是個有情，而且多情的女子，老嫂子，這近二十年來，你可聽說過金花娘淫亂武林麼？因此，若是姮娘不但也原諒了金花娘，而且，爲她的痴情所感，又見她爲黃家生了後代，傳接了香烟，只怕還會成就有情人，成爲眷屬，把金花娘迎接回家，一家團聚，老嫂子，你說，這是不是大好的事？」

「還有，」秦重喜孜孜，說道：「那黃堯當然認父歸宗，不但無父有了父，而且也有了個妹子，眞太好了。」

邱媽媽還以爲秦重是替姮娘母女，和黃堯父子高興，道：「若眞如你們所猜想的，那就好了，奇怪，你二人怎會一般想法？」

吳雲道：「老嫂子，若然不是像我們一樣，事不關己，不是對金花娘因痛恨而存了成見，你也會想到的，因爲再明顯不過了。」

「媽媽，」秦重說：「佛說回頭是岸，古人亦有云：浪子回頭金不換，對一個改過向善的人，不該原諒麼，連黃姑娘的娘也不恨她了，你却仍口口聲聲……所以我說你不公平，媽媽你現在再想一想。」

「不！」邱媽媽又怒形於色，道：「我恨她拆散了大好的一個家，令我的黃鶯兒生下來就沒有了爹。」

吳雲呵呵笑道：「老嫂子從來嫉惡如仇，這難怪你，但你的黃鶯兒無爹又有了爹，姮娘無子有了子，你該爲他們高興，爲他們慶幸才對。」

「且慢！」邱媽媽停下步來，吳雲回過身來，秦重上前一步，說道：「媽媽，做甚麼，我們現在得快些趕路，早早趕到吳莊。」

邱媽媽道：「即使眞如你們所說，姮娘原諒了金花娘，我也不再恨她了，那又如何，我要問你，」她對吳雲道：「金花娘尋訪了黃鶯兒的爹十多年，已絕望了，姮娘時刻都在打聽她丈夫的下落，她口雖不言，可瞞不過我，但却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我倒要問你們，人家也都絕望了，那來個丈夫和妻子團聚，那來情人成其眷屬，我那黃鶯兒豈不是仍然無爹？」

吳雲搔着頭，道：「這個……」

秦重道：「媽媽，我來替吳爺說了吧，黃堯那先生即是黃姑娘的爹，那是再不會錯的了，既然改名換姓，扮作個教書先生投到吳莊，傳授了黃堯的武功，會不會一走了之。」

邱媽媽道：「一十年來無音信，如何不是一走了之，若非一去無音信，黃堯那孩兒也不出來苦苦尋訪了。」

吳雲含笑對秦重點了點頭，然後對邱媽媽道：「老嫂子，何不聽這哥兒說完了，你再問也不遲。」

秦重道：「媽媽，這黃堯不但爲黃門傳宗，而且傳了絕學，別時只不過才是十歲的孩童，他豈能一走了之，媽媽，你對金花娘的印象不好得很，他又豈會放心把傳宗接代的孩兒留下在金花娘身邊。」

吳雲道：「老嫂子，你不會，若是我，也不會的，何況望子成龍的爹。」

秦重道：「何況一個十歲的孩兒，傳絕學，能領會那武功心法，盡傳奧秘嗎？媽媽，是你也不會放心就此一走了之。」

吳雲道：「老嫂子，我就是這麼想的，十年來，他之去，必不遠，必在暗中查看，必在那孩兒左近。」

邱媽媽道：「但從未現過身？」

秦重道：「媽媽，你雖見過黃堯，却認識不多，但巳知他巳盡得那絕學心法了，我對他認識較深，無論如何，也有過一席夜話，從他除惡務盡，明辨是非，這幾日來的所行所爲，可知黃門後繼有人，媽媽，你忘了，金花娘是前脚進吳莊，黃堯那先生才去無踪影的，他和金花娘避不相見，又欣慰黃門有後，絕學得傳，當然不會現身了。」

邱媽媽怔怔地把兩人望了又望，說道：「我仍然不明白，他不現身，我那黃鶯兒又如何有爹，姮娘又怎能天妻團聚？」

吳雲道：「老嫂子，有一點，你却是明白的，姮娘賢慧不過，這哥兒的師傅雲中鶴，更是一位人在江湖，兩手却不沾血腥的武聖人，兩人聯袂北來，若眞是滿懷親情善意，姮娘與金花娘，化仇怨，結了姊妹，黃堯那孩兒自也歸了宗，還愁那個作丈夫，作情人，作父親的人，不現出身來麼？」

秦重道：「婦婦，你當然知道姮娘爲人，我也清楚我師傅宅心仁厚，他們兩人當然也知道姑娘的爹，爲何避不相見，若是他不再羞見妻女，也不怕金花娘痴情糾纏了，媽媽你想，他還會逃躲麼？」

邱媽媽終於明白了，也喜極了，道：「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我眞蠢，孩兒，這半年多來，姮娘與野鶴兒言語之間，商量的分明都是這一回事，言語之間……言語之間，嘿！你瞧，我有多蠢，我雖是只聽得一言半句，說的分明就是這回事，我也知道黃鶯兒她爹的爲人，我最清楚不過，你們說得是，快走。」

吳雲到底把功夫擱下得太久了，有些氣促，笑道：「老嫂子，這還不够快麼，我和你們一樣心急，我那堂兄吳鋒知道了，不知有多高興，他總覺對金花娘的救命大恩未報萬一，心下感到歉然，若他能成全這件大好的事，他一定高興極了，而且也就心，黃姑娘不知究裏，又心高氣傲，我們一定要趕在她前頭，可別教她先見到金花娘，把好事變成壞事了。」

秦重道：「說得是，黃姑娘不知究裏，昨晚她必是只聽得金花娘隱居吳莊，必不知黃堯即是她異母兄弟，急忙忙去了，有了確實的地址，還不容易打聽麼，何況她脚下比我們快，不錯，我們一定要搶先趕到，別教她壞了大事，眞得趕快。」

吳雲道：「可憐我這兩根老骨頭，這半夜來，脚下何曾停過，再快，要我的老命啦，兩位放心，天亮前後，我們必能趕到吳莊，黃姑娘路不熟，天不亮，必無從問路，我們一定能先到一步。」

三人不再言語了，不入保定城，走捷徑，果然那天色剛亮，便已到達。

吳雲一指，道：「你們瞧，曉烟下那一片寧靜的莊園，便是吳莊了。」

一言甫落，只見曉烟中，一人飛奔而來，吳雲一怔，繼而高聲叫道：「大哥，是我，你莊裏……沒事嗎？」

「怎麼是你！」來人到了三人跟前，停下步來，再把邱媽媽望了一眼，顯得有些失望，道：「這兩位是……」

吳雲道：「大哥，去莊裏說話。這位是我的老嫂子，不是外人。」

來的正是吳鋒，却不轉身，也不移步，道：「怪事，她突然去無踪跡，你們却突然前來，去豈無故，你們來必有因。」

吳雲道：「甚麼？她突然去無踪跡，可是金花娘她……」

吳鋒道：「兄弟，你……」

吳雲道：「大哥，我已告訴你了，這兩位不是外人，不但和你我，而且對金花娘來說，亦不是外人，他二人且正爲金花娘而來，我們趕了一夜路，從邢台——邯鄲——趕到這裏。」

吳鋒道：「我也在這莊前莊後轉了幾夜，既不是外人，那我就告訴你們，十年不出谷的金花娘，日前傍晚我才得報，已去了數日未返，我這又尋了一夜。」

「一夜，又一天？十年不出谷的金花娘，去而不返？剛在這時候……」

吳雲怔怔地說，望着邱媽媽，又望秦重！

秦重啊了一聲，道：「是了，我明白了，媽媽。你去莊裏等候，等候黃姑娘，再等她娘和我師傅一到，你對他們說：我先走一步了，快去霧谷，他們要找的人，必在霧谷。」

秦重轉身就走。邱媽媽叫道：「小子，回來……」

秦重頭也不回，遠遠地應道：「媽媽，記住了，霧谷，過狼牙山，下接雲崖，就是霧谷，你說，對他們說故技重施，他們就會明白了。」

他知道吳雲這老江湖有些明白了，因爲他隱約聽到吳雲也啊了一聲，在喚他的老嫂子！

但爲何仍有人追來呢？他隱約感覺得到，有人自後追來，不，不是自身後追，或左或右，他聽得出那人脚下帶起的沙石，打在山石上的聲响，那聲响或左或右。

罷了，除了邱媽媽，還會有誰，有道是強將手下無弱兵，一個把黃瑛奶大的媽媽，日夕在黃瑛身邊，耳濡目染，甚至有時陪同黃瑛練她家傳奇門武功的邱媽媽，那脚下功夫那會不勝人一籌。

太陽已昇起來了，晨霧已散去，他嘆了口氣，他知道，是不能擺脫她了。

他放緩了脚步，咦！一顆踢起來的小石子，打在他的後腦上，雖不很痛，但令他煩惱。

他霍地停步，停步已回身，奇怪，身後竟沒人。

奇怪，小石子打在他的後腦上，身後竟沒人！

秦重皺了眉頭，嘆口氣說：「媽媽，你好現身了，我不是不想對你說明白，是因爲不是三言兩語能令你明白的……」

豈止身後沒人，左右也無人，升高了的太陽趕盡了薄霧，有樹木也不濃密，竟也不見人！不，便是他聽錯了，打在他後腦上的小石子可錯不了。

「媽媽。」秦重緊皺眉頭，說：「這不是玩的時候，事在緊急，若我猜得不錯，這事緊急得很，你好現身了。」

聽便身後有人啐了一口，說：「你亂叫些甚麼，誰是你媽媽，呸！」

黃瑛！

他身後可不是俏生生，站着黃瑛麼，秦重重重地拍了一下額頭，喜極了，說：「我眞蠢，我早該想到是你的，這麼說……你……你一直跟着我，你一直沒有離開我？」

黃瑛瞪了他一眼，哼了一聲，說：「你那個野鶴兒師傅把你讚得了不得，敢情也不過有點小聰明，就是想不到，我一直跟隨着你。」

「一直沒離開我，啊！」想到白難受了好些日子，多蠢，又多可笑，心下又多歡喜。

黃瑛揚了揚眉兒，道：「既然人家誘我們去，用心是知道了，用意却不明。不明着去，他也不會立即現身相見了。」

「說的是，說得眞是。」秦重道：「我們若暗裏去，偌大的一座邯鄲城，豈能一時尋得出他落脚之處來。」

「又豈能立即明白他誘我們前去的用意，」黃瑛說：「你不想想，他的用意在我，而不在你。」

原已被朝霞染紅的臉，更紅了。

秦重說：「原來，我們都猜錯了，他瀟洒得很，其實一點也不輕浮，那想到他原來是個傷心人。」

黃瑛點了點頭，說道：「我不在跟前，起初我是想：他更易對你吐露眞情，是的，我們都猜錯了。」

秦重道：「但你明白他不過是爲了尋訪生身之父，你爲何避不相見，不現身，却又出聲，令我們……」

黃瑛道：「你眞蠢，竟不留心他的眼神，你不見他對你說往事的時候，他那一雙眼睛一直在向門外瞄。你蠢，他可聰明得很，他已猜到我在暗處。」

「於是，你就故意讓他知道，你已走了。」

「這樣才令他更加無顧忌的，吐露眞情。」

「但後來呢，後來我遇到了邱媽媽，你還顧忌甚麼？」秦重說：「還有，難道你不是和你娘在一起麼？還有我師傅？」

黃瑛說：「我也只聞聲，不見他們，顯然他們也沒見我，更不知我也在暗處，我只顧全神聽你們談話，也不知娘和師傅何時尋來的，但明顯得很，他們萬想不到黃堯是誰……」

「他們知道的，」秦重說：「知道他是金花娘之子。」

「他們只知黃堯是金花娘之子，」黃瑛說道：「他們一心一意尋訪金花娘，既已知道她落脚之處，那會不立即尋去，那黃堯一走，我本想和你會合的，不想他……有樣學樣，也像我一樣，明去暗留，也許他後來明白上了我的當，其實沒有走，沒走，待他一走，我就會和你相見。他聰明，可惜被我發覺得早。」

秦重點了點頭，道：「所以你不現身，那麼，我遇到邱媽媽，他也見到了？也把我們的話聽了去？」

「他聽到你們的談話了，他……你說，他眞是我爹和金花娘所生的兒子嗎？」

黃瑛說，秦重目不轉睛地望着她，她不但說來平靜，而且顯然有茫然，既不失望，也不喜悅。

「他一定是你的異母兄長，」秦重說：「我該恭喜你，你有這樣一個了不得的哥哥。」

「不過是你猜想，」黃瑛說：「你並不能證明甚麼。」

「這就快了，」秦重說：「你知道我要去甚麼地方，我肯定，這兩日來，暗中聽去我們談話的，不僅你，不祇你娘和我師傅……」

「還有那金花娘，」黃瑛淡淡地說，她的目光爲何那樣茫然？心亂極了的人，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

「她也許聽到北霸天訴說你這個紅衣女俠，來無影，去無踪，已猜到是誰了。」秦重說：「也知道是誰的女兒。她那死了的心又復活了，希望由你遠播的聲名，引出你的爹來。」

黃瑛說：「於是，她暗中跟在黃堯身後，她一直跟隨在她兒子的身後。但你怎知她去了霧谷？」

「一定是的，」秦重說：「黃姑娘，你說！金花娘是不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我能猜得出來的，她會猜想不到嗎？你們當年爲了躲避金花娘，遷去人烟稠密之區居住，因爲那是想不到的地方，我也從這一點猜想到，只有一個地方，才是金花娘萬萬想不到的地方，也是她尋遍天涯海角，也未尋過的地方。」

「霧谷。」

「是的，」秦重說：「黃堯那先生就是你爹，那是萬確千眞了，你爹改名換姓，傳他絕學，教他成人，難道眞就那麼放心走了，你想想，那霧谷相距吳家莊不過一日路程，以你爹的脚下功夫來說，也許不用一日，而又是金花娘萬萬想不到，也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早已猜到，也許你爹是隱居在霧谷了，那金花娘若也同樣猜到，你想，她會不會連夜趕去，黃姑娘是不會令她更加無顧忌的，吐露眞情。」

「但後來呢，後來我遇到了邱媽媽，你還顧忌甚麼？」秦重說：「還有，難道你不是和你娘在一起麼？還有我師傅？」

黃瑛說：「我也只聞聲，不見他們，顯然他們也沒見我，更不知我也在暗處，我只顧全神聽你們談話，也不知娘和師傅何時尋來的，但明顯得很，他們萬想不到黃堯是誰……」

「他們知道的，」秦重說：「知道他是金花娘之子。」

「他們只知黃堯是金花娘之子，」黃瑛說道：「他們一心一意尋訪金花娘，既已知道她落脚之處，那會不立即尋去，那黃堯一走，我本想和你會合的，不想他……有樣學樣，也像我一樣，明去暗留，也許他後來明白上了我的當，其實沒有走，沒走，待他一走，我就會和你相見。他聰明，可惜被我發覺得早。」

秦重點了點頭，道：「所以你不現身，那麼，我遇到邱媽媽，他也見到了？也把我們的話聽了去？」

「他聽到你們的談話了，他……你說，他眞是我爹和金花娘所生的兒子嗎？」

黃瑛說，秦重目不轉睛地望着她，她不但說來平靜，而且顯然有茫然，既不失望，也不喜悅。

「他一定是你的異母兄長，」秦重說：「我該恭喜你，你有這樣一個了不得的哥哥。」

「不過是你猜想，」黃瑛說：「你並不能證明甚麼。」

「這就快了，」秦重說：「你知道我要去甚麼地方，我肯定，這兩日來，暗中聽去我們談話的，不僅你，不祇你娘和我師傅……」

「還有那金花娘，」黃瑛淡淡地說，她的目光爲何那樣茫然？心亂極了的人，是不是就是這個樣子？

「她也許聽到北霸天訴說你這個紅衣女俠，來無影，去無踪，已猜到是誰了。」秦重說：「也知道是誰的女兒。她那死了的心又復活了，希望由你遠播的聲名，引出你的爹來。」

黃瑛說：「於是，她暗中跟在黃堯身後，她一直跟隨在她兒子的身後。但你怎知她去了霧谷？」

「一定是的，」秦重說：「黃姑娘，你說！金花娘是不是個絕頂聰明的人，我能猜得出來的，她會猜想不到嗎？你們當年爲了躲避金花娘，遷去人烟稠密之區居住，因爲那是想不到的地方，我也從這一點猜想到，只有一個地方，才是金花娘萬萬想不到的地方，也是她尋遍天涯海角，也未尋過的地方。」

「霧谷。」

「是的，」秦重說：「黃堯那先生就是你爹，那是萬確千眞了，你爹改名換姓，傳他絕學，教他成人，難道眞就那麼放心走了，你想想，那霧谷相距吳家莊不過一日路程，以你爹的脚下功夫來說，也許不用一日，而又是金花娘萬萬想不到，也最安全的地方，所以，我早已猜到，也許你爹是隱居在霧谷了，那金花娘若也同樣

花娘，而且已北來接取黃堯認祖歸宗，可勝過萬語千言，喂，黃姑娘等等我。」

那黃瑛本是跟在他身後的，只那麼一錯身，眨眼已走前數丈了，他那敢再言語，邁開大步追趕，張開大口喘氣，太陽從他右後方昇起更高，越走，山野也越荒涼，不用問路，他知道方向不差。

走着走着，黃瑛的身影初時還時隱時現，後來山野更荒凉，山漸高，林更密。黃瑛早去得無影無踪了，他練過幾年功夫，怎及得人家家學淵源，來去無風。

是不是黃瑛咀裏不承認，其實心裏比他更急呢？且不管她，山更高，烈日漸當空，饑餓可忍，非得解渴不可，而且，非得找個人來問問道路不可。

那知四下一望，竟無人烟，却是山中泉水不難尋，罷了，且喝口水，歇一歇，烈日炎炎，眞像火燒一樣，好熱，汗水把他的衣衫濕透了！

循着水聲，落下山澗，一陣清凉，登時沁入心脾，渴是解了，抹去汗，怎生得點充飢之物就好了，快！那是甚麼？

一個布包在石上，石後隱約躺着一個人，只見那人打了一個呵欠，坐起身來，說道：「餓了麼，布包裏有乾糧，拿去吃吧！」

啊！是黃瑛！

來時分明沒人，也沒布包，喜極的秦重也不管許多了，道：「原來姑娘也在這裏，好極了。」

「在這裏，已睡了個大覺啦。」黃瑛伸了個懶腰兒，說道：「要出來走江湖，你還得多歷練才行，也不想想，連乾糧也不帶一點，山野無人烟，那來食物充饑。布包裏的乾糧，够我們三兩日食用了，拿去吃吧。」

原來她是走前買乾糧去了，必是又追上他，一直跟在他身後，慚愧！

不，在紅花女俠面前，誰會感到慚愧呢？他感到的只是讚美與佩服！

黃瑛抱膝坐在石上，瞪了他一眼，說：「你又呆呆地望着我幹麼？呸！」

她知道的，那麼啐一口，不就是說她知道秦重爲甚麼望着她不轉睛了，唉，他怎可以……怎敢說出口來！

「你眞像……眞像……你身邊，你看見了麼？」

山澗空曠，沒樹木遮蔽陽光，陽光照在崖邊的山茶花上，更艷麗了！

「你不能怪我的，誰教你臉兒紅紅，紅得那麼好看，眞美，甚至比那山茶花更嬌艷。」

她啐了一口，轉過頭去，沒有人會討厭讚美的，何況他說得正經，呸！這個老實頭，說眞的，她沒生氣，心裏倒想笑，只是繃緊了臉兒，才沒笑出來。誰說她不怪他，她怪他的，怪他太老實了！

她掠了掠山風吹亂了的頭髮，不瞧他，抬頭望，說：「我已打聽了道路，這就是狼牙山了，現下我們就在山南，再走個多時辰，就到接雲崖了。」

秦重喜道：「四野無人烟，我正愁無人打聽，敢情你把路也打聽出來了，了不得。」

黃瑛回過頭來，又瞪了他一眼，說：「誰像你那樣，蠢得了不得，明知過了保定府，離開大路，便漸少人烟，喂，你猜，我在想甚麼？」

「你想甚麼啊？」

「我在想，」她掃了四外一眼，道：「當年金花娘是不是就在這裏，這左近，遇到我爹，呸！那狡猾的賊女人。」

秦重道：「這不是狼牙山南麓麼，當然就是這左近，不過，邱媽媽說，是山路，不是說山澗，只怕是上面，姑娘，你眞不該再叫她賊女人……」

「如何不該，」黃瑛跳了起來，說道：「她偷去了我爹，你還敢說她不是賊女人！」

那倒是眞的，不但偷去了她爹，也偷去了姐姐的丈夫，那麼，其實她全知道，知道得比他更清楚，其實一些兒也不奇怪，想想她多聰明，這些年來，她娘和邱媽媽當面不說，背地裏，秋月春花，豈會不感懷，睹物能不思人，豈無傷懷話當年的時候，早爲她聽了去，又有何奇？

秦重嚥下那口幾乎嘆出來的氣，生怕她惱怒，說出更難聽的話來，道：「咱們也該動身了，多謝姑娘的乾糧，若不是你想得到，只怕我連接雲崖也上不了，休想下得去那霧鎖雲封的霧谷，說眞的，我一直在躭心，聽說那霧谷只有下去的路，不識道路的，若無人指引，休想出得來，現在好了，有了你這位絕頂聰明的姑娘在一道，我就不躭心。」

黃瑛哼了一聲，說：「說甚麼我也不信，不信眞出不來，我更不信當年我爹眞找不到出谷的道路，走吧，我倒要去瞧一瞧。」

誰說她不是早知一切了，她爹乘下她母女出走的經過，她必是不只一次聽到她娘和邱媽媽傾吐細述，她假裝不知，不聞不問，顯然不願她娘傷心而已。

黃瑛看了看天色，道：「太陽下山，我們就可下霧谷了，氣清天朗，今夜一定有月色，聽說月明之夜，霧谷中的霧，反倒稀薄些，尤其是春秋兩季的月圓之夜，那霧谷不過像披上了輕紗，其實看得遠，也看得眞的。」

嘿，她豈僅甚麼也知道了，簡直像去過那裏，曾身歷其境，曾見過霧谷月夜一樣。

秦重輕輕地，响往地，啊了一聲，道：「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那神仙境界，更披上了一層輕紗，必也更美，更迷人了，一入其中，怕不就盡滌塵俗，而生出塵之想。」

他試探着說，悄悄地走前了些，用眼角去瞄那黃瑛，又道：「色不迷人景迷人，也許一入其間，就不願出谷才是眞。」

黃瑛眼中有迷惘之色，喃喃地，輕輕地，唸道：「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神仙境界，更披上了一層輕紗，我見過，我見過的。」

她喃喃地說，聲如夢囈。

秦重輕聲在她耳邊問道：「姑娘，你可是去霧谷？景見過那色。」

「不是，」她的聲音似夢，脚下沒停，也像在夢遊一樣，說道：「我見過三幅圖畫，我知道那是爹留下來的，邱媽媽說，爹甚麼也沒替我們留下，只留下那三幅圖畫，打從小時候起，我一直見到那畫，

就像人也入了畫中，崖上松，石上泉，皆籠上一層輕紗，隱約有道路可通，那三幅畫中的道路，也像相通連貫一樣，日久相對我眞覺已身歷其境，到過那裏，連每一條山徑都熟悉一樣，啊，快走。」

她的脚步忽然加快了，她說的三幅圖畫，是不是他爹回家與姐娘團聚後，仍念念不忘霧谷景色，憑記憶畫出來的呢？

她的脚步一加快，可把秦重苦了，顯然的，她忽然明白那畫中景色即是霧谷，山徑即是道路圖，一定是的。

他奔跑跟隨，又已汗如雨下，雖然苦了他的兩條腿，却不敢大聲喘氣，總算黃瑛覺察出來了，走走又停停，他才能免強跟得上，終於在日落前，到了接雲崖。

雖然兩人都沒到過，也無法詢問，但不用問，亦知那即是接雲崖了，崖高接雲，也唯有那一片崖，才不生草木，也唯有那崖壁的石縫中，長出一株株虬松來，可以接脚，可落下霧鎖雲封的深谷。

黃瑛站在崖頭，向四處望了一眼，道：「就是這裏了，遙山隱隱，層巒疊嶂，果然如畫。」

秦重張大口喘氣，也張大了眼，他明白，她所說的畫，不是說景如畫，而是在她爹的畫中。

黃瑛道：「諒你也下不了崖，你等等。」去轉了轉：找來了一根數丈長的山藤，把一頭繫在秦重腰上，道：「趁天色未黑，快下去，看準落脚之處，只要不逾三丈，放大胆落去。」

秦重心說：慚愧。不敢遲延，大胆躍落，那崖壁雖然多裂縫，也多松，但陡峭得令他心寒，黃瑛待他落定，才跟隨而下，這樣一先一後，落入濃霧之中，加上落日的餘暉已從天邊斂褪了，眼前早是一片朦朧，對面也不見物，如何還能尋找落脚之處，他一遲疑，黃瑛幾乎落到他身上來慌得他回身張臂，一把抱着她的纖腰。

啪的一聲，噯唷，一巴掌打在臉上！火辣辣的痛，黃瑛叫道：「還不放手！你！敢！」

好在黃瑛被他抱在懷裏，那手臂伸不開，打得還不十分重，秦重却痛得眼冒火星了，道：「你怎麼打我，這裏只容一人着足，你是看不見。」

「那你如何不往下落。」

當眞，黃瑛懸空的兩脚，不但找不到落脚處，甚至勾不着松枝，她倒不敢掙扎了，下面還不知有多高，若跌落下去，怕不兩人都粉身碎骨。

秦重急道：「若是能找到下面落足之處，就好了，你不瞧瞧。」

當眞，數尺處，就是朧朦一片，僅能見到秦重跨在樹幹上，那松原來不是從崖縫中生出，而是由一大塊懸空的崖石下長上來。那麼，倒錯怪他了，哼！這老實頭，諒他也不敢。

她不怒了，却不田她不又羞又急，急得她拳腿才勾着樹幹，已把秦重一推。啊呀！他那會防到她有這一推，又當他挪身讓出位來的時候，登時失去了平衡，向下倒去，幸是黃瑛發覺得快，在他滑落之際，即時抓住了他，這倒好了，她一提一帶，秦重撐着身子，直撞入她懷裏。不由她

她驚魂甫定，呔！怒道：「你閉着眼睛幹嗎？」

她雖然啐了一口，但看清眼前的情形，却又不敢放手了，眞羞死，也急死人。

秦重嘆了口氣，睜開眼來，道：「現在你明白了，這裏容不下兩人的，我是想……想法兒。」

他不是輕薄，不是死賴嗎？

「有了。」秦重說：「姑娘，你盪過鞦韆沒有，我們換一個位兒，我在上面，抓着藤，你的輕身功夫好些，人也輕些，你盪下去尋找落脚的地方……」

「且慢，你看，那是甚麼？那裏有一根藤，不是從崖上垂下，也不是從崖縫中走出來的。」

黃瑛挪出身子來，扶他坐定，俯身拉起一根枯藤來，那藤原來一頭繫在樹根上。喜道：「路在這裏了，原來谷中人是從這裏上下崖壁的。」

秦重明白她的意思，那藤由人繫懸，且已枯黃，顯已懸了不少日子，從那藤身的光滑看來，不但藤即是出入霧谷之路，且經常有人攀援，也不勝之喜，道：「果然谷中有人，皆如我所料，這藤即是明證，你爹必在下面，快下去。」

黃瑛道：「你別得意，怎知不是那賊女人當年懸的……」

「輕聲些！」秦重道：「姑娘，從此刻起，我們只能耳語，要知一落到谷中，聲音就會發出迴响，老遠就能够聽到，而且……」

「我不該叫她作賊女人，呸！」黃瑛說：「我知道你要說甚麼……」

秦重怕她再說出更難聽的話來，忙道：「不是，姑娘，輕聲些，谷中人若聽到我們的聲音，躲了起來，就難尋找了。你瞧，這藤有多光滑，金花娘已二十年不在谷中，若是當年懸的，二十年風吹雨打，怕不早枯朽了。趁天色尚未黑盡，說甚麼也還有些光亮，快下去，快快。」他在她耳邊柔聲說：「你不想谷中人聞聲躲起來，是吧？」

黃瑛道：「好，我先下去，你隨後來，到了地，我就擺動這藤。」

她迅速溜下，眨眼已滑落霧中不見了，約有半盞茶的功夫，才見那藤擺動起來，也急忙攀藤而下，他默記藤結，數到第三個後，終於脚落實地，那麼，是用四根長藤接起來的了。他心下不禁駭然，一根藤長三四丈，接起來豈不有十幾丈長，先前若是失足，便不粉身碎骨，也沒命了。

糟了，到了下面漆黑一片，簡直伸手不見五指，天更黑，霧更濃厚了，黃瑛呢？會等他嗎？

「姑娘。」他摸索，輕聲呼喚。

他的手立即被人抓住了，那是一隻滑膩如脂的手，而且橫裏也伸出一隻手來，掩住了他的咀。

他聞到那熟悉的一陣暗香，是黃瑛。他的肩頭也感覺到溫軟，簡直被她摟在懷裏。

「別出聲，」她耳語說：「我好像……聽到聲音，眞是人聲，你聽！」

她的手放開了，只是放開了掩住他那咀的手，他的手仍被她握在掌中，眞是耳鬢廝摩，他感到心在劇跳。

他只聽到他的心跳聲，和一種他從未聽到過的怪異的聲响，有些像耳鳴時那樣的聲响，不，更像松濤聲。

當然也不是松濤聲，是了，是很多聲响的迴盪交鳴，有松濤，也有陣風的嘯聲，也夾着他的心跳聲，還有，她的呼吸聲，怎會那麼急促？

就是沒人聲？

「我眞聽到了，剛才。」黃瑛溫暖的吐氣，令他感到耳邊一陣痲癢，甚至感覺得到她的咀唇所在，多麼溫軟的胸膛，她側耳在聽，全神貫注。

他多失望，不是因爲聽不到人聲，在她的懷裏，除了他自己的心跳聲，他能聽得到甚麼聲响呢？

他失望，因爲她離開他一些了，只是離開他的耳根，他的肩臂，手仍握在她的掌中。

「剛才我眞聽到了，」她說：「一定是人聲，來，跟我來。」

「但是，我們甚麼也看不見。」

即使摸得這麼近，他也只能感覺出來，連模糊的影象也看不出，也許他想這樣長相依傍，永遠，永遠。

「你忘啦，」她說：「你忘了我爹繪的三幅圖畫，我從小看到大。我已知道，現在我們在谷中甚麼地方。跟我來，我知道那茅屋所在，這面沒山溪，沒流水，你聽到流水的聲响麼？」

這次他聽到了，那潺潺的水聲，傳自左前方，雖然被陣陣的風嘯聲擊得破碎，斷斷續續，但仍聽得出來。

「那是山崖上掛下來的小瀑布，我想身子才倚在石上，不約而同，已滑跌下來，不靠在石上，不跌坐下來，也還罷了，那呵欠像會傳染一樣，秦重感到一口暖暖地熱氣噴在他臉上，也忍不住打了一個呵欠。

她爲何不走了，因爲一塊大石阻住去路，看不見，只能用手去摸，黃瑛兀自沒放開他的手，只能用左手去摸，秦重的左手摸在她掌中，一停下來，右手不自覺的，自然而然，也伸出右手去摸索，夜黑，谷底，霧濃不見天光，這一路摸索行來，無異成了兩個睜眼的盲人，這也就是兩人非携手而行之故，若是不携手，好容易失散了，又不能出聲呼喚，連說話也只能耳語，怎敢出聲呼喚呢。

這也就是兩人併肩携手，一路摸索行來之故，好啦，既然甚麼也看不見，也再聽不到人聲，又有大石阻路，不能前進了，初下谷時的那一陣興奮，又已減褪了，身子一旦倚在石上，那腿如何不發軟，算一算，他們相聚雖不到一天，但都有幾夜不眠了，黃瑛暗中跟隨着他，怎能睡眠，秦重先兩日也能好好地瞌一下眼，而兩日兩夜，更連眼也不會瞌一下，有多興奮，又奔走了多少路，可也都不是鐵打的身子。

好啦，現在，甚麼也看不見，也不聞人聲，又被大石阻路，那身子一靠在石上，那腿又如何不發軟，一個哈欠打出來，黃瑛的身子也順着那大石滑落下去，她沒放開秦重的手，他怎麼又不會跟隨滑落下來。

好濃的霧，原來濃霧壓到眼皮子上，也重得很，一個哈欠打下來，他的眼皮也更覺沉重了，沉重得好像睜不開眼來，既然甚麼也看不見，眼皮子那麼沉重，爲何不索性閉上眼。

不僅眼皮子上才感到霧的沉重，他的肩頭也沉重起來，啊！原來是黃瑛的頭，靠上了他的肩頭，他只不過睜不開眼來吧了，仍然有些清醒，可憐的黃鶯兒，他想，強煞你也是個女孩兒。

他這個男兒漢又如何？

他又打了個哈欠，不怪她不出聲了，原來睡着了，她必是一靠在石上，就睡着了，睡着了，才滑落下來的。

他輕輕地縮出手來，輕輕地摟着她，幽谷夜更深，加上石涼，草地寒，這樣睡着了，她豈不受涼。

輕輕地，他把外衣脫下來，披上她肩頭，裹在她身上，黃瑛也不自覺地滑到他懷裏。

可憐的黃鶯兒，睡吧，他第一次感覺到，這個時候，她既不對他兇霸霸，也不刁蠻了，她才眞是個可愛的黃鶯兒，可愛的……

秦重忍不住又一個哈欠，他的腦子也開始沉重起來了，頭也更沉重了，頭垂了下來……

不知睡了多久，他被喚醒了，也立即清醒了，他沒有忘記身在何處，爲何而來，啊！他的咀怎麼被堵住了。

一隻軟綿綿的手堵在他咀上，耳邊有人在呼喚他醒來。

他醒來，立即清醒了。

「別出聲！」黃瑛的聲音像蠅語：「醒了麼？別出聲。」

他點頭示意，而且撐着草地，把身子坐直了些，表示他眞清醒了。

堵住他咀的手拿開去了，眼前更光亮了，仍是夜晚，但皓月當空，濃霧已散，只餘青青草含烟，他不但聽到了人聲，而且清楚地見到眼前的景象。

原來他們在一堆亂石中，石堆又被覆蓋在一株樹下，垂枝處，波光粼粼，原來是谷底流泉，在亂石堆外匯成了一個小潭，其實不過是狹長的，寬不逾三丈的水漉，水那面有小塊青草地，啊！房屋！他見到了草地盡頭，對面崖下，有幾間倚石傍松建造的小屋。

他的手又被抓住了，黃瑛把他的手輕輕地捏了一下，其實，他並沒有驚呼出來，只不過張大了咀。

原來屋前的草地上，有石桌，石傍草地上，盤膝而坐的是個男人，傍邊又站着一人。盤膝坐着一人，傍邊又站着一人。簾，像老僧入定一樣，那站立的是一個女人……

她！她要做甚麼？

她把埋在掌中的臉抬了起來，仰面望着谷頂的明月，清楚地看到她滿面淚痕，但咬緊牙關，她咬得那麼緊，令人不用聽到，也感覺到她咬牙發出來令人心寒的聲响。

金花娘！

秦重感到一陣窒息，他認得出來，雖然他從未見過金花娘，但她的面上，他看到了黃堯的面影，多像黃堯啊！她就是金花娘。

「你……把我的手捏痛啦！」黃瑛在掙扎，在他耳邊說。

雖然早在意料中，但他仍然興奮極了，不覺反手把黃瑛的手抓在掌中。

「多像黃堯啊！是她！你看，她就是金……」

黃瑛另一隻手迅速地掩住了他的咀。

「該死，小聲些，別讓那邊的人聽到了。」

小潭那邊的兩人並沒有聽到，怎會聽到呢？金花娘面容慘烈，激動非常，那坐着的人當然是黃瑛的爹了，雖然雙目垂簾，像老僧入定，顯然的，也眞如老僧一樣，在運用定力。

顯然的，金花娘作了不盡的傾訴，打不動那人的心。眞該死，他怎會睡着了，一輪皓月已當空，他顯已睡了不祇一個時辰。

「快告訴我，他們說了些甚麼，你……怎不早叫醒我。」被掩住了的咀，怎能說得清楚，何況他說得那麼急，也不敢大聲。

不，不用她說，他也猜得到一些，從黃瑛的神態上，他就知道了。她不是痛恨金花娘，提起金花娘的名來，她就痛罵賊女人麼？但現在，看啊！她目光不離金花娘，流露出那麼多的同情！

黃瑛的聲音是帶恨的，不過是恨他，而且恨得切齒，在他耳邊道：「該死！叫你別出聲，別打岔，你看，他要軟化了，原來她……可憐的女人。」

她是說那坐着的人，她的爹要軟化了，那人的定力，顯然不能再抗拒金花娘的哀怨的傾訴，在她奔騰的情濤下，那人的定力之堤，要潰決了。

金花娘，她當然就是金花娘，發出一聲斷人腸的長長地怨重重，恨幽幽的嘆息，說道：「人家怎麼說我，說我……沒人對我說，我也猜得到，血腥的江湖，有幾個的血是不污穢的，但你不該，不該疑心，不該懷疑我的，因爲當年就在這裏……那一晚，月也如同今夜那麼明，就在眼前這茅屋中，我獻給你的，是一個清清白白的女兒身，我萬苦千辛，拚死保有的女兒身……」

多少恨，她的話聲中多少恨啊！說到「拚死」，她又恨得咬牙，那恨聲也有了短暫的中斷。

她又恨恨地說：「你知道，我對你說了的，也唯有你才知道我是從仇恨中長大，那不共戴天的仇恨，把我哺養，長大起來，你就該明白，我爲何誓死要得到武林絕學，因爲非如此，不能雪我之恨，報我的大仇，而我，不過是個弱女子，而武林絕學，却都是不傳之秘。」

她的語聲平靜些了，不但背對着那人，而且走開去了些，她的面相何等莊嚴啊，她面向月，但月光却隨着那月邊的浮雲移轉。

顯然的，她已作了個決斷，她不再祈求甚麼，只是爲了要說盡埋藏在心中的話語，她的話聲不再激動，沒幽怨，也沒有了恨，再再說明了她這決斷，像是那月邊的浮雲，令她有了領悟。

「這也是你最明白不過的，」她又說道：「武功絕學，莫不秘技自珍，即使是同列門牆的門徒，亦不是盡得傳授，甚至不傳外姓，因爲女生外向，甚至傳子不傳女，那麼，我如何能練得成足以報仇雪恨的武功……」

「於是，你就利用你的美色……」坐石桌邊的人忽然開口了，冷冷地說，眼是睜開來了，但臉却掉過一邊去。

「你說錯了，」金花娘仍然無怨，也無恨的聲調，冷冷地說：「是我忽然發現，不用我去哀懇拜求，所謂不傳之秘，亦會送上門來，那人既然心懷卑鄙汚穢，我自心志高潔，若能守身如玉，何妨少假顏色，是我欺騙，不知廉恥，哼！我問你，還是他們自取其辱？你也是讀書之人，就該明白道理，你們那書上說過：究人，究於其心意初動之時，我再問問你，我未存心以色相誘，却是他們以技誘我，我何罪，罪在誰何？嘿！瞧你，倒眞像個心中生佛，面壁的老僧，那麼，我再問問你，既然色不迷人，是人目迷，那麼，罪在色，還是罪在人？」

忽然，她無限幽怨地，一聲斷人腸的嘆息，聲調無限淒惋，話聲也因激動而斷斷續續，說道：「你知道……你清楚……你最……最明白不過的，因爲，我獻給你的，是個清清白白的女兒身子……」

她把臉又埋在掌中了，雖在月下，雖然相距在兩三丈外，但秦重和黃瑛也清楚看得出，顫抖的不僅是她的話語，連她的身子也在顫抖了，可知她激動非常。

「是啊……咬！」

一隻手閃電般伸過來，把秦重的咀掩住了，同時，下面也伸過一隻手來，在他

腿上狠狠地擰了一把，痛得他幾乎要大叫出聲。

聽得金花娘那一句究人於其心初動之時，他幾乎忍不住鼓起掌來，再聽得色不迷人人自迷，不禁叫起好來，也許作勢要鼓掌，令黃瑛驚覺了，是以他才叫得一聲是啊，其實，他是否眞叫出了聲來，連他也不知道，却是他的咀是眞張了開來，但才一張，已被她掩住了。

「該死！」她在他耳邊恨道：「你這個楞頭楞腦的傻小子，還敢叫……」

好一個色不迷人，是人自迷，當今天下，再沒有比他更懂得這道理了，慚愧，他竟希望黃瑛再擰他一把，即使擰得再重些，慚愧，他也不希望她拿開手去，想想那是甚麼情景，她自側後伸出手來掩住他的咀，她的醉人的，温暖的吐氣，不但噴在他臉上，而且噴在頸上，簡直，無異把他摟在她的懷裏，令他心旌搖搖，她是個何等絕色的美人啊，而她何曾以色迷他，可不是自醉，自迷麼？

還幸他在心裏連叫了幾聲慚愧，他眞感到了羞愧，是以還不致迷了本性，而且，那人，那石桌邊坐着的人，回過頭來了，緩緩地掉過頭來。

「花娘……」

是那人呼喚金花娘的名字，聲音因激動而抖顫，非但不冷，而且流露出柔情。

「是……眞的。」

「是眞的……嗎？她眞是個清清白白女兒身？」

到底是誰在說啊？聲在耳邊，又似遠處傳來，啊！是石桌那邊人說，耳邊的黃瑛也在說。

秦重把臉側過去了一些，把咀更湊近了她的耳邊，悄聲說，聲音也因喜極，一半也因黃瑛的手仍然掩在他咀上，因而斷續得像顫抖，說：「你該相信，傳聞之言不是眞的，不過是惡毒又骯髒的詆譭。」

她相信了黃瑛有了多大的轉變啊，從鄙夷痛恨，早已轉變爲同情了，在他尚未醒來之前，那月下的兩人一定已述說了不盡離情，金花娘一定已述說了無限的哀怨和悲傷，他一醒來，便已感覺得出來。

但是忽然，那人話聲又冷如水，說道：「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否則，我……我……也不會感到內咎，不忍心離開你，把你拋下，雖然是你安排下的陷阱，欺騙我，把我誘進谷來，令我作了無情而負義之人……」

金花娘無限幽怨地，又抬起頭來，滿面是淚痕，那滾滾的淚珠在月下更閃出瑩光。

「不，」她說，「我是欺騙了你，是我把你誘進谷來，但我沒有安排下甚麼陷阱，起初，我不過想求你傳授我移形換影功夫，不料……我立即發覺，你和那些人多麼不相同啊！你對我……毫不動情，相信我受了重傷，是爲同情而留下來看護我，替我療傷，我對我自己說，我不信你就心如鐵石，時日久些，怕你會不動心，不動情，那知，你就是不動情，絲毫也不動心，你是那正直，慈愛又温柔，我不禁……時日久些了，我倒動了眞情，唉！」

她忽然發出了無限哀怨地嘆息，才又繼續說道：「只怪你，爲何不早告訴我，你已有妻，有一個又美又賢慧的妻子。」

那人也長長地，而且仰面一聲浩嘆，說道：「我爲何要告訴你，我和你不過萍水相逢，偶然相遇，我不過以爲你眞受了重傷，送你回來，本來陌生，我走了，又成陌路人，爲何要對你說出生平，說我有家室，我又那知你動了情。」

「就因爲你一走，我知道就會成爲陌路人，我假裝傷重，也只能瞞你一時，我知道，你若不爲了守禮，不因男女有別，只要解開我的衣衫來查看，就再不能瞞你了，我怕失去你，我不願失去你，於是……這才……」

「用迷藥把我……你竟然身邊帶着迷藥！你竟用迷藥令我昏迷！」

「我帶在身邊，只爲了保全我的清白，才帶在身邊，」金花娘急道：「你想想，爲何你不想想，我怎能從武功比我高強的人手下，保全我的清白，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內心却卑鄙骯髒的東西。

「我對你也用了，因爲我怕失去你，因爲你一替我療傷，就會發現我假裝，你就會鄙棄我，捨我而去了，我一急，就把迷藥下在你的茶杯裏，其實……只怨你目己太老實了，其實，我只不過脫去你的衣衫，把你躺在我身邊，那料你眞以爲……是的，我不顧羞恥，但我既然決心要嫁給你，還顧甚麼羞恥。」

「天啊！」那人仰面一聲悲嘆，那人，當然，他就是黃瑛的生身之父。

「現在，你明白啦，」秦重在黃瑛耳邊說道：「我眞羨慕你，有一個這樣了不得的父親，你不該怨恨他的，甚至那金花娘。」

「但他拋棄了我們，我和娘，」黃瑛說。他聽得出來，話聲再沒恨了，即使是怨，也只是幽怨而已。

「只因爲你爹太正直，太守正不阿了。」秦重說：「他不是拋棄你們，而是無面目見你們，事實是，後來，被拋棄的是金花娘。當你爹明白上了金花娘的當，從一開始他都被欺騙之後，立即就捨她而去了。」

「他爲何不對娘說呢？」黃瑛喃喃地說道：「娘要知道了原委，一定會原諒他的。」

他們雖然耳語說，耳語答，但都目不轉睛，望着小潭那面的兩人，深谷無風，只有月影在悄悄移動，必是午夜已過，月移中天，月亮就快落到峯後去了。

秦重輕輕地，把她的手握在掌中，他只能如此來表達他的安慰和同情。因爲金花娘已轉過身來，面對着黃瑛的爹。

他仍然仰着面，皓月的清光，照在他清瘦的臉龐上，他的臉被痛苦的往事扭曲了。

金花娘冷面如凝霜，顯然她已下定了決心，毅然說：「二十年了，整整二十年的歲月，我找遍了天涯海角，不料你躲在這裏，不，我找了你十年，那十年是眼巴巴地等待，我知道，我離開吳莊後，去了一個教書先生，那先生就是你，我們那孩兒雖然聰明絕頂，到底也是一個孩兒，他偷偷地練你傳授的功夫，如何瞞得過我，我偶然，無意中發現，我用盡了心機想要得到的功夫，曾是你枕邊人，甚至替你生

了孩兒，名雖不正，總也算是你的妻，竟也不曾得到你的傳授的功夫，他一個小小的孩兒，竟已練得幾分火候了。我初時驚喜欲狂，繼而心如絞痛，無限悲傷……」

那人嘆了口氣，說道：「你已趁心如願了，你不過是要練你那獨創的劍術快劍十三奇，我已助你完成了，如何還說沒傳授你？」

「多謝你指點過我，」金花娘冷冷地說道：「若不是得到你步法的秘奧，步不快，手不與心合，快劍不能倍增威力，多謝你的指點，否則我也看不出孩兒練的步法，即是移形換影……」

「口是心非。」黃瑛哼了一聲，說：「她口是心非，她口口聲聲多謝，你聽，她的話聲酸酸的，多冷啊。」

秦重把她的手握得緊了些，但温柔地，輕輕地，只不過稍稍緊了些，其實他不用提醒她，她只是耳語，谷中的呼嘯的風聲，掩蓋了她的耳語，隔着一個水潭，即使再大聲一點也不怕對面那兩人聽得到。

金花娘繼續說道：「我看出孩兒練的即是移形換影，我也立即明白了，那個目薦而去的教書先生就是你，不料我拋下孩兒，尋遍了海角天涯，你却在孩兒……我們的孩兒身邊，我悲傷，心痛如絞，我沒有悔恨，因爲你一得知我回莊，你就不辭而別，失了踪跡。

「我的心啊，登時冷透了，可知你的心中，只有孩兒，沒有生這孩兒的娘，我還悔恨甚麼呢？我若不離莊，你也不會去了，可知你對我毫無情意，若不是你恨我！對我非但毫無情意，反而恨我，一夜的恩情，就葬送了我的青春，埋葬了我一生，不管我對你如何情痴愛重，你你……」

她說不下去了，但聽不出她咬牙，可知她只是傷透了心，沒有恨。

「你聽到了麼？」秦重在黃瑛耳邊說，把她的手又握緊了些：「一夜恩情，原來你爹不過在藥物昏迷下，和她只有一夜恩情，你不該怨恨你爹的。」

「別出聲。」黃瑛說。

她要秦重別出聲，她却嘆了口氣，繼續說道：「可憐的金花娘，原來江湖上對她的傳聞，非但不眞，而且太不公道了，原來她是這麼痴情。」

却見那人仰面一聲浩嘆，幽幽地，話聲因激動而顫抖，說道：「我這一生又如何，你令我無面目對妻女，在這谷中，那一晚……錯已鑄成了，初時，思前想後，還自我解嘲，自我安慰，忘記一切，回到我妻女身邊，那知我千方百計躲避，仍被你尋了去，致令我無面目對妻女，被迫離家出走。天啊！姮娘，我那妻子，她是何等聖雅高潔，我愛敬她如天人，一旦被她知道她有一個令她蒙羞，對她不忠的丈夫，她會多麼傷心，在她面前，我何地容身，我也無面目對我女兒。」

「我恨不得立即死去。」他繼續說：「當你尋到雙槐樹，任我千方百計，仍避不過你的追踪，我眞想死去。

「但死不能令她不蒙羞，」聲調咽哽，令人斷腸：「只有令她更早知道，她有一個不忠的丈夫，死，只會欲蓋彌彰，我無可奈何，只有把你引離雙槐樹，把你從她跟前引開去，遠遠地引開去。

「從此，我埋名隱姓，浪迹天涯，也埋葬了一生，我一個大好家庭，也盡毀在你手中，妻子沒有了丈夫，我的女兒一生下地，就沒有了父親，我問你，我那妻女，她們的一生又如何？」

「盡毀在你手中！」驀聽崖上一聲大喝，夜靜深谷喝聲迴盪不絕：「不是別人，不是金花娘，而是你，你自己手中！」

「師傅！」秦重跳了起來。

「野鶴兒！」黃瑛也跳了起來。

金花娘在那面退開了一步，仰起面來，石桌邊那人却凝坐不動，說道：「原來是雲兒鶴駕光臨，唉？」

他仰起面來了，但看得清楚，不過是閉着眼睛，仰面一聲浩嘆，說道：「樹欲靜而風不息，奈何，可……天啊！」

黃瑛拉着秦重，快步繞過水潭，急得秦重脹紅了臉，急叫道：「黃姑娘，快……放手。」

黃瑛在前，迎着疾風，跑得快，又全神貫注在潭那面，那能聽得到他的低聲急叫，兀自不放手，把一個秦重拖得跌跌撞撞。他不是爲了跟不上黃瑛神速的快步，而是他的手被黃瑛握着，被人見到，多難爲情，何況是那麼多人，他知道，師傅之外，一定還有人。

他知道，師傅雲中鶴既已前來，姮娘當然也在崖上，還有誰呢？一定還有。

但崖上一株虬松上，只飄落下一人，正是雲嵐，黃瑛拖着秦重，尚隔着數丈遠，已高聲叫道：「野鶴兒，我娘呢？怎沒來啊？」

環球新書介紹

鐵血冰心

獨孤紅著

一套三集的武俠小說——「鐵血冰山」，鐵面神駝古寒月護送「十絕書生」慕容嵐的靈柩，以及家小返梵山，但，到達賀蘭山時，却爲「血盟十友」所阻，要殺人毀柩。一場血戰下來，古寒月身負重傷，幸慕容嵐之子慕容繼承得異人所救。但，十九年後，一場血海深仇以及武林浩劫，由此而起。

慕容繼承追殺「武林八劍」，九妙相士重現江湖，被傳已死的慕容嵐重現，毒魔厲無影夫妻與羅利教聯手，種種不尋常的事，都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在幕後操縱著，大有山雨欲來之勢，一場血戰轉瞬即至。

（每套三集$21.00）

雲中鶴的白髮在月下如銀絲飄風，不理她，對金花娘一拱手，轉向石桌邊兀自凝坐的那人，那人兀自閉着眼睛，頭已垂到胸前。

雲中鶴滿面怒容，道：「好一個樹欲靜而風不息，你拋妻棄女，任教金花娘尋遍海角天涯，你明知已有子，却由人替你撫養，你以爲躲在這霧谷之中，不再見人，從此就一了百了……」

黃瑛早到雲中鶴身側，瞪大了眼，說：「野鶴兒，他他……就是……」

「他就是拋棄你娘，生下你來，就棄而不管的，無情無義的爹。」雲中鶴越說越有氣，陣陣谷底勁風迴旋激蕩，令他飄飛的白髮，看起來眞像衝冠的白髮。

秦重隨後趕到，忙不迭把黃瑛的袖管暗中一拉，不，他師傅從沒這麼暴怒過，這不像他師傅平時爲人，定有緣故，何況黃瑛怨恨了她爹多年，生怕師傅的責難，對這任性的姑娘火上加油。

幾乎是同一瞬間，兩人身後捲起一股勁風，一個黑影撲落石桌前，叫道：「師傅，原來……你是……」

金花娘啊了一聲，飄身而來，道：「好好，我兒來了，他就是你無情無義的爹，咦！你們來了多少人？怎會……」

秦重心中一動，忙上前一步，道：「黃姑娘，這位黃堯，便是你哥哥了，恭喜你們一家團聚。」他是眞高興，高興得心花怒放，黃瑛從來沒像今晚一樣和他親近過，他也半步堯的倜儻風流，像是身子不不離，現在，他再不躭心了，再不妬嫉黃是在谷底，而是在雲端。

他歡喜得只差沒手舞足蹈，但沒人理會他，甚至連身邊的黃瑛。

「當眞！咦！」黃瑛像是被金花娘提醒了，說：「野鶴兒，我娘呢？她不是和你一道麼？」她向雲中鶴身後望，黃堯已早撲到那激動得渾身抖顫的師傅膝前，他的聲音激動得咽哽，說：「原來你就是：…我爹，爹，怎麼你一去十年，也不來看我們。想得我好苦啊。」

他想高聲大叫，對他娘說：爹不是無情無義，因爲兒時的記憶都回到心頭，沒人曉得，只有他知道，知道爹的懷抱有多溫暖。現在他也才知道，原來師傅的恩情，其實是父子的親情，他的手不是仍像記憶中同樣的溫暖麼，只不過那隻伸出來撫着他肩頭的手，顫抖得太厲害了。

他爹爲可不說話啊？原來他爹睜大了惶恐也溫和的眼睛，也像黃瑛一樣張望，因無所見，都又落在雲中鶴面上。

雲中鶴嘆了口氣，仰頭道：「姮娘，你也該下來了。」

剎時間，像連風聲也靜止了，不，有人在說：「她……她也來了！」

「是的，我也來了。」像一朵白雲飄落，雲中鶴斜跨一步，他那立身之處已衣袂飄飄地站着姮娘。黃瑛叫聲娘撲了過去，指着那人說：「他……眞是我爹麼？」

雲中鶴瞧了姮娘一眼，了不得，這樣的時刻，那姮娘仍然恬靜得像平時一樣寶相莊嚴，却聽雲中鶴喝道：「你地下沒有地縫可鑽，抬起頭來。」

姮娘道：「雲兄，不用責備他了。」不聞嘆息聲，但都見到了她作了個無聲嘆息，只是咀角仍然含笑，携着黃瑛的手，走向金花娘，不過是轉身一跨步，就和金花娘面對着面了。

姮娘道：「瑛兒，來，叫聲娘，從今以後，她也是你娘了。」不，只是轉到了金花娘跟前，因爲心中有愧的金花娘，低下了頭去。

不容金花娘再退步，不知她怎麼一跨步，已把金花娘的雙手都握着她掌中，說：「恕我無禮……」

黃瑛一怔，秦重幾乎驚呼出聲，那面的黃堯跳了起來，都以爲姮娘對金花娘突然出手了，但黃堯脚未離地，已被他爹抓住了胳膊，雲中鶴捋着被疾風飄起來的蒼髯，不但點頭，而且面上現出了笑意。

姮娘道：「妹妹，我痴長你兩歲吧，那麼，從今以後，我該叫你妹子了，適才你們所說的，我和雲兄在上面，都已聽得清楚。妹妹你對他一片痴情，好生令人感動，尤其是你自幼闖蕩江湖，受盡了無限委屈與艱難，仍能保存你的清白，豈僅我們感動，實令我們無限敬佩。妹子，抬起頭來，你沒有錯，難道就只許君子好逑，就不許淑女發乎情麼，何況當年你並不知道有我，不知他已婚配，妹子，你責備他的，也都有理，比起你妹子來，他實在無情，也無義了，不，妹子，實在，我對他，也許了解得多些，他也並非太無情，他只是太迂腐了，唉？太迂腐了些……」

「住口！」雲中鶴大喝一聲，聲震幽谷，甚至令那漸漸濃厚起來的霧氣，被震盪得滾滾翻翻。

秦重一怔！師傅今晚怎麼啦？從未見他發過怒的師傅，火氣大得令他怪異，而且驚訝！

黃瑛怒道：「呔！野鶴兒，你敢對我娘無禮！」

雲中鶴道：「甚麼迂腐，金花娘說得不錯，姮娘，你想想，他拋妻棄女，有了不養，辜負了金花娘一片痴情，這個鐵石心腸的人有甚麼情，有啥義。我恨不得：…哼！連我這個局外人，也恨不得痛打他一頓，方消我心頭之恨，你倒幫住他。」

雲中鶴眞像越說越有氣，把鬍鬚吹了好高。眞像要撲過去，姮娘拉住金花娘，慌忙雙雙攔在雲中鶴身前，說道：「雲兄請息怒，你錯了，你說他鐵石心腸，更是大錯，這那十多年來，他躲在這少見天日的霧谷之下，自怨自責，受盡折磨，唉！雲兄你瞧，十多年來，他被折磨得蒼老了許多，說他義上有欠缺則可，說他無情，可就不公平了，只不過太以迂腐的錯解了這個情字，而不知禮者理也，錯已鑄成，不知補過，他以爲無面見我，躲在這霧谷之下，自怨自責，却不知情發先天，禮者人爲，悖逆情理，禮也不成禮了，何可貴，又何必守。」

說着，又幽幽地嘆了口氣，道：「令我最難過的是，並非他鑄成了大錯，我這妹子當年不知他已婚配，亦非一心要練她那快劍十三奇，即使先存利用之心，後來却是發於情，她沒錯，錯在他錯已鑄成，就該對我明言，迎接我這妹子返家，竟把我當作醋娘子了，一聲不响，待得我這妹子尋了去，知道我這妹子已替他延續了香烟後代，他竟也無動於衷，甚至把我母女

丟拋下了，這才令人可惱又可恨！」

她是眞恨了，不但聲調帶恨，而且顯然因爲恨得咬牙，以致說不下去了，黃瑛輕輕地嘆了一聲，重重地，一把又抓住秦重的手，說：「娘是眞恨了，噯呀，我從未見娘發過怒。」

秦重心中一動，他師傅一反常態不說，這姮娘平時何等溫柔慈祥，怎生也突然間惱恨起來？是何原故？

那姮娘轉過身去了，因爲仍然握着金花娘的手，一帶之下，便和金花娘面對了面，說道：「妹子，讓我再看看你，嘖嘖，眞是我見猶憐，你被他折磨了這麼多年，仍這麼楚楚動人，不怪當年那麼多武林中人被你神魂顚倒了，我啊，若是個男子漢，怕不也要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雲中鶴急速轉過面來，秦重從他師傅的面上，見到了笑意，眞的，他也想笑，但沒有笑出聲來，忽然間，他明白了，師傅先前之怒，並非眞怒。

不，金花娘顯然風韻猶存，但比起姮娘來，可顯得蒼老了，他眞不信年輕的時候，金花娘會比姮娘更美，更動人。不可，笑的是，兩人的兒女都這麼大了，又當着這麼大的兩個兒女面前，又是他師徒在跟前，姮娘竟說出這樣的話來，不不……且慢，溫婉嫻雅的姮娘，這番做作，說出這樣的話，加上他師傅的笑意，必有緣故，哈！據說殺人不眨眼，雖不知眞假，但江湖上聞名喪胆，可是萬確千眞，更千眞萬確的是，金花娘，女羅刹，竟會在姮娘面前嬌羞的低下頭。

「姐姐，休要取笑。」金花娘說。

姮娘出其不意，把金花娘往懷裏一帶，一把摟住她，說：「噯唷，你叫我姐姐了，你眞高興，只恨他無情無義，你這聲姐姐叫晚了十多二十年，不過，現在仍然不太晚，從今以後，妹子，我們是好姊妹，再不分隔兩地了。妹子，別低頭，抬起頭來，我還要看看你，再看清楚些。」

姮娘放開她，把金花娘推開了些，怎麼她嘖嘖兩聲，又咬起牙來。

「妹子，你令我眞是越看越愛，」姮娘忽又哼了一聲，說：「却又令我恨起上來，你對他却那麼痴情，又替他生了個孩兒，他却那麼狠心，妹子，你豈僅令我越看越愛，我再說一遍：眞令我也越敬重你了，因爲可想而知，當年那麼多武林中人爲你神魂顚倒，而且都是武功比你更高強的，可知當年保存清白身，何其不易了，現在我才明日，女羅刹這個惡名兒是怎麼得來的了，那些命喪在你劍下的武林敗類，眞是死有餘辜。而最最可敬的是，你情志高潔……」

「看哇，你這話說得一點也不錯。」雲中鶴一拋蒼髯，那白鬍子飄洒開來，在月下的薄霧中，眞像一朵飄飛的雲絮。他轉過頭來，突然說道：「金花娘她心懷大志，眞令我們這些自命武林名宿的人愧煞了，無論她當初的動機爲何，總是造福武林。」

姮娘點頭道：「不錯，說到造福武林，妹子，不論當初是否是你的原意，總之造福了武林。你可知道，自你得到那些門派的獨門功夫，所謂不傳之秘，再也不秘了，門派之見也漸漸消除，因是漸漸消弭了門派之爭，妹子，早年你在江湖中來去，見得多了，個人的小爭無時無地無之，積怨一多，門派的大爭繼之而起，是不是死人無數，妹子，你說，那些只爲了鬥氣爭名而死的人，死得多冤枉，但自從那些所謂不傳之秘，被你得到手中，再也不成其秘了，近十多二十年來，門派之爭，是不是絕少聽聞，便不幸也有發生，那也是僅無僅有……」

雲中鶴一捋蒼髯，肅容道：「又豈僅此，豈僅消弭門派之爭爲武林開太平，而且她把各門派的獨門功夫，融會貫通，可說是集武宇之大成，創造出快劍十三奇來，爲武學大放異彩，發揚光大，眞個是繼往開來，姮娘我說的是不是，我說她金花娘是自達摩祖師之後的武林第一人，你必也同意……」

秦重恍然大悟，他明白了，他師傅先前之怒，並非眞怒，姮娘對金花娘親熱讚美，顯然只是一半兒眞，必是他師傅和姮娘串演出來給金花娘和黃瑛的爹看的，別的不說，金花娘這快劍十三奇，江湖上，武林中，知道的也少之又少，再說，金花娘已十年不出吳家莊，更別說十年前了，便是現在，金花娘也還未曾練成，快劍究竟有那十三奇，只怕連他師傅和姮娘都不知道，却把這套劍法讀得上了天，竟說繼往開來，豈不是太誇張了？

但無論如何，那金花娘已被讚得飄飄然，悲戚的顏色早已改變成了煥發的容光。秦重悄悄地碰了黃瑛一下，悄聲說：「你看，你爹其實並非無情，你看他怎樣瞧金花娘，他眼中流露出無限的情意。」

那黃瑛雖然不再痛恨這兩人，但一時之間，那恨念却也未曾盡消，不由哼一聲，幸是那一聲低得只秦重才聽到。

本來是黃瑛抓住秦重的手的，甚麼時候，秦重反把她的柔夷握在掌中了？連秦重自己也不知道，但黃瑛任由他握着，却是眞的，可惜，她看不出秦重眼中也流露出無限的情意，因爲她無暇去看他。

姮娘又接口說了，道：「正是，你說得一點不錯，我這妹子的這套劍法，眞是繼往開來，把武學發揚大光了。」

「兩位謬讚了，慚愧。」金花娘欠身說：「姊姊，這位是……」

「噯唷，你瞧，我忘了給你引見，這位是雲大哥，妹子，你常在江湖上行走，必也聽說過，江湖上有位行踪飄忽無定，超凡入聖的雲中鶴，當眞，我忘了你們沒見過。」

「原來是雲大哥，」金花娘說：「久聞大名，確實少會。」

雲中鶴呵呵笑，說道：「今日一見，不過是隻野鶴兒，姮娘要說入聖超凡，花娘才……啊，我該叫嫂子才好，我這位花娘嫂子才當之無愧，姮娘，你說得溜了嘴啦。」

金花娘道：「多承姊姊和雲大哥謬讚，令我汗顏，其實我不過志切報仇雪恨，苦求武功奧秘，你們不責我太放肆了，已令我銘感，如何當得兩位謬讚，再說，我雖把得自各門派的武功秘奧融會了，拼拼湊湊，倒也眞想創一套威力無窮大的劍術來，可惜人家……」她斜着眼兒一瞟，繼續說道：「可薛我把心也給了他的人，反

而對我秘技自珍，迄今仍未得到移形換影的心法，因是融會却不能貫通，致令快劍十三奇創了出來，威力却大減……」

「呔！」雲中鶴怒喝一聲，走過去把黃堯一推，把黃堯的爹拖了起來，怒道：「你這人眞眞無情也無義，放着一雙如花美眷，却讓她們去虛度秋月春花，有一雙絕頂聰明，資質非凡的兒女，不養也不敎，却獨個兒躲到這霧谷裏來目怨自艾，自悲自傷，你竟把賢慧姮娘當醋娘子了，已不可恕，花娘繼往開來，造福武林，竟不助她完大志，更令人髮指，還不趕快上前認錯，別瞧你已兒大女大，又當着他們面前，你不趕快前去賠禮，老哥哥我今天就打得你。」

姮娘道：「老哥哥，請息怒，多情却似總無情，說他迂腐，那倒是眞的，我也是了，却是他辜負了花娘的一片痴情，非要罰他不可。」

雲中鶴不容分說，只那麼一推一送，他就跪倒在金花娘面前，就在那瞬間，霧氣自四方八面掩捲過來，原來月移峰巔，虛下的霧氣，迅速瀰漫開來。就在那瞬間

秦重聽得師傅在他耳邊一聲低喚：「還快走，連霧也知情識趣，難道咱們還要視眼見到人家有情人成眷屬麼。咱們也該知趣些。」他頓覺騰雲駕霧一般身在飛騰，待得眼前又現光明，才知已到了崖上，又復明月如水，霧谷又再霧鎖雲封。

秦重戀戀不捨，道：「師傅，我們眞走麼？難道不等他們？」雲中鶴捋髯笑道：「人家一家團聚，共敍天倫，咱們爺兒倆不走，難道留下不成。我知你捨不得黃鶯兒，你放心，邱媽媽已在前途等候，我們去和她會合了，前去雙槐樹等候，不出一年，師傅就還一個黃鶯兒給你。不過，小子，你可別學她爹無情無義。」

秦重臉上一紅，道：「師傅，你怎說？難道他們留下在霧谷不走了？」

雲中鶴脚下不停，道：「我知道瞞不過你，小子，但別以爲我今晚的一番做作，一番言語，全非眞實……」

「我知道，我知道，」秦重忙說：「師傅的怒責，姮娘的體諒分辯，繼之師傅和姮娘對金花娘的讚譽，頓令這三個人之間的死結，不解自開了。眞是再妙不過了，眞虧師傅想得到。」

雲中鶴呵呵笑道：「這那是我想到的，師傅不敢掠美，也是姮娘的計策，確也虧她賢慧、大量。」

「只是，師傅，你們讚金花娘造福武林，繼往開來，怕不誇大了些？」

「一點也不。」雲中鶴道：「雖非她的本心本意，但門派之爭，消減了不少，却是事實，武學得她而發揚光大，我們拭目而待，不用多久，待一年後，他們一家五人重返雙槐樹，你就會見到快劍十三奇，威震江湖，大放異彩了。」

「師傅，他們在這一年中，留下在霧谷練劍？」

「還有比霧鎖雲封的霧谷更好的地方麼？小子，你不用羨慕，他們都明白秘技自珍，即是固步自封，還怕他們秘技自珍麼？去吧。」師徒二人走了，迎着東昇的旭日，走下了接雲崖，走向平原千里的康莊大道。

（完）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兩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中心局郵戳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由劃撥中心查存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兩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都市雙傑傳奇故事

馬　騰・文
黃耀基・圖

點錯相

沙塵滾滾　殺錯良民

在本市，罪案可說無日無之。翻開報紙，什麼擄人勒索，一屍兩命；男子被斬，倒臥血泊，滿身刀痕；黑幫尋仇，男子被追斬，身中數刀；匪徒持械行刼珠寶公司，職員反抗受傷……等等新聞，眞是觸目驚心！

× × ×

卡凡任職於報社，由於經常要四出採訪，對於那些血淋淋的場面，雖然見過不下十次，但每一次來到血淋淋的現場採訪時，仍然感到觸目驚心。

他曾經採訪過一個被人在街頭追斬，身中數刀，倒臥在路邊的無辜者，那時，他不但感到心驚，也感到氣憤！

想不到，這種「殺錯良民」可怕事情，居然發生在他的身上！

× × ×

這一日，由於遠赴郊區採訪一宗石屋離奇失火，兩人離奇被燒死的新聞，差不多約九時才趕回報社，將採訪稿整理好之後，離開報社已約差不多十一時了。

他雖然在坐車從郊區趕回市區的途中，在車上啃了個漢堡飽，這時候也感到餓了。

於是，他決定到附近的大牌檔炒兩味，算是晚飯也是宵夜。

在一條距報社兩個街口的橫街內，最少有三家大牌檔。

一家是賣粉麵的，另一家是俗稱的「潮州冷」，只有那家名九記的大牌檔，賣的是火猛鑊氣够的廣州菜式。

卡凡很欣賞九記那位「後鑊」的手藝，所以這一次他也決定幫襯九記。

雖然還未到午夜，但光顧大牌檔的人已很多，卡凡找了一張最尾的空枱坐下來，鼻子嗅到陣陣濃烈的香氣，不禁吞了口口水。

伙記上前招呼他，卡凡點了個豉椒炒鵝腸，一個豉汁蒸泥鰍，再要了一碟鵝掌，吩咐伙記拿一枝啤酒來，然後倚在牆上，打量着各式人等的食客。

啤酒先來，鵝掌接着送到，卡凡倒了一杯啤酒，喝了一大口，舒暢地吐了口氣，挾起一塊鵝掌嚼起來。

他認爲，鵝掌是最好的下酒物。

而九記的鹵掌，味道確實不錯，卡凡甚至認爲，比一些大酒樓燒臘部泡製的還要好味。

一碟鵝掌吃完，那枝啤酒也喝完，幸好那兩碟蒸泥鰍與炒鵝腸已送上來，於是卡凡叫了兩碗白飯。

吃到第二碗白飯的時候，有兩個青年想搭枱，但被伙計招呼到一張客人剛走的空枱。

搭枱這種事在大牌檔來說，平常得很，就算在大酒樓，也一樣有，所以卡凡也不在意。

嚥下最後一口飯，望一眼空空如也的三隻碟，卡凡自己也不禁失笑起來，不自覺摸摸肚子。

連他自己不知怎會吃得這樣多，肚子漲鼓鼓的。

吃完飯之後，照例喝一杯茶嗽嗽口，卡凡提走那個鋁造的茶壺，往那隻喝過啤酒的玻璃杯內斟茶。

豈料，就在這時，幾名大漢分別從三個方向向他撲來，一聲不响，刀光乍閃中，一齊向卡凡的身上斬落！

坐在卡凡隣枱的一對男女，嚇得大驚失色，忙不迭走避開。

卡凡是聽到急驟的脚步聲向他逼來，才好奇地抬起頭望一眼是怎麼回事。

那知一望之下，他亦驚得變了臉色，尚幸他見識過不少這種場面，一驚之後，本能地一揚手中的茶壺，脫手飛出去，同時上身向下一滑，滑入枱底下！

卡凡擲出的茶壺擊在一個揮刀疾斬的大漢臉上，那大漢臉上登時開了花，脚下一窒，慘叫出聲。

而濺出來的茶水，濺在另一個揮刀大漢的手上頸上，燙得那傢伙亦怪叫出聲。

——那壺茶是伙計新鮮熱辣剛剛沖給卡凡的。

「乒乒乓乓」一陣亂响，另外那些漢子的刀斬在枱櫈上，杯碟翻飛碎裂！

卡凡在滑下枱底的剎那，膦覺肩臂一痛，知道被斬傷了，當下不敢怠慢，乘勢雙臂盡力斜向上一推，那張枱子被推得疾飛向那些大漢！

而枱面上的杯碟，亦急射出去！

那些如狼似虎的大漢急不迭閃避開。

但那個臉上被茶壺砸中，被燙得紅一塊白一塊，血水與茶水混流的漢子却閃退不及，被那張飛撞過來的枱子撞個正着，倒退一步，摔跌在地上。

這時，在九記大牌檔吃喝的人客，早已嚇得心驚胆顫，驚呼大叫，鷄飛狗走！

連伙計老板也遠遠走避開，唯恐被殃及。

就連隣近兩家大牌檔的食客及老板伙計，亦慌不迭走避過對面馬路。

這樣多的人眼見數名大漢行兇，竟然沒有人敢挺身而出，這也難怪他們，因爲這不是動口不動手——吵架那樣簡單，一刀斬落來，可能會當場喪命的！

所以，盡管有很多人遠遠地圍觀，就是沒有人敢挺身而出。

幸好，九記大排檔的老板飛奔到斜對面馬路的一家士多撥電話報警。

× × ×

卡凡在推出枱子的剎那，已看清楚了那些惡客的人數——足有五個，每個人的手上，都握着一柄尺多長的牛肉刀，鋒利的刀鋒在燈光照射下，閃出懾人的寒光。

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一個虎躍，撲到那個被枱子撞翻在地的惡漢前面，雙手執起那張翻倒的枱子兩隻脚，猛力掄砸出去！

——事後，他自己也不明白當時怎會那樣大力。

呼地一聲，四名再度揮刀撲上來的惡漢被那籮口大的桌面逼得閃退不迭！

其中一名惡漢收刀不及，一刀斬在枱面上，嵌入枱面，被枱面帶得一個踉撲，斜撲出一步，急忙鬆手，才沒有被帶得撲在地上。

而三名惡漢一閃之後，散開來，繞到卡凡的背後，兩側，揮刀飛腿，猛撲向卡凡！

卡凡正想反手將枱子朝後掄去，一名惡漢飛踢出的一脚堪堪踢在他下頷上，他只好棄桌，上身微仰，讓過那脚，但刀光如電，三把刀又斬至了！

他連忙一伏身，接着一滾，滾到枱脚邊。

三柄刀一下子斬空，接又揮起，追斬卡凡！

卡凡這時連臉色也變了，雙手閃電般執着那張枱脚，奮力掃出去！

那三名惡漢料不到卡凡仍有這一手，慌不迭閃跳開。

「啪」一下急响，一名惡漢閃跳不及，被那張枱掃砸中腿脚，大叫一聲，摔倒在地上。

驀地，卡凡大腿上一陣劇痛，忙順勢將掄掃出的枱子脫手飛擲出去。

「喲」一聲大叫的同時，那名剛才棄刀的惡漢被枱子砸中腰部，飛跌出去。

卡凡腿上中的一刀，就是那傢伙偷偷檢起那名頭臉被茶水砸燙得一塌糊塗的同伴棄在地上的刀，乘卡凡正全力對付三名惡漢時，一個冷不防，斬了卡凡大腿的一刀。

那一刀很深，痛得卡凡也忍不住叫出聲。

而那一隻褲管，迅速被湧出來的鮮血染紅了。

卡凡想竄起來，但大腿一陣劇痛，令到他只好趴在地上！

而那三名惡漢又已衝撲上來，揮刀疾斬向卡凡！

卡凡這一次怎也逃不過刼難了！

× × ×

「我是警察，快停手，否則開鎗！」

這一聲喝叫可謂來得及時，救了卡凡一命。

那三名揮刀斬向卡凡的惡漢聞喝震了一下，扭頭一看，一名警察果然從路上飛奔而來，手上執着佩鎗，指着他們！

卡凡却趁他們一驚回頭的剎那，拚命一滾，忍着腿上的劇痛，滾入一張枱子底下。

那幾名惡漢一見警察來了，驚得棄下手中刀，朝相反的方向飛奔。

而那名被砸燙傷頭臉的大漢，早已一個人急急從地上爬起來，用手掩着臉，走得無影無踪了。

那名警察邊急速地奔跑過來，邊高聲大喝道：「站住，不准跑，否則開鎗！」

但那幾名惡漢豈肯停下來，沒命地向前飛奔，各自轉入橫街窄巷，一閃而沒。

一陣嗚嗚的警車聲急速地傳來，夾雜着救護車的鳴叫聲。

那警察眼見那些兇徒四散奔逃，閃入橫街窄巷，一時間不知追那一個好，猶豫了一下，決定不再追趕，跑到卡凡面前，蹲下來察看他的傷勢。

警車與救護車的鳴叫聲刺入耳膜，戛然停在大排檔前，警車上的警員及救護車上的救護人員急急地從車上跳下來。

這時卡凡由於兩處傷口血流不止，臉色青白得嚇人，只差一點沒有昏過去。

那些救護人員一見有人受傷倒地，立刻抬着担架，先爲卡凡止血上藥，然後包紮好，放上担架，抬上救護車，嗚嗚地開走了。

而卡凡任職的那家報社的記者亦聞訊趕到來採訪，可惜他們來遲一步，救護車早已開走了，不然，他們將會看到被兇徒當街襲擊的人，原來是他們的同事。

那警員在警車開到後，立刻上前向一名警長報告他所知道的情形，並指示兇徒逃走的方向。

那名警長立刻分派手下的警員分散開來，遁着那些兇徒逃走的方向追查下去。

而現場遺下的幾柄牛肉刀，則檢起來，帶回警署作進一步的調查。

而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只苦了大排檔的老板，今晚是無辦法再開檔營業了。

× × ×

翌日，卡凡被數名兇徒當街斬傷的新聞，以大字標題登了出來。

幸好卡凡沒有看到報紙，不然，不知他有何感想？因爲他經常採訪這樣的新聞，想不到這一次落在他的頭上，他成了新聞人物，被採訪的對象。

幸好，他由於失血過多，身體虛弱，精神不佳，那些來採訪眞相的記者皆被擋駕。

但泰迪却例外，因爲他是卡凡指定要見的人，所以醫生特准他進去。

而辦案的警員當然也可以進去向卡凡「問口供」。

卡凡對於那些來「問口供」的警員，也不知怎樣說好，因爲他對這次街場遇襲的原因，一無所知，不知對方爲何會對他下毒手，更不知對方是何方神聖。

所以，那些辦案的警方人員也不得要領。

但他們却認爲這是一宗嚴重的仇殺案來處理，爲了保護卡凡的安全，在卡凡的病房門外，派了一名警員看守。

× × ×

泰迪拍了一日一夜戲，疲乏得他連眼皮也差點張不開，但他在回到住所大廈樓下時，還是習慣地買了一份報紙。

當他拿起那份報紙時，目光瞥到頭版醒目的大字標題時，那雙睜不開的眼睛陡然睜得斗大。

因爲那之上，赫然登有卡凡的名字——××報社記者卡凡被數名大漢襲擊，身中兩刀，倒臥街上。

泰迪看到這條標題，腦袋「轟」地响了一下，剎那間疲乏全消，呆站在報紙攤檔前，快速地看着報載的內容。

匆匆看完之後，他一手扔下報紙，拔腿就跑，倏然又停下來，招手截停一部「的士」，吩咐司機開往全市最大的那間公立醫院。

他之所以要趕往那間公立醫院，是報紙上登載了卡凡被送到那裏進行救治。

那報販看到泰迪那樣子，還以爲泰迪是個「鶏綫佬」，檢起泰迪掉下的那份報紙！說出一句：「這個人眞是鶏鶏地。」

雖然門口有警員把守，但泰迪是卡凡指定要見的人，那當值的警員也只好放泰迪進去。

泰迪三步兩脚走到病床前，叫了一聲：「卡凡。」

閉着雙眼躺在床上的卡凡一下子睜開眼睛，一見是泰迪，不由苦笑叫道：「泰迪。」

泰迪見卡凡臉色很蒼白，肩臂與大腿皆綁着潔白的紗布綳帶，皺了皺眉頭，關切地問：「傷得很重？」

卡凡又苦笑了一聲：「肩臂上那處傷口沒有什麼，大腿上挨的一刀就重了，據醫生說。差點就傷到腿骨。」

歇一口氣，卡凡又說道：「總共縫了四十二針。」

泰迪吸了口氣，恨聲道：「襲擊你的人是何方神聖？」

「這一點我也不知道，我簡直莫明其妙！」卡凡苦笑連聲，接將那晚發生的經過情形，對泰迪說了一遍。

泰迪聽完之後，緩緩地道：「這就奇怪了，他們顯然是有備而來襲擊你，會不會是你得罪了人家而不自知，否則，他們不會無端端向你下手，照你說的情形，他們似乎想要你命，若沒有深仇大恨，斷不會下此毒手。」

「但我想來想去，也想不起曾經得罪了那一個！竟然要斬殺我。」卡凡苦着臉說。

「你還認得他們嗎？」泰迪握緊拳頭道。

「有兩個可能認得，因爲我對他們的印象比較深。」卡凡目光一凝，「那兩個曾經在事發前，欲與我搭枱。」

泰迪目光一閃，脫口道：「這是他們的一種手法——點相，目的就是辨認清楚下手的對象，既然他們點過相，照計不可能認錯人，這就令人費解了。」

「當時我就是沒有想到這一點，而搭枱也是很平常的一回事，所以我沒有留意，否則，我也不致吃這個大虧！」

卡凡說完，喘了口氣。

泰迪忙道：「你的臉色很差，歇一歇再說吧！」

卡凡搖搖頭：道：「不要緊，他們已爲我輸了血。」

泰迪還是道：「我還是走吧，你沒有什麼大碍我就放心了！你好好休息一下，明天我再來看你。」

卡凡確實很虛弱，說了這麼一會話，已感到氣促心跳，頭也有點暈，只好道：「好吧，那你明天再來吧！」

泰迪執着卡凡的手，深注了他一眼，才走出病房。

卡凡看到泰迪的身形消失在病房門外，立刻乏力地閉上了雙眼。

× × ×

一覺醒來，已是上午十時零五分，泰迪一骨碌從床上跳下地，急急漱口洗臉。

這一覺，他足足睡了二十個鐘頭。

昨天與今天都沒有接到拍戲的通告，那就是說，他今天不用回片場。

在附近一家餐室吃了一份午餐之後，他張開一分報紙瀏覽起來。

報上仍有登載卡凡被斬的報道，泰迪也懶得去看，因爲連卡凡也不知因何被斬，報上登載的消息，肯定也沒有進一步的消息。

看看時候差不多了，泰迪於是結賬離

去，趕往醫院。

今日卡凡的臉色不再那樣難看，有了血色，也精神了，泰迪寬心了不少。

「泰迪！外面的報道怎樣說？」卡凡見到泰迪，顯得很高興。

這也難怪，泰迪不但是他的朋友，而且是死黨，共過患難，比親兄弟還要親。

泰迪坐下來，說道：「你是幹那一行，還不清楚，千篇一律，沒有什麼新的消息。」

卡凡嘆了口氣，道：「我越想越覺得這一次是無妄之災，這一口氣怎麼也嚥不下！」

「你是說他們點錯相？」泰迪道：「這種情況也時有發生，但他們在這樣近的情形下，估計不可能點錯相的！」

卡凡望着泰迪道：「你也知道，這半年來，咱們都沒有與那些牛鬼蛇神衝突過，日子過得很平淡，我自問沒有開罪過那一位大蟹！」

泰迪不由點點頭道：「嗯，聽你這樣說，倒也有這個可能，不過，無論怎樣，都要查個水落石出，否則，這口氣眞的很難嚥得下！」

卡凡急道：「泰迪，現在你不可亂來，等我傷好之後再說，或許警方捉到那幾名兇徒，查出眞相也說不定。」

「你放心，我明天可能有戲要拍，你安心養傷吧，我會每天來看你！」泰迪拍拍卡凡沒有受傷的肩頭。

卡凡感動道：「我在這裏沒什麼的，你不用天天來探我，你也要好好休息。」

泰迪眨眨眼道：「保重身體，猶如孝敬父母，這一點我知道。」

× × ×

泰迪一連拍了三十三天戲，有時還要拍通宵，累到他差點喘不過氣來。

不過，他無論怎樣忙，也堅持每天到醫院去看望卡凡。

卡凡整天躺在床上，眞是覺悶死了！但他又不能下床行走，只好無可奈何地躺在床上。

不過，這也讓他有很多時間來思想那晚他被斬的情形。

但是他想爆了腦袋，也想不出他爲何會遭遇到襲擊。他只好暫時認爲那幾名兇徒可能認錯人，至令他成爲「殺錯良民」的受害者。

在醫院足足躺了一個月，經過醫生檢查，認爲已沒有什麼大碍，准許他出院回家休養。

這眞是求之不得，當日他就出院回到家中。

泰迪照常往醫院探望他，才知道他出了院，便急急忙忙趕往他家。

「你怎麼出院也不通知我一聲？」泰迪見到卡凡，劈頭就問。

「我又不是七老八十，肩上的刀傷已全好，腿上的傷口也拆了綫，好得八八九九，可以行走，只是不可以走得太急或奔跑，而你近來又這樣忙，我不是一個人也好好地回來了嗎？」卡凡說着，興奮地走了幾步，「唉，躺在病床上，悶得我差點發了瘋，一聽說可以出院，眞是一分鐘也不想再留下去。」

泰迪看到卡凡走起來與平時沒有什麼兩樣，才放了心，但仍然一迭聲道：「別走了，快坐下來，小心牽動了傷口！」

卡凡笑着坐在泰迪身旁：「看你緊張的樣子，使我想起了那些醫生與護士，你個比他們還要緊張。」

泰迪望着卡凡道：「忙完這個星期，大約有半個月空閑，到時我可以陪你，查一查你被斬的原因，以及那些人是何方神聖。」

卡凡激動地道：「警方至今仍然查不到那些兇徒的下落，看來，要靠我們自己了，若不查個清楚明白，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唔，咱們現在別談這些，先去找一個好地方，享受一下。」泰迪拍拍卡凡的肩頭，站起來。

「不如到九記大排檔怎樣？」卡凡忽然說。

「好，那裏的菜不但夠氣够，味道也好，勾到那裏吧，」泰迪高興地同意。

兩人說着立刻就去。

× × ×

九記大排檔雖然發生過那一次驚心動魄的兇殺案，依然生意鼎盛，大有坐無虛席之盛況。

那一次事件令到大排檔的老板伙記印象難忘，所以那名伙記一眼瞧到卡凡，呆了一呆。

他看了卡凡幾眼，張口欲說什麼，但還是沒有說出口，招呼卡凡泰迪到一張空枱坐下來。

卡凡也認得那伙記，朝他點頭笑笑，與泰迪坐下來。

跟着兩人點了幾味菜，叫了兩支啤酒，先來一碟鹵水豬仔脚，喝起啤酒來。

那伙記則不時向他那邊溜兩眼，卡凡詐作不知，與泰迪邊吃邊喝邊談。

第一個菜送上來，泰迪舉起筷子欲挾的時候，卡凡驀地臉色一變，急匆匆掏出一張百元鈔票，放在枱上，接一把拉起泰迪就走。

泰迪被卡凡弄得莫明其妙，開口想問他究竟是什麼事這樣急，但一眼看到卡凡那緊張凝重的神色，便閉口不語，跟着卡凡就走。

——他知道卡凡若不是有什麼意外的發現情或事，斷不會像忽然發了神經般拉着他就走，情願白費一百元。

倒是那伙記見兩人像神經般，叫了菜不吃，急匆匆離開，呆了一呆，張口叫道：「先生……」

「我們有急事不吃了，那張百元鈔票用來找數。」卡凡頭也不回地邊說邊急步向路口那邊走去。

那伙記呆望了卡凡泰迪急速遠去的背影，嘀咕一句：「這兩個鶏絲佬，」走到那枱將卡凡留下的百元大鈔收起來。

卡凡與泰迪這時候已經急步轉出了路口。

泰迪被卡凡拉着走，心知必有蹊蹺，忍不住道：「你走得這樣急，腿上的傷口痛不痛？」

卡凡邊急步走着邊答道：「很痛，但走慢了可能失去那傢伙的影踪！」

泰迪心頭一動，脫口低聲問：「可是發現了那晚襲擊你的人？」

「就是前面大約二十碼，穿一件黑間白恤衫的傢伙。他是其中之一！」卡凡下頷微揚，示意泰迪向前邊望。

泰迪仔細一望，果然看到前邊的人羣中，有一個身穿黑白間格的青年這急急地走着。

「你沒有認錯人？」泰迪目光一直沒有離開那青年。

「沒有認錯，」卡凡肯定地說：「他就是被我用茶壺砸中臉頰的人。」

兩人說着，前面那傢伙已越過一條馬路，一直往前走。

路上雖然人多，而卡凡泰迪又不敢跟得那樣近，兩人還是緊緊地盯着前面那青年，因爲那青年穿的恤衫很「搶眼」。

那青年像有什麼急事般，一直走得很急，忽然轉入了一條橫路。

卡凡唯恐失去了目標，忍着痛走得更急。

泰迪忍不住想開口，但忍住了，亦加快了脚步。

轉入那條橫路，一眼又看到那青年，兩人同時鬆了口氣，將脚步稍爲放緩。

經過那一陣急走，兩人與青年的距離拉近了一些。

那青年忽然乘馬路上汽車較疏落的時候，橫過馬路。

卡凡與泰迪亦急忙左閃右避，橫過馬路。

兩人始終緊盯着那青年。

那青年橫過馬路之後，轉入前面一條橫街中。

卡凡泰迪不由又加快了脚步，一陣急走，轉入了那條橫街。

可是兩人却失去了那青年的踪影。

卡凡泰迪不由停下來，左右張望打量起來。

這條橫街停滿了房車與貨車，而兩邊地下的舖面亦已關閘鎖門，只有樓上的住戶透出燈光，整條街靜悄悄的，疏落的路燈投下黯淡的燈光，整條橫街黯沉沉的，偶爾有一兩個行人。

兩人張望打量了一陣，依然發現不到那青年的踪跡，不由往前走去。

「那傢伙一定是進入了一幢樓內，不然，怎會忽然不見了？」卡凡左右打量着兩旁的樓宇。

這條街全是六至八層高的唐樓——即是沒有升降機的那種樓宇，每間店舖的旁邊，都有一個樓梯口，有些黑洞洞，有些燈光火猛，兩人一直往前搜索，始終發現不到那傢伙的踪跡。

「那傢伙可能進入街頭那幾幢樓的其中一幢，走回去再看看！」卡凡死心不息地對泰迪說。

泰迪也同意卡凡的看法，點點頭，轉身往回走。

這一次，兩人不但往兩邊的樓梯口張望，也抬起頭，往樓上透出燈光的窗口張望。

他們經過一個黯沉沉沒有燈光的樓梯口的剎那，驀地一條人影像鬼魅一樣標出來，兩人冷不防之下，吃了一驚，閃開一步。

從樓梯口標出來的黑影當然不會是鬼，而是一個人。

赫然是那個穿黑白間格恤衫的青年。

卡凡一眼就認了出來，忙朝泰迪打了個眼色。

泰迪這時也認出來，一個箭步衝上前去，一拳疾擊向那青年的鼻樑。

對於那些爲非作歹之徒，泰迪向來不客氣，心狠手辣！

那傢伙顯然不是伏在樓梯口襲擊兩人的，因爲他從樓梯口出來，乍然見到兩人，也顯得有點意外，愕了一愕！

他的臉色忽然變了。

因爲他也一眼就認出卡凡。

雖然街上燈光很黯沉，但在這樣近的距離下，亦能清楚地看到對方的面貌。

他更加驚愕，一轉身就想標回那樓梯口內。

但泰迪那一拳已電閃般擊至，他想閃避也來不及，「拍」一响，鼻樑上重重地被擊中！

那青年張口發出一聲痛叫，身體向後仰了一仰，差點仰跌在地上，急伸手摸向腰間。

泰迪豈肯讓對方有還手的機會，緊接着一脚飛起，重重地踢在對方的小腹上！

那青年這一次再也站不住了，痛叫一聲，一手捂着小腹，彎腰踣倒在地上。

卡凡這時已忘了腿痛，一步標前，執着那青年伸向腰間的手臂，猛力一扭，扭到背後！

那年再發出一聲痛叫，完全失去了抵抗力。

泰廸一把執住那青年的頭髮，往上一提，那青年又痛叫一聲，爲了減少痛苦，不得不掙扎着站起來。

泰迪伸手在對方的腰間一摸，摸出一把大約半尺長的尖刀。

「將他帶到那個樓梯口！」泰迪伸手指指卡凡身後那個樓梯口。

街道兩旁的樓上窗口，紛紛有人探頭向下張望，大概是被那青年發出的痛叫聲驚動了，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對面那邊樓上的住戶發現被泰迪卡凡正將那青年推着走，以爲發生了搶刼或是擄人的罪案，他們雖然不敢下樓，但有人却利用電話報警！

那青年實在不想走，無奈身不由己，被泰廸卡凡推着走向隔隣那樓梯口。

但在這時，那青年走出來的樓梯口內，傳來一陣急促的下樓聲，從那沓雜的脚步聲，泰迪卡凡一聽就猜到，衝下來的人起碼有三個以上！

那青年自然也聽得到，忽然死賴着不走！

卡凡泰迪立時猜到，衝下來的人必是那青年的同黨。

泰迪當機立斷，一掌砍在那青年的頸上。

那青年悶叫一聲，失去了知覺，軟倒在地上。

泰迪一拉卡凡：「走！」

執着卡凡的一隻手，急急奔向街頭。

泰迪之所以忽然變得這樣「胆小」，純是爲了卡凡，因爲卡凡腿傷初愈，動起手來，行動不免受到影响，而對方可能有三四人，而且可能帶有利器，那麼，若是動起手來，那就很吃虧了，弄不好，可能

被對方斬傷也說不定。

卡凡雖然心有不甘，但他也明白泰迪的意思，所以忍着腿上傷口的疼痛，盡量快速地奔跑。

他們才奔到街頭，那梯口已衝出四條大漢，手上皆執着閃亮的利刀，在梯口散開來，有人發現，了那倒在地上昏迷過去的同伴，急忙跑上前去察看，有人發現，剛轉出街頭的卡凡泰迪兩人，呌喝着拔步追去。

泰迪卡凡這時已轉入大馬路，但仍然不敢停下，直聽到警車聲才放緩了脚步。

追出去的兩名大漢剛飛奔到街口，乍然聽到遠遠傳來的警車聲，臉色一變，疾忙轉身奔回去，招呼同伴快走。

那兩個大漢也聽到急速傳來的車聲，急忙左右挾起那昏迷的青年，往街那面急奔，轉入一條黑暗的橫巷不見了。

警車聲戛然在街頭停止，從車上跳下五六名警員……

× × ×

泰迪替卡凡檢查腿上的傷口，幸好沒有扯裂了才愈合的傷口，沒有什麼大碍。

卡凡吃了一粒止痛藥，不甘地道：「便宜了那傢伙，若不是他的同黨從樓上衝下來，一定可以問出他們是何方神聖，爲何要襲擊我！」

泰迪安慰卡凡道：「那班傢伙可能在那條街有一個落脚點，等你的腰傷痊愈後，咱們再到那裏守候，可能還會發現那些傢伙！」

卡凡吐口氣道：「但願他們沒有放棄那裏的落脚點。」

憤然追查　封匪落網

一個星期之後，卡凡腿上的傷口已癒痊，奔跑起來已不會作痛。

卡凡立刻找泰迪商量再到那條橫街守候那幫兇徒的事情。

泰迪本就是一個喜歡刺激的人，當然同意卡凡再採取行動。

當天晚上，大約十時左右，泰迪卡凡來到那條橫街，躲在對面那邊的樓梯口內，監視着對面那個黑沉沉的樓梯口。

大約等了半小時左右，那樓梯口內走出一個青年，左右張望一下，走向街頭那邊。

兩人在那青年走出來時，立時緊張起來，及至一看不是要找的人，才鬆了一口氣。

這條橫街靜悄悄的，大馬路傳來汽車疾馳聲，份外响亮，街上很少人行走，偶爾才有一個，泰迪卡凡匿着的那個梯口，幸好一直沒有人上落出入，不然，他們肯定會被人懷疑是打刼的賊人。

十一點已過了，對面樓上有些人家已熄了燈，而急驟的汽車聲也減少了。

差三分鐘就十一點半的時候，對面那個黑沉沉的梯口响起一陣下樓的脚步聲，卡凡泰迪立刻一眼不眨地盯着那梯口。

一條人影從黑暗中走出來，在黯淡的燈光下，卡凡仍然一眼就認出那人影正是他們要找的人！

——那人正是那晚被泰迪一掌擊暈過去的青年。

那青年在梯口站着沒有走，似乎在等人，左右張望着，來回踱着步，還吹着口哨。

卡凡可說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衝動得幾次想衝出，但還是忍住了。

那青年來回踱了一會，停下來，點了一枝烟，抽起來。

泰迪一直盯着那青年，心裏覺得有點可疑，一雙眼不由打量起停在對面路邊一輛緊接一輛的汽車。

對面那青年在這個時候忽然從樓上下來，站在樓梯口，這是令他感到奇怪的，他懷疑那傢伙是故意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誘他們出來，而對面的汽車內，可能匿着他的同黨，所以他打量那些汽車可有值得懷疑的地方。

但是他却看不到有什麼值得懷疑的車輛。

卡凡也感到有點可疑，附耳悄聲道：「這傢伙的行動有點可疑，咱們再等一會，再動手未遲。」

泰迪點點頭。

那青年一枝烟吸完，扔掉烟頭，又吹起哨來，忽然轉身走入梯口內。

卡凡泰迪兩人在這段時間內，一直留心察看那些車輛，却發現不到有那一輛是可疑的（匿藏有人），這時看到那青年走回梯口內，俱不約而同，一齊竄出匿着的梯口，衝向對面。

那青年驟聞脚步聲响起，忙回身察看一下，見泰迪卡凡向他衝過來，竟然一點也不流張，望着兩人，臉上忽然露出一抹詭笑。可惜，泰迪卡凡兩人看不到。

× × ×

卡凡泰迪兩人分別從一輛汽車的兩頭穿過，疾撲向那好像嚇得呆了般站在梯口的青年。

兩人已衝進那梯口。

那青年突然低喝一聲，手一翻，亮出一柄約尺長的牛肉刀，擺出一個還擊的姿勢！

卡凡泰迪兩人一見，不敢貿然衝上前去，猝然止步，盯視着那人。

「嘿嘿，上次斬你不死，你竟敢找上門來，我等了你差不多一個星期，知道你不會死心，果然讓我等到了！」那青年目閃兇光，望着卡凡。

卡凡毫不驚懼地望着那青年，低沉地道：「你們爲何要對付我？」

「因爲你食碗面翻碗底，若不教訓你，你也不知咱們的厲害！」那青年狠狠地說。

卡凡不由一怔，有點莫明其妙地道：「你們倒底是誰？我根本不認識你，更無瓜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泰迪也是聽得一頭霧水，望着那青年手上的利刀。

那青年聞言亦是一愕，但隨即惡恨恨地道：「你不用詐傻扮懵了，上一次被你逃過大難，今次沒有這樣好彩了！」

卡凡越聽越摸不着頭腦，正欲再問，驀聽泰廸一聲疾喝：「小心背後！」

卡凡心頭一慄，疾忙側身一閃。

一閃間，他已看到兩名大漢已從一部貨車的車廂內跳下來，撲過來，兩人手上皆執着一柄牛肉刀！

泰迪的背後這時亦已站了兩個手執肉刀的兇徒！

那兩名兇徒是從一輛房車跳出來的。看來，這幫兇早有預謀，佈下這個陷阱，誘卡凡泰迪上當。

卡凡泰迪這時三面受敵，背後就是兩輛緊接停泊的房車。

兩人立刻靠攏，側背相對，打量着那五名兇徒。

卡凡立即認出這五人正是那晚在九記大排檔襲擊他的五名兇徒！

「哼，看你這反骨仔今次還逃得了！」站在卡凡側面的一個兇徒低厲地喝叫一聲，一刀斜斬向卡凡的頭頸！

其餘四名兇徒立刻揮刀撲斬向兩人！

泰迪冷哼一聲，一矮身，避一柄飛斬向他頭上的一刀。一脚暴踢出，逼退另一名揮刀斬他的兇徒，手一抽一揮，「啪」一响，那名一刀斬空的兇徒手臂上挨了一下抽擊，痛得他低吼出聲！

原來泰迪早有準備，在衝過來的時候，已一早將皮帶扣鬆開，矮身的利那，抽出皮帶，抽擊向那兇徒！

由於泰迪不是執着皮帶扣那頭，換言之，是帶扣那一頭抽擊在那傢伙臂上，而那個皮帶扣是泰迪經過特製的，是鋼鐵造的，只有半斤重，擊在那傢伙臂上，那傢伙立時像臂骨碎裂了一樣，整條手臂劇痛得軟垂下來。

泰迪手腕接一抖，那條皮帶迴擊向那傢伙的胸膛！

那傢伙知道厲害，忍痛疾退一步，以刀背擊在鐵扣上，發出了「噹」的一下撞擊聲！

這時那名被逼退的傢伙已側身撲了上來，一刀斬向泰迪的腰脅！

泰迪一個轉身，一拳擊向那傢伙的面門！

那傢伙一刀斬空，上身一仰，避過泰迪那一拳！

泰迪却已收拳，揮動皮帶，抽向一名揮刀斬向卡凡的兇徒！

那兇徒料不到泰迪在應付兩名兇徒的刹那，仍然可以抽空對付他，冷不防之下，「拍」一聲，臉頰上被抽個正着，慘叫一聲，退身不迭！

那一下眞重，那傢伙臉頰骨竟被那鐵扣擊碎，皮肉迸裂，血流披臉！

卡凡一開始就受到三名兇徒的攻擊，很明顯那些兇徒是志在殺他。尚幸他早有準備，身上那件外衣猝然脫下來，拿在手上，當作武器，應付那三人的攻擊。

那三名兇徒欺他手上沒有兵器，兇猛地揮刀斬向卡凡！

若是胆小一些的人，面對這樣兇險的場面，就算不嚇得脚軟，也會被嚇得手足無措，但卡凡身手不凡，而且經歷過更兇險的場面，所以他毫不驚懼，手上的外衣像一柄特大的扇子一樣，張開來，猛罩向那三名兇徒！

那三名兇徒被逼得閃退不迭。

卡凡猛一矮身，標前一步，一脚踹向其中一名兇徒的脚骨！

那兇徒低沉地怪叫一聲，利刀向下斬向卡凡踹出的一脚！

卡凡疾忙收脚，歪身側頸，避過一名兇徒斬向他頭頸的一刀！

接一抖手，那件外衣纏捲住另一名兇徒的手腕！

那名兇徒發力一扯，却扯不脫，兩人相持着。

但另兩名兇徒已左右斬撲向卡凡。

卡凡只好脫手鬆開那件外衣，連退兩退，避開那兩名兇徒的利刀。

那名兇徒突然扯了個空，不由自主的向後顚退兩步。

卡凡這時已變成赤手空拳，應付那三名兇徒的兇猛攻擊，險象環生。

幸好泰迪及時閃上前加以援手，否則，卡凡肯定支持不了多久。

× × ×

對方雖然有五個人，但由於兩人受了傷，其中一個還受了頗重的傷，卡凡與泰迪聯手對付這五名兇徒，一時間還能應付得來。

但處在這種劣勢之下，纏鬥下去必定吃虧，所以兩人早就萌了退意。

覷準一個機會，泰迪呼地一聲，掄動那條皮帶，逼退了兩名兇徒，接一躍而起，雙腿連環踢出，逼得另一名兇徒閃退不迭。

泰迪立刻低喝一聲：「走！」

手中皮帶盤砸揮擊，衝出重圍。

卡凡在這刹那，猛然矮身，避過斬劈向他的兩柄利刀，接一脚掃出，逼得兩名攻擊他的兇徒忙不迭跳開，而他則側身一竄，跟在泰迪身後衝出去！

卡凡和泰廸，先後退出重圍，躍上一輛房車的車頭，居高臨下泰迪倏然轉身飛脚揮帶，攻向五名相繼追撲上來的五名兇徒！

卡凡則躍落街中，一矮身，接長身而起，揚手擲出一物，擲向那五名兇徒。

那五名兇徒被泰迪逼退，一退立刻又撲上來，冷不防一物向他們飛擲過來，忙不迭閃讓開！

泰迪乘這機會，躍下街上。

兩人立刻拔足狂奔，奔向街頭那邊。

五名兇徒閃避過卡凡擲來的物件，立刻繞過房車，緊追卡凡泰迪。

奔跑中的卡凡突然擰身又擲出一物！

跑在最前的那名兇徒驀見一物飛擲過來，不禁吃了一驚，疾忙窒步側身歪頭，避過那物件。

但緊隨在他身後的一名兇徒却被那物件擲個正着，發出一聲痛叫。

這時卡凡泰廸已奔跑到街口，轉入左邊大馬路。

那五名兇徒窮追不捨，追到街口，一見到卡凡泰迪剛好鑽入一輛車內，不由停下來。

那街車載着卡凡泰迪，絕塵而去。

五名兇徒只好恨恨地望着那街車轉入

前面一個路口不見了，才轉身走回街內。

× × ×

「泰迪，那幫兇徒肯定是認錯人！」卡凡才坐下來，便對泰迪說。

泰迪點點頭：「絕無疑問，那幫兇徒要『教訓』的人，與你很相像，他們才會點錯相。」

「這眞是無妄之災！」卡凡苦笑了一聲。

接又道：「不過，絕不能放過他們，這個仇一定要報！」

「這是當然的了！」泰迪吐口氣。「撇開一刀之仇不說，也要將這幫爲非作歹之徒繩之於法！」

「只是經過這一次，再要找到他們，只怕不容易。」卡凡靠在沙發背上。

「這倒未必。」泰迪目光閃閃地道：「他們認定你就是那個『反骨仔』，必欲『教訓』他，就算咱們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想方法找到你！」

「你的意思是說——」卡凡坐直身體，望着泰迪。「只要我經常在外面『亮相』，他們遲早會找上我？」

「這就是咱們的機會！」泰迪道：「只要咱們今後出外時作好準備，就不怕他們了。」

「好，那明天開始，咱們就到處逛。」卡凡興奮地說：「相信那幫兇徒很可能就在那條橫街及九龍大排檔那一帶附近活動，咱們可以到那一帶『亮相』。」

「我也這樣認爲。」泰迪說時伸了個懶腰。

「泰迪，你先去洗個澡吧。」卡凡說着動手脫下那雙襪子。

原來他的脚上只是穿着襪子，沒有穿鞋。

泰迪却直到這時才發現，笑道：「原來你擲出的物件，是你那雙鞋。」

卡凡也失笑道：「人急智生，他們又追得那樣急，我只好脫下那雙鞋來阻嚇他們。」

兩人想想那情景，不由笑起來。

× × ×

一連兩晚，卡凡與泰迪故意到九龍大排檔吃晚飯，然後到那條橫街附近遊逛，却發現不到那幫兇徒的踪跡。

這一晚已經是第四晚，兩人依然在九龍大排檔吃晚飯，再到那條橫街來回走了好一會，依然一無發現，那幫兇徒好像消失了般。

但兩人却不死心，而且保持着高度警惕。

因爲卡凡泰迪認爲，那幫兇徒不會就此罷手，一定會向卡凡下手。

「泰迪，你累不累？」卡凡望望腕錶，指針指着十一時零九分。

兩人不經不覺，在那條橫街附近走了差不多兩個小時。

泰迪張望着道：「我倒不覺得怎樣累，倒是你腿傷初愈，不適宜這樣走下去，不如找個地方坐坐如何？」

卡凡道：「也好，去喝兩杯怎樣？我好久沒有去喝酒了。」

「好吧，夜歸人酒吧怎樣？」泰迪提議。

× × ×

兩人走出夜歸人酒吧時，時間已是凌晨一時十八分

兩人都有一些酒意。

夜風吹在臉上，兩人神志一爽，信步走在冷清沉寂的街道上。

兩人都沒有說話，默然走着。

走了一段路，泰迪開聲道：「卡凡，坐車回去吧。」

卡凡深深地吸了口氣，道：「很久沒有這樣夜在街上逛走了，不如就這樣走回去，好麼？」

泰迪遲疑了一下，點頭道：「好。」於是，兩人就那樣走下去。

走着走着，兩人的酒意慢慢消退，邊走邊談起來。

途中，也遇到一些三五成羣的夜遊人，兩人總是警惕地打量那些人幾眼。

還有一個街口，就是卡凡所居住的大厦。

兩人走着的這條街道，很僻靜，兩邊的路邊，也泊滿了大小車輛，街上只有他們兩人在行着。

兩人都很小心，沒有走在行人路上，而是走在路中間，這樣，就算驟然遭到襲擊，也沒有那樣危險，因爲可以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還有一小截就走出街口，驀地，用兩邊的車輛縫中，竄出五條人影，前後左右將他們截住。

兩人却毫不驚慌，急忙煞住脚步，停下來，目光閃閃地打量着將他們圍截起來的五條漢子。

街燈照射之下，兩人都看清楚了那五名顯然不懷好意的漢子！

這五人都是二十歲三十不到的青年，赫然正是那五名襲擊卡凡的兇徒！

五名青年皆目露兇光，注視着卡凡泰迪兩人。

而五人的手上，不但拿着牛肉刀，其中兩人還握着一支足有五尺長的水喉鐵！

一瞧五人這架勢，泰迪與卡帆就知道這五名兇徒是匿藏在這裏，等着他們的。

兩人不由打了個會心的眼色。

「反骨仔！看你今次還能逃得了！」一名手執水喉鐵，相貌粗悍的青年陰狠地壓低聲音說。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卡凡想知道對方的來歷。

「上！」那粗悍青年似乎是這五名青年的頭頭。

喝聲中，那粗悍青年手中的水喉鐵呼地一聲，猛然掄掃向卡凡的腰背！

而兩名手執牛肉刀的青年則左右一閃，竄撲向卡凡的前後，刀光乍閃中，斬向卡凡的前胸後背。

而另外兩名青年也揮動水喉鐵及牛肉刀，攻擊泰迪。

這一次，卡凡早已有所準備，伸手在褲頭上一扯，抽出一條用鋼環扣連起來的褲帶，一個縱躍，那根掃向他腰背的水喉鐵堪堪從他脚板底掃過。

而他手上的鋼環帶已呼地一聲，倒抽向那名揮刀斬他後背的青年！

與此同時，他一脚飛踢出，準確地踢在那名揮刀斬向他前胸的青年執刀手臂上，「啪」一响，那名青年手上的牛肉刀猛

然向外歪揚。

那名斬他後背的青年斬出的牛肉刀竟然快不過卡凡倒抽的鋼環帶，嚇得他疾忙收勢猛蹲下來，「呼」地一响，鋼環帶貼着他的頭頂抽過，他不由驚得吸了口氣。

卡凡雙脚才落地，那名粗悍青年已執着水喉鐵疾插向他的小腹！

而另一名青年則一伏身，掃斬卡凡的脚腿！

卡凡疾忙跨步側閃，那根尖頭水喉鐵從他身側刺過。

而他手中的鋼環帶則反手向下一抽，抽擊那名揮刀掃斬他雙脚腿的青年執刀手腕！

那青年若不縮手收刀，可能會斬中卡凡的腿脚，但他自己的手腕也可能被卡凡的鋼環帶抽擊斷！

他自然不肯這樣吃虧，他是來斬殺卡凡的，而不是來被人擊斷手腕，所以他只好縮手收刀。

卡凡耳邊風聲襲向腰側，疾忙退開一步，避過斬來的一刀，接一步跳開，那根水喉鐵擦着他的臂膀砸在地上，發出「噹」的一聲激响。

卡凡立時將鋼環帶繞身掄掃出，逼得那三個傢伙閃跳開去。

但三名傢伙一跳開立刻又猛撲上來，猛攻卡凡，水喉鐵與牛肉刀擊斬向卡凡！

卡凡揮舞抽捲着那條鋼環帶，與那三名傢伙兇險地激鬥起來！

而泰迪也被另兩名傢伙聯手夾攻，幸好他手上有一條用牛皮製的皮帶，而他的對手又只得兩名，加上他動作靈活，所以應付起那兩名傢伙時，沒有卡凡那樣兇險，而綽有餘裕。

他幾次想衝過去解救卡凡，但都被兩名傢伙攔截住，靠近不過卡凡那一邊。

那柄牛肉刀還好應付，那根水喉鐵由於長的關係，又不能用手擋格，所以令到泰迪大爲頭痛！

所以他決定先解決那名手執水喉鐵的傢伙。

那名手執水喉鐵的傢伙正是上一次在那條橫街被泰迪用皮帶扣抽擊得頰骨碎裂的青年，臉頰上還貼着一大塊白紗布，對於泰迪，他是恨之刺骨，恨不得泰迪一下子刺個透明窟窿！

所以他憑着水喉鐵佔的優勢，一味狂攻泰迪。

泰迪只有一味閃跳避讓那個傢伙的攻擊。

而那執牛肉刀的傢伙則總是抽冷子向泰迪揮斬掃劈，但却徒勞無功，總是被泰迪皮帶抽擊掃捲脚踢逼得他閃退不迭。

激鬥了一會，泰迪故意動作慢了一下，露出一個破綻，那名手執水喉鐵的傢伙豈肯放過這個機會，水喉鐵標刺向泰迪的胸口！

泰迪皮帶一抽，準確地抽纏在那名執刀青年斬劈他的牛肉刀刀身上，接一扯，那名青年冷不防之下，不及發力回扯，竟被扯得向前蹌跌兩步。

而泰迪藉這一扯之力，身形半旋，那根水喉鐵以間不容髮的速度，自他腰腹側刺過！

泰迪早就算好了一切，手臂在這剎那，向下一抄，將那根水喉鐵抄夾住！

接着他反手一鬆，鬆開那根皮帶，一步標前，飛起一脚，踢向正想抽回那根水喉鐵的傢伙下巴！

那傢伙料不到泰迪動得這樣快，驚叫一聲，不得不棄棍向後跳開。

那名牛肉刀被泰迪皮帶纏住的傢伙由於泰迪驟然鬆手放開皮帶，而他正剛剛發力想抽脫出那把刀，冷不防之下，身形連退兩步，一屁股摔跌在地上。

泰迪奪得那根水喉鐵棍，神威大發，一手執着那根棍，標前一步，戳向那棄棍跳開的傢伙。

那傢伙剛剛跳開，泰迪的水喉棍已到，挨撞在他的小腹上，痛得他張口發出一聲痛叫，捂着小腹彎下腰。

泰迪手下絕不留情，再加一棍，擊在那傢伙的腰背上，砸得那傢伙倒在地上直叫。

驀地頭上生風，泰迪已來不及閃避，唯有一低頭，水喉棍倒插出去！

飛地一聲，那從地上爬起來，偷偷從背後撲斬泰迪的那傢伙一刀貼着泰迪的胸後斬空，胸口却被倒插向他的水喉棍插中，如受重擊，痛得他大叫一聲，忙退開一步！

泰迪猛然一個疾旋，水喉棍隨着身形轉動掃砸出，「噗」一响，掃擊在那傢伙的腦袋上！

那傢伙這一次只能悶叫一聲，頭上開花，身形轉了一轉，摔跌在地上，一動不動。

泰迪看也不看那傢伙一眼，轉身衝向卡凡那邊。

卡凡在三名傢伙的夾攻下，雖然擊傷了兩名手持牛肉刀的傢伙，但他腿上也挨了一棍，背上被割開一道血痕，被三個傢伙追着狂攻不已。

卡凡忍着腿背上的劇痛，繞着那些車輛與三名傢伙追逐着，由於有那些車輛阻擋着，令到那三個傢伙很難攻擊到他。

那三個傢伙立刻改變戰略，分開來兜截卡凡。

卡凡終於又陷入那三個傢伙的夾攻之中。

幸好泰迪這時趕到來，一棍架開那粗悍傢伙的水喉棍，飛起一脚，踢倒一個脚步一跛一跛的執刀傢伙，而卡凡也揮動銅環帶，逼退另一個執刀的傢伙！

卡凡見泰迪來助他，不禁精神一振，手中鋼環帶舞得呼呼作响，追擊那名被他逼退的傢伙。

而泰迪則專門對付那名執棍的傢伙，以棍對棍，激鬥得兇險萬分！

卡凡鋼環帶舞開，一條有如百十條，逼得那傢伙無從招架，連連後退，喘不過氣來！

那傢伙一路退，背後又沒有長了眼睛，終於退到一輛車前，後背猛然撞在車身上。

這一來，他退無可退，上身還被撞得向前傾了傾。

卡凡的鋼環帶已閃電般抽擊在他的執手手臂上！

那傢伙痛得一鬆手，牛肉刀噹一聲脫手墮落地上。

卡凡絕不給那傢伙有喘息的機會，標前一步，一拳狠狠地抽擊在那傢伙的小腹上。

那傢伙大叫一聲，痛得捂着小腹彎下來。

卡凡正想再加一脚，驀地，一陣警車聲急速地傳來，在沉寂的夜空中，格外驚心刺耳，卡凡不由呆了一下。

那傢伙一聽到警車聲，嚇得亡魂皆冒，乘卡凡一呆的剎那，一頭撞向卡凡。

卡凡疾忙一閃身，一掌劈在那傢伙的後頸上！

那傢伙立刻一個狗吃屎，撲在地上，昏了過去！

警車淒厲的嗚叫聲越來越近，與泰迪激鬥的那傢伙一棍架開泰迪的水喉棍，轉身就跑。

泰迪豈能讓那傢伙逃走，執棍追在後面！

卡凡一掌劈昏那傢伙後，轉身衝到那個被泰迪踢翻在地上，正掙扎着爬起來想逃的傢伙面前，重重一脚踹在那傢伙受了傷的腿上，那傢伙痛得叫着在地上滾動起來。

卡凡擰身奔向泰迪那邊，欲助泰迪一臂之力。

一看之下，見泰迪正追着那傢伙飛奔，急忙放開脚步急追過去。

這時，他已忘了腿背上的傷痛。

警車聲剎那轉了入來，停了下來，七八個警員從車上跳下來，拔出佩槍，衝向那幾名倒在地上的傢伙。

而那條路兩旁的樓宇大厦上的窓口，一顆顆腦袋探出來望着下面。

× × ×

在警車還未開到來的時候，泰迪卡凡先後追着那粗悍青年轉入了一條窄巷內。

那條巷很暗黑，也很窄，巷內且堆置了一些廢棄的雜物垃圾。

那傢伙沒命地在前面飛奔，不知踩着了什麼，忽然滑跌在地上。

但他立刻一翻身，躍了起來，轉身又想拔脚飛奔。

「呼」地一聲，泰迪已一步標到來，一棍疾砸向那傢伙！

那傢伙倉促之下，來不及多作考慮，揮棍擋格！

「鏗」一聲，兩棍相擊，那傢伙由於倉促出棍，力道不及泰迪，被震得蹌退一步，手臂發麻，虎口生痛，差點握不住那根水喉棍。

泰迪跟着又一棍橫掃出！

那傢伙這一次不敢再接，一步跳開，那知背脊却一下子撞在牆上！

呼一聲，泰迪的水喉棍在他胸腹前掃過。

那傢伙乘這機會，擰身疾向巷口那頭奔去！

泰迪忙拔脚緊追不捨！

這時卡凡亦已追上來，緊跟在泰迪身後追下去。

那傢伙在奔到巷口的剎那，猝然擰身向後掃出一棍！

泰迪疾忙煞步仰身，避過那一棍！

卡凡却差一點撞在泰迪的身上，幸好他反應敏捷，身形歪閃從泰迪身旁閃過。

那傢伙一棍掃空，拔脚又奔，奔出巷口。

泰迪卡凡雙雙併肩追上去。

那傢伙奔出巷口，折向左邊，狂奔下去。

泰迪卡凡毫不放鬆地追了下去。

× × ×

那傢伙顯然體力充沛，一路奔跑下去，也不知跑了多少條街道，速度依然沒有稍慢。

泰迪的體格也很强壯，一步也沒有慢下來，窮追不捨。

卡凡由於新傷才愈，而現在又掛了彩，跑了這一段路，顯得有點力不從心，氣息喘喘，漸漸落在泰迪後面，但他依然竭力追下去。

又跑了不知多少條街道，卡凡已遠遠地落在後面，泰迪也氣喘起來，雙腿機械地奔跑着，速度也慢了。

而前面那傢伙顯然亦跑得氣喘如牛，因爲他的速度也慢了下來！

終於，那傢伙跑入一個小型兒童遊戲場內，停下來直喘氣。

泰迪追入去，停在那傢伙面前七尺處，也累得直喘氣。

卡凡終於拖着雙腿追到來，但已累得差站不穩，扶着一條石柱直喘大氣。

那傢伙喘了一會，抬眼望着泰迪，狠聲道：「你想怎樣？」

泰迪喘過一口氣，聽了對方的話，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應該是我問你想怎樣才對！」

「你們爲何三番兩次要殺我而後甘心？」卡凡喘着氣問。

「你這個反骨仔，還好意思問？」那傢伙怒視着卡凡。

卡凡不由道：「我根本不認識你們，當然要問個清楚明白！」

泰迪也插口道：「我這位朋友確實不認識你們，你們可能認錯人了。」

「不會的，」那傢伙惡狠狠地望着卡凡道：「難道世上眞有相貌如出一轍的人麼？」

「我這位朋友事實上不是你們口中的那位『反骨仔』，他叫卡凡，在一間報社任職！」泰迪加以說明。

那傢伙狐疑地上下打量着卡凡，喃喃道：「難道世上眞的有相貌身形這樣相似的人？」

「你那位『反骨仔』眞的很像我？」卡凡忍不住問。

簡直一模一樣，否則，我們怎會認錯人？」那傢伙這時已經相信泰迪卡凡的話。

「你們爲何一定要斬殺他？」泰迪好奇地問。

那傢伙遲疑了一下，氣恨恨地道：「不怕告訴你們，那『反骨仔』竟然將咱們在一個月前合作械劫一間珠寶首飾公司的一批價值大約五百萬元的珠寶鑽石偷偷取走，溜之大吉，你們說，咱們若不『教訓』他，他肯交回那批珠寶鑽石嗎？」

聽了那傢伙這一番話，卡凡泰迪這才明白對方那幫人爲何要斬殺卡凡的原因。

到底對方錯認了卡凡才會被斬傷。

（以下轉入第56頁）

事故情奇篇短義俠

一命二十年

曹若冰・文
黃耀基・圖

消滅人魔 重振聲威

長安，古之帝都。

長安亦名斗城，地當渭水南岸，與咸陽隔水相對；襟山帶河，形勢雄固。城中有東西南北四大街，中央鐘樓高聳。

三輛黃圖云：「長安有九市八街九陌，閭里一百六十。」於此可見，長安古來之盛況。

× × ×

鐵劍山莊，在長安城西，近未央宮，莊院廣闊，佔地數十畝，建築宏偉，氣勢巍峨。莊主「鐵劍秀士」敖子瑜，一身功力高絕，生就一副俠肝義胆，性好仗義疏財，爲川陝武林同道共欽的一代大俠。

這天，已正時分。

鐵劍山莊莊門外馳來了一輛雙套馬車；車停，馬車上走下來兩男一女三個人。女的是「鐵劍秀士」敖子瑜的胞妹「黑燕子」敖無雙，男的是敖子瑜的獨子敖雲飛和一位年約三十開外，氣宇英挺瀟洒的白衣文士。

「黑燕子」敖無雙在前，敖雲飛居中，白衣文士步履從容地隨後，三人魚貫地走進莊門，直奔大廳。

進入大廳，敖無雙待白衣文士和敖雲飛二人落坐後，立即抬眼望着大廳上的執事弟子問道：「今天是那位堂主當值？」

那名執事弟子恭敬地答道：「回姑娘！今天當值的是戒律堂趙堂主。」

敖無雙道：「你去請趙堂主來。」

「是。」那名執事弟子恭應了一聲，正要轉身出廳，大廳外又响起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快步走來一位五旬開外年紀的灰袍老者，正是戒律堂堂主趙克威。

趙克威跨步入廳，肅容抱拳行禮道：「屬下見過姑娘、少莊主。」

敖無雙欠身，還禮道：「趙堂主請少禮。」

敖雲飛默默地坐着，沒動也沒說話。

「趙堂主！我替你們引見一下。」敖無雙抬手指着白衣文士說道：「這位便是名震當今武林的『琴劍書生』秋玉龍秋大俠。」

「琴劍書生」秋玉龍近幾年來曾獨戰「邙山五鬼」，「漠北雙雄」，單人隻劍連闖黃河水寨十八寨，劍誅總寨主「惡獅王」項天霸，名揚八表，威震武林，已成了黑道惡徒聞名喪胆的煞星。

趙克威雙目不由一睜，滿臉儘是驚佩之色地道：「原來是秋大俠當面，請恕趙某不知失敬！」

秋玉龍神情瀟洒地含笑欠身拱手道：「不敢當，閒說堂主執掌戒律堂，爲人公正無私，在下心儀已久。」

趙克威哈哈一笑道：「秋大俠過獎了，趙某不敢當。」

語聲一頓，轉向敖無雙問道：「姑娘找屬下有何吩咐？」

「我有事相詢。」敖無雙問道：「莊主可在堡中？」

趙克威答道：「莊主出外已經一月有

餘。」

敖無雙道：「可知他去了何處？有無交待何時返莊？」

趙克威道：「莊主行前僅交待此行可能需時半年左右才能返回，但並未說明前往何處。」

敖無雙默然沉吟了一下，神色倏然一肅，說道：「趙堂主！少莊主行爲不檢，觸犯武林大忌，請先將他拘禁，聽候發落，無我諭令，絕不准寬容釋放！」

趙克威神情不禁一怔，訥訥地道：「這個……」

敖無雙抬手一擺，截口說道：「趙堂主無須猶豫顧忌什麼，本莊已發生空前慘變，你只管放心照我的話去做，一切後果責任，自有我承担！」

趙克威一聽這話，已知事情必然十分嚴重，於是也就不再猶豫地躬身說道：「屬下遵命。」

敖無雙又道：「少莊主穴道已經被制，雖能行動自如，却無法提聚功力，現在你帶他去吧！」

難怪敖雲飛自從回莊之後，就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坐在一邊不言不動，原來他不但觸犯了武林大忌，而且已被制了穴道。

「是。」趙克威又一躬身，轉向敖雲飛抬手說道：「少莊主請原諒，屬下這是奉命行事。請！」

敖雲飛默默地站起身子，嘴角噙着一絲冷笑地邁步往大廳外走去。

× × ×

這是一座靜樓。

靜樓建築巧而華麗，是莊主敖子瑜私人居歇之處，也是鐵劍山莊任何人不准進入的唯一禁地；包括敖無雙和少莊主敖雲飛也不例外。

守護這座靜樓之人，是兩個六旬開外年紀的老者，他兩個對莊主敖子瑜可是忠心耿耿，二十年如一日，從未離開過靜樓一步。

敖無雙帶着秋玉龍悄悄地摸近靜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制住守護靜樓的兩個老者，進入樓中，搜遍了樓內每一個角落，竟未能發現絲毫可疑的痕跡。

但是敖無雙却深信這座靜樓中一定有隱秘。

秋玉龍默立靜樓中央，雙目凝神地緩緩觀察着四壁間的一切：書架、桌椅、壁畫等……

突然，他雙目忽地一亮，抬手朝壁上懸掛着的一幅古畫，色澤較爲光滑微現凹陷之處，凌空點出了一指。

隨着他的一指點出，壁間立時响起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那幅古畫竟緩緩向右滑開，現出了一道可容一人出入的暗門。

秋玉龍心中不由大喜，向敖無雙說道：「我先行入內一探，妳可在此間爲我守護。」

敖無雙搖頭道：「不必了，此樓爲本莊的唯一禁地，不會有人敢擅自來此的，我們一起入內看看吧。」

秋玉龍想了想，點點頭道：「如此也好。」

話落，他立即撤出腰間的銀劍，功貫劍身，以劍身光芒作爲照明地閃身進入暗門。

暗門內，是十多級下降的階梯，走完階梯，是一條長長的甬道。

秋玉龍在前，敖無雙隨後，前行了約莫百丈左右，秋玉龍一收功力，斂去劍身光芒，低聲說道：「前面已隱現燈光人語，妳且在這裏稍候，我先去探看一下，聽我的招呼再過去。」

敖無雙黛眉微皺了皺，道：「你小心點。」

秋玉龍點點頭，閃身躡足向前行去；那燈光隱現之處是一間兩丈見方，佈置陳設十分豪華的石室，當秋玉龍目光一觸及石室內的情景時，他雙眉不由立時一軒，沉聲喝道：「哼！你們這些狗男女，太無恥了！」

原來石室中正有四個壯漢和四名女子赤條條地糾纏在一起，他們正在興奮之際，做夢也想不到這間隱秘密室，竟會有人突然闖進來。

陡聞喝聲，八名男女齊地一驚，連忙停止糾纏，翻身躍起抓起衣衫匆匆穿上。穿上衣服，四名壯漢立即八隻凶睛怒瞪，一聲吼喝，八臂齊揚地直向秋玉龍撲了過來。

這四名壯漢武功身手雖都不弱，奈何他們遇上了身負奇學，功力高絕的秋玉龍，如何能是敵手？

他四個身形甫才撲出，秋玉龍曲指連彈中，已全都穴道被制，呆立不動。

秋玉龍隨又隔空彈指點封了那四名女子的穴道，然後傳聲說道：「無雙！妳可以過來了！」

敖無雙身形飛掠而至，一見這四雙男女衣衫不整，鬢髮零亂的情形，再看看室內的陳設，心中已明白是怎麼回事，嬌靨兒不由飛紅，默言不語。

秋玉龍道：「無雙！他們可是莊中屬下？」

敖無雙搖頭道：「不是，我從沒見過他們。」

秋玉龍目光警視了那四名壯漢一眼，又道：「裏面還有一間密室，我們進去搜查一下看看。」

話落，跨前一大步，抬劍挑開了那通往裏間密室的門帘，閃身進入。

敖無雙立刻移步隨後，但是她一腳才踏入門內，立時如遇蛇蝎般「呸」地一聲，忙不迭地縮脚掩面退出。

原來這間石室中的陳設佈置，比外間更極盡豪華別緻之能事，室內除當中一張特製的「逍遙床」外，地上全是四五寸厚的腥紅地毯，四面壁上掛滿着各種形態，活色生香的秘戲圖。

秋玉龍目睹那些秘戲圖，只眉峯微皺了皺，旋即視若未睹般，在室內進行搜尋起來。

他搜尋得非常仔細，終於在一幅秘戲圖後面牆壁間的一個小暗格內，找到了證據；人皮面具、易容藥、春藥、移性迷魂散和解藥等……

這一來，他心頭壓着的一塊巨石頓時放下來，不由長長地呼了口氣；立刻將所有的人皮面具，藥物等打成一個小包揣入懷內，並揮劍毀去壁上那些害人的「秘戲

圖。」

× × ×

鐵劍山莊的大廳上，敖無雙神色冷肅地端坐在當中的虎皮交椅上，左邊坐着「琴劍書生」秋玉龍，戒律堂堂主趙克威垂手肅立在秋玉龍身旁。

右邊一排併肩站立着四位年紀自五十到六十之間的灰衣老者；他們是鐵劍山莊「金龍、白虎、飛豹、神獅」四堂堂主，和「戒律堂」堂主趙克威，都是老莊主「神劍震八荒」敖冲霄親如手足的生死兄弟，也都是看着敖子瑜兄妹自小長大的兩代老人。

敖子瑜不在莊中，敖無雙甫從外面歸來立即召集各堂堂主齊集大廳議事，個個全都臉現驚疑之色，不知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敖無雙目光閃電地掃視了五位堂主一眼之後，這才語聲沉痛地緩緩說道：「各位伯父叔父，本堡不幸，早在二十年前即已發生巨變，堡主慘遭惡魔陰謀殺害，現在的堡主即是惡魔所冒充，直到今天才眞像大白。」

這實在是個非常令人震驚，也令人懷疑的消息；一個人冒充另一個人長達二十年之久，竟然未被人發現，這實在太可怕，也太令人難以置信了！

於是，沉靜肅穆的大廳中，剎時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與窃窃私議聲。

敖無雙抬拳輕拍，壓止下輕微的騷動和窃窃私議聲，又道：「各位且請安靜，現在我先讓各位見見各位從未見過的堡主的八名心腹手下，至於這冒牌堡主的眞實身份，從那兩個守護堡主靜樓之人的口中，定能明白。」語聲一頓，轉向垂手肅立一邊的戒律堂主說道：「趙堂主！請傳令你堂下弟子將所有的人帶進來吧。」

趙克威恭謹地應了一聲，立刻揚聲說道：「吳坤！你們將人帶上來！」

一聲應諾，六名戒律堂弟子押着六男四女十個人由大廳後面走了出來。

守護靜樓的兩名老者爲三十年前名震漠北的「漠北雙雄」兄弟，名苗高、苗剛。論武學功力，他兄弟比那假「鐵劍書生」敖子瑜並不稍遜，只因他兩個在一次與強敵搏戰中，爲強敵所傷；也是他兄弟時乖運蹇，身負重傷之後偏又寃家路窄地遇上了血仇。正當他兄弟自忖必死之際，恰巧假敖子瑜路經當地，伸手救了他兄弟的性命。

苗高、苗剛兄弟雖然出身黑道，生平惡行難數，滿手血腥，但都是一雙恩怨分明的血性漢子。他兩個爲報救命之恩，誓願終身追隨那假敖子瑜，聽候差遣。

於是，假敖子瑜便命他兄弟守護靜樓，他兄弟可眞的忠心耿耿，二十年從未失職，離開過靜樓一步。

苗高，苗剛兄弟被帶進大廳，他兩個雖然穴道被制，一身功力難聚，但仍四目怒瞪地瞪視着秋玉龍，苗高更是臉露不屑地一聲冷哼，說道：「小子！你那種乘人不備，出人不意的偷襲行動，實在令人不齒，你如自承是一號人物，就解開老夫兄弟的穴道，各憑實學放手一搏！」

秋玉龍雙眉微軒又垂，淡淡道：「要我解開你兄弟的穴道放手一搏可以，只是你必須先答我數問才行。」

苗高冷冷道：「你別做夢了，除非你先和老夫兄弟一搏，在武學功力上勝得老夫兄弟心服口服，否則，你休想老夫兄弟答你一句什麼！」

秋玉龍目光凝注道：「你兄弟如果落敗，我問什麼你全都實答？」

「不錯。」苗高點頭道：「知無不答，答必詳實！」

「好！」秋玉龍雙眉一軒，道：「我就解開你兄弟的穴道，和你兄弟作三招之搏，只要你兄弟能在我手下走過三招，你兄弟只管走路，我保證鐵劍山莊決無一人留難你兄弟，但是，你兄弟如果不能走過三招，所答若是稍有不實，那後果……二位都是聰明智者，想來也用不着我多說什麼了。」

語聲微微一頓，雙目倏射威稜地又說道：「現在你二位請仔細聽清楚，自解開穴道時起，以一刻時辰爲度，作爲你二位運氣活血凝聚功力的準備，一刻時辰至，立由趙堂主開始計數，以十數爲限，十數一到，我立即出手，希望你二位盡全力應付！」語落，倏然抬手隔空彈指，解開了苗高、苗剛二人被制的穴道。

苗高兄弟先前被秋玉龍以迅雷不及掩耳，近似突襲的行動制住穴道，心中雖然大爲不服，但此際一見秋玉龍竟能隔空彈指解穴，心頭全都不禁大爲震凜！已知對方身懷奇絕武學功力，實非易與之輩。

他兄弟心頭雖然大爲震凜，但仍不相信憑他兄弟一身所學，數十年的功力修爲，會走不過三招！

因此，他兄弟穴道一解，立即閉目不動，暗暗地調息凝氣運功，準備作全力一擊！

這時，整座大廳中的空氣顯得沉寂無比，「金龍、白虎」等堂主的目光全都投注在苗高兄弟和秋玉龍的身上，並暗暗替秋玉龍担上了心。

苗高兄弟守護靜樓雖然已近二十年，但因他兄弟極少與各堂堂主等人見面交談，因此各堂堂主雖然一直無人知道他兄弟的姓名、出身來歷，莊中上下都以高老、剛老稱呼之，却都知道他兄弟武學功力高絕，不在莊主之下。

一刻時辰轉眼已屆，戒律堂主趙克威在秋玉龍的示意下，已開始高聲計數：一……二……三……

大廳中沉寂無比的空氣，頓形緊張起來！

八……九……十！

突然，一聲吼喝倏起；苗氏兄弟動了，四掌齊出……

苗高兄弟數十年修爲，內功雖然深厚，掌力剛猛足以開山裂石，可惜，他們遇上了身懷罕世奇學功力的「琴劍書生」秋玉龍。

他兄弟吼喝之聲才起，四掌才出，秋玉龍已勢在意先地，比他兄弟略快絲毫地點出了兩縷强勁絕倫的指風，穿透他兩個的護身眞氣！他兩個驀感「氣愈」穴微微一震，頓如洩了氣的皮球般，渾身力道盡失，驚駭莫名地呆立當地。

秋玉龍神色冷凝地目注二人，道：「你二位現在怎麼說？」

苗高兄弟全都神色沮喪地默然無語。

本來也是，技不如人，他兄弟還有什麼好說的？

秋玉龍又道：「你二位既然無話可說，那就請答我問話。」

苗高嘆了口氣道：「閣下請問吧！」

秋玉龍道：「首先我請問二位尊姓大名？」

苗高道：「苗高、苗剛。」

各堂堂主聽得心頭全都不禁暗暗一震！二十年至今，他們這才知道「高老剛老」的眞實姓名來歷。

秋玉龍却是雙目微睜地道：「原來是三十年前名震漠北的『漠北雙雄』兄弟，我失敬了。」

苗高淡淡道：「閣下別虛套了，『漠北雙雄』四字，我兄弟自入鐵劍山莊之後，就已經忘了。」

秋玉龍目閃異色地道：「賢昆仲威震漠北，無論是武學功力、聲威，都不在『陰山人魔』之下，怎會……」

苗高忽又吁嘆了口氣，道：「巫萬蒼對我兄弟有救命之恩，我兄弟甘願追隨他是爲報恩，而且當年他救我兄弟時的身份是敎莊主，直到十多年前才知道他的眞實身份。」

「哦。」秋玉龍目光微凝道：「這麼說來，敎莊主早在二十年前已遇害了？」

苗高道：「可能是，我兄弟所見到的敎莊主，都是巫萬蒼的化身。」

秋玉龍默然了一下，又問道：「巫萬蒼他謀奪鐵劍山莊的目的是什麼？」

苗高道：「鐵劍山莊威震川陝，深受川陝武林同道欽敬擁戴，目的是先取而代之，以鐵劍山莊的財富、實力爲基業，徐圖稱霸川陝武林！」

秋玉龍雙眉一軒，道：「他的野心可眞不小啊！」

苗高沒有接話，這話他實在有點不好接。

儘管「陰山人魔」的野心實是太大了些，爲人心性手段也太過狠毒，但畢竟是他兄弟的救命恩人；他兄弟既不便附和秋玉龍的話，更不便承認巫萬蒼的不是。

苗高沒接話，秋玉龍却接着又道：「巫萬蒼如今去了何處？你知道嗎？」

苗高道：「據說是去了關外，眞假就不得而知了。」

秋玉龍微一沉吟，目光瞥視了那四名壯漢和四名少女一眼，道：「你知道他們嗎？」

「知道。」苗高淡淡道：「他們都是巫萬蒼安置在地下秘室中，專供淫樂洩慾的工具！」

秋玉龍默然了一下，目光倏然凝注道：「賢昆仲今後可有什麼打算？」

苗高神情微微一怔，道：「閣下這話的意思是……」

秋玉龍正容說道：「我由衷的敬佩賢昆仲是血性漢子，我的意思是賢昆仲如無什麼地方打算去處，有心替賢昆仲安排一個去處，終養天年。」

苗高突然哈哈一笑道：「不必了，謝謝閣下的好意，我兄弟自落敗之後，就已經決定了自己的去處，請解開我兄弟的穴道吧。」

秋玉龍沒再說話，抬手隔空彈指解開了苗高兄弟的穴道。穴道一解，苗高立即轉向苗剛說道：「二弟！一命報恩二十年，我們已對得起巫萬蒼，該走了。」

話落，雙手抱拳朝秋玉龍一拱，和苗剛轉身邁步往大廳門外走去。

他兄弟剛走出大廳外院中丈遠之處，脚下突然一停，雙雙舉手一掌直朝自己頭頂拍下！

秋玉龍見狀，心頭倏然一驚！急忙朗聲說道：「二位千萬不可……」

閃電抬手出指飛點；他反應雖然奇快，但仍嫌稍慢了絲毫。

「拍！拍！」兩聲激响中，苗高、苗剛兄弟的頭頂已經開了花，身軀倒地蹬了蹬腿，寂然不動，死了。

這實在太出人意外了，秋玉龍、敎無雙和各堂堂主等衆人，誰都沒想到三十年前名震漠北武林的「漠北雙雄」兄弟，竟是這麼兩個性情忠義的血性漢子。

至此，衆人也這才恍然想到剛才苗高所說的：「我兄弟自落敗之後，就已經決定了自己的去處……」那番話。原來他是話中有話，他們決定的去處是陰曹地府；心中早存死志了。

剎時，大廳中的空氣，又陷入了一片窒人的沉寂中。

沉寂的空氣一直持續了將近半盞茶辰光，秋玉龍這才打破這窒人的沉寂，緩緩地輕吁了口氣，抬手出指隔空連點，解開了那四男四女的穴道，轉向敎無雙說道：「敎姑娘！請傳令派人厚葬他二位，並派人送他們八個出莊去吧！」

敎無雙點點頭，吩咐戒律堂堂主趙克威照辦之後，倏然長吁了口氣，目注「金龍、白虎」等四位堂主，緩緩說道：「各位伯父叔父！家兄遇害身亡二十多年，天幸如今得能眞像大白，但假冒家兄之惡魔『陰山人魔』巫萬蒼還未就誅，必須立刻追踪搏殺，以慰家兄泉下英靈，可是，鐵劍山莊却不能一日無主，所以……」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瞥視了「琴劍書生」秋玉龍一眼，接着又道：「我想請秋大俠屈就本莊莊主，重振本莊昔年的威望聲譽，不知各位伯父叔父意下如何？」

「金龍、白虎」等四位堂主一聽這話，心中立刻明白敎無雙是委託終身之意，他們都是看着敎無雙自小長大的父執輩，目睹「琴劍書生」武功人品，莫不都是上上之選。鐵劍山莊得此莊主，聲望威譽必能凌駕昔年之上，他們四位那還能有什麼意見呢？

「金龍堂主」梁天星首先肅容點頭說道：「姑娘所言極是，屬下等也有此意，只因事關重大，未便開口耳。」語聲一頓，轉向秋玉龍說道：「秋大俠！……」

秋玉龍突然含笑擺了擺手說道：「梁堂主！我衷心至爲感激姑娘和各位的這番心意，只是，這件事我想暫且押後再說，爲免日久生變，目前我們必須立刻動身前往關外，先搏殺元凶陰山人魔，爲子瑜兄報仇……」他話未說完，廳外院中已傳來一個蒼勁的聲音，說道：「秋少俠！你不必前往關外白跑一趟了！」

話聲未落，大廳門外已站着一個身穿百結鶉衣，滿頭灰髮雜亂如草，手持竹杖

，左脇下挾着個長形麻布袋的老化子；正是當今丐幫唯一的一位長老——「風塵異丐」。

秋玉龍連忙站起，拱手笑說道：「老哥哥！你怎麼突然跑到這裏來了，快進廳請坐。」

「風塵異丐」哈哈一聲大笑，跨步入廳，「砰砰」地一聲，將脇下挾着的長形麻布袋往地上一丟，道：「老哥哥是給你送賀禮來了。」

「賀禮？」秋玉龍微微一怔，道：「老哥哥！這是？……」

「風塵異丐」在一張椅子上一屁股坐下，嘻嘻一笑道：「這是送給你接掌鐵劍山莊與敎姑娘成婚的賀禮。」

秋玉龍雙目倏然異采一閃，道：「老哥哥！裏面可是那人魔巫萬蒼？」

「風塵異丐」含笑點頭道：「老化子和你分手後，立即傳令各地分舵弟子查探他的行踪，一獲得他的踪跡，老化子便立刻趕了去，這魔頭的一身功力實在够難鬥的，要不是本幫四大護法及時趕到，老化子非栽在他手裏不可！」

秋玉龍忽然肅容拱手一揖，說道：「老哥哥！對於這份禮，我只有兩個字：謝謝！」

「風塵異丐」哈哈一聲大笑道：「能得『琴劍書生』一聲『謝謝』的，放眼當世天下武林有幾人？够了，我老化子也值得自豪了！」

語聲一頓，站起身子說道：「好了，賀禮已經送到，我老化子該告辭了。」

話落，一抱拳，邁步往廳外行去。

秋玉龍連忙道：「老哥哥！你忙什麼，怎不喝兩盅再走？」

「風塵異丐」搖頭道：「我老化子還有事，不過，你和敎姑娘成婚之日，我老化子一定不請自來，喝個醍底朝天……」

說罷，又是一聲哈哈大笑。大笑聲中，人已走出廳外大踏步而去。

× × ×

半個月後。

鐵劍山莊突然出現了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熱鬧盛況：「莊內張燈結綵，筵開百席，洋溢着一片洋洋喜氣。莊外，車水馬龍，賀客盈門……

原來，今天正是「琴劍書生」秋玉龍接掌「鐵劍山莊」之日，也是他和「黑燕子」敎無雙成婚的大喜日子。

這麼兩件大事湊在一天，鐵劍山莊怎得不盛況空前，全莊上下又怎得不喜氣洋洋？

—全文完—

點錯相

（本文承自第51頁）

那傢伙喘了一口氣，望着卡凡，放軟了口氣道：「這位朋友，我與手足認錯你是那個反骨仔，斬傷了你，很對不起，請你大人有大量，原諒我們。」

卡凡冷笑一聲道：「那晚我若不是反應較快，身手還算敏捷，豈不是被你們斬死在街頭？」

那傢伙陪笑道：「不會的，就算那晚不是你，而是那反骨仔，我們也不會斬死他，因爲我們還要他交出那批珠寶！」

「你們點錯相斬傷了我，這一點我可以不計較……」

「那你們兩位肯高抬貴手放過我了？」

那傢伙大喜過望，急急打斷卡凡的話。

卡凡冷然道：「我們可以放過你，但法律却放不過你們！」

那傢伙一聽，臉色大變，但仍然哀求着：「眞的不能放我一馬？我發誓從此以後，改邪歸正，洗手不幹。」

「這不是我們放不放你一馬的問題，而是你既然犯了法，則必需接受法律的制裁！」泰迪嚴正地說。

那傢伙一聽，目中刹那兇光大盛，惡狠狠地道：「你們又不是警察，你們無權捉拿我！」

「別忘記，每一個守法的市民都有權協助警方撲滅罪行！」卡凡站直了身體。

「而且，你現在想逃也逃不了！」泰迪忽然說。

那傢伙聞言大驚失色，左右張望起來，却望不到半個警察的影子。

他不由哈哈大笑。起來「我是被嚇大的，憑你們也捉不了我！」

但他的話才說完，臉色忽然大變！

一陣警車的淒厲鳴叫聲，迅速地傳來，越來越接近！

那傢伙轉身就跑，跑向另一個出口。

但泰迪却搶先一步，水喉棍一伸，截住那傢伙的去路。那傢伙大吼一聲，一棍力砸向泰迪的頭頂！

泰迪不敢硬接——因爲他沒有把握接得下對方那一棍，只好閃身跳開。

那傢伙正想泰迪讓開一條路，見機不可失，疾忙衝向前。泰迪欲加以攔截，但已來不及，那傢伙已從他身旁竄了過去。

但他却忽然脚下一絆，「啪噠」一聲，一個餓狗搶屎，摔在地上。泰迪搶上一步，一脚重重地踏在那傢伙的背上！

這時，他才明白那傢伙爲何會忽然摔在地上。原來是卡凡的銅環帶纏捲住他的一隻足踝，向後一抽，將他絆倒！

那傢伙這一跤摔得很重，連額頭也摔破，加上泰迪那一脚踏在他背上，他那裏還能起得了身？

警車淒厲的鳴叫聲也就在這時在遊樂場前戛然而止，警員紛紛從警車上跳下來，衝入場內……

「泰迪，眞想不到上個月哄動一時的珠寶大刼案，原來就是這幾個傢伙幹的。」卡凡斜躺在沙發上，顯得有點懶洋洋。

「你以爲警方能否捉到那個『反骨仔』，起回那批失竊的珠寶？」

「這是警方的事情，咱們不是超人，咱們將那幫刼匪繩之於法，已盡了做一個守法市民的責任。」泰迪打開雪櫃，拿出兩罐啤酒。

「咱們還是出去喝個痛快吧！」卡凡一下子從沙發上跳起來。

泰迪立刻歡呼一聲：「咱們好久沒有玩個痛快了，今晚不醉無歸！」

「不醉無歸！」卡凡大笑着拿起外衣，與泰迪走出住所……

（完）

宇宙搜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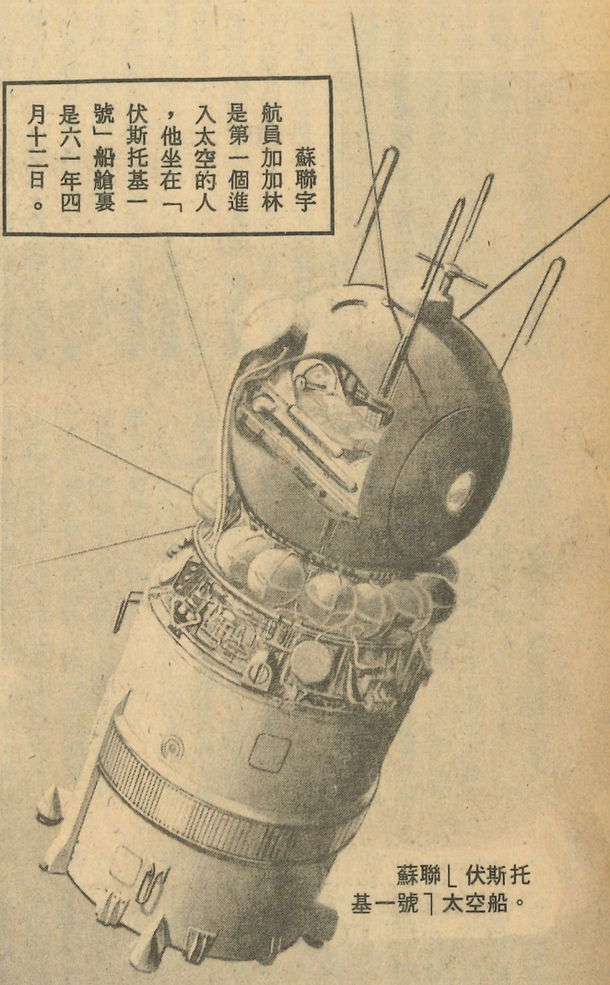
人類在太空

容雍

把人類放進太空，比起把一顆衞星放進軌道要困難得多哩。要保持這位旅客活在沒有空氣的太空裏，那艘太空船便必須儲備足够的空氣，供應這位旅客，同時，船艙必須封密，不能讓空氣外溢。船上所有的裝備，當然是由電力驅動，而這位旅客的食物和水，更要充份携備。至於船艙裏的溫度，自然要保持在一個限訂的水平了。把人類送了上去，又得顧慮到他回返地球時的安全，這麼一來，那艘太空船的船體，便要有隔熱的裝置，保護着它穿過大氣層重返地球時，受到磨擦，焚燒起來

不過，上述的問題，現在都一一解決了，最低限度，人類已經幾度置足月球，說明了人類可以活在沒有空氣的太空裏，至於解熱的方法，則是在船體上舖上隔熱磚。

蘇聯宇航員加加林是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他坐在「伏斯托基一號」船艙裏是六一年四月十二日。



美國「水星號」太空船。

蘇聯「伏斯托基一號」太空船。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二日，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成爲第一個涉足太空的人，他坐在「伏斯托克一號」太空船（VOSTOK 1）裏面，循着地球的軌道繞行了一遍。他這次成功的飛行，說明了人類在太空裏一樣可以生存，並沒有甚麼不良的效果。加加林重返地球之後，蘇聯另外又有五名宇航員坐着那艘太空船升上太空，這裏面包括了一名叫華倫天娜·泰里茨歌娃的女宇航員。

「伏斯托克」是一般球型的太空船，直徑二·三米；其後，一艘叫「伏斯歌德」的改良型太空船面世了，這艘太空船可以同時把兩三名宇航員帶到太空，有一個叫阿力山·里奧諾史的宇航員，竟然自艙口爬出太空船，作了一次「太空漫步」。美國第一名宇航員叫約翰·格連，他於一九六二年坐在「水星號」登上太空。

「水星號」之後，一艘較大的太空船叫做「雙子星座」，可乘坐兩名宇航員的。一九六五年，美國宇航員爬出「雙子星座」，作首次的太空漫步。

美國「水星號」和「雙子星座」的成就，可以說是替「太陽神」登月計劃舖了路。「太陽神」是由世界上一枝最大的火箭「土星五號」發射的。它是一艘可以乘載三名宇航員的太空船，乘載船員的司令艙在機械艙的頂部。「太陽神」太空船全重約三十噸。

在司令艙和機械艙的下面是登月艙，登月艙的形狀有如蜘蛛，但它才是接觸月表的，「太陽神」一進入了登月的航綫之後，艙內的宇航員便把司令艙和機械艙轉到和登月艙會合時靠口兩名宇航員於是爬過一條相連的通道進入登月艙。當「太陽神」安全地在月球的軌道上運行時，他們便在登月艙內使太空船逐漸降落月球表面。宇航員艾思朗和奧狄廸完成首次登陸月球是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

至於運載「太陽神」的火箭「土星五號」，加上了「太陽神」之後，全長達一一〇·六米，而發射前重量則是二七，七〇〇噸，五個發動機每秒消耗十五噸的推進劑，推力超過三，四〇〇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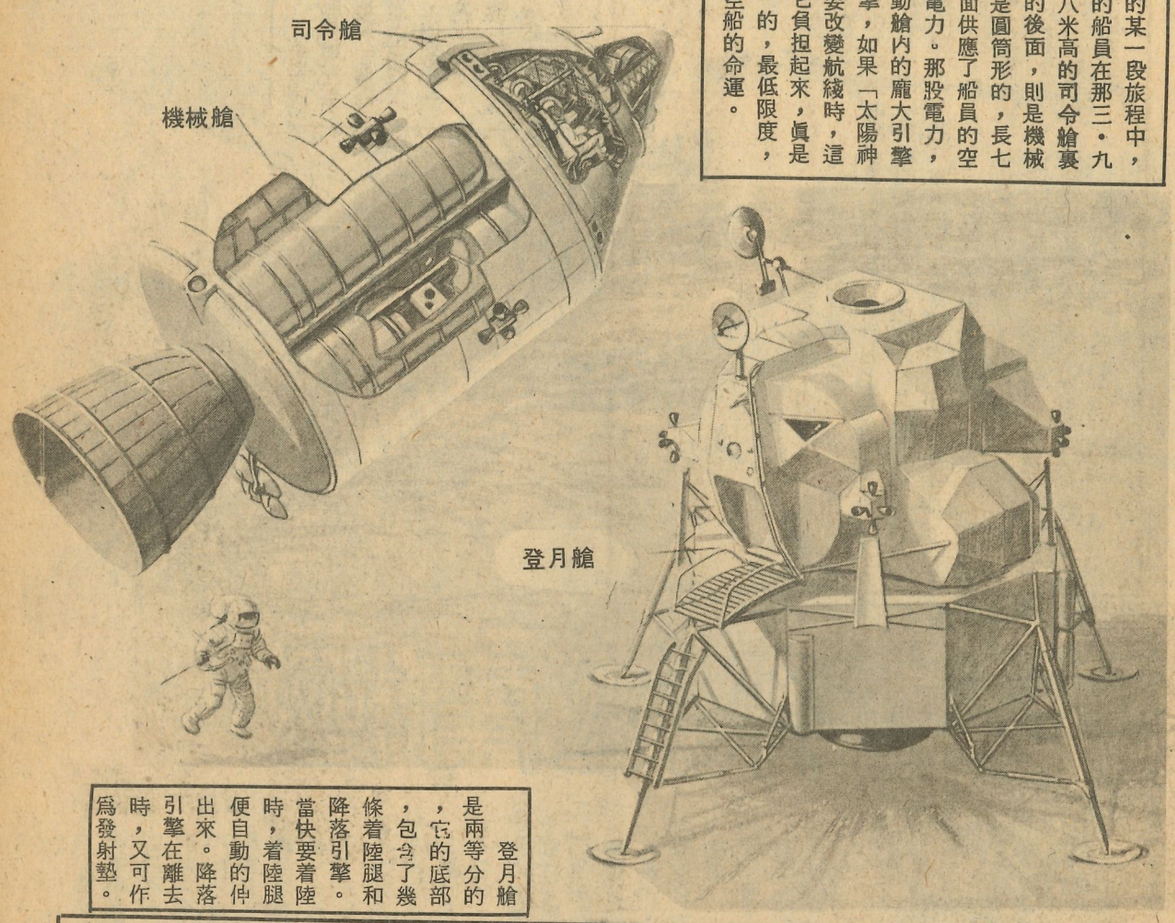
發射的程序，首級S—1火箭燃燒兩分半鐘，把「太陽神」送到五十八公里高度，速度每小時九，六五六公里。次級是五具J—2發動機，每個推力超過九〇·七噸，它是用液氫液氧推進的，燃燒六分半鐘，飛到一六一公里，接近軌道速度。次級脫落後，第三級—SIVB最後把「太陽神」推到一八五公里的繞地軌道上。這時發動機關掉，宇航員和休斯敦控制聯系，檢查太空船準備再發動飛往月球。發動機點燃後經六分半鐘，太空船便由軌道速度二八，〇〇〇公里一小時加速到三九，五八〇公里一小時，脫出地球重力約束。

「土星五號」是三級的，它能將一二九·三噸負載送到軌道，或將四五·四噸負載送到月球。這枝火箭巨人送出過不少的「太陽神」，計一九六七年送出「太陽神四號」，一九六八年送出「太陽神六號」，大部份都很成功。

一九七三年「土星五號」在「太陽神」計劃結束，又以兩級火箭形式把太空實驗室送上軌道，這是它的第十二次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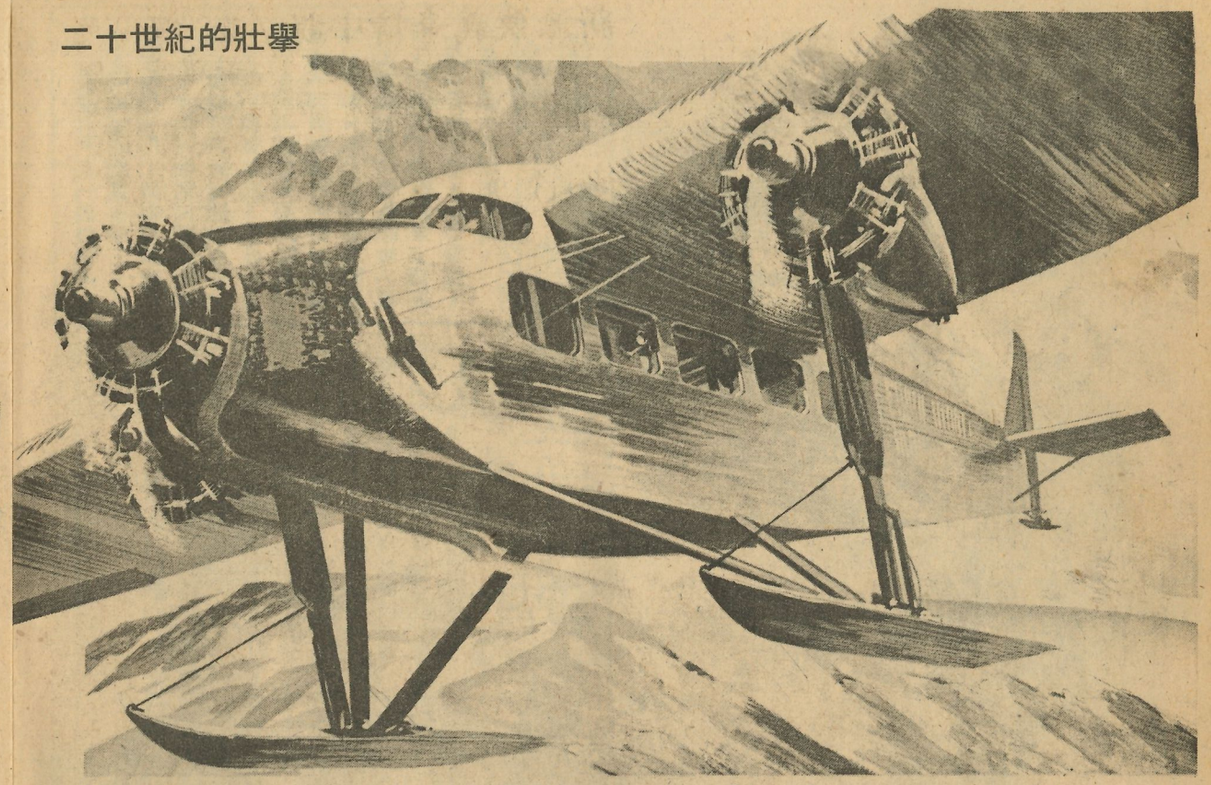
後來有三批各三人的宇航員登上太空實驗室，在那裏執行修理和觀測研究任務，他們分別就在那裏工作了二八，五九和八四天，安全同返地球。

在登月的某一段旅程中，「太陽神」的船員在那三·九米闊和三·八米高的司令艙裏。在司令艙的後面，則是機械艙，機械艙是圓筒形的，長七·五米，裏面供應了船員的空氣，食水和電力。那股電力，就是拿來驅動艙內的龐大引擎的，這副引擎，如果「太陽神」在太空上要改變航綫時，這項任務便由它負担起來，眞是「舉足輕重」的，最低限度，它掌握了太空船的命運。



登月艙是兩等分的，它的底部，包含了幾條着陸腿和降落引擎。當快要着陸時，着陸腿便自動的伸出來。降落引擎在離去時，又可作爲發射墊。

二十世紀的壯舉



拜爾德會經飛越過北極，現在則試圖飛越南極。

飛越南極

譯・雄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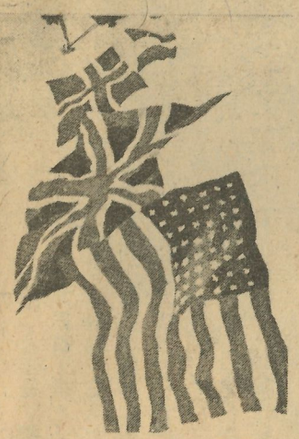
世界上最荒涼的地帶之一，就是漫天風雪和長年給冰雪蓋住的南極洲；雖然今天人們對它已經頗爲熟悉，同時不少的科學家和氣象學家眞眞正正的住在南極那裏，不過，這已經是第一架飛機飛越我們的地球的極南部之後差不多五十年的事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四名探險家自南極洲玫瑰海的邊緣的小美洲基地起飛。他們所乘坐的是一架福特三引擎式飛機，名叫「佛羅伊德・賓納」號，機上載着的燃料，食物和其他的器材，幾乎達到危險點。乘客是該探險隊的領隊，美國海軍司令李察，E・拜爾德，無綫電收發員荷路・魯，攝影師艾思理・麥達尼和一位挪威籍機師柏德・巴爾準。

等了幾個星期之後，才遇到適當的天氣，這幾個飛行員，一心就是要完成一次二千六百公里的環繞飛行，而這次飛行可以帶領他們飛越南極的。事實上美國海軍司令拜爾德早在一九二六年，已經是第一個領着一架佛克三引擎式飛機飛越北極的人，現在，他希望這另一個夢想也能够實現。

在他們抵達極地之前，這幾位探險家必須在內陸飛行一千三百公里，然後左穿右插於高達六千公尺的峯巒之間，直至來到一處海峽四千公尺的隘口，越過了這個可怕的屏障之後，他們又要經過那高度和隘口差不多的極高原。

一陣猛烈的擋頭風做成了這架堅固的三引擎式飛機消耗更多的燃料，這是他們所始料不到的，同時使它的地面速度降低至時速一三五公里。它的最大時速幾乎是二百公里的，但當它飛近山脈，這架負重的飛機就得從接近水平的飛行，在短距離中一升升至三千公尺的高度，儼如飛行於峽谷般的牆壁之間，由於燃料消耗殆盡，而又碰到了呼嘯於隘口之間的速勁氣流的阻擾，飛機和它的乘員好不容易才能够維持必須的高度，到了隘口的岩壁時，機師就朝拜爾德大叫，飛機須要卸減載重了。這本來是個可怕的決定，但勢在必行，結果只好卸掉兩大包食糧，如果他們被迫着陸的話，這是足够六個星期的食用的，不過這却可以節省一些燃料，跟着機師便拚命地拉起操縱桿，這才使到那疲憊了的飛機越過了那駝峯。飛行了九個鐘頭多一點，他們終於勝利地完成了環極（南極）飛行，至此，拜爾德才命令機師北飛，到赫達格拉斯補充燃料後再起航，十五個鐘頭零五十一分鐘後，返回原來基地。



旗國國四國投下時，極南過越。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黃鷹・文　黃耀基・圖

賊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威不知周歡就是趙寬，又由葛柏捕頭介紹去做趙寬的保鏢，他到趙家莊應徵，目的只是爲金錢，一看趙寬相貌，才知道是劇盜周歡，豈料方聰冒充他先去見趙寬，被高玉盛識破，追打出來，才遇上這個眞楊威，趙寬等人很高興，因爲他們收到有蜘蛛標誌的死亡帖，特邀請楊威來作保鏢，楊威暗忖他來到趙家莊這麼巧又碰上方聰來搗蛋，而方聰也表白是來救他們的，他倆到此剛好第二天，趙寬等五人，其中一個叫蕭觀音的就被死亡帖指名殺害，大家正在研究兇手是誰，楊威又見江飛霞背上掛着白絹死亡帖，指名下一個死的是她……

帖上名單　二人被擄

高玉盛冷笑。「未必——」目光落在楊威面上。

楊威隨即跳起來，趙寬揮手止住，道：「大家別忘記昨天在楊爺到來之前，死亡帖已在蕭觀音的背後出現。」

高玉盛悶哼一聲，沈春山接道：「蜘蛛看來已經混進你這座莊院之內的了。」

趙寬恨恨道：「好一個蜘蛛。」

高玉盛目光回到江飛霞面上，道：「表妹，你不用担心，有我，誰要殺你，先將我殺掉！」一把接拖了江飛霞往外走。

楊威那邊同時伸掌一個斬頭的姿勢，嘟喃道：「那就先將你殺掉！」

× × ×

出到院子，江飛霞脚步停下，憂形於色地問：「表哥，你說我該怎樣？」

「放心，一切有我。」高玉盛胸膛挺起來。

江飛霞搖頭道：「我還是害怕，那個蜘蛛說不定現在就會出現……」

高玉盛截道：「現在一定不會。」

「哦？」江飛霞實在奇怪高玉盛說的肯定。

高玉盛接道：「現在有我在你身旁，而且——」冷笑一聲才又道：「還有一個賊一樣，鬼鬼祟祟的所謂捉賊名家。」

江飛霞更加奇怪，旁邊一叢花木即時一分，走出怒容滿面的楊威。「你說誰賊一樣？」

高玉盛冷笑道：「只有賊才會閃閃縮縮，東躲西躲。」

楊威大爲之氣結，江飛霞一旁却道：「表哥，楊爺可也是一番好意。」

楊威面容立時一寬，笑顧江飛霞道：「還是你明白。」

高玉盛冷冷道：「這時候好意有什麼用，必須要用好本領。」

楊威揚臂道：「怎樣才算好本領。」

高玉盛道：「說得出做得到，這才算是……」

楊威知道他又拿蕭觀音的事來說，大感沒趣，高玉盛也沒有再說下去，拉着江

飛霞走前去。

江飛霞也沒有作聲，若有所思。

× × ×

夜幕又低垂，一盞白燈籠緩緩在鎮東竹林中亮起來。

燈光照亮了立在燈籠下的江飛霞，照得她的臉毫無血色，也使她的一身衣衫彷如披上層白雪，使她整個人平添了幾分鬼氣，給人的却不是鬼般恐怖的感覺，而是鬼般漂亮，鬼般動人。

她抬頭再看看燈籠，笑了笑，終於放心離開，走了三四丈，還未走進黑暗中，前面一株竹樹上，突然颯地一個人倒吊下來。

她一聲驚呼，那個人已翻身站穩地上，竟然是高玉盛。

「是我！」高玉盛一把拉住她。

「表哥？」江飛霞一呆。

高玉盛懇切地道：「我說過一定會小心保護你。」

「我……」江飛霞有些尷尬。

「你來這裏將白燈籠掛起，請方驄幫忙？」

江飛霞訥訥地道：「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幫忙我擺脫蜘蛛的死亡威脅。」

高玉盛有些傷感，歎息道：「你寧可相信一個陌生人，也不肯相信我？」

江飛霞面露歉疚之色。「我……」

高玉盛勉強一笑，截道：「我不會怪你，也不會阻止你，只希望你記着，你是我最心愛的人，就是拚了命，也要保護你的。」

江飛霞顯得很感動，不由自主的投入高玉盛懷中，高玉盛擁着她，沒有再說話，看他的神情，對江飛霞他絕無疑問眞的情深一片。

他們是緊靠在一起離開，高玉盛也沒有弄熄那盞燈籠，以他一個這樣自負的人，惟一的解釋就是他眞的喜歡江飛霞。

白燈籠現在是亮起來了，方驄是否一如所言？又準備怎樣來幫助江飛霞？

× × ×

這一夜在平靜中過去，天一亮，江飛霞便已煮好了一碗藥，捧到她母親床前，侍候她母親喝下。

她母親年紀不算怎樣大，雖然雙眼失神，容顏憔悴，但仍然可以看出年輕時很漂亮。

江飛霞將碗放下才問：「娘，是不是舒服一些？」

她母親無言點頭，兩行眼淚忽然流下來，江飛霞偏着臉，不忍卒看。

一個老婦人也就在這時候走進來，手中拿着一封信，恭恭敬敬的送到江飛霞面前，一聲：「小姐——」

江飛霞目光一落。「是誰送來的？」

「一個小孩子。」老婦人將信送上。

江飛霞接過，以指甲挑開，抽出信箋看了一看，站起來。「孫大媽，你小心看着我娘。」

老婦人點頭，她是江家的老婢，就是江飛霞不吩咐，也知道怎樣做的了，江飛霞也沒有多說什麼，急步走了出去。

× × ×

江飛霞走的是後門，出了後巷，隨即巷口便露出了高玉盛的臉來，也隨即遠遠跟在轎子後面。

轎子一路往東去，出鎮外半里，停在一座山坡下，一個轎夫隨即道：「小姐，水月寺到了。」接將轎簾子掀開。

江飛霞探身走出來，道：「勞煩兩位大叔在這裏等我一會。」

那個轎夫忙道：「小姐就是客氣。」

另一個接道：「水月寺已經棄置多年，小姐還請小心一點兒。」

「多謝大叔指點，我會小心的了。」江飛霞一面說一面移步走上石級。

那些石級也不少崩壞，百來級之上兩道紅牆夾着一道山門，紅牆部分已倒塌，山門也好像隨時會倒塌下來的，到處長滿了野草。

院子中野草更茂盛，那條白石徑總算沒有被埋沒，一直通到大殿。

江飛霞一面走一面東張西望，走上了大殿前面的石階才鬆一口氣。

大殿內也是破破敗敗，蜘網塵封，那些佛像一個個東倒西側，殘缺不全，對門那一個最大，也比較完整，只是面部的泥金不少已剝落，看來甚爲恐怖。

江飛霞看一眼，打一個寒噤，再周圍看一眼，輕呼道：「方公子——」

沒有人回答，大殿內一片死寂，江飛霞再四顧，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難道那封信就是方驄所寫，約她到這兒來見面？

× × ×

與江飛霞出門差不多同時，沈春山亦離家外出，坐的是家中的轎子，除了兩個僕人，還有兩個護院侍候左右，臨行不忘吩咐管家沈寶：「我到隣鎭去看看銀號的生意，大概會留到黃昏時候，有急事，可以到那邊去通知我。」

沈寶追隨沈春山已經多年，對於這一次的事知道得雖然不太多，却是第一次看見沈春山帶着護院去巡視店子，再聽沈春山這樣吩咐，不由道：「老爺在路上也要小心。」

沈春山心頭一陣不舒服，却沒有多說什麼，揮手令沈寶退下，接着吩咐轎子上路。

他右手一直捏着那兩枚鐵胆，不住將之轉動，這也是他的習慣，每當有問題想不透，或者心情不安，他就會不住轉動那兩枚鐵胆。

轎子出鎭西，走的是大路，兩旁禾田，不少農夫在工作，別有一番景色，再過是一片樹林，道路從樹林當中穿道，非常幽靜。

沈春山一如往日，在轎中閉目養神，但雖然沒有往外望，時間他却是很清楚，所以轎子突然一頓，停下，他立即知道有事發生，却仍問：「怎麼停下來？」

路並不太長，抬轎的四個都是氣力充沛的大漢，一直以來都甚少在半途停下來歇息，而事前也一定問准他，先徵求他的同意，他雖然從來不擺架子，這却是下人對主人的一種尊重。

回答的是一個護院的聲音：「老爺，有人攔住我們的去路。」

沈春山輕「哦」一聲，掀開轎簾子望去，果然看見四個矇面大漢手執長刀，攔

在前面七八丈處。

另一個護院即時俯身道：「後面也有四個。」一面反手將背插的一條三節棍拿下來。

沈春山手中鐵胆「叮噹」一响，撞在一起，沉吟了一下，探身從轎子走出來，在他右面的那個護院手中同時多了一對雙鋒筆，那兩個僕人與四個轎夫亦自握拳裝腔作勢。

前後那八個矇面大漢沒有動，沈春山身子一轉，看不出什麼，沉聲道：「是那條路上的朋友？」

八個矇面大漢不答，齊喝一聲，揮刀前後撲上，沈春山隨即吩咐：「你們對付後面那四個，前面的四個交給我好了。」

他是看出那八個矇面大漢都不是高手，兩個護院亦心中有數，聽得沈春山這樣吩咐，便向後面那四個矇面大漢撲去，那兩個僕人亦跟着撲上。

沈春山同時發動，大喝一聲，一隻大鳥也似凌空撲向前面那四個矇面大漢，那四個大漢一看又齊喝一聲，再揮刀，却不是迎向沈春山，反而往後退。

沈春山看在眼內，暗呼不妙，也就在這剎那，一張大繩網「嘩啦」一聲迎頭洒下來，周圍懸着好些鐵塊，勢子也因此特別急，沈春山人在半空，完全沒有閃避的餘地，驚呼未絕，那張繩網已落在他身上，眞氣驚慌中一洩，一個身子不由疾往下沉去。

四個矇面大漢立即再撲上，沈春山手一探，兩枚鐵胆從繩網的網眼中射出，一枚正中一個大漢的小腹，痛得那個大漢滾倒地上，另一枚却被一柄刀擋着，「噹」一聲，刀就像長了翅膀的飛上半天，那枚鐵胆亦一旁飛開去。

沈春山鐵胆出手，雙手便抓向繩網，要將繩網抓開，脫身出來，却才抓一把，十多支長矛便四方八面刺至。

沈春山不禁胆落魂飛，整個人呆在那裏，那十多支長矛却只是從網眼中伸入，抵在他身上，並沒有刺進去，也都是握在一個個矇面大漢手上，他們也都是從兩旁樹叢中撲出來。

這絕無疑問是一個處心積慮預先佈置妥當的陷阱，對方非獨知道他今天出門，會經過這裏，而且連他所有的反應都計算在內，也是說，對方非獨清楚他的爲人，而且連他的武功特長一樣瞭如指掌。

他的仇人並不多，能够活到現在的更少，敢胆來找他的，也就只有一個——蜘蛛。

動念未已，幾條繩子已套上，將繩網勒緊，沈春山眼巴巴的看着那些大漢將自己連人帶網綑上，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那兩個護院亦倒下，用三節棍的一個武功雖然在撲前來的兩個矇面大漢之上，但棍與刀才邂在一起，底下便橫來一對地趟刀，將他的雙脚齊膝斬斷。

那對地趟刀的主人也是黑布矇面，從旁邊樹叢中飛液出來，刀用得固然好，時間拿捏得更準確。

亂刀跟着斬下，將用三節棍的一個護院斬殺，另一面，用雙鋒筆的那個護院亦被橫來一脚踢倒。

脚也是從旁邊樹叢中飛踢出來，靴尖踏着三寸利刃，一踢三脚，踢的都是那個護院兼顧不到之處，那個護院雖然及時閃開兩脚，還是被第三脚踢中，亂刀跟着斬到他身上。

那兩個護院武師都是沈春山親自選聘，都有幾下子，現在却也都不堪一擊，襲擊他們的兩個人看來又不是武功特別高強，那顯然又是早已摸清楚他們的武功底子，清楚他們的弱點所在。

沈春山看在眼內，又是一呆，那些矇面大漢隨即撲向他的僕人與轎夫，斬瓜切菜的將兩個僕人與四個轎夫斬殺刀下。

由始至終他們都沒有說過半句話，出手既狠且辣，毫不猶疑，就是沈春山這種老江湖，亦不禁看得心驚魄動，目定口呆，一個黑布袋也就在這時候穿在他頭上。

他隨即被舉起來，塞同那頂轎子內，四個矇面大漢接將轎子抬起，原路奔回，轎簾子一落，他們亦將矇面的黑布拉下，相貌看來都不怎樣兇惡，看來也很像是四個轎夫。

那兩個武功特別好的左右跟上，亦將矇面黑布拉下來，善用脚的一個一張馬臉，倒吊眉，三角眼，用地趟雙刀的那個却是圓圓的一顆南瓜頭，眼耳口鼻都攢在一起，相貌看來有些滑稽，但誰若是看過他用刀，相信都很難笑得出。

其餘的大漢留下，迅速清理地上的屍體血漬，到他們離開，地面雖然不能够恢復原狀，亦已看不出曾經發生過那種事。

× × ×

半個時辰過去，水月寺的大殿內仍然只得江飛霞一人，方驄人非獨沒有出現，連消息也沒有送到來。

江飛霞面上的疑惑之色漸重，恐懼的感覺雖然已逐漸消失，但兩隻脚却已要發軟了，她嘆了一口氣，正要轉身走出去看看，那知道半身一轉，後面就傳來一陣怪聲。

她一驚回頭，只見對門那個神像的頭顱蛛網般裂開，塵土簌簌地剝落洒下，一個人頭接從後面冒出來。

江飛霞本來已驚嚇得倒退了兩步，看見這個人頭又怔住，脫口一聲：「原來是你——」

「就是我了。」那個人頭開口應一聲，往旁邊一移，出現了整個身子，一下從神枱上跳下來，不是方驄，乃是楊威。

他灰頭土臉，一面伸手往面上亂抹，一面氣憤憤的罵着走前來。「我早就知那個王八蛋言而無信，還是上這個當。」

江飛霞奇怪的問道：「你到底罵那一個？」

「那一個？除了方驄還有那一個？」

楊威接往身上衣衫拍幾下，拍得灰塵一陣陣飛揚，接罵道：「那個臭小子，不是約了你巳時在這裏見面的，現在午時只怕也到了。」

江飛霞更加奇怪。「你怎麼知道？」

楊威單起一隻眼。「有人給我告密。」接從懷中取出一張字條遞過去。

「方驄約了江飛霞巳時在鎭東水月寺大殿相會。」江飛霞接過一讀，又怔住。

楊威接問：「沒錯的吧。」

江飛霞苦笑。「這封信是那一個給你的。」

「今早起床，餓到發慌，走出店堂，原是要到厨房弄碗酸辣湯，那知道碰着我爹爹那個伴郎，嚇得我慌忙躲進走廊，避出後巷，抬頭一看已到了牛家莊，只見牛嫂在保湯，牛哥在打螳螂，還問我吃不吃槓榔？」楊威希哩嘩啦的一大堆，還是沒有說到正題。

江飛霞聽得傻了臉，待他一歇才問：「那你吃不吃？」

楊威搖頭。「我最討厭就是吃檳榔，結果喝了一碗牛肉湯便跑回店子去。」

江飛霞嘆了一口氣，再問：「那到底是誰給你這封信？」

「天知道。」楊威又搖頭。「我回到房間，信便放在我床上。」

江飛霞苦笑道：「跟着你便跑到這裏來？」

楊威道：「却是不知道是個玩笑。」

江飛霞怔了怔，嘟喃道：「奇怪？」

「別奇怪了，總之這個地方是不宜久留，趕快離開。」楊威一面說，一面把手亂揮。

「那你呢？」江飛霞反問。

「在這裏繼續等那個姓万的，這個臭小子，非要狠狠的教訓他一頓不可。」

「可是……」江飛霞仍然在猶疑。

「見到他，我自會抓他去見你的，快走，快走——」楊威伸手一推江飛霞肩膀，另一隻手乘江飛霞不覺將一個小香囊扣在她的腰帶上。

江飛霞把身子一縮，又說道：「可是我……」

楊威反手叉在腰上，又單起一隻眼睛，說道：「我話說在前面　這個地万偏僻，孤男寡女，有什麽不良後果，可莫要怪我。」

江飛霞吃驚的望着楊威，道：「你是說你……」

「你眞的不是？」楊威突然露出色迷迷的樣子，張開雙臂便要抱去。

江飛霞驚呼，一隻給老虎趕着的兔子般，連跑帶跳的逃了出去，楊威看着呆了呆，嘟喃道：「難道我裝起來眞的像個花花公子？」

那邊窗外高玉盛即時一閃而過，看他的神態，若不是要保護江飛霞，只怕會撲進去跟楊威大打出手。

× ×

轎子載着江飛霞原路回去，高玉盛借樹木草叢掩護，遠遠的在後面保護着，跟上山坡，才閃到一株樹後，一塊石子便飛來，「卜」的正擲在樹幹上，他下意識一閃，回頭望去，只見楊威蹲在不遠處的一塊石上，隨即一勾手指，示意他過去。

他一怔，冷笑，舉步，楊威那邊亦從石上跳下來，手指高玉盛，道：「我早就知道，一定是你壞了我的大事。」

高玉盛冷笑。「你說到那裏去了？」

楊威道：「若不是万聰發現了你跟踪着轎子，怎會不出現？」

「笑話，怎麽不說你藏在神像中露出破綻？」

「我整個身子都藏在神像後面，誰瞧得出來，你害我白費了大半天，還說我不是？」

「沒有人叫你這樣做。」

「你這個小子，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楊威幾乎沒有跳起來。說道：「你以爲我在幹什麽，我是在保護你的表妹。」

「保護我的表妹？」高玉盛冷笑。「你何德何能。」

「跟我說這種話啊。」楊威上半身一欺，以掌背一拍高玉盛的胸膛，「兄弟，你是那兒來的。」

「客家。」高玉盛仰首向天。

楊威接問：「客家那兒？」

「梅縣。」高玉盛伸手一挑楊威觸摸過的衣衫。

「原來是自家人。」楊威大表親熱。

高玉盛冷笑。「誰跟你是自家人？」

「不是自家人是敵人了。」楊威一面將着袖子一面道：「我早就應教訓你這個小子一頓。」

高玉盛撫笛道：「這一架早就該打的了。」

楊威目光落在鐵笛上，道：「有種的不用暗器。」

高玉盛反手將鐵笛插在背後腰帶上。「對付你何須兵器暗器。」

楊威大怒，馬步一開，拳掌一動，霍霍有聲，虎虎生風，先來幾下虛招，聲勢奪人。

高玉盛龍行虎步，氣吞河嶽，雙掌一錯，架式擺開，只等楊威上前，楊威右手即時往後背腰帶上一插，叫道：「讓你右手！」

高玉盛冷笑，右手亦往腰帶一插，左手一攤，楊威即時一條蛇也似標前，左手蛇首般吞吐，連捅高玉盛上半身十三處穴道，高玉盛左手五指一合，有如鶴啀，反向楊威的手背啄下，每一啄都很準確。

楊威的反應也不慢，沒有給啄上，身形左穿右捅，左手配合着身形尋隙抵暇，不住攻向高玉盛身上七十二處穴道，認穴倒是沒有一點兒錯誤，却是那麽一點兒，總是給高玉盛截下。

高玉盛出手越來越快，進一步非獨將楊威的攻勢截下，而且纏着楊威的左手，合在一起的五指不住往楊威的手背啄下。

楊威的攻勢由大開而逐漸改縮，再給高玉盛迫得步步後退，高玉盛一快再快，有如鶺嘴的五指啄上楊威的手背，那就像是啄上蛇的七寸，楊威的手背一痛不由一翻，高玉盛五指再啄下，正啄在他的手心上。

這一啄倒是不輕，楊威縮手急退，高玉盛如影隨形，冷不防楊威插在後面腰帶上的右手一巴掌拍來，一閃不及，面頰挨了一巴掌，一個身子倒飛了出去。

楊威沒有乘機追擊，左手立即又插在腰帶上，右掌却是得意的翻來覆去。

高玉盛身子飛出丈外，一腳倒踢，楊威追上去，不難就給這一腳踢個正着，他一腳踢空，身子一旋，已穩定下來，盯着楊威，冷笑道：「好小子，話說過就算，我不來暗算你，你倒來暗算我了。」

楊威擺手笑道：「還不是一隻手！」一個高玉盛點頭。「好，一隻手！」一個箭步撲同，仍然是左手出擊。

楊威右手才架住，高玉盛藏着的右手已揮出，拍在他胸膛上，左手却同時收回

，藏在背後，楊威挨了那一掌，倒退了三步，高玉盛又撲，右掌順勢再拍向楊威胸膛，到楊威招架，他的左手又從背後抽出來，一巴掌摑在楊威面頰上，右掌却又收回背後去，口裏一面道：「一隻手！」

再一聲：「一隻手！」楊威又挨了一記，高玉盛雙手交替，變化之快，尤在他之上，而且連消帶打，一招快過一招。

楊威連挨了三下，藏着的另一隻手忙伸出來，雙手招架，才將高玉盛的攻勢擋下。

高玉盛身形一頓，冷笑道：「怎麽，不用一隻手了？」

楊威一看自己雙手，一呆，道：「你你——」

高玉盛一擺手。「還不是一隻手？」

楊威不禁爲之氣結，一想又是自己出這個花招在先，如何作聲，高玉盛接道：「用雙手，我一樣奉陪。」藏着的手一伸，雙掌一盤，氣勢奪人。

楊威看在眼內，冷笑道：「有種的跟我一較脚上的功夫。」

「用脚？」高玉盛接一聲：「好！」雙脚一盤，「麒麟馬」，霍霍聲中，飛沙走石，一樣威猛嚇人，接着單一脚，「金鷄獨立」，抬起的一脚再伸出，向着楊威，道：「來——」

楊威雙脚一轉，前弓後箭，再一變，前箭後弓，然後一支箭也似射出，却不是射向高玉盛，而是射回左邊，開溜去了。

「跑？那跑得這麽容易！」高玉盛拔步便追：一心要狠狠教訓楊威一頓，連追踪保護江飛霞這件事也放下了。

這當然也因爲江飛霞現在是回家去，也未到蜘蛛要殺她的期限。

楊威回頭一看高玉盛追來，跳得更加快，雙手亂划，驟看起來就像是一隻大馬騮。

× × ×

載着江飛霞的轎子這時候正走在竹林中的小徑上，那雖是小徑，人跟轎子還不用走路，可是迎面走來的那個人却偏偏走不過去。

那個人頭戴着老大的一頂竹笠，整個臉都藏在竹笠內，實在令人懷疑他能否看得到路，所以轎夫看見他迎面撞來，忙先將轎子抬到左邊，那知道那個人方向同時一偏，亦轉到了左邊來。

轎夫忙又避向右邊，可是那個人亦走向右邊，接連三次，都是如此，轎夫知道是有意，放下轎子，兩個人一齊走到那個人面前，道：「朋友，你這是幹什麽？」

那個人笑道：「不就是擱途截劫？」

接將竹笠推起來，藏在那之下的赫然是一張鬼面，青面獠牙，猙獰恐怖。

兩個轎夫方自一呆，一蓬白烟已然從鬼面的口中噴出來，正噴在他們的面上，他們不由自主的一聲驚呼，伸手撥去，一撥不開，已將白烟吸進鼻子裏，神智立時一陣昏迷，身子搖搖幌幌的旋即倒下去。

江飛霞轎子裏聽着奇怪，忍不住亦將轎簾子掀開，白烟即時撲面而至，朦朧中一張鬼臉接近，還未看清楚，眼蓋上已有如壓上兩塊重鉛，那也是她昏迷之前最後的感覺。

× × ×

楊威雙手雖然不敵高玉盛，而條脚跑起來，却是絕不比高玉盛稍慢，高玉盛跟在後面發力狂追了一段路，仍然不能夠將距離縮短多少。

一面跑，楊威一面也有留意在後面追着的高玉盛，看見他追來追去，就是追自己不上，心頭大喜，不由得「哈哈」連聲，只是在沒有回頭去逗弄高玉盛。

他平地上有如奔馬，一上山，便變得猴子一樣靈活，高玉盛平地上追不及，上山也還是一樣，雖然心頭冒火，却無奈之何。

楊威回頭再看，笑得更大聲，忍不住跳上前面一塊大石上，順勢翻一個觔斗，那塊大石不過丈來高，一個觔斗翻下來，只有離開高玉盛更遠，所以他實在很放心翻這個觔斗，那知道大石後竟然是一個斷崖。

他人在半空，看得清楚，不由得怪叫一聲，也幸虧他反應敏銳，雙臂往後一甩，倒翻而回，身子雖然翻不回那塊大石上，一隻手總算能够搭住大石上的邊緣，一抓一按，身子一縮，也縮回大石上去。

那個斷崖其實只有四五丈高，也並不怎樣陡峭，相連着一片沙地，再過是一個河灘，楊威就是順勢跳下去也絕不會有什麽危險，可是那剎那人在半空，突然發現大石後並非平地，却完全不是這種感受。

楊威樂極忘形，這份意外自是更刺激，那剎那那裏還有什麽判斷分析的能力，只知道回到大石上就是安全，也所以能回到大石上，他已經開心得很，隨即拍拍心胸，舒過一口氣。

然後他省起了高玉盛，一驚忙回頭望去，只見高玉盛已來到大石下，正望着他冷笑。

高玉盛並不清楚，大石後是什麽情形，但看見楊威這樣子，亦不難猜到幾分，看見楊威回頭，冷笑道：「不跑了？」

楊威嘴巴可不肯服輸，道：「少爺要休息一下，難道也不成？」

高玉盛道：「我說不成。」

「你——」楊威要罵，又不知從何罵起，高玉盛接道：「我倒要看你如何再跑下去。」

楊威回頭看一眼，看清楚那個斷崖，幾乎要踢自己一脚，大石下高玉盛接道：「你以爲你會飛？」

楊威大笑道：「我就是會飛？」雙臂一振，大叫一聲，便往下飛躍。

高玉盛在楊威雙臂一振之際，已拔起身子，凌空撲出，這一撲全力施爲，實在快得很，楊威的身子才離開那塊大石，他已經撲到，雙手抓在楊威的雙肩上，但楊威那一下飛躍之力亦不算小，他半空中穩不住身形，立時被楊威帶動，一齊往下飛墮。

那瞬間，高玉盛已看清楚斷崖的環境，心一驚隨即一寬，冷不防楊威一掙，將他的雙手掙脫。

這一掙兩人的身形亦大受影響，再也不能够保持平衡，楊威第一個栽翻沙土上，高玉盛跟着一塊大石也似壓下來，兩人旋即滾做一團，一直往河灣那邊滾去，只滾得沙塵滾滾，灰頭土臉。

楊威第一個停下，高玉盛在他的身上

滾過，再滾出丈許才停下來，回頭一看，正好看見楊威將一把泥沙抓在手中。

「又要幹什麼？」他冷笑。「跟我比暗器？」

楊威一扎將手鬆開，他當然沒有忘記高玉盛擅用暗器，那把泥沙他原是準備乘高玉盛一個不備撒到他面上，再撲上去將他弄翻，現在既然給高玉盛看破如何還撒得出去，也當然不會笨到拿那把泥沙去跟高玉盛的暗器一較高下。

「誰要跟你比暗器。」楊威接一拍雙手，站起來。

高玉盛冷笑道：「手脚都比過了，不比暗器比什麼？」

楊威想了想，抬手指着自己的腦袋，道：「比一比腦袋怎樣？」

高玉盛道：「好，大家只管拿腦袋來一撞，看誰的腦袋硬。」

楊威一手捧着腦袋，瞪起一隻眼睛看了看高玉盛，道：「我只是要跟你比一比，着那一個的腦袋靈活。」

高玉盛一怔，楊威接道：「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們一齊想一想……」

高玉盛沒好氣的道：「想什麼？」

「你那個表妹江飛霞現在怎樣了？」

「怎樣——」高玉盛又一怔。「當然是回家了……」

楊威道：「路上沒有了我們保護，能够平安回家當然就最好。」

「你胡說什麼？」高玉盛怒喝。

「就算我胡說好了，天知道……」

高玉盛截道：「我表妹若是有什麼不測，你——」猛一揚拳頭。

「怎樣，是不是還要跟我過幾招？」楊威立即擺開架式，一招手。「來——」

高玉盛瞪了他一眼，悶哼一聲，一旁走了過去，往來路奔回，楊威立即嚷道：「是你不要再比的。」

他也是看準了高玉盛無意戀戰，才叫高玉盛動手，高玉盛也沒有理會他，脚步更急。

對高玉盛來說，沒有什麼比江飛霞的性命更重要的了，楊威看見他這樣，忙亦追上去。

× × ×

轎子仍然在竹林中的小徑上，那兩個轎夫也仍然昏迷不醒，高玉盛遠遠看見，立時奔馬也似奔過來，掀開轎簾子一看沒有人，隨即繞着轎子打了一個轉，脫口大叫：「表妹——」

楊威緊跟着走過來，鑽進轎子裏，左面窗探頭看一眼，右面窗也探頭一看，見高玉盛望過來，立即道：「我發現了一件事。」

「什麼事？」高玉盛忙問。

楊威抽身出來，雙手一攤，道：「你表妹眞的不見了。」

「廢話！」高玉盛啼笑皆非。

「還好，轎子裏沒有強姦的跡像！」

「你——」高玉盛一個拳頭幾乎沒有擊到楊威面上，厲聲道：「我表妹若是什麼不測，不將你三刀六洞，我……」

「你放心。」楊威說得很肯定。「我一定能够將她找出來的。」

「怎樣找？」高玉盛追問。

「山人自有妙計。」楊威倒是輕鬆。

閉上。

好一會他的眼睛才習慣，看清楚置身在一個寬敞的石室中，給鎖在一個木輪上，木輪下是一個水池，燈光下閃閃生輝，令他的眼睛看來不很舒服。

石室的四壁掛放着種種刑具，不少之上血跡斑斑，雖已褪色，仍然觸目驚心。

水池的前面，放着老大一個火爐，那之內也是插着好幾樣刑具，爐火雖然還沒有升起來，但亦已令沈春山看得混身不自在。

兩個黑衣漢子正在撥弄着爐中的木炭，有意無意看看沈春山笑笑，那種笑容當然也是令沈春山爲之不寒而慄。

木輪的兩旁也侍候着幾個黑衣漢子，其中兩個手執短刀，正在替他將身上的繩網割去。

對牆那邊石階下，站着另兩個黑衣漢子，沈春山一看這情形，便知道這兒的主人很快就會出現，那些漢子他却是一個也不認識。

「你們到底是什麼人？」沈春山目光一轉再轉，忍不住喝問。

那些黑衣漢子却全都像是聾子，沒有一個理會他，也正當此際，脚步聲响，兩個人從對牆石階上走下來，一個一張馬臉，倒吊着，三角眼，另一個圓圓的一顆南瓜頭，眼耳口鼻彷彿都攢在一起，一見這兩個人，沈春山不由一呆，脫口道：「馬飛！劉全……」

馬臉的那個應聲道：「沈老闆好。」

他非獨姓馬，有一張馬臉，說起話來亦是像馬叫那樣難聽。

劉全笑接道：「我們又沒有難爲沈老闆，那有不好的。」

說話間，一個人已擁着一襲金紅色的披風從石階上走下來。

沈春山目光轉落在這個人的面上，慘笑。「果然是你！」

× × ×

江飛霞這時候亦醒轉，她的遭遇應該就比沈春山好得多，最低限度，她現在是舒舒服服的睡在一張綉榻之上，身上還蓋上了被子。

那雖然也是一個石室，周圍都佈置得很華麗，非獨沒有刑具，連一件比較可怕的東西也沒有，可是她一定神，仍然驚嚇得一下跳起來，雙手下意識檢查一下身上的衣衫。

一個清朗的聲音即時傳來：「你的衣衫好好穿在身，連一顆鈕子也沒有脫開過，放心——」

江飛霞這才發現那邊屏風的前面坐着一個人，看清楚，脫口一聲：「方驄！」

方驄一笑放下手中書，長身而起，隨即一揖，道：「沒有先徵求你的同意，這樣將你弄到這裏來，恕罪，恕罪。」

江飛霞驚魂稍定，吁了一口氣，低聲問：「爲什麼你要這樣做？」

方驄道：「楊威一早跑到水月寺，躲在神像後面，他以爲神不知鬼不覺，不知道才進寺院我便已發覺，除了他，還有你那個表哥……」

「高玉盛？」江飛霞叫出來。

「難道這附近除了高玉盛你還有第二個表哥？」方驄笑着問。

江飛霞一怔，搖頭苦笑，方驄笑接道：「高玉盛日夜保護着你，跟踪到來，並不奇怪，只是楊威……」

「我沒有跟他說過，也根本沒有遇上他。」

江飛霞搖頭。「聽他說，是有人向他告密。」

方驄沉吟道：「這件事很奇怪，知道燈籠爲號的只有你們五個，知道我給信你的應該就只有你一人。」

「那楊威說的……」

方驄截着說道：「這個人很清楚，腦袋雖然大，却是從不肯動腦筋，就是動也是動壞的，也生壞了一張嘴巴，不過腸子肚子倒是直得很，還未懂得說謊，他說是別人告密，就絕不會是自己查出來的。」

「他還給我看過那封告密信。」

「你是否認得那是什麼人的字跡？」

江飛霞搖頭。「那些字東倒西歪的，跟小孩子寫的差不多。」

「那只怕是故意如此，恐怕被你認出來。」方驄沉吟着。「高玉盛……」

江飛霞立即道：「他是我的表哥。」

方驄笑道：「表哥也是要吃飯的。」

一頓接問：「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江飛霞道：「他家裏富有，那用幹什麼？」

方驄又一笑。「他是個殺手。」

「殺手？」江飛霞一怔。「怎會？」

方驄道：「這已不是什麼秘密，你也總會知道到底是不是。」

江飛霞怔在那裏，方驄接道：「不過以他爲人的高傲自負，似乎又不會找到楊威幫忙，難道是蜘蛛玩的把戲？」

江飛霞一怔道：「那何不乾脆將我殺掉？」

方驄道：「這個人有一個習慣，非常守信用，說是在那一天殺人就是那一天，絕不會提前或押後。當然，爲了要能够在限期殺人，之前少不免要玩些手段先崩潰對方的防衛。」

江飛霞怔怔的聽着，方驄接道：「他當然不希望我將你藏起來。」

江飛霞目光一轉，忍不住問道：「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不就是我的秘密巢穴。」

「巢穴？」江飛霞很奇怪。

「叫巢穴，是因爲這地方是藏在地下，所以秘密，則因爲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地方的進口。」

江飛霞恍然道：「難怪你要將我迷倒了才帶進來。」

方驄又一揖。「事非得已，我向你斟茶道歉。」也不理會江飛霞連聲「不可」，眞的過去斟了一杯茶。

江飛霞才站起身子，他已經雙手將茶杯捧到江飛霞面前。

「我沒有怪你。」江飛霞亦只好將茶杯接下。

方驄接道：「你也口渴的了。」

江飛霞輕呷一口，道：「你約我到那座古利，其實只是一個幌子。」

方驄笑笑，江飛霞突然輕呼一聲，接道：「這莫非就是在那座古利附近？」

「幸好楊威沒有你這麼聰明。」方驄又笑了一笑，也等如承認江飛霞的推測正確。

× × ×

楊威的確沒有想到那麼遠，但也不是不聰明，只是很懶動腦筋，尤其是他認爲不需要動腦筋的時候，也所以他現在只是跟着那條狗，聽由那條狗帶他到什麼地方就什麼地方。

高玉盛只有跟在那條狗後面，雖然他認爲寄望那條狗引他們將江飛霞找出來，是一件很不理智的事情，却也實在想不出另一個較理智的辦法。

那條狗的外表也實在令人不敢寄以厚望，一雙眼就像是睡不醒的半垂着，皮包骨頭，好些地方還長了癩，不少毛已脫落，比一般同年紀的狗細小得多，除了一個鼻子較爲大之外，並無任何特出的地方。

那個大鼻子現在就在轎子附近的土地上嗅索着，似乎還沒有嗅索出什麼來。

那兩個轎夫亦已醒轉，一問是一個鬼將他們迷倒，非獨高玉盛，就是楊威也沒有興趣再問下去。

光天化日，那有這麼猛的鬼？

楊威牽着那條狗團團打轉，看樣子就是滿懷信心，高玉盛看見他那樣子，本來也有些放心，但看到現在也還是打轉，不由懷疑的道：「姓楊的，這條狗到底成不成？」

「若是不成，葛柏怎會拿牠當寶，若不是我跟他老朋友，眞還不借出來。」楊威說得倒也認眞。

高玉盛嘟喃道：「我看他就是只懂得打轉。」

（未完）

千門奇俠故事

馬雲・文
黃耀基・圖

情騙

訂婚典禮出現怪事

一個盛大的餐舞會，在一間當地最豪華的大酒店之內舉行，參加者盡是當地名流巨紳，豪門富戶，衣香鬢影，極一時之盛！

這次上流社會的盛會，主持人是當地富豪賴兆昌，但應邀而來的賓客們，注意力却集中在他女兒賴慧絲的身上。因爲今晚正是她與郭利民宣佈訂婚的好日子。

當地上流社會的公子哥兒們，有不少曾對賴慧絲展開過追求，可惜就是從來沒有一個成功；雖然有些人的父兄家財可能比賴家更厚，其中更不乏英俊瀟洒的年青人，無奈到頭來總嘆緣慳福薄。

億萬巨富賴兆昌，就只得這麼一個獨生女，夫婦二人一向視她如珠似寶，所以在人們的心目中，早已視她爲一座金礦；只要誰能獲得賴慧絲的芳心，差不多已穩得賴兆昌那一份豐厚的遺產。

因此就在當晚的盛會中已有不少人在竊竊私議！究竟這個「郭利民」是何許人？

有些人說：從未聽過當地有那一家姓郭的在上流社會中活動。有些人說：見也未見過郭利民這年青人。

當地的上流社會這圈子，範圍並不太大，因爲這是一個名利世界，所以眞正富有的人都爭住出錢做善事，只要稍有機會，就會擠身於上流社會，爭出風頭；因爲，當有了一點點名氣之後，以後的事業勢必又再跨前一步。既可名利雙收，又何樂而不爲？

因此當地上流社會這圈子裏的人，只要稍爲有多少藉口，就會找機會聚在一起。所以他們彼此間，絕大部份都是互相認識的。偏偏就是沒有人認識賴兆昌這位未來的東床快婿郭利民。

突然間有個白馬王子型的英俊青年出現在衆人之前，所有富家小姐們的視綫剎那間都集中到那年青人的身上，他就像天上的星星；事實上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他就是一顆明亮的星，甚至比那些電影明星更加吸引人。他，並非別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是應賴慧絲之邀請而來。許多人都知道，此人玩世不恭，對女人更是嬉皮笑臉的。論身家，他絕對沒有資格到這些宴會來，但許多時這種場合偏偏又少不了他；甚至許多富家小姐與他交往過之後，也得承認游天虹是個風趣而有型的眞正男人，可惜至今爲止，仍然沒有那一個女人有本事把他據爲己有。

賴慧絲輕移蓮步，含笑盈盈地親自過去迎接他。

游天虹吻了一下她的手背之後笑道：「我是來求婚的。」

游天虹此語一出，在場的賓客們無不大吃一驚！

但是，身爲主人的賴慧絲却梨渦淺笑，半開玩笑半嗔道：「怎麼你不早點提出？」

站在賴慧絲身邊的少女晶晶，也是一名富家女，她不但是賴慧絲的閨中密友，同時也認識游天虹。這時候她忍不住插咀笑道：「遲來三日馬家娘啊！」

其實凡是認識游天虹的人都明知他在開玩笑；像他這種人，又怎麼會眞的想到結婚呢？

在嘻嘻哈哈的笑聲中，賴慧絲又忙於招呼其他到賀的賓客，溜開了。

游天虹乘機拉住晶晶問道：「慧絲的未婚夫究竟是何方神聖？」

「哈哈，剛才我還以爲你只是信口開河，想不到你果然有點醋意呢。」晶晶道：「聽說郭家在美國舊金山很有錢，郭利民則是郭家的獨子。」

「獨子配獨女，倒眞的是天生一對呢！」

游天虹剛說到這裏，突然留意到外面有個男子匆匆忙忙跑進來，把賴慧絲拉過一旁，不知道說了一些什麼。只見賴慧絲面色一沉，顯得極不開心。吩咐了那男子幾句之後，那男子也匆匆趕到外面去了。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忍不住走過去問賴慧絲：「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賴慧絲吶吶地說：「有個無賴，一定要參加這宴會。如果我要邀請他，我會發請帖給他，就像對你一樣。」

游天虹若有所思地問：「他是你以前的男朋友？」

賴慧絲輕輕一點頭：「是的，我們曾經交往過，後來我發夢我們個性不合，這才分開了的。」

游天虹乘機問道：「那麼眼前這一位郭公子，一定令妳稱心滿意啦？」

賴慧絲嫣然一笑：「最低限度郭利民這年青人很細心，很斯文，難得的是爸爸也很喜歡他。」

「那眞的要恭喜妳！」

「這一句可是眞心的？」

「百份之九十五是眞的。」

「那麼爲什麼還有百份之五要保留？」

「因爲到今爲止，我還未認識妳那位心上人啊！」

「那太容易了。」賴慧絲視綫轉過那邊，一名年青英俊的男人，剛由那邊走過來，「來吧！讓我替你們介紹一下……」賴慧絲剛想說下去，外面不知發生了什麼事，突然傳來一陣哄動！

酒店的保安人員正在阻止一名男子進入餐舞會舉行的範圍去。但那名年青人却吵吵鬧鬧的，場面於是開始變得有些混亂起來。

保安人員向那年青人解釋：「這是私人宴會，沒有請柬是不可以進去的。」

那年青人却理直氣壯大聲地說：「我是賴小姐的未婚夫，今天她訂婚，爲什麼我不可以進去？」

此語一出，在場的人無不感到驚愕，因爲他們都很清楚這餐舞會的確是一個訂婚宴會，但賴慧絲的未婚夫早就進去了。爲什麼還有一個？

剛才曾經進去請示過賴慧絲的那名男子陳柏，是賴慧絲的管家。他問那年青人：「先生，請問你貴姓？」

「我姓區，叫區偉烈。」

「跟我家大小姐是什麼時候訂婚的？」

「大約半年前。」區偉烈生氣地說：「爲什麼你不去問問賴慧絲？」

陳柏道：「你說你與賴小姐訂婚，有什麼證明？」

區偉烈把手一揚：「看見了吧？」他把左手一隻中指豎了起來：「這就是我們的訂婚戒指。」

到賀的嘉賓正在陸續進場，陳柏不想事情傳開，對區偉烈道：「區先生，我們可否到那邊談談？」

「對不起！」區偉烈似乎有恃無恐：「我並不認識你；我只想見見我未婚妻。」

突然有個女子的聲音滲了入來：「誰是你未婚妻？你這人眞不要臉！」

正由裏面出來的並非別人，正是賴慧絲：「你再不走！我就叫警察！」她瞪住區偉烈，很不客氣，也很生氣地說。

區偉烈也很生氣：「好！你可以叫警察，但我也有權請律師，更可以公開招待記者！」

這時候有數名彪形大漢突然出現，其中二名分左右迫近區偉烈：「先生，請你跟我們走吧！有話請到外面去說好嗎？」

這幾個人看來客客氣氣，其實語帶强硬，但區偉烈毫不畏懼，反問道：「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想恐嚇我嗎？如果你們是警探，就請將證件拿出來！」

一名男子果然往口袋裏一摸，隨即拿出一張塑膠封套的證件來，冷然問道：「你滿意了吧？」

區偉烈無可奈何，却憤憤然瞪住賴慧絲：「妳等着瞧好了！我不會放過妳的。」

四名大漢把區偉烈帶到酒店門外，迅速轉入一條橫巷，爲首一人吆喝一聲：「好好的教訓這小子一頓！」

二名大漢掄拳就要狂毆區偉烈，巷口那邊却有一條人影箭也似的射到：「不要動手！」

四名大漢連同區偉烈在內同時一怔！

爲首一名大漢回頭一望。「你是誰？」他冷然問道。

來者輕輕一笑：「這句話應該由我發問才對，你們究竟是何方神聖？」

四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不關你的事，你最好還是快些走！」

「如果我說我是警探，你們會相信嗎？」只見那男子整理了一下衣襟，態度悠然自得！

但看他外型，絕對不似一名警探，最低限度打扮就不似，因爲他正穿上了晚禮服，樣子斯文得很，也英俊瀟洒得像電影明星。

不過剛才他那麼一句「我是警探」，的確也令四名大漢怔了一怔！

爲首一名大漢雙眼一翻：「他媽的，你分明是剛才看熱鬧的人，那裏是什麼警探？你可知冒認警察有罪的？」

「謝謝你提醒我。」那男子笑了笑：「冒警固然有罪，如果你們是眞的警探，亦一樣有罪，因爲你們除了用私刑之外，還用粗言俗語辱罵市民！」

「你眞愛管閒事！」爲首一名大漢向另一名大漢遞一個眼色：「把這小子也抓下來！」

那大漢立即衝過去！

只見那男子外表雖然斯文，身手倒也矯捷得出人意表，那大漢撲了空，差些兒還倒跌在地上！其他三名大漢相顧失色，但迅速取得默契，一齊包圍過來！

那穿着晚禮服的男子毫無懼色，揮拳踢腿，顯得武功底子極之深厚，四名大漢，合共十六條手臂與大腿，竟也無法傷其分毫。

區偉烈看見這情形，正好趁機潛逃！

四名大漢之中，爲首一人眼明脚快，急縱疾跳，立即竄向巷口，攔住了區偉烈的去路。

其他三名大漢本來已佔不到便宜，如今稍爲分心，「蓬蓬，隆隆」的一連幾聲！人隨聲倒，先後被那穿禮服的男子打得餓狗搶糞似的，栽倒地上！

一條人影凌空翻滾，在灰暗的路燈底下，彷似天神從天而降；穿禮服的男子輕巧地落在區偉烈和那大漢的面前，令到二人同時呆住！

剛才在巷子裏光綫不足，但現在各人都站在巷口近大街處，彼此都可以看清楚了對方的面目。

那穿禮服的男子並非別人，正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爲首一名大漢剛才已領教過游天虹的身手，明知不敵，掉頭就走；游天虹却在這剎那間縱身一躍，又攔在他的前頭：「警探先生，你

何必急急要走？你應該向我宣讀警誡詞，然後掏出手鐐來，宣佈拘捕我才對啊！」

那大漢果然往腰間一摸，但掏出來的，並非手槍，只是一柄閃閃生光的利刀。

刀光一幌，刀鋒直刺向游天虹的面前，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身形一偏，脚步輕移，那大漢看也未曾看得清楚，已感到手腕一麻，痛不可當！

「喲」的一聲，利刀墮地，刀鋒碰在石地板之上，冒出了一股火花來！

游天虹人不動，手動，那大漢就地打了一個轉，整條手臂被彎向背後，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就在這剎那間，三名大漢已紛紛回氣，先後由巷子的地上爬起來，一齊向游天虹圍攻。

游天虹手力加强，冷然對手中的大漢道：「老子要參加賴小姐的訂婚盛會，沒有空再跟你們這班王八蛋玩了，如果你再不喝退他們，我只有讓你殘廢！」

游天虹不但說得聲色俱厲，那大漢本身也痛不欲生，惟有喝住三名同伴！

至此游天虹才摸出了一張塑膠證件，遞到那大漢面前：「其實我早已看穿你們不是警探，這些只是一間大公司的職員證而已！」

那大漢在痛楚中又是一怔！因爲那是他用來嚇過區偉烈的；區偉烈一時之間也以爲那是警探的證件。

但是游天虹何時從他的口袋裏取出這張職員證？爲什麼他全未發覺？

他正想伸手接過那張塑膠證件，只見游天虹手一動，那張像樸克紙牌差不多大小的塑膠證件已自游天虹的指縫之間飛了出去。

那東西有如利刀似的，飛向三名大漢中的一人身上，那大漢閃不及，外衣被劃開了一條裂縫！

游天虹冷笑道：「下一次我再見到你們，我會瞄準你們的咽喉！」說完用力一送，被他抓住的大漢在跌撲撲中撞向他的三名同伴的身上。

他們匆匆地檢回墮在地上的證件，急急遁去。

區偉烈看得目定口呆，若非親眼目睹，他絕難相信游天虹能赤手空拳戰勝四名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

游天虹沒有去追逐那四名大漢，任由他們逃去。

他回過頭來問區偉烈：「你是賴小姐的男朋友？」

區偉烈提起賴慧絲就有點悻悻然：「那種女人本來配不上我，只是我這口氣咽不下去，才故意前來搗蛋，目的無非要令她尷尬！」

「你的目的雖然達到了，但付出的代價可能太大。」游天虹道：「剛才要不是我，恐怕你難逃皮肉之苦。現在就請你告訴我，賴小姐爲什麼配不上你？」

「你既然參加他們的盛會，想你必是賴家的親友吧！」區偉烈怔怔地瞪住游天虹。

游天虹冷笑道：「我這個人向來是幫理不幫親的！」

「他們雖然比我家更加富有，但他們父女二人的做法却下流得很，賴兆昌那老奸巨滑併吞了我爸爸的股份，而他女兒更騙走了我的愛情！」區偉烈咬牙切齒地說。

在路燈的投射下，游天虹也可以隱約看到他的眼眶中有淚影。由此可見，他的情緒十分激動！

「感情上的事，是不能勉强的。也許，她發覺了你們之間個性不適合呢。」

言他。

游天虹靈機一觸問道：「今晚可有機會賭博？」

「當然有。」郭利民指指走廊那邊：「爸爸的一班朋友，現在已經在貴賓房那邊大發橫財呢。」

「他們都是令尊的朋友麼？」游天虹這樣問，目的是要了解一下郭利民的情況。他要看看郭家在本市是否也有許多朋友。

但郭利民苦笑搖頭：「你誤會了，他們只是我未來外父的朋友。只不過我跟慧絲叫他爸爸。」他想了想，又說：「游先生，你一定感到有些奇怪是不？因爲我一直在美國生活，爲什麼我不叫『爹哋』，而叫爸爸？那可能是由於民族意識問題，所以我不希望太西化！」

「你的確不愧是個有爲青年，怪不得慧絲會看中你了！」游天虹一聲讚美之後，又忍不住大笑一陣。

這時候，參加今晚盛會的人已經越來越多，有人在舞池中擁舞，有人在欣賞舞台上的歌星演唱；但是如果不是郭利民提醒游天虹的話，他也不知道走廊那邊的貴賓房竟然還有人在聚賭。

郭利民原來不但很會哄女人，還很懂得別人的心理似的，把游天虹帶進其中一間貴賓房去。

這間房裏面正有一桌「沙蟹」的撲克賭局，四名衣着入時的男仕，正在賭得入迷。

郭利民正待介紹游天虹入局，豈料游天虹却對他說道：「除非你也參加，否則我也不感興趣。」

郭利民苦笑道：「我還要去招呼賓客，怎麼可以坐下來賭？」

游天虹笑道：「賭一手也不會費你很多時間，反正我只想贏回一份人情已經夠了。」

游天虹所指的「人情」，其實就今晚送給人家的賀金或禮物。

當時那沙蟹局中的四名男仕也都聽到了兩個年青人的交談；而那一局也剛好結束。於是有人離座讓位。

郭利民就在無可無不可的情況底下，給游天虹拉入局去賭沙蟹。

當時除了派牌的女荷官之外，入局的人全是男性。

郭利民聲言只賭一局，因爲今晚他是半個主人家的身份，既不想得失游天虹這位新相識的朋友，也不希望未來外父見怪；所以大家都同意讓他賭了這一局之後，就可以離座到外面去招呼其他嘉賓。

游天虹其實並非嗜賭，更不稀罕去贏對方的錢；他這做法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試探一下郭利民這一位來自美國的金山富家子弟。

游天虹既然是名重一時的千門奇俠，自然也懂得各種賭博中的出千手法；但賭沙蟹却不一定要出千才可以贏錢的。相反，一些喜歡在賭桌上面出老千的人，如果遇上了千門高手，更易「聰明反被聰明誤」，輸了大錢。

另一方面，在所有賭博之中，最容易窺出一個人性格的，首推沙蟹！凡是懂得賭沙蟹的人一定知道：撇開不正當的出千手段之外，入局必須運用機智，絕不可以讓對方探出虛實，然後才可以達到贏錢的目的。換句話說，入局的人絕對不可以太過老實。

游天虹一定要郭利民入局跟他賭一手，目的亦無非在於此。想不到結果却又令游天虹大大地出乎意料之外。

這一手牌首先是游天虹擁有「陰陽A」，亦即牌面是A，底牌也是A。但他並沒有出大錢，以免趕走其他四名入局者。老於此道的人，想贏大錢一定會這樣賭，因爲剛開始時，桌面的錢一定不會多。贏了也沒有用的，所以就必須忍耐一下。

派到第三張牌時，游天虹來了一張「9」，下家派了一張「10」，郭利民得了一張「K」，另外兩家分別是「Q」和「8」，憑牌面大小，應該由郭利民出錢。

郭利民出了九百元，既然連一千元也不夠，在這種場合裏面，已算是小注碼了。

游天虹只是照跟，並不反大。

到了他的下家，那是一名外表很老實的中年人，在游天虹和郭利民未入局之前，他是贏家。當時他的牌面是「J10」，但是他想了想之後，竟然反大，一出手就是三千元，令到所有入局者均感愕然！

郭利民反而毫不考慮地，就將二千一百元加進桌上那堆鈔票裏去。游天虹推上兩家不敢再跟進，紛紛棄牌，然後才輪到游天虹，游天虹也只是照跟。

現在就只剩下三家。

派了第四張牌時，各人的牌面變了：郭利民一家是「2K2」，游天虹是「A99」，他下家那名中年人則是「5 10 10」。

於是中年人一出手又是五千元。

郭利民却把注碼加了一倍，那是一萬元。游天虹也跟進了。中年人想了很久，終於也跟了。

最後一隻牌派出之後，所有人的心情都變得緊張。

中年人始終是「頭牌」，結果却派來一張「K」，郭利民添了一張「2」，變了牌面已是「三條2」，游天虹再加了一張「9」，變了牌面是「三條9」。

這既然是最後一張牌，游天虹就把二萬元推出去！

中年人想也沒有想一下就棄牌。因此游天虹忖測中年人的底牌最有可能是「5」，亦即「5」與「10」各一對而已，既是輸定了，又何必跟進？因爲此乃最後一張牌，不可能再博到牌。

相反，中年人如果是「三條10」的格局，他自不會放過游天虹的。

輪到郭利民，他的牌面是「2K22」，如果他的底牌是「2」，當然就是「四條2」，如是「K」的話，就是「2俘虜」。但從牌面看；游天虹這一手牌也不弱，表面上是「三條9」或者「9俘虜」，甚至「四條9」也有可能。

若然一般賭徒的心理反應，郭利民這手牌如果是「四條2」的話，一定照跟可也。因爲有些人賭一世亦未必有機會拿着一手「四條2」的好牌，輸了也只好嘆命。相反，如果只是「2俘虜」，反而未必會跟進。其中道理也十分簡單，因爲「四條2」只可能輸給對方「四條9」；這種機會很微。但是，如果只是「2俘虜」，反而會有兩種可能令他輸錢，一是輸給「四條9」，二是輸給「9俘虜」。

郭利民並未像一般賭徒那麼心情緊張，很輕鬆地對游天虹笑：「怪不得人家都說，行桃花運的人不宜賭錢；這一局牌我是輸定了！」

說完，他竟然棄牌！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游天虹手急眼快，竟然發覺郭利民的底牌是「2」。那是郭利民棄牌時讓他見到。

也就是說，郭利民那一手牌竟是「四條2」。爲什麼他竟然也肯「服輸」？這是太不合情理的事。

游天虹在這剎那間有兩種想法：郭利民是初出道的賭徒，恐怕會輸給游天虹的「四條9」；另一個可能就是他故意讓游天虹得手——讓他贏錢。

任晶晶並非頭一次跟游天虹跳舞，他們已認識了不少時日，明知他最愛哄女人開心，因此她忍不住含嗔帶笑地說：「你這人一向口甜舌滑，我才不受你哄。」

「早知如此，我就不必浪費唇舌。」游天虹一邊摟住她跳舞，一邊笑道：「其實我下一步正準備厚着臉皮向妳求婚！可惜聽妳這語氣，我是沒有希望了。」

「哈哈……」任晶晶笑得花枝亂顫，「如果你這情場浪子也想到要結婚，眞的是世界變了！」

「還好這裏只有我妳兩個人，假如讓別人聽了，我就注定做一世王老五。哈哈……」游天虹忽然又變得正經起來：「今晚那個幸運兒郭利民，你可以介紹我認識嗎？」

「當然可以！」任晶晶答得爽快，跟住就將視綫移到另一邊去，示意着說：「看見那邊嗎？那個年約二十許，穿着白色晚禮服，胸前插上一朵紅玫瑰的年青人，他就是今夜的幸運兒。」

游天虹其實早已知道那年青人就是郭利民，只是當賴慧絲準備介紹他們認識時，突傳外面來了一位不速之客，所以游天虹在突如其來的混亂中到門外去看發生何事，未有機會認識那年青人。

任晶晶把游天虹帶到郭利民的面前來，對方果然是表現得彬彬有禮。

郭利民是個典型的小白臉，唇紅齒白，笑起來面上還露出兩個非常吸引人的梨渦。這種型格的男人，正是女性們的「湯圓」。怪不得他輕而易舉地，就可以將賴慧絲這位富家獨生女俘擄過來。

游天虹再進一步與郭利民交談，發覺此人不但擅於詞令，而且還很會保護自己；當游天虹旁敲側擊地問及他的家境時，他却顧左右而

假如他屬於第一種情形的話，他只是「過份小心」，或者稱爲「無胆的新手」。屬於「愚不可及」一類，相反，如果他屬於後一種可能，就不單祇爲了博取游天虹的歡心那麼簡單，簡直是「大智若愚」：亦即廣東人慣說的「扮豬食老虎」那一類擅於裝蒜的人。

游天虹爲了進一步了解對方，竟然在收去桌面上的鈔票之前，把自己的底牌揭開——那是「A」亦即「9俘虜」了。在場的人無不嘩然。

但是郭利民反而若無其事地輕輕一笑！

根據一般賭沙蟹的規矩，對手既然自願棄牌，贏家大可以收錢可也，根本無須讓對手看底牌，但在另一方面，贏家明知自己「偷鷄」，却順利地成功了，爲了示威，亦可以一如廣東人所稱的「撻鷄屎」——自動讓對方看看底牌。

這做法雖然有些缺德，但在賭徒的立場，却不愧是戰略上的運用，因爲他讓對方知道「原來偷鷄而已」，下次就可以施展「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戰略，假如他拿了一手好牌，而表面又故作「偷鷄」的話，人家就更加容易上當。

但是，游天虹只賭此一手——那是他和郭利民早已聲明在先的，所以在情理上，他根本無須讓大家看他的底牌，反正郭利民已棄牌服輸了。

游天虹此舉既然另有作用，經此一役後，他總算看出了郭利民這年青人的冷靜，他明明是可以贏游天虹的，爲什麼却偏要棄牌認輸？是因爲他太有錢，根本不想贏人家的錢，抑或是存心哄游天虹歡喜？

當游天虹讓他看底牌時，發覺他的「淡然置之」的態度，也感到十分意外，那是由於郭利民太年青的緣故，一般年青人總是比較容易衝動的，即使能按捺得住心中的激奮，只怕面上也會紅得一陣。

但是郭利民當時却若無其事，這種功力實在不是一般年青人輕易做得到的。

經此一試之後，游天虹對於郭利民這位來自舊金山的富家子弟，有一種諱莫如深感覺。

郭利民一聲「失陪」，就退出貴賓房外面去了。

游天虹沒有繼續參加賭局，他跑到外面去，周旋於賭客之間，先後聽到不少人都在異口同聲地讚譽着郭利民這位年青人。

不過游天虹却認爲這只是表面上的事，因爲郭利民事實上在賓客之間也的確做得面面俱圓，加上他外表英俊，態度和靄可親，在一般世俗人的眼中，也的確是個有爲青年，只是游天虹的想法可不同了。

首先是郭利民在賭桌上表現得「過份老練」，像他這種年紀的人，過份老練就有點近乎狡猾，其次就是像今晚這種訂婚的大日子，怎麼他竟然沒有家長在場主持？

然而游天虹並沒有將他的想法對任何人提及，只是在心底裏默默地想而已。

這時候，那邊突然傳來一陣哄動，一名賓客不知怎的，突然倒在地上，令到秩序一度混亂。

當時一羣賓客正在舞池中，跟隨着音樂節拍擁舞之際，有個年約四十許的中年人突然渾身發軟，自他的舞伴的懷抱中，軟綿綿地倒在地上，嚇得那位與他共舞的女子嘩然大叫。

旁邊的賓客見狀立即過去企圖把他扶起來，但是，一名有經驗的來賓伸手一探他的脈搏，就知道他已經死去了。

參加當晚宴會賓客之中，有不少是醫生，他們紛紛走過來搶救，可惜已還魂乏術，那中年男子已經死去！

死去的男子叫夏廷，四十五歲，是主人家賴兆昌的朋友，死因暫時還無法明白。

當時與夏廷共舞的，是一位一向活躍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名女人陳太太，她自然也是與死者早已認識的。

根據陳太太回憶事發前的情形，夏廷的舞步一度放慢，顯得沉重，跟不上音樂節拍，陳太太正感到奇怪，便聽到他低哼一聲！

陳太太在他未倒下去之前，彷彿聽到他說：「我很辛苦……」

但話未說完，他已自她的懷抱中滑跌在舞池之上，她固然無力攙扶他，同時也嚇得花容失色地大叫起來，她身邊的人聞聲立即趕來搶救，可惜爲時已晚。

游天虹擠在人叢中，只往死者的面孔上瞥了一眼，便衝口而出：「中毒！他是中毒致死的！」

一名醫生正蹲在死者的身旁，他也是賓客之一，本來打算搶救死者的，這時也放棄了，他竟然也不由自主地附和了游天虹的見解：「是的，他似乎中毒！」

當時舞池上的燈光已經放亮，音樂也停止了，四周圍了好一些賓客，大家都可以見到那位醫生仍蹲在地上，甚至說話時也沒有回頭望游天虹一眼。

那是說，他們只是不約而同地衝口而出。

唯一不同的，就是游天虹的語氣比較肯定，那位醫生似乎鑒於他職業上的習慣，說話也比較審愼而已。

無論如何，這也是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尤其是在這喜慶的日子裏。

假如死者只是死於「心臟病突發」一類的急症，那是無可奈何的事，但既然是死於中毒，情況就完全不同了。於是賓客之中立刻又引起一陣騷動，因爲這是餐舞會，不少人都曾經在今晚的宴會中飲食，他們會不會也同樣在不久之後中毒身亡？

一時之間，人人自危。

就在人心惶惶之際，警方亦已聞訊趕到現場。

賴兆昌既是當地一位極有名氣的富商，參加當晚宴會的，自然都是非富則貴的，這一班有錢人對於自己的健康份外重視，他們之中既然有人懷疑本身也同樣中毒，也等不及警方進一步調查，已紛紛自行到私家醫院去檢驗，甚至有些太太們已急不及待地，要求她們的顧問醫生替她們洗胃，以策安全。

警方的醫官匆匆趕到，初步也確定死者死於中毒。

死者夏廷不但咀唇變得瘀黑，面色也逐漸變得青藍。

警探開始在現場展開初步偵查，包括死者生前接觸過的食物和器皿。

此外警探也先後訪問了當晚參加宴會的賓客，尤其是曾經與死者接觸過的人。

可能由於當晚參加宴會的人都是當地上流社會中人，所以警探都表現得小心翼翼，極之審愼，暫時並沒有任何人被警方傳訊或拘捕。

事情至此雖然暫告一段落，但身爲主人家的賴兆昌却顯得極不開心，他甚至要追究這件事的幕後動機。

賴夫人是個十分迷信的女人，她女兒這一次與郭利民訂婚，事前也找算命先生把賴慧絲和郭利民「八字」算過，看看是否相生相尅。

結果當然是被認爲十分配合，然後才選擇了今天這好日子，却想不到竟然鬧出了命案。有面人家，心裏難免都感到忐忑不安！

游天虹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來，他就是今晚曾經企圖到此鬧事的區偉烈。

區偉烈既然自稱曾與賴慧絲私訂終身，今

晚企圖前來搗興的時候，又遭人擋駕，差點兒還被賴兆昌的手下痛毆一頓，他會不會就此含恨於心？暗中派人前來悄悄下毒於酒食之中，實在值得研究。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忽然有個女人在他身邊出現：「你以爲這是存心搗蛋麼？」說話的人正是賴慧絲的閨中密友任晶晶。

游天虹側過頭去，瞥了她一眼：「我想先聽聽妳的高見，因爲妳是慧絲的好朋友。」

任晶晶毫不考慮就說：「分明是有人存心搗蛋，夏先生的確死得很冤枉！」

「然則妳以爲誰在搗蛋？」游天虹故意問道。

「區偉烈！」任晶晶悻悻然地衝口而出：「一定是他！」

「但是他並未進入會場來。」

「聰明的人，決不會親自動手！」

游天虹也覺得區偉烈十分可疑，尤其是想起他怒闖會場的時候，那種含恨於心的神情，以及被冒警的大漢挾持到外面去的經過情形。

游天虹剛想到這裏，突然渾身一凜！

那四個冒充警察的大漢究竟是何方神聖？他們既維護賴兆昌，在情理上應該是賴氏的保鏢或下屬，那麼，這裏既然出了事，游天虹和任晶晶也會想到區偉烈的身上去，賴兆昌和他的手下自然也會這樣想。

他們會不會去對付區偉烈。

游天虹想到這裏，首先就匆匆的離開了現場。

任晶晶跟了出來，叫住他：「喂！你到那裏去？」

「去找區偉烈啊！」游天虹一邊說，一邊已走向停車場那邊。「坦白對妳說，我担心有人比我更先去找他！」

任晶晶道：「是的，我也這麼樣想。」

他們一邊說，一邊已走到游天虹的汽車旁邊，游天虹登上他的汽車，任晶晶也坐到他的身邊去。

她對游天虹道：「我帶你去，我知道區偉烈居住的地方。」

游天虹一邊將車子開出停車場，一邊說道：「他不是住在他父親區標那兒麼？」

「不！他是獨自居住的。」任晶晶道。

游天虹感到有些驚奇：「妳怎麼知道？」

「他是慧絲的前任男友，我又是慧絲的閨中密友，我知道又有什麼值得驚奇？」

游天虹就在任晶晶的指引下，將車子開到一幢住宅大廈來。

任晶晶道：「他獨自居住，分明是爲了方便結交女朋友。慧絲可能也是担心他是個花花公子之流，所以才離開他的。女人的心理，也只有女人最了解啊。」

游天虹沒有回答任晶晶，因爲這時他已發覺這兒內外的路旁也停了幾輛汽車，可能有人比他更早到一步。

游天虹這一次要跑來看看區偉烈，一方面固然認爲他有可疑，但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他可能也變了被害者。因爲曾經與區偉烈爲難的四名大漢，分明亦非善類。萬一他們先來一步，區偉烈就可能凶多吉少。

任晶晶帶着游天虹登上那幢住宅的五樓，示意着說：「他就住在那個單位裏面……」

豈料她話未說完，游天虹已用手勢止住她不要作聲。

原來在這剎那間，游天虹發覺那住宅單位的門脚下剛才明明有燈光透出，這時却突然熄滅了。

毫無疑問，那住宅單位裏面的人，顯然是聽到門外傳來人聲，所以急急把燈光熄滅。

游天虹和任晶晶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附耳說了幾句。

只見任晶晶立即閃身到了門前，伸手去按門鈴。

游天虹就趁住這時候，由大廈公衆走廊的一個窗口爬了出去。他的身手一向矯捷，眨眼之間已攀至區偉烈住宅對面的一個窗口。

屋內雖然沒有燈光，但游天虹由窗口內望，且隱約可見人影幢幢，那些人顯然都集中在大門後面附近。

游天虹由窗口爬了入去。

他的動作不但快捷，也做得非常小心，但仍然引起了屋內各人的注意。

「不要動！」一條人影首先飛撲過來。

游天虹一聲不响，趁住由窗框滾落地上的剎那間，翻身飛腿力蹴，昏黑的環境底下，只聽到一聲悶哼，企圖制服游天虹的人，首先被踢倒地上。

游天虹也看得出那人有槍，所以在這剎那間他正想趁勢奪取那人的手槍。

但是，混亂中最少有另外二名大漢一齊湧到。游天虹身形一矮，剛閃過一拳，乘機自二人之間竄了過去，沉肘飛腿，只見黑暗中最少又有一條人影栽了開去，另一個却迅速回身衝過來。

最先襲擊游天虹的一名槍手這時已急急重新爬了起來，吆喝着舉起了他的手槍：「不要動！否則我一槍殺死你！」

要是換上了別人，也許立刻呆立不動。

但是，游天虹絕對不是普通人，他見過，也經歷過不少驚險場面，他決不會輕易被人嚇倒！

即使明明是處於劣勢，他的頭腦仍然保持清醒，他明白到現場的環境一片昏黑，而且也十分混亂，既然敵我難分，對方決不會胡亂開槍，以免錯殺自己人。

說時遲那時快，游天虹揮拳踢腿之際，又有人應聲飛跌一旁，但瞬息之間却有人閃到他的身邊，「卡察」一聲！有些金屬物件，加在游天虹的手上。

「亮燈亮燈！」有人在狂叫！

游天虹在這電光火石之際，心裏不禁一凜，同時他已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燈光放亮，三名大漢，怒不可抑地瞪住游天虹！

但是，就在面面相覷之際，其中一個却忍不住啼笑皆非地破口大罵：「他媽的！原來是你這渾蛋！」

加在游天虹手腕之上的，是一副手鐐其中一個環，另一個則握在一名男子的手上；那男子就是剛才詛咒着游天虹的探長林浩。

林浩是早已跟游天虹認識的朋友，所以他在這剎那間才會感到啼笑皆非。

游天虹也不知好氣還是好笑道：「你們這樣兒究竟是兵還是賊？」他半開玩笑半質問地盯實林浩探長：「你們既是警探，爲什麼偏要鬼鬼祟祟的？」

林浩探長道：「我們本來要找區偉烈，可惜他不在這屋子裏。後來聽到有人回來，自然就以爲是他，想不到却是你……」

話未說完，已有探員由門外把任晶晶帶了入來。

林浩探長又是一怔：「她是誰？」

游天虹道：「賴慧絲小姐的閨中密友，也是我和區偉烈都認識的任晶晶小姐。」

林浩探長回頭瞪住游天虹：「爲什麼你們也要在這時候找區偉烈？」他一邊說着，一邊用鎖匙替游天虹把手鐐開解。

游天虹撫摸着手腕，笑了笑：「賴小姐的訂婚宴會上有人突然之間死去，區偉烈又曾經企圖闖進宴會中去搗亂，你們想像到的事，我

自然也想像得到。」

「可惜我們都撲了一個空！」林浩探長輕輕搖頭嘆了一口氣！「那小子可能比我們更聰明，所以他早已逃之夭夭！」

游天虹的想法與林浩探長有差別，就是曾經在小巷內企圖毆打區偉烈的四名大漢，既然不是警探，他們又是什麼人？

想到這裏，游天虹不禁有些替區偉烈担心起來。

游天虹回過頭去問任晶晶：「你跟他父親認識？」

任晶晶搖搖頭！

林浩探長却明白游天虹的意思，他說：「區偉烈既然知機潛逃，他也決不會返回他父親那裏。」

游天虹却乘機問道：「你們警方是否打算通緝區偉烈歸案？」

「在未有證據足以證明他與命案有關之前，我們只可以說是『請他協助調查』，不可以公開通緝他。」林浩又將一張印有電話號碼和傳呼機編號的咭片遞給游天虹：「我知道你可能有辦法找到他，如果有消息，千萬別忘記通知我。」

游天虹於是帶着任晶晶離開了區偉烈的住所。

任晶晶問道：「你打算怎麼樣？」

游天虹道：「我們先去找他父親區標先生談談。」

任晶晶却對游天虹說：「我想趕回去陪陪慧絲，你自己去找區老先生吧！」

游天虹根據任晶晶提供的地址，去找區偉烈的父親區標；但是區家的人却說，區老先生已經入睡，而且他老人家晚上是例不見客的。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趕返命案現場。

大批記者羣集在消家門外，但警員們却奉命擋駕！

參加當晚宴會的嘉賓大都先後離去，警方人員却留下當晚負責招待賓客的侍應們，逐一展開仔細盤問，尤其是曾經接觸過死者夏廷的侍應。

夏廷已被證實中劇毒以致身亡。

一種毒粉初步被警方懷疑是滲在一杯消中，夏廷就是因爲喝下該種毒酒而致命的。警探就是根據消杯上留下的指紋，拘捕一名年青侍應。

但是，宴會進行中，每當音樂揚起時，燈光就變得昏暗，而死者夏廷又偏偏是個「舞迷」，每次音樂揚起時他都去邀請別的女賓起舞，再加上昏暗中人來人往，如果有人存心陷害死者，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

因此，今晚宴會中的侍應，可疑性亦大爲減少。

相反，賓客中却傳出一種說法，就是夏廷雖然步入中年，但爲人生性風流。平時他也經常出現於一些舞廳夜總會之內，甚至有人見他跟一些名流太太來往。

警方因此想到：會不會有人因此而妬恨死者？

於是警探們除了追查當晚死者接觸過的名流太太之外，也從死者平時的私生活方面，着手偵查。

林浩探長看見游天虹再次出現在他眼前，忍不住笑道：「看見你對本案如此熱心，我倒有個想法，喜歡在脂粉叢中混的人，以後大概也應該小心檢點一下。」

游天虹當然也聽得出絃外之音，他笑道：「所有與我交往過的女人，都是沒有丈夫的，何況我在情場中打滾，一向被姐兒們認爲最有愛情道德呢。」

「最毒婦人心，這句話你可聽過了沒有？」林浩探長又把游天虹拉過一角：「你找到了區偉烈沒有？」

游天虹把區標拒絕見客的經過告訴他，又說：「區家的人說，區偉烈沒有回到他父親那裏。這兒有些什麼新發現？」

林浩苦笑道：「主人家賴兆昌十分生氣，硬說這分明是有人存心搗蛋，故意壞他的台。我們局長剛來過，親自責成我們，要我們全力偵查，限日破案。如果你還算是我們朋友的，最好助我一臂之力！」

不管夏廷之死背後隱藏着何種因素，最直接受害者除了死者的家人之外，似乎就是當晚宴會的主人家，包括了富翁賴兆昌，他的女兒賴慧絲和郭利民等。

最不幸者似乎還是郭利民，因此事傳開後，人們無不議論紛紛，認爲此乃不祥之兆。

但是只有當事人最清楚，男女雙方的時辰八字都曾由名師算過，認爲彼此十分配合，賴兆昌才會對這宗親事作出決定。偏偏現在就有人存心搗蛋，究竟用心何在？

「不管兇手的眞正居心何在，這宗命案我也決不會袖手旁觀。」游天虹當時就對林浩說，「我一個人力量有限，不如就讓我們分頭做事，你去找區偉烈，有消息立即通知我。我去找另一批人馬。」

林浩探長忍不住問：「誰？」

游天虹暫時還不想警方知得太多，因爲事實上他有些事情也還未弄得清楚，所以他只說道：「郭利民可能另有情敵。」他忽然又含笑問林浩：「你結婚了麼？探長。」

林浩苦笑搖頭：「像我們這種當差的，隨時都可能死得不明不白，又何必去製造多些寡婦？」

「那麼，當你下次想找對象結婚時，最好不要找有錢的女子，雖然未必幸福，但最低限度會比較安靜。」

林浩只輕輕一笑，並沒有答話。

其實游天虹那一番說話，只是回敬林浩剛才諷刺他在情場中打滾的人自然很不開心。

那天晚上，賴家的人自然很不開心。

至於郭利民，除了自嘆倒霉之外，更是忙得團團轉，他既要護送他叔父郭義返回酒店休息，也要好好地安慰他的未婚妻賴慧絲。

郭義是專程由三藩市飛來主持這一次訂婚大典的。因爲他大哥郭大同，亦即郭利民的父親，早年身故。郭大同那一份豐厚的遺產，實際上已是郭利民的，郭義也只是從旁襄理而已。因爲郭利民乃郭大同之獨子。

目前郭氏叔姪二人就住在本市最著名的棕泉酒店，其中一間最貴族化的大套房。單講來頭，就夠嚇人了。

郭利民担心叔父年紀太大，受不起刺激，所以先送他返回酒店休息，然後再去陪未婚妻慧絲。

賴慧絲反而顯得較平靜，她說：「事情並非發生在我們賴家身上，你們郭家也平安無事，所以這件事對我們根本無直接影响，何必大驚小怪？」

但郭利民却担心地說：「我怕你爸爸迷信，因此而改變主意，不肯讓你嫁給我。」

賴慧絲是個嬌生慣養的千金小姐，男朋友先後也有過不少，就是從來沒有一個令她眞正傾心的；也許是緣份到了，她不但對郭利民一見傾心，還難得父親也喜歡他。

所以當時賴慧絲對郭利民道：「你放心，就算爸爸不讓我嫁給你，經過今晚訂婚儀式之後，我也是你的人了。」

正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酒家所發生的命案之際，賴家竟然也傳來噩耗！

當初傳出賴兆昌位於半山區的豪華住宅之內，有人暴斃，但後來查明死者只是一名企圖入屋行竊的小偷。小偷爲甚麼會死在賴宅之內？這件事立刻引起各方面不同的忖測。

有人直覺上認爲賴家的守衞將小偷殺死，然則，那當然是不合法的。

也有人認爲那小偷可能患有心臟病之類，當晚是合該有難。但是，能揀正當晚賴家的人都湧到酒家參加盛會，然後才落手入屋盜竊的，相信決非一般鼠摸之輩，「定是大有來頭的；最低限度消息也相當靈通才對。爲甚麼不遲不早，偏偏在入屋盜竊時才「病發」死去？

當時賴兆昌一家人正在酒店裏協助警方調查夏廷中毒死亡的事，想不到就在他們正要離去之際，接到了管家告知上述消息。賴兆昌當堂爲之愕然！

消息傳來之後，賴兆昌首先低聲問他那位老管家陳柏：「那小偷怎麼會死？」

「聽說是被毒蛇咬死。」陳柏低聲告訴他的主人。

「屍體在那裏發現？」

「花園。」

「嗯……」賴兆昌想了想，顯得很愼重：「叫他們快快報警吧！」

事情就是這麼樣揭發的。

當警方人員大隊趕到半山區賴家大宅的時候，賴兆昌一家人也匆匆趕返家中。

那小偷倒斃在賴家花園之內，渾身瘀黑，法醫官初步認定他是被毒蛇咬死；那豈不是說，賴家花園之內可能有毒蛇？

當時賴家上下人等，一邊小心戒備，警方則一邊召來捉蛇專家，在賴宅內外一帶，展開地毯式搜索。

另一方面，警方要求身爲事主的賴兆昌，看看損失了一些甚麼財物。因爲根據有經驗的警探估計，小偷可能不祇一個人，而是兩個人以上。然則，死者的同黨可能已經將贓物帶走了。

經過一番檢查，結果却又頗出乎警方意料之外，賴兆昌書房裏面的確有個隱蔽式的保險箱已被人弄開，但只是外層，載有名貴珠寶首飾的內格，並未打開。

賴兆昌終於可以悄悄鬆了一口氣！

但是警探們可夠忙了，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一夜之間，竟然先後發生兩宗命案，不但同樣撲朔迷離，更奇的就是兩宗命案都跟賴家扯上關係。

如果這是偶然發生的，那麼，命運之神似乎正在存心作弄郭利民和賴慧絲這一對多情男女。如果是有人從中安排，這當然就是惡作劇了。

爲甚麼會有人要用到兩條人命去作出這種可怕的惡作劇？唯一的解釋就是：有人不高興郭利民和賴慧絲這頭親事，既然無力去破壞，又無法阻止，就只好揀正這日子，令到當事人不開心！

這種做法當然無聊，既犯法，亦無人道。但這世界上有一種人，他得不到的，也不希望別人得到；由愛生恨，由妬而形成心理變態，都是十分可怕的事。所以，警方似乎更加須要賴慧絲的徹底合作。因爲只有她自己是最清楚，誰最下手望她嫁給郭利民。

不但警方要知道，其實她父親更加急切要知道，因爲賴兆昌覺得：此人並非志在破壞氣氛那麼簡單。可能幕後另還有更進一步的大陰謀。

在所有值得懷疑的人之中，首先惹人觸目的，自然是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區偉烈。

警方較早時已四出派人去找他，可惜找不到。正因爲找不到，所以他才更加令人感到可疑。

無論如何，兩宗命案發生之後，賴兆昌頓然變成新聞人物；而當晚參加盛會的名流巨紳們，都無形中做了配角。

報紙多了不少資料，市民們紛紛以此作爲話題：大家心裏都明白：好戲還在後頭！

千門奇俠游天虹因爲不是警方人員，自然不可以直接去查問賴宅裏面所發生的命案，但他是江湖中人，黑白兩道的人，倒也認識不少。對這小偷之死，反而顯得十分緊張。

原來那小偷並非別人，正是在江湖上名重一時的「神偷李時」。也是游天虹在湖海中的朋友。

正因爲有此關係，所以翌日一早，游天虹就匆匆趕到警局裏去，找着林浩探長，追問命案發生的詳細經過情形。

林浩探長昨天晚上只有兩小時的睡眠時間，心情十分惡劣，若非來者是游天虹，一定會遭他臭罵一頓。

他捧着頭，束着眉，沉聲問道：「爲什麼你這樣關心賴兆昌的事？區偉烈至今下落不明，無端白事又死了一個神偷李時，我給那渾蛋弄得頭也昏時腦亦脹。」

游天虹苦笑道：「誰說我關心賴兆昌？李時當然也不是無端白事死的。」

林浩一邊翻着桌面上的一叠查案紀錄，一邊說道：「也許你來得合時，李時的確死得有些奇怪。」

這一句話果然對游天虹產生極大的作用，見他剎那之間面色一沉，連面上的僅有的一點兒笑容也隨之而消失了。

林浩繼續說道：「李時表面上是被毒蛇咬死的，這件事似乎無可疑之處，一個小偷偷入人家住宅，湊巧花園內有毒蛇，看來只是他合該倒霉，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話好說？表面上這是很合乎情理的事，但是——」

林浩探長說到這裏突然頓住，然後怔怔地瞪住游天虹：「但是有些事情我想不明白，例如：爲什麼像神偷李時這麼聰明的竊賊，會中途而廢？」

「什麼中途而廢？」游天虹顯然聽不明白他的意思。

林浩解釋道：「賴兆昌那老奸巨滑，他書房裏面的保險箱也分內外兩層，李時只打開了外層，尚未打開保險箱的內格。這豈非中途而廢麼？」

「是的，像李時那種頑強的人，他決不會中途而廢的。」游天虹終於也同意了林浩的意見。他愼重地想了想，又說：「會不會突然之間觸發了警鐘？由於警鐘响了，所以他被迫急急引退。」

「當初我也這麼想過，可惜那兒並無警鐘。」林浩道：「而且李時的性格你最清楚，第一，他選中要光顧的人，決不會是個正人君子。第二，他每次動手之前，一定會對現場偵查得一清二楚。就算有警鐘，他也會首先令它不响，然後才動手的。」

「這麼看來，賴兆昌果眞是個老奸巨滑，他可能利用毒蛇守衞。所以李時才會一時不察覺，弄開第一層保險箱門時，被毒蛇突然衝出咬死。」

「對了！我也這樣想啊！」

「現場有證據嗎？」

「什麼證據？」林浩瞪住游天虹。

游天虹道：「例如保險箱之內養有一條毒蛇，裏面可能有蛇殼，因爲蛇是會蛻殼的，其實那是蛇皮，同時毒蛇有異味，牠長期在內，多少必有些氣味留下。」

林浩道：「進入賴兆昌書房調查此案的，不是我，而是另一位同事。當時我在酒家偵查

中毒案。但從這份現場調查紀錄，就見不到你所講的現象。」

「你有沒有想過，爲什麼兩宗案竟然不約而同地選擇在同一晚發生？而這一晚偏偏又是賴家大小姐訂婚的大好日子？」游天虹忽然問道。

林浩苦笑：「全市的人現在都這麼想，可惜沒有人可以說出眞正的原因。」

「我可以告訴你。」游天虹顯然是語不驚人！

「究竟是什麼原因？」林浩探長立刻顯得緊張起來！

游天虹又輕輕一笑，道：「我現在不妨先告訴你一部份：就是有人針對賴兆昌，存心要他不開心，至於其他內幕，我稍後也許可以告訴你！」

林浩也知道游天虹的個性，他要做的事情，沒有人可以阻止；他的朋友李時被人用毒蛇殺死，他也不會就此罷手的。

所以當游天虹要走的時候，他只揚聲加了一句：「有什麼消息，不要忘記先告訴我！」

游天虹沒有回答他，因爲這句說話他早已說過了。

游天虹開車上半山區。

這是富有人家的住宅區，背山面海，環境非常優美。

一批警探仍然在賴兆昌的家裏展開偵查工作，雖然他這一次並無損失。

大批新聞記者仍留在附近，可惜警方沒有再新的消息發表，他們也無法可以見到賴氏父女。因爲此時此地，全市市民都希望知道一件事，爲什麼在同一晚之內，有兩件令賴氏父女不開心的事情發生？究竟賴氏父女又有些什麼感想？記者們都希望讓市民滿足一下。但是，他們一直等到現在，仍無結果。

游天虹想進入現場去，但被在場戒備的警員阻止。

就在這時候，有個女子由裏面出來，她正是任晶晶。

任晶晶是賴慧絲的閨中密友，她跟游天虹早已在社交場合中結識。這時游天虹却看見她滿眼紅筋，疲態畢呈。看情形，她可能整夜在陪着賴慧絲。

游天虹一邊跟她招呼，一邊問道：「慧絲怎麼啦？」

「她的精神幾乎陷於崩潰！」任晶晶打着呵欠：「你是否送我一程？」

「我本來就是來接妳的。」游天虹最喜歡在女人面前賣口乖。

任晶晶登上游天虹的汽車，斜倚在靠背上，閉上了眼睛，游天虹還未開車，她幾乎就睡着了。

游天虹一邊開車，一邊問道：「慧絲整夜未睡？」

任晶晶閉着眼睛點頭回答：「是的，她被警探纏着，因爲她父親一定要查出是誰在存心跟他過不去！」

「妳是說賴兆昌也想到這事可能有人存心跟他過不去？」

「任何人都會這麼想。可惜那幕後人的陰謀只得逞了一半；他僱用神偷李時，想令賴先生損失大批珠寶首飾，結果還未得手。」

游天虹當堂一怔：「你怎麼會說有人僱用李時？」

「我也是聽回來的，賴先生就認爲李時受人利用，因爲像神偷這樣有名氣的江湖人物，決不會輕易去光顧一個有錢人。」任晶晶又說：「所以，賴先生認爲李時只不過被人利用；那個利用他的人，毫無疑問，就是存心和他作對的人了。」

游天虹聽到這裏才忍不住笑道：「賴兆昌也像許多人一樣，明知神偷李時專偷爲富不仁的人，所以不得不對警方這麼說。假如他不這麼說，豈不是等於向社會人仕自認是爲富不仁麼？」

任晶晶終於也忍不住睜開雙眼，側過身來，瞪住游天虹：「你怎麼會以爲賴先生是個爲富不仁的人？」

游天虹笑着反問道：「小姐，妳究竟睡醒了沒有？剛才我只說那是因爲神偷李時出現賴家而引起外間人仕的忖測，並非我個人的看法。別人對我誤解不要緊，妳可不同了；因爲妳是賴家大小姐的閨中密友，若果此話傳入他們父女的耳中，我可要吃官司了！你知道我是招架不住的。」

任晶晶忍不住格格大笑，看來她的睡意盡消了：「眞想不到，像千門奇俠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江湖好漢，居然還有些顧忌呢！」她忽然又一派正經地問：「喂！你找到了區偉烈那厮麼？」

「還沒有。據我所知，警方就快要找到他了。」游天虹又問：「慧絲是否與那小子私訂終身？」

任晶晶嘆了一口氣，雙手交加featuring於胸前：「現在已經不再是十八世紀，男女間的事，絕對沒有我們上一代那麼認眞。莫講訂婚，就是結了婚，也一樣可以離婚的。」

游天虹重複了他的意思：「我只想知道是否有過這種事實的存在？」

任晶晶點點頭：「據我所知，他們之間的確有過一段時間愛得難分難解。」

游天虹又進一步問道：「賴兆昌是否與區偉烈的父親區標有金錢上的往來？」

「這點我倒不大清楚。」任晶晶很審愼地說：「賴先生十分富有，這是人盡皆知的事。區標以前在商場上很活躍，後來爲什麼會銷聲匿跡，相信除了他自己之外，誰也不清楚。」

車子不經不覺已開抵任晶晶的住所附近，這是游天虹熟悉的地方，在此之前，他不祇一次爲任晶晶做護花使者。有時他甚至會在任晶晶的香閨裏逗留一段頗長的時間，但是這一次對方並未邀他作客。

游天虹看見她疲態畢露，也只好在車子裏與她道別。

游天虹望望她問道：「要不要我送你上樓去？」

「不用啦！」任晶晶邊落車邊說道：「我這裏的治安一向不壞，又何必令你破財。」

任晶晶的意思是指這兒一帶不准停車等候，違例可能會被巡警抄牌罰款。游天虹看看那邊馬路旁雖然有不少停車收費錶豎立，但所有停位都停滿了各式汽車，所以他只好讓任晶晶自行返家。

豈料就當任晶晶在梯間消失的剎那間，游天虹無意中抬頭一望，却發現任晶晶住所的一個窗口，忽然有人影閃動；那人剛才分明仍在俯視街道上的情形，但當游天虹探首車窗，仰頭往上望之際，那人影瞬即消失！

那是二樓。游天虹的視力一向很好，所以他自問不致會看錯的。

但是別的女孩子游天虹也許不大清楚，任晶晶這單身寡女他則比較了解，她是獨居於此的，家人都在外地。然則，她家裏又怎麼會有另外一個人？

游天虹雖然曾經到過任晶晶的家裏作客，自問並不太過了解這女子的私生活；尤其是像任晶晶這種職業女性，誰曉得她會不會私底下養了一個小白臉？

任晶晶是個高級儀態美容專家，許多富有的太太小姐們都是她的朋友，故此她的入息一

向不錯。論年紀，二十多歲的女人，一般都應該結婚養孩子了，不過有些職業婦女却認爲結婚是一種負累，所以近年來許多成功的職業婦女都喜歡獨居。任晶晶就是這一類。

游天虹想着想着，却忘記了開車。幸好這是一條較爲僻靜的街道，來往的車輛不多，也未見巡警經過。

他在開車之前再探首車窗仰望上去，不知由什麼時間開始，任晶晶家裏二樓那一列窗子的窗簾，已經被拉下了，游天虹自然看不見任何東西。

游天虹正把車子開往街上那邊，附近停車位剛有一輛車子開走。游天虹靈機一觸，立即把他的車子開進那個收費的停車位去。

落了車，他站立在行人道上瞭望過去，只見任晶晶的住所仍然垂下了窗簾，有一種深不可測的感覺。

游天虹就憑他的經驗去想，假如任晶晶有個同居的男朋友，他根本無須鬼鬼祟祟的，爲什麼要落下窗簾？窗口後面只是客廳而已，又不是睡房。因此，游天虹忽然感到有些不妙，他加緊脚步，橫過馬路去；他心裏一邊却在想，究竟他應該怎辦？

如果他循正途先去按响門鈴的話，無疑等於給予屋內人一種警告；萬一那是一名對任晶晶生命有威脅的人，游天虹這樣的「明來」就只有加速任晶晶的危險而已。

既不能「明來」，就惟有「暗往」。

所以游天虹就迅速轉到後巷去，藉住堆積的廢物攀上二樓。

游天虹的記憶力一向不差，由於以前他到過任晶晶的香閨好幾次，所以他記得面對後巷的窗口應該是在家的廚房。

那兒有一列窗花，其中一個窗口外面設有晒衣服用的鐵架。正因爲常常要晒晾衣服的關係，所以那個窗口的鐵窗花是活動的——它可以隨時打開，但背後却加上了一把鎖。

然而那把小小的鎖，對游天虹來說，完全起不了作用。游天虹只須一根鐵綫，就可以在幾秒鐘之內，將它弄開。所以不到一分鐘光景，游天虹已經輕巧地進入任晶晶的住所之內。

他已經做得非常小心，無奈這屋子裏面實在太靜，靜得連蒼蠅飛過也可以聽到。

因此，當游天虹由廚房轉出走廊時，他可以聽到屋內有一男一女的談話聲。

豈料正當游天虹想再向前跨進一步時，那談話聲突然停止了！

游天虹也感到有些不妙，他探首望向客廳那邊，只見一名男子正對他怒目而視；他並非別人，正是游天虹救過他的區偉烈！任晶晶就坐在他身畔。

游天虹當堂一怔！

說時遲那時快，刀光驀地一閃，一柄飛刀急急自區偉烈的手中飛出，直朝住游天虹這邊飛插而來！

游天虹嚇得急忙就地一滾，當他翻身躍起時，區偉烈伸手腰間一摸，隨即拔出一支手槍來，槍管一揚，游天虹惟有暫時閃避，退回走廊那邊去！

游天虹事前估計，區偉烈那一槍必然會發射，儘管未必有用，但最少亦可以有一點阻嚇作用。但是，游天虹後來竟然聽不到槍聲，反而聽到關門聲，當他再次衝出客廳時，區偉烈已經逃出屋外。

游天虹想追出去，却被任晶晶叫住：「不要追了！」她警告着說：「追虎跳牆，他會殺你的！」

游天虹回心一想，這時候就算他不畏子彈追下去，恐怕亦會來遲一步。

游天虹回轉身來，瞪住任晶晶：「妳不讓我送妳上來，原來是與他有約！」

任晶晶在剛才最混亂的時候，本來已經由沙發上站立起來；現在她却輕輕嘆了一口氣之後，又坐回沙發上面去，無可奈何地說：「如果你這麼想，你就錯了。事前我根本不知道他在這兒等着我回來。」

游天虹一邊走近窗口那邊，一邊說道：「那你爲什麼不讓我送你上來？」

「一則不想你破財，目前的交通違例罰款數目不少。」任晶晶瞥了他一眼，含蓄地笑了笑：「其實罰款還是其次，我怕你纏住我不肯走！」

游天虹當時正揭開少許窗簾，俯視街道上的情形，但却見不到逃落街的區偉烈。也許他沿住行人道先逃走一段路，再在街口截計程車離去；又或者他的車子停在隣近另一條橫街之上。游天虹回頭望住任晶晶：「要不是你把我看成色狼，局勢可能完全改觀！」

任晶晶却埋怨道：「要不是你突然出現，我的收穫可能更大。」

「他找你幹什麼？」

「他想知道賴兆昌父女有些什麼反應，以及警方在賴家大宅裏面偵查的情形。他又說：目前他已走投無路，希望我能夠收留他一兩晚，然後他會想辦法離開本市。我明知他此番是有備而來，所以一邊敷衍他，一邊正想進一步追問他爲什麼要使用這種手段去向賴氏父女報復，想不到却給你攪破了！」

「早知如此，我就不該爲妳的安全設想得太周到。」

任晶晶輕輕嘆道：「算了，這樣子也好，反正讓他賴在我這兒，會令我更加難做；到底我們曾一起吃喝玩樂，也算得上是朋友。是非黑白，有時局外人很難下判語。」

任晶晶儘管沒有說得更明白，游天虹也可以想像得到：連任晶晶這位賴慧絲閨中密友，她也不敢肯定是區偉烈做錯了。

所以，假如她眞的肯收留區偉烈在這兒「避難」的話，她亦未必會出賣了他！也就是說：她未必悄悄走去報警，或者偷偷地通知賴兆昌。

另一方面，游天虹也覺得她形容區偉烈「走投無路」可能也是事實，尤其是當他想起他拔槍相向的剎那間，對方目露兇光的神情；當時區偉烈似乎並未因爲游天虹救過他而手下留情。

直至事後才證明：區偉烈當時沒有第一時間開槍，分明就是因爲游天虹曾見義勇爲地救過他，所以才沒有立即發難。

如果游天虹進一步追到街上去，區偉烈會不會開槍射殺他？相信只有區偉烈本人才最清楚。

無論如何，區偉烈現在逃之夭夭，他的行踪恐怕連任晶晶也未必知道。

但是游天虹仍然心有不甘地問：「妳可知道他的未來動向？」

「我不清楚，不過我曾經問過他：爲什麼要害人害己？他應該明白到這件事的後果，賴兆昌和警方都同樣不會放過他。你猜他怎樣回答我？他說：他暫時無須向我作任何解釋，總之叫我以後等着瞧好了。」

「那等於說：他仍然要繼續與賴兆昌作對到底？」

「我不敢隨便忖測。」任晶晶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其實一個人命中早有註定，他父親生意失敗，未必與賴先生有關。我並非偏幫任何一邊，以賴先生在社會上的地位，換上了你和我，相信也不會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去欺騙別人吧！」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神門下殺手的龍五，從沈勝衣住的客房裏檢獲自己的畫像，慌忙逃出，遇着酒葫蘆老湯，即用暗器刺死，走到大街上坐上一輛出租馬車，早些離開西湖，以爲可以避免被人追踪，豈料跨入車廂後被假扮車夫的另一名殺手柳清河用火藥炸死，馬車無人駕駛衝向沈勝衣等人那邊，跟着楊方壽家人來報酒葫蘆被殺，沈勝衣將暗器驗證，知道是被龍五所殺，至於炸死龍五的人是誰，只能說明來西湖的風神門殺手有四人，這預料不錯，張大繪的畫像，柳清河按圖像將龍五炸死，張大的行動中，又被另一名殺手邱大業識破，跟踪將他擊傷……

殺手犯戒律

其中有陰謀

邱大業道：「你就是這樣想以爲龍五是一個强敵，看見他倒下也難免有些樂極忘形。」

張大道：「這到底是由我一手擺佈造成，沒有我提供的畫像，龍五雖然逃得匆忙一些，用火藥的亦未必知道他就是龍五，伺機採取行動。」

「這也是。」邱大業轉問：「龍五到底在逃什麼？」

「我也給沈勝衣送了他一張的畫像。」

邱大業恍然，接問道：「沈勝衣看到了？」一頓又道：「時間有些不對，他應該還沒有看到。」

張大搖頭道：「我送得實在不是時候，他沒有再回房間，結果給龍五看到了。」

邱大業道：「龍五偷進去沈勝衣的房間，目的當然是在找機會暗算沈勝衣。」

「以他的暗器手法應該有些收穫的，可惜他看到了那張畫像，一驚之下趕緊逃出來。」

「沒有比這更可惜的事了。」邱大業重重的歎了一口氣：「若是他擊殺了或擊傷了沈勝衣才逃出來，那該多好。」

「看來你也很貪心。」

邱大業笑道：「這個時候，我們七個人有那一個是不貪心的。」一頓接又道：「現在只剩下四個人了。」

張大笑了笑。「我雖然只剩下一隻手，要殺我還沒有這麼容易。」

邱大業手中刀突然飛出，張大抓着他的磚塊亦擲了出去，反應仍然是那麼敏銳。

刀快，磚也快，半空中相撞，磚碎裂激飛，刀鍊子一抖，又斬下，張大的右手也從牆上抓出了另一塊磚擲出，又正中來刀。

刀七斬，磚也飛出了七塊，盡碎在刀下，刀勢終於一頓，飛向邱大業的手中。

張大右手已抓住了第八塊，隨即擲出去，邱大業將刀一橫，磚塊便被拍飛，回撞向張大，這一着實在六出張大意料之外，他正要乘機撲上，磚塊便迎面撞來，也總算手快，揮手一把抓住。

刀緊接斬下，張大才抓在手的磚塊急擲出，在刀斬至三尺距離之前將之揣下來，碎裂在刀下，四面激射開去的磚碎射在他身上，也甚是疼痛，他沒有理會，閃電般抓住了另一塊磚，這一次，刀沒有再斬下，立即飛向邱大業手中。

「好刀！」張大冷笑，手中磚塊沒有再擲出去。

「你的手也不錯。」邱大業似笑非笑的道：「幸好你現在只有這隻手可用，否則雙手齊來，就是磚塊便已將我趕出這條巷子。」這也是由衷之言。

張大傲然道：「就是一隻手便已經足够應付。」

邱大業道：「而且磚塊多的是，却不知道你能够支持到什麼時候。」

張大道：「相信總能够支持到別人發現爲止。」

邱大業道：「我們的人？」

「用火藥的不用說，還有其他的兩個這時候相信也是在這附近，只要有一個到來便已足够。」

「到時候我一定會離開，讓他來殺你。」

邱大業笑着：「無論來的是那一個對你都是一樣，你是死定了。」

張大道：「只要他能够看到你的面目，我就是死也是快樂的。」

邱大業道：「他看到我同時，我也一樣會看到他，在我來說又何嘗不是一件快樂事？」

張大道：「在我們七個人當中，相信你是掩飾得最好的一個了，你原是可以最後才出現的。」

「好像這種好機會，我們這種人都是絕不會放棄的。」邱大業搖了搖頭：「你是沒有希望的了，說這些都是廢話，對你一些好處也沒有。」

語聲一落，他的刀再飛出，張大手中磚塊急擲，隨即又探手往牆上找去，也就在那剎那，他聽到了一陣奇怪的聲音，然後霹靂暴響，那道磚牆突然四分五裂，他一個身子同時給破碎的磚塊撞得飛起來，眼前星斗滿天，那個身子同時有一種四分五裂的感覺。

這也是他最後的感覺，他甚至沒有發覺那道耀目的刀光，沒有那種身首分離的感覺。

邱大業這一次一刀便將他的頭斬下來。

刀沒有曳着綫子，邱大業是掌刀掠出，天馬行空般從張大身旁掠過。

刀很快，也很利，斬下了張大的頭顱，却沒有影響邱大業的身形，這也完全在他的意料中，人刀一如所算隨即上了旁邊的瓦面上。

居高臨下，他看清楚了那個將磚牆擊碎的人，那個人却沒有看他，只是看着在磚碎中倒摔巷子裏的張大。

那是一個虬髯大漢，混身肌肉墳起來，雙手抓着一條鐵鍊子，一端連着一個奇大的鐵鎚，也就是這個鐵鎚一下子將磚牆擊碎。

看着張大身首異處，摔在地上，磚碎雨點般落盡，大漢才仰起頭來。

邱大業即時道：「好鎚！」

大漢洪聲應道：「各有各的好，但鎚比刀爽快却是絕無疑問。」

邱大業道：「使用鐵鎚，可惜我沒有那麼大的氣力。」

「幸好你沒有，否則我這一鎚就不是這個時候打來，怎也在這個抓磚子的倒下之後。」

邱大業大笑。「那是必兩敗俱傷之局，兩個鐵鎚相撞相擊之下，這條巷子兩旁的屋子只怕難有一座會完整。」

「用刀的叫什麼名字？」大漢語聲如洪鐘，在巷子裏激盪起陣陣回音。

「邱大業，用鎚的呢？」

「屠龍。」大漢目光陡亮。「這個名字不好，我也從未見過眞的龍。」

邱大業笑道：「我也一樣沒有創過什麼大業。」

「江順是你殺的？」

「我喜歡斬腦袋，這是我唯一的特徵。」

邱大業接問：「殺那個清官顧松年的相信就是你了？」

屠龍大笑道：「除了我，我們七個人當中，難道還有第二個人能够將那輛馬車擊成那樣子？」

邱大業道：「這種武器却也是一種負擔，在這種環境下殺人之後你不能够迅速離開。」

屠龍道：「所以我根本不打算離開，我也是一個很公平的人，既然看到了你的本來面目，當然要給你看看自己的。」

邱大業道：「張大也不笨，只是在我的刀威脅下，不敢分神，腦後也沒有長着眼睛。」

屠龍道：「一個武器被毀掉的殺手與廢物並無分別，死不足惜。」

邱大業笑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屠龍道：「我們眞的只剩下四個人了？」

邱大業道：「那個饒舌的、張大、龍五絕無疑問都已經死掉。」

屠龍點頭道：「張大的說話應該沒有問題，用火藥的我們也知道就在附近，剩下的一個呢？」

邱大業道：「沒有消息，但若是我們再倒下一個，說不定他會現身看看。」

屠龍道：「我們合作怎樣？」

邱大業一怔，道：「合作？」

「幹倒了那兩個，再對付沈勝衣，然後決定我們的生死。」屠龍打了一個「哈哈」：「這我們生存的機會無論如何都大很多。」

邱大業想想，道：「應該就是了。」

屠龍道：「我們合作而且有一個好處。」

邱大業笑笑，道：「你一眼便看出是一個殺手，我却只是個普通人，剩下那兩個人襲擊你的時候我一旁抽冷子一刀很容易便解決。」

屠龍道：「所以要幹倒那兩個應該是易如反掌，亦大可以用同樣的辦法對付沈勝衣。」

邱大業歎了一口氣，道：「我從來喜歡一個人行動，可是這個合作的條件又實在太吸引了。」

「你是答應了？」屠龍大笑：「我知道你一定會答應的。」他笑得就像個孩子。

邱大業接問：「我們什麼時候採取行動？現在？」

屠龍道：「當然了，那個用火藥的一定還在這附近，看到我揹着這個流星鎚走過，一定會找機會襲擊，你一旁小心着，在他動手之前將他砍殺便是。」

邱大業嘟囔道：「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若是我這樣子的可就麻煩了。」

屠龍道：「不會吧，一個高手能夠裝得完全不像一個高手的，除了你，我看沒有其他人能夠做得到的了，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邱大業道：「但他若不是我這樣的普通人，龍五又怎會毫不提防的跑進他的馬車？」

屠龍道：「我看他是給什麼人趕急了，沒

有在意趕車的是什麼人。」

「那也絕無疑問外表毫不起眼，要細看才能夠有所發現。」邱大業打量了屠龍一遍：「對你來說可也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屠龍彷彿這才明白，道：「你是担心在他動手之前仍然瞧不出他就是那個用火藥的？」

「不能不担心。」邱大業很認眞的：「我們既然合作一切便得要公平，機會均等，才有意思。」

屠龍沉吟道：「不錯，若是我給火藥暗器弄翻了，你就是將他的頭斬下來，對我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的。」

邱大業再問道：「有沒有更好辦法？我雖然到最後還是非殺你不可，却不想佔你這個便宜。」

屠龍「哈哈」大笑道：「看來你也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

邱大業道：「這只是公平，否則大家也沒有合作的必要。」

「對，正如我叫你拿命來掩護我殺人，擺明是佔便宜，你就是想不透答應了，我也覺得沒意思。」屠龍笑接道：「我們雖然是殺手，但也該有殺手的原則，可是我方才却沒有考慮到這方面，多虧你提醒了我。」

邱大業笑道：「你還沒有回答我。」

屠龍搖頭：「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了。」一頓沉吟了一下，又道：「我們就這樣先幹着，想到了才改變怎樣？」

邱大業道：「說話已經說在前面，這個便宜……」

「我既然知道又不反對，當然不算便宜了，衝着你這份義氣，我就是賣這個險也是快樂。」屠龍大笑：「那個用火藥的，未必運氣這樣好，憑我的身手，相信也不會那麼容易被他算倒，萬一眞的給算倒了，是我倒霉，無話可說。」

「這個……」邱大業看來仍然要考慮。

「看你，婆婆媽媽的，我們男子漢，大丈夫，說一是一，決定了，說好了，還考慮什麼呢？」

「爽快！」邱大業一伸大拇指：「我只拚了命也一定給你一個公道。」

「我們走——」屠龍轉身舉步，邱大業那邊身形亦動，手中刀也就那剎那脫手飛出，刺向屠龍的頭顱。

這一刀沒有變化，也因此爰厲得多，却也就在那剎那，屠龍倒提着的流星鎚突然揚起來，看他的動作又是要將流星鎚倒掛在肩後，但就是那麼巧，不偏不倚，正好擋住了斬下那一刀。

「噹」的刀彈飛，迅速回到邱大業手中，邱大業沒有動，但身形呼之欲出，只要屠龍出手，立即就會有反應。

屠龍沒有出手，指着流星鎚緩緩轉過身來，笑笑道：「早該叫你一試的，現在你可以放心了，任何人用任何手段，要將我擊倒也不是一件易事，你有足夠的時間擊殺暗算我的人，而且還有我從旁協助，應該絕沒有問題。」

他的說話態度仍然是那麼懇直，眼神也仍然是那麼純眞，連笑聲也沒有改變，邱大業看着，却由心寒出來，若非以爲他四肢發達，頭腦簡單，那柄刀也不會出手。

他給人的却是這種一些機心也沒有的感覺，也竟然連邱大業這種人都給他瞞過。

邱大業一向相信自己的目光，他目光若非遠比一般人銳利，也看不透張大，現在却就是看不透屠龍，這個人的掩飾工夫其實也已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邱大業有這種感覺，也這才知道方才的處境多麼危險，若非環境不太適合，他實在懷疑屠龍的流星鎚會不會把握那剎那的機會邀擊，還懷疑自己能否閃避開去。

屠龍笑接道：「我們其實是同一類人。」

邱大業歎了一口氣：「本來就是的。」

屠龍道：「你掩飾身份的方法是將自己裝成一個普通人，毫不起眼，完全不像是一個殺手的普通人，而我，從來沒有在意江湖上的事情的人會將我看做一個莽漢，知道有一個用流星鎚的殺手的人却會被我的外表瞞過去，這所以我能夠活到現在。」

邱大業道：「我身爲風神門下的殺手，原不應該看輕任何一個風神門下。」

屠龍點頭道：「你應該考慮到我若是眞的一個這樣粗心大意的人，怎配做一個殺手。」

邱大業無言點頭，屠龍接道：「張大就是因爲不夠冷靜而死在這條巷子裏，好像你這樣冷靜的人怎會變得如此輕率？」

邱大業笑了笑：「原來我是犯了張大同樣的錯誤，弄倒了一個便得意忘形，粗心大意，可以看到的都看漏了，否則應該知道這其實並不是一個適合的環境。」

屠龍道：「這的確不是。」

邱大業笑接道：「現在看來你比方才機伶得多了，簡直是兩個人。」

屠龍道：「明人眼裏不做暗事，這是句老話。」

邱大業轉問：「我們合作的事又怎樣？」

「不是已經決定了？」屠龍反問。

邱大業再問：「那一刀……」

「你已經試出來，在事情結束之前，相信不會再給我第二刀。」屠龍又笑了。

邱大業沒有作聲，抬手握拳，只伸出中指，按在眉心上，屠龍大笑，作了一個同樣的姿勢，然後兩個人一齊舉步，往外走去。

邱大業的刀迅速回到包袱內，整個身子的肌肉彷彿都鬆弛下來，兩人那樣子按着眉心，相信是一種儀式，也經由這種儀式，取得了默契。

這兩個殺手聯合起來，實力當然大很多，要比單獨行動好多了。

兩人才走出巷子，那邊高處屋脊上便冒出柳清河來，一身灰衣，灰樸樸的與瓦片彷彿混成一片，旁邊一株高樹在瓦面上垂下了幾簇枝葉，也有掩護的作用。

他冷冷的往巷口看了一眼，身子一轉，仰臥在瓦面上，讓陽光披在身上。

與邱大業相反，他喜歡陽光，就正如他喜歡火藥一樣，也大概因爲習慣了陽光的照射，火藥爆炸那剎那的閃亮對他一些影响也沒有，他仍然可以看清楚是否有作用，是否需要再出擊。

陽光的燦爛與火藥的輝煌都能夠令他得到快感！也因此他選擇火藥做他的殺人武器，而殺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當然，在夜間他也一樣會殺人，只是得不到殺人那種樂趣。

他就像邱大業、張大，殺了同門的殺手便非常興奮，只是他越興奮便越喜歡臥在陽光下，甚至在陽光下打滾，翻斛斗。

現在他當然已感覺不到陽光的溫暖。

邱大業砍掉了張大一隻手之後，他第一個念頭便是如何將張大殺掉，他甚至擬好了三條途徑，四種火藥暗器，也絕對有信心一擊中的，那知道就在這時候屠龍出現了，流星鎚一擊之下，將他偷襲的念頭也擊散。

兩人的說話他聽得不太清楚，却不難想像得到兩人已取得了協議，可是他仍然有些懷疑，邱大業那一刀偷襲令他感到很興奮，結果當然令他很失望。

在他的眼中，邱大業與屠龍同樣可怕，兩人聯手，他不以爲剩餘的殺手能夠應付得來，他第一個便已沒有這種信心，也立時決定放棄

對二人採取任何行動，除非有絕對的把握，一擊必中又能夠全身而退。

看那種姿勢，他知道如無意外，兩人必定會合作到底，只是懷疑自己是否有耐性等到那個時候。

然後他想到沈勝衣，若是利用沈勝衣能否打破這個僵局，他不知道，却很想一試，到現在爲止，他們似乎還沒有人對沈勝衣採取行動，也應該有所行動的了，否則自相殘殺，不難未接觸沈勝衣便已經死光死絕，那才是笑話。

應該怎樣引起沈勝衣的注意。

柳清河陷入沉思中，他忽然有一種感覺，沈勝衣的運氣事實一如傳說，竟是那麼好。

這種好運氣能夠維持到什麼時候，柳清河不知道，他也當然不知道，他們當中已經有一個小倩對沈勝衣採取行動，而且很接近，只是沈勝衣到現在仍然是一無所知。

非獨柳清河，屠龍邱大業也是。

在掩飾身份方面，這些風神門下的殺手都各有一套，小倩所用的是最簡單也是最原始的一種。

這一種也當然是女人用來比較適合，尤其是小倩這樣看來弱質纖纖的少女。

以沈勝衣這樣的聰明人，這樣的江湖經驗，已很難要他上當，可惜他到底是一個男人，看見一個少女給一羣大漢欺負，實在很難袖手旁觀，何況他身旁當時還有一個好打不平的楊萬壽。

楊萬壽沒有沈勝衣那麼銳利的眼睛，那麼豐富的江湖經驗，也沒有沈勝衣那麼冷靜，而說話却直接影响沈勝衣的印象與判斷。

沈勝衣很清楚他的爲人，他是沈勝衣認識中一個不錯而且很有趣的朋友。

對於這種朋友，沈勝衣的好感也是比較濃一些，這一些往往都會發生顚大的影响。

任何人看見一個很有趣的朋友，往往都會被他有趣的言談舉止吸引，有些分心的。

沈勝衣到底是一個人。

× × ×

馬車在湖畔停下，小白龍的一羣手下已迎上來，他們並沒有發現什麼。

去通知楊萬壽沈勝衣的兩個小白龍手下一個叫孫杰，一個叫高成，顯然都是能夠說得話的人，隨即吩咐各人繼續搜尋，一面將沈勝衣三人請上了一隻船，往白家莊蕩去。

他們是要去看找到的兩具屍體，希望從屍體上找到些綫索。

小倩很放心，昨夜殺人的時候她已經很小心，絕不以爲沈勝衣楊萬壽能夠從屍體的傷口上看出是那柄寶刀弄出來，她當然隨去。

龍五潛進楊萬壽的莊院企圖暗算沈勝衣，但結果被另一個殺手畫影圖形，死在一顆放置了火藥的馬車中。

畫圖的人可以肯定絕不是用火藥的人，風神門下其餘那六個殺手是否都已經集結在附近？她雖然不能夠肯定，却也絕不以爲那是沒有可能的事情。

馬車與火藥看來並沒有關係，但火藥在馬車上出現亦不是沒有可能，那些殺手殺人的方法到底有多少種她雖然不知道，周圍都遍佈殺人的陷阱則是意料之中。

她也不能夠肯定自己的身份在其餘六個殺手眼中是否仍是一個秘密，雖然她一直都很小心，這種小心並未能夠保障她絕對安全。

其餘六個人的小心她絕不以爲在她之下，尤其是用暗器的龍五，暗器原就不是粗心大意的人練得好的，練到龍五那個地步更可想得知，竟然給畫影圖形也不知道，想來就心寒，而畫像一再出現，會不會是畫畫的與用火藥的已取得連繫，並肩携手去對付其他殺手？

她也不以爲沒有這種可能。

危機四伏，還有什麼地方比留在沈勝衣身旁更加安全？

湖上到處都可以看見小白龍的手下操舟搜索，小倩看着心中好笑，當然沒有笑出來。

沈勝衣盤膝坐在船首，一聲不發，彷彿在考慮着一些什麼。

看着他小倩既安全却又不知道怎樣的感覺，她從來就不曾與一個她要殺的對象相處這麼久。

沈勝衣給她的印象是那麼可愛，她很想找到一些沈勝衣討厭的地方，那她就是找到了機會，要用刀暗算沈勝衣的時候也會像殺其他人一樣痛快，可是到目前爲止，她仍然找不到。

這是最令她迷惑的一件事，她實在有些担心這樣下去，到她要殺沈勝衣的時候就是下得了手也會有片刻的遲疑，而不能夠發揮全部的威力。

「沈勝衣怎會是一個這樣的人？」小倩歎息在心中，她本來是以爲沈勝衣就像之前她見過的其他那些有名的俠客，總有些令人瞧不順眼的地方。

可是沈勝衣給她的印象完全不是那回事，她知道沈勝衣是一個俠客，但她完全沒有俠客的感覺，只覺得這就像是一個她認識了多時的人，一個朋友！

朋友！一想到這兩個字，小倩心頭不禁一陣怦然震動。

對她來說，這是何等陌生的兩個字，好像她這種殺手，怎會有朋友？怎可能有朋友？

到現在爲止，她一個朋友也沒有，她雖然知道朋友的意思，却從來沒有感覺有認識朋友的需要，任何人在她的心目中幾乎都是敵人，越接近就會越危險。

沈勝衣給她的却完全沒有這種感覺。

她想着看着，不由得怔在那裏，楊萬壽沒有在意，忽然在意，看了看小倩，又看了看沈勝衣，脫口道：「這個小子有什麼好看？」

小倩如夢初覺，輕「啊」一聲，嬌靨不由紅起來，楊萬壽一見大笑道：「該死該死，我實在不應該干擾你的。」

小倩搖頭，楊萬壽笑接道：「這個小子我也有時越看越覺得好看，很多女孩子也都是這樣說的，這大概就是叫什麼魅力。」

小倩嬌靨更紅，楊萬壽又道：「你不妨細看清楚，反正這個小子給女孩子瞧慣了，臉皮已厚得很，絕不會害羞。」

沈勝衣笑應：「你這樣說她還敢瞧我？」

緩緩的轉過頭來。

小倩果然避開沈勝衣的目光，楊萬壽看着又大笑起來，沈勝衣搖頭接道：「那有你這樣笑的，幸好不是第一次見面，否則小倩已給你嚇得遠遠逃了開去。」

楊萬壽道：「笑得好像我這樣動聽的人並不多。」

沈勝衣道：「可惜你笑得不是時候，這方面你還要學學。」

楊萬壽大笑不絕。

× × ×

船泊岸，孫杰高成喘即將沈勝衣三人引到藏屍的地方，那是一個地下密室，三人才進去，暗門便自後面關上。

小倩立時一陣不舒服的感覺，她沒有作聲，緊跟在沈勝衣後面，楊萬壽已急不及待的一溜烟地奔下石階，穿過石階下的一道珠簾，奔了進去。

然後他發出極其詫異的「哦」一聲，小倩應聲道：「這不像一個存放屍體的地方。」

沈勝衣分開珠簾，一面應道：「本來就不是。」

珠簾後是一座華麗的聽堂，當中一盞琉璃燈高懸，很光亮，左右一些精緻的架子，盛載着種種珠寶玉石，一看便知道都是價值不菲。

這非獨不像存放屍體的地方，簡直就像是一座藏寶庫，而事實亦不見有屍體。

當門的照壁前面也垂着三道珠簾，隱約可以看見珠簾後坐立着兩個人。

「那是什麼？」小倩不由追問。

沈勝衣悠然道：「是用來藏放珠寶的，也是一個避難的好地方。」

小倩搖頭：「我不明白。」

那三道珠簾即時左右分開，他們也同時看清楚了坐立在珠簾後的兩個人，立着的是楊萬壽，一面的詫異之色，向沈勝衣一攤手。

坐着的那個不是別人，赫然就是小白龍，擁着一張錦被，面色蒼白，看着小倩，笑笑。

小倩如遭雷極，心頭怦然震動，嬌紅的俏臉立時變得蒼白，手緊接落在刀柄上。

沈勝衣搖頭。「別這樣衝動。」

小倩看着沈勝衣。「你早就知道的了。」語聲在顫抖，顯得很激動。

沈勝衣道：「在路上知道的，孫杰暗中交給我一張字條，寫得十分詳細。」

小倩道：「可是你已經知道我就是昨夜襲擊他們的人，是風神門下殺手。」

沈勝衣點頭，小倩接道：「可是你什麼也不說，若無其事的將我送來這個陷阱。」

她的語聲更激動，凄然一笑，接下去：「好像我這種人，你就是怎樣欺騙我也是值得原諒的。」

沈勝衣搖頭道：「這不是一個陷阱，小白將我們請到這裏來並無惡意。」

小倩笑起來，笑得很凄涼，沈勝衣接着道：「他只是發覺事情大有問題，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明白，在路上我所以不說，只是因爲覺得還是不說的好。」

小倩只是笑，沈勝衣又道：「路上我若是說出來，難保你會立即走，我們若是阻止，你的身份便會敗露，我雖然不知道風神門中到底出了什麼事，却有一種感覺，你若是暴露了身份，不難招致殺身之禍。」

他說得很誠懇，小倩聽着情緒似乎逐漸安定下來，咬咬嘴唇，欲語還休。

「我相信小白。」沈勝衣說下去：「他若是存心報復，根本不會這樣做。」

小倩不能不同意這是事實，看看小白龍。

「你到底要怎樣對付我？」

小白龍開口，嗆咳了幾聲，才以微弱的聲音回道：「我只是想弄清楚事情眞相。」

「殺了才殺我？」

「不一定——」小白龍搖頭：「有時眞相比報復更加重要，昨夜我趕得那麼急，只是爲了朋友的安危，現在我用這種方法將姑娘請到來，也只是經過冷靜分析，發覺事情的本身大有問題。」

小倩搖頭道：「那跟你沒有關係。」

小白龍嗆咳着道：「在姑娘作出決定之前，先請聽我一些話，那可能姑娘亦會覺得很意外。」

小倩疑惑的目光一轉，沈勝衣接道：「他說得這樣肯定，你又何妨聽一聽。」

小倩忽然問道：「我能够不聽？」

小白龍笑笑，道：「說完了，姑娘要走，我絕不會留難，我的朋友也當然尊重我的意見的。」

小倩不相信的道：「我殺了你四個人，你肯……」

「生死有命，不死的也死了。」小白龍目光一轉：「我，你可以不信，我的朋友你總該信的。」

楊萬壽插口道：「小白，你這是說廢話，小沈跟我這個姓楊的是怎樣子的人，難道還要說。」

小倩目光從楊萬壽沈勝衣面上轉過，垂下頭，小白龍接道：「那個船夫張石在西溪看到了姑娘殺謝安……」

「這是他的不幸。」小倩不由接上一句。

小白龍接道：「根據我搜集到的資料，姑娘從來就不會傷及無辜。」

「那是風神門的戒條，我也不是那麼狠毒的人，謝安那個孫女兒與船夫的死我也覺得很遺憾。」

小白龍等她說完了才道：「鶯兒給那個船夫小汪無意按進水裏溺死，也許是事實，但這種事實相信絕不是出於意外，張石當時藏在蘆葦中看得很清楚，小汪並非失足倒下咽喉湊巧插在蘆葦上，是一支蘆葦從旁飛至，射進了他的咽喉。」

小倩一怔，脫口道：「我沒有這樣做。」

「以姑娘一向的行事作風，應該不會，但這却是事實。張石這種粗漢是不會說這種謊的，也沒有這種必要，他也就是因爲以爲姑娘殺人滅口，賣夜逃開去。」

小倩搖頭道：「我殺人一向有我的原則，何況這是破戒的所爲？」

小白龍道：「我們也知道有所謂風神七戒，問題也就出在這裏了，那個人所以這樣做，除了要姑娘破戒，似乎沒有其他原因了。」

小倩沉默了下去，小白龍接道：「再根據近日我調查所得，風神門下其餘六個殺手都不約而同破戒殺人，然後又自相殘殺，其中會不會有什麼變化？」一頓補充道：「我是說在風門神中。」

小倩搖頭道：「風神門中很平靜，破戒的只是我們七個，自相殘殺的也是我們七個。」

小白龍道：「方才街上發生的事，我的手下已經將消息飛騎送到來了，我想來想去，除了自相殘殺之外，並不會有其他解釋。」

小倩沉吟道：「這件事——」欲言又止。

沈勝衣插口道：「看來你也有懷疑，若是無妨，跟我們說一遍。」

小倩考慮了一會，終於將事情的始末說出來，說得很詳細，沈勝衣小白龍楊萬壽都聽得很用心，都是一臉詫異的表情。

小倩越說也越發覺有問題，那實在太巧合，小白龍方才的一番話，對她當然也有很大的影响，說到最後，她不由在一張椅子坐下來，然後怔住在那裏。

楊萬壽也這才道：「怎會這麼巧？」

小白龍接道：「小倩姑娘只殺了謝安一個，但謝安的孫女兒與船夫小汪却相繼被殺，小倩姑娘也因而被裁定爲破戒，這絕無疑問是有意嫁禍，這種嫁禍的，也絕無疑問是來自風神門。」

楊萬壽道：「江順是孝子，奔父喪途中被殺，殺婁一劍的小老頭以爲殺的是劇盜獨臂蕭殺，胭脂虎懷了四個月的孕，以她與白額虎夫婦的脾氣，應該不會是一個秘密，趙東樓是風神門下也應該有跡象可尋，用以救濟萬千災民的二十萬兩銀子一刼再被刼，絕無疑問是一個佈局，佈局的早已知道那個殺手貪財的弱點，至於顧松年的被殺，若是事情發生前不知道他的身份，也似乎說不過去，還有這都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事情，以風神門消息的靈通，戒條的嚴厲，若全都是這麼巧消息來源有誤，以至一而再，再而三出錯，是沒有可能的事。」

「可不是。」小白龍歎了一口氣：「當然或者眞的這樣巧，亦未可知，但這却是明顯的有人企圖嫁禍，小倩姑娘的一件事是最明顯的了。」

楊萬壽不由笑道：「幸好你這條泥鰍鬧大命大，否則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昨夜我……」小倩說到一半沒有說下去。

小白龍淡笑道：「我及時抓住了一個手下的屍體擋住了那七刀，黑夜水中看得本已難清楚，再加上血液在水裏散開來，姑娘還是被我瞞過了。」

「一具屍體？」小倩垂下頭，心裏又是一陣不安，對一具屍體也連扎七刀，又是怎樣手辣心狠。

小白龍接道：「只是一具屍體，所以姑娘也不用難過。」

小倩偷眼看了看沈勝衣，顯然還是很担心沈勝衣的感受，突然又歎了一口氣，她給沈勝衣的印象已經夠壞的了，又何必再在乎這些。

沈勝衣彷彿在考慮什麼，一些反應也沒有，小白龍笑了笑又道：「但主要還是我的水性也實在不錯，跟運氣其實並沒有多大關係。」

楊萬壽打着「哈哈」道：「這一點我也同意，你的水性雖然沒有我的好，在這時也很難有人比得上的了，所以我叫你泥鰍，其實沒有錯。」

小白龍道：「小倩姑娘的水性，却在我之上。」

小倩搖頭：「你只是喝了酒……」

楊萬壽截着道：「要清楚還不容易，等你這條泥鰍傷好了，跟小倩姑娘一較高下，由我來主持公道，保管絕對公平，不會偏袒任何一方。」

小倩小白龍不約而同一齊苦笑，這個時候，他們實在想不到楊萬壽居然還有這種心情，楊萬壽日光接轉，問沈勝衣：「你覺得我這個主意好不好？」

「什麼主意？」沈勝衣如夢初覺。

楊萬壽上下打量他一眼：「你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小倩說了那許多，你到底有沒有聽進耳？」

「有，我就是在想……」

楊萬壽截道：「你有這般聰明，這就想到了是怎麼一回事？」

沈勝衣搖頭，還未說話，楊萬壽說話已接上：「幸好你搖頭，若是你點頭，我不免要懷疑我的腦袋，是否有問題，竟然遲鈍到這般程度。」

小白龍插口道：「看情形沈兄已經有些頭緒了。」

「不會吧——」回答的又是楊萬壽：「我連一些頭緒也沒有。」

小白龍不由失笑，他是很明白楊萬壽要將這個場合弄得輕鬆一些，然後才方便說話，小倩似乎也明白，看看楊萬壽，再問沈勝衣：「沈大哥——」

這一聲「沈大哥」出口，她不禁又垂下頭去，她實在懷疑是否還能夠這樣稱呼沈勝衣。

「小倩——」沈勝衣沒有改變稱呼，沉吟着：「看情形你們是墮進一個陰謀之中。」

楊萬壽大笑截道：「這我早就知道了。」

沈勝衣笑問：「你知道那最後將會是怎樣一個結果？」

「最後？」楊萬壽大搖其頭：「開頭還不知道怎樣，那麼快說到最後了？」

小白龍道：「事情若不是有現在這個變化，最後應該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那說清楚啊，若不是我們插手，他們七個人自相殘殺，死到最後的一個還要應付小沈，當然亦非死不可，小沈的武功如何我們是知道的。」

沈勝衣笑笑：「也許他們會先將我解決，才再決定他們的生死，但即使最後一戰，能夠活下來的人只怕也未必有，他們同是風神門下，最後剩來的兩個人實力相當，極有可能是同歸於盡之局。」

小倩點頭。「我同意沈大哥這種見解。」

沈勝衣道：「你們七個人互不認識是肯定的了。」

小倩道：「這也是保密的一種方法，越少人知道我們的身份我們便越安全。」

「表面上看來是的，但同門不認識，不難會發生不必要的誤會，而缺乏聯繫，必要時亦很難發揮團結的力量，任何一個門派都以團結最重要，風神門却例外，是不是有些奇怪？」

沈勝衣深注小倩。

小倩想一想道：「我一直沒有考慮到這方面。」

沈勝衣接問：「風神門中有多少人你也是不知道的了？」

小倩搖搖頭，沈勝衣沉吟着再問道：「你若是不介意，我希望能夠從你的口中知道有關風神門的情形。」

小倩考慮了一會，才點頭：「風神門是什麼時候有的我也不清楚，門主風神是什麼人對我們相信都一樣，是一個謎。」

「我們更不在話下。」沈勝衣接問：「那你是怎樣變成風神門下？」

「我是一個棄嬰，但到底是不是？連我也不清楚，我完全沒有記憶，由我懂事開始我便在風神門下練習殺人的本領，教導我的那個人一直矇着臉，除了武功之外，他時常都教導我怎樣才能夠狠下心以及殺人的種種樂趣。」

「可怕！」楊萬壽嘆起來：「那麼年輕的孩子又懂得什麼，長期灌輸這種思想，不難想像會變成怎樣。」

小倩歎息道：「我十四歲開始殺人，沒覺得有什麼不好，也沒覺得有什麼樂趣，只知道要活着自己便得要賺錢，而殺人是最佳的賺錢方法。」

沈勝衣說道：「生存對你們這羣孩子來說，當然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應該不難說服你們接受這種思想。」

「但人殺多了，不知怎的就覺得很討厭，逐漸到底是樂趣還是一種例行公事，也……」

小倩又歎了一口氣。

沈勝衣道：「生意是你們接回去的？」

「不是，我們要殺什麼人都有指示，用不着自己傷腦筋。」

「那負責給你們指示的是什麼人？」

「就是那個教我的武功的，與指示同時，銀子亦送上，至於他是怎樣接回來這種生意，我一直都沒有在意，這也許已經習慣了。」

「那個人仍然是矇着臉？」

小倩點頭道：「我其實也很想知道他是怎樣子，可是不敢問也不敢做。」

「這相信是習慣了服從。」沈勝衣又問：「你們一般是在那兒接受訓練的。」

「一座古墓內，到認爲滿意了，才被送出另一個地方，我也就住在那個地方，一直到現在。」

「指示就是送到那個地方？到現在也沒有改變？」

「也許是爲了方便他容易找到我。」

「沒有再回古墓了？」

「就是這一次，我們七個人接到消息，矇上臉，到指定的地方由馬車接到墓地，進入古墓，接受處決。」

「平日你沒有回去看看？」沈勝衣有些奇怪，小倩的好奇心應該也很重。

小倩苦笑道：「這一次進入之後，我們才發覺是第二次到那個地方，當年我離開，眼睛是給縛着的，根本不知道什麼地方。」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等人在土藏王廟前和四位黑衣姑娘纏鬥一番，突然扎薩克逃離現場，四黑衣姑娘見狀，立刻停止戰鬥，去追扎薩克去了，王烈本想追去，但因司徒皓等人均已受傷不能行動，只好由得她們去了，王烈讓司徒皓等人暫在廟中歇着，自己和百里映紅前往金龍堡，希望能够向仇元凱替師素貞求情，來到金龍堡門口，只見仇元凱的大弟子文震宇出來告訴王烈，仇元凱不見客，王烈無法，只好拿長沙知府荊大人來壓他，仇元凱果然改變主意，讓王烈入堡向他替師素貞求情，但仇元凱不答應……

一掌幪面客　夜襲金龍堡

王烈道：「令郎不幸遇害，天下武林同道莫不寄予無限同情，仇堡主要殺她爲子報仇，這也無可厚非，只是師姑娘有孕在身，爲甚麼不等她分娩過後再來進行呢？」

仇元凱冷冷道：「你說完了沒有？」

王烈道：「晚輩要求仇堡主釋放師姑娘，不要一意孤行，鑄下大錯。」

仇元凱冷笑道：「你是來請求的？」

王烈點頭道：「是的。」

仇元凱道：「不打算以武力解決？」

王烈道：「晚輩沒這個意思。」

仇元凱道：「好，你的要求老夫已經聽到了，你可以走了！」

王烈一怔道：「仇堡主不接受？」

仇元凱斷然道：「不！」

百里映紅忍耐不住了，脫口道：「仇元凱，虧你還是個名滿天下的英雄人物，敢情是個蠻不講理的人！」

仇元凱大怒，轉對她厲聲道：「不錯！老夫就是蠻不講理，妳待如何？」

百里映紅一披嘴唇道：「不講道理，有理便成無理，從今以後，只怕沒有人再肯同情你啦！」

仇元凱仰首縱聲大笑，道：「老夫後代已絕，仇家一脈至此而休，同情與不同情，於老夫都已是無足輕重之事！」

他大笑幾聲後，突然臉色一沉，目中充滿怨恨，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如果你們不想武力解決，那就立刻給我滾出去，別再來煩我！」

百里映紅待要發作，王烈覺得不宜與他干戈相見，趕緊向百里映紅使了個眼色，接着向仇元凱趨前一步，拱手道：「仇堡主請息雷霆之怒，再聽晚輩一言。」

仇元凱似已完全失去了理性，嘿嘿冷笑道：「小子，別以爲你是『快刀翁』的孫兒老夫就不敢對你怎樣，我仇元凱一生行止無虧，老來却死了獨子，足見老天無眼，這個世界已無眞理可言，如今老夫甚麼都不怕，你還不走，莫非認爲老夫不敢殺人麼？」

王烈看出他性情大變，已非昔日的金龍堡主，故不想再跟他談下去，忙道：「好，晚輩告辭，不過晚輩誠懇的希望仇堡主冷靜一些，好好的想一想，要知這個世界公理是存在的。」

語至此，拉着百里映紅轉身便走。

仇元凱逸客的一句話是：「記住，不要再來，再來就別怪老夫不客氣了！」

王烈和百里映紅在文震宇隨行監視下出了金龍堡的大門，跨上坐騎，向路上馳去。

馳出數十丈遠，百里映紅就已忍不住，忿然道：「這個老傢伙太不講理，你還說甚麼他是肯講道理之人，狗屁！」

王烈喟然道：「看來喪子之痛對他打擊甚大，他的性情完全改變了。」

百里映紅道：「他不承認已抓到師姑娘，這可怎麼辦？」

王烈道：「那是胡說，師姑娘肯定已落在他手裏不錯。」

百里映紅問道：「你打算怎麼辦嘛？」

王烈道：「文的不成，只好來武的啦！」

百里映紅道：「那爲何要走？」

王烈苦笑道：「我的姑娘，仇元凱是當前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咱們倆合起來都不够他一頓點心，更何況他的堡中高手如雲，咱們若是正面跟他衝突，別說救人，只怕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百里映紅道：「你的意思是要回古廟去搬救兵？」

王烈沉思了一會，搖頭道：「不，可徒皓等雖然身手不弱，要與金龍堡對抗仍差了一大截，而且我看那仇元凱已失去了理性，他很可能會很快處死師姑娘，遠水救不了近火了……」

百里映紅着急道：「那你說該怎麼辦嘛！」

王烈道：「咱們倆今夜潛入金龍堡試試，要是運氣好能够找到他們囚禁師姑娘的地方，便偷偷將師姑娘救出。」

百里映紅笑道：「這是上策麼？」

王烈道：「不，這是窮餘之策，但除此而外，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百里映紅道：「好，咱們今夜去碰碰運氣！」

於是，他們縱馬馳離金龍堡的五六里地，來到一個大鎮上，投入一家客棧，匆匆略進飲食後，王烈也不管甚麼男女授受不親，拉她進入自己的房中，說道：「百里姑娘，妳聽過臨陣磨槍這句話沒有？」

百里映紅道：「聽過呀！」

王烈道：「那麼，咱們趕快來磨一磨，看能不能在今夜派上用場。」

說着，取出棋王贈送的劍譜。

這部劍譜從棋王手中接過來已有兩天的時間，王烈這還是首次打開來看，但見劍譜封面上寫着幾個篆字，他左看右看弄不懂，不由得眉頭一皺道：「掃興，我可看不懂篆字……」

百里映紅一見那劍譜，臉色一變道：「這劍譜你從何得來？」

王烈含糊道：「一個人送給我的。」

「誰？」

「一位風塵異人。」

「棋王？」

「不是。」

「到底是誰？」

「一位不知其姓名的風塵異人。」

百里映紅對他的回答很不滿意，從他手上拿過劍譜，表情嚴肅地道：「是不是我娘？」

王烈啞笑道：「妳看是麼？」

百里映紅指着劍譜封面上的五個篆字，問道：「這五個篆字你看不懂？」

王烈道：「正是，草篆曉死人，我看不懂。」

百里映紅道：「這五個字叫『密宗精神劍』！」

王烈經她一說，才看出那五個字果然是「密宗精神劍」，不禁大喜道：「敢情你看得懂篆字，這太好了，免得我大傷腦筋。」

百里映紅道：「我不但看得懂，而且還聽說過這門劍法。」

王烈問道：「聽誰說的？」

百里映紅道：「聽我娘說的。」

王烈「哦」了一聲，心中暗忖道：「如此看來，她母親慧圓與棋王的關係確實是很不尋常，但不知當年她是怎麼離開他的？」

百里映紅凝視着他道：「王烈，關於我娘與棋王的關係，我已經猜出八成了，你何必再瞞着我呢？」

王烈聳聳肩道：「我答應他不提這些事情，如果妳已猜出八成，那就不要逼我說出了。」

百里映紅道：「這部劍譜，到底是棋王送的還是我娘送的？」

王烈問道：「妳娘也有這樣一部劍譜麼？」

百里映紅道：「我沒見過，不過她曾不只一次提到這門劍法，她說從古至今，最上乘的劍法莫過於『密宗精神劍』。」

王烈道：「妳娘練成了這門劍法？」

百里映紅搖頭道：「不知道，當我追問甚麼是『密宗精神劍』時，她又不肯多說，所以我對這門劍法所知不多，僅知這門劍法是以精神力來發劍的，與一般劍法截然不同。」

「所謂以精神來發劍，是怎麼個情形呢？」

「密宗有五大超能力，即是無我力，精神力，遠知力，心眼力，神通力，當你修練成這五項超能力時，你差不多就已是個神仙了。」

「所謂無我力，精神力，遠知力，心眼力，神通力又是甚麼玩意？」

「我娘約略提過，只是我聽不大懂，好像『無我力』類似老僧入定那種境界，『精神力』則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這裏面講究的是加持與祈禱，加就是借別人的力量加在自己的身上，持就是持別人的力量與自己的力量互相融合，形成一股更大的力量，『遠知力』則是能預知未來，記得我娘說過甚麼『入我我入』和『佛心即我心，我心即佛心』之類的話，我也攪不清楚要怎麼樣修練才能够達到這種『遠知力』……」

王烈想起司徒皓被飛刀所傷的事，不由點點頭道：「那位棋王預言司徒皓有刀傷之災，結果果然應驗，大概這就是『遠知力』吧？」

百里映紅道：「正是，還有『心眼力』則是一種透視的能力，以心爲眼透視一切，據說修煉到最高境界時，能以心眼之力馴服人畜，使人無力反抗。」

王烈道：「神通力呢？」

百里映紅道：「神通則，通神也。」

王烈笑着說道：「對不起，我聽不懂你這些文縐縐的語言，用簡單的話來形容吧。」

百里映紅問道：「你見過乩童麼？」

王烈點頭道：「見過。」

百里映紅道：「神通力便和乩童相似，能與神佛或死人溝通。」

王烈搖了搖頭道：「太玄了，我不相信。」

百里映紅道：「老實說，我也不太相信這些事，不過以棋王的本領來看，又好像有那麼一回事。」

她說到這裏，翻開劍譜來看，忽然噗哧一笑道：「我看……你想臨陣磨槍是不可能的事了。」

王烈靠近她身邊，與她共同看那劍譜，但見劍譜上均是密密麻麻的小篆字，不禁愕然道：「要命，這那裏看得懂？」

百里映紅一直翻到最後的幾頁，才見到三幅圖解，那是三種不同的劍招，畫着一個喇嘛舞劍的姿式，她見了微微一笑道：「這門劍法，我不用看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

王烈大驚道：「妳已明白了？」

百里映紅笑道：「不錯，不過要練成這門『密宗精神劍』，最快也要十年。」

王烈一呆道：「怎麼說？」

百里映紅道：「這門劍法只有三種不同的招式，一看就明白，但是要練成它却不簡單，換言之，這門劍法的威力全在於精神的運用，只要修練成精神力，即可運用自如，但要練成精神力却不容易，沒有十年工夫，不可能有成。」

王烈呆望着她手上的劍譜，問道：「前面的文字是教導人如何修煉精神力？」

百里映紅點頭道：「是的。」

王烈嘆了口氣，意興闌珊道：「若是如此，妳留着慢慢看吧，我可不耐煩練甚麼精神力，我的精神快要崩潰啦。」

百里映紅收下劍譜，含笑道：「將來有時間，我先將篆字改成正楷給你看，咱們慢慢琢磨，說不定能够練成舉世無敵的劍法呢。」

王烈道：「好，現在妳回房去歇歇，

養足精神，今夜二更，咱們去金龍堡碰碰運氣。」

× × ×

三更將至，他們已悄然抵達雲溪金龍堡附近的一處山坡上。

一眼望去，偌大的金龍堡只見幾點燈光，似乎全堡的人十有八九均已進入了夢鄉之中。

王烈站在山坡上遙望整個金龍堡的形勢，但因堡中房舍不下百間，實在無法觀測出師素貞被囚禁的地點，便向百里映紅低聲道：「咱們先去堡後看看，若能逮到一個人，便可迫他說出師姑娘被囚禁的地點，妳看如何？」

百里映紅點頭同意。

於是，兩人走下山坡，一路矮身潛行，悄悄的來到金龍堡的後面，却見堡後隔着一條寬大的溪流，要渡過溪流才能接近堡後的圍牆，王烈拾了一顆石子投入溪流，測出溪水頗深，不禁眉頭一皺，低聲道：「溪水相當深，要泅水過去才行……」

他感到爲難的是，泅水過去之後，全身衣服濕塌塌的，行動極爲不便。

百里映紅知其心意，微微一笑道：「不必泅水，咱們施展輕功飛越過去。」

王烈道：「妳看那溪流寬達七八丈，怎能一越而過？」

百里映紅道：「我有辦法。」

她在附近打了一轉，檢到兩塊木頭，把其中一塊遞給王烈，輕笑道：「你看我施展。」

說着，將木頭扔入溪流，隨即飛身掠去。

木頭落在溪流的中間時，她的身子也到了溪流中間，只見她右足在那木頭上一點，嬌軀再度竄起，一掠四丈餘，安全落到對岸上，身手輕靈極了。

王烈很高興，當即如法施爲，也輕輕鬆鬆的越到對岸。

堡後圍牆，就在眼前。

他們提輕腳步走到圍牆下，正是要攀上牆頭窺視堡中情形，百里映紅忽然輕輕拉他一下，低聲道：「有人來了。」

王烈也同時發現情況，連忙矮身沿着圍牆疾行，百里映紅緊隨着其後，兩人在牆下矮行，月光照不到，故未被「來人」發現。

所謂「來人」，不是從金龍堡出來的人，而是從溪流那邊過來的人。

那是一羣夜行人，約有二十人之多，也像他們一樣利用木頭渡溪，一個個飛過溪流，來到了金龍堡後面的圍牆下。

幸好他們選擇渡溪的地點距王烈二人有十幾丈遠，加上王烈二人發現得早而先行躲避，故沒有碰在一起。

這羣夜行人顯然不是金龍堡的人，因爲他們行動鬼祟，跟王烈二人一樣。

這時，王烈和百里映紅已蹲伏在距他們二十幾丈遠的牆下，看出他們不是金龍堡的武士，王烈大感驚異，向百里映紅附耳道：「眞妙，敢情今夜想進入金龍堡的幹上了。」

王烈道：「快去看看。」

兩人揀月光照不到的黑暗地帶快速挺進，奔過一片寬廣的空地，撲到一間草房前，發現裏面堆着許多柴薪，原來是一間柴房。」

這間柴房單獨坐落在靠近廚房的地方，距堡中庭院尚有幾十丈遠，他們縱上房頂舉目望去，但見堡中房舍如林，却只聽到打鬥聲而不見打鬥之人，王烈心知尚未到達金龍堡的心臟地帶，正要與百里映紅前往挺進，忽然聽到堡中傳來「咚！咚！咚！」三聲鼓響，而就在第三聲鼓響過後，驀地全堡沖起一大片燈光，似有幾百盞燈同時亮起，頓時將全堡照得如同白晝！

接着，有人發出一聲嘹亮的長笑：「諸位朋友駕臨金龍堡，何必如此鬼鬼祟祟？若是瞧得起我仇元凱，請一起到演武場來相見。」

發話的，正是金龍堡主仇元凱！

但是，侵入堡中的二十個蒙面夜行人顯然無意與仇元凱正面相見，從堡中各處傳來的打鬥聲並未停止下來，兵器碰擊和怒叱聲仍然此起彼落，情勢已是無法控制了。

王烈和百里映紅想向前看個明白，一見堡中燈光大亮，便不敢造次，剛好又見一條黑影朝柴房這邊疾撲而來，兩人趕緊翻身落地，竄入柴房中，躲入一堆柴薪後面。

剛剛藏好身形，便見一人仗劍進入柴房，赫然竟是金龍堡主仇元凱！

王烈一見是他，心頭微震，驚忖道：「奇怪，他的堡中來了一批敵人，他身爲堡主不去堡中督戰，却跑來柴房幹麼？」

他知道仇元凱功力深厚無比，耳目極爲靈利，故大氣也不敢喘出一聲，屏息靜氣的隱伏着。

只見仇元凱神情嚴厲，目中閃動着憾人心魄的銳芒，仗劍在柴房狹窄的走道上來回走了一圈，隨即快步走了出去。

不，他沒有離去，走到柴房門口，竟在門口橫劍而立。

王烈一顆心撲撲直跳，又暗忖道：「我的天！他這是甚麼意思？莫非已發現我和百里映紅躲在這裏吧？不，他若發現這柴房裏躲着人，早就出劍攻擊了，那有跟我做要之理？」

百里映紅也是滿腹疑惑，但因仇元凱站立之處距離他們太近了，她不敢開口與王烈交談，便在王烈的背上寫道：「他守着這柴房幹麼？」

王烈搖頭表示不知道。

百里映紅又寫道：「是不是這柴房中收藏很珍貴的東西。」

王烈覺得不可能，因爲金龍堡太大了，如是珍貴物品，說甚麼也不可能藏放在這易爲外人侵入的柴房中，故又搖搖頭。

百里映紅再寫道：「或者他已發現咱們在此，故意跟咱們開玩笑？」

王烈又搖頭。

百里映紅又寫道：「咱們已成了甕中之鱉，如何是好？」

王烈輕輕拉過她的手，在她掌心上寫道：「耐心等着，一定有好戲可看。」

這時，忽聽一陣衣袂聲響，繼聞站在柴房門口的仇元凱吼聲道：「震宇，情況怎麼樣了？」

原來他的大弟子文震宇趕過來了，只聽他回答道：「師父請放心，弟子已下令佈下千劍陣，他們插翼難飛了！」

仇元凱輕哼了一聲道：「是姓趙的派來的人吧？」

文震宇道：「八成不錯。」

仇元凱冷笑道：「當中有無趙池或他的兒子在內？」

文震宇道：「來人一共二十個，都蒙着臉，而且故意使用鬼頭刀，弟子一時還看不出來。」

仇元凱道：「你快去指揮，一個都不准被逃掉。」

文震宇應聲而出。

藏身於柴房中的王烈，聽他們斷定來人是百劍堡的劍士，心中大爲震驚疑惑，暗忖道：「是趙池派來的人？趙池派出門下高手夜襲金龍堡，目的何在？」

他覺得這是個重大的發現，因爲金龍堡與百劍堡雖無友誼可言，向來却是河水不犯井水，而今趙池竟然派出二十個門下高手夜襲金龍堡，若無重大目的，絕不敢出此，若能查出趙池的目的，對緝捕殺害趙南星的兇手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再深入一想，他認爲要知道趙池此項行動的目的並不難，眼下侵入金龍堡的二十個人如是百劍堡的高手，不論他們劍術有多高，要想完成任務和全體安然撤退是不太可能的，只要有一人落入金龍堡的手中，就可問出他們此來的目的，問題就在自己——當仇元凱在進行拷問時，自己能不能有機會在一旁窺聽？

正在想着這個問題，忽見柴房外面出現了燈光，同時聽得一片雜亂的脚步聲從堡中响到了柴房外面的空地上——

「二代弟子，速佈千劍陣！」

有人大聲呌喝，又見燈光到處幌動，脚步聲亂成一片，似有數百人在空地上奔跑。

只聽仇元凱沉聲道：「逸弟，情況如何？」

他口中的「逸弟」即是副堡主「雲龍三現爪歐陽逸」——

「大哥，咱們傷亡各一，他們也有三人受傷，正在往這邊撤退！」

「好，下令熄燈！」

「是！」

可能「雲龍三現爪歐陽逸」打出了熄燈的號令，隨見空地上燈光俱熄，恢復爲黑暗的夜色。

然後不久，打門聲已漸漸迫近，好像二十個蒙面人已敵擋不住金龍堡衆多的劍士的圍攻，正在且戰且走，往堡後這邊撤退。

王烈心中暗喜，心想金龍堡的二代弟子若能够將那二十人圍困在柴房外面的空地上，自己便可以從他們的談話中得知一切。」

百里映紅又在他背上寫道：「你見識過他們金龍堡的『千劍陣』沒有？」

王烈搖搖頭，拉着她的手寫道：「聽說很是厲害，任何武林高手一旦陷入那『千劍陣』，就如飛蟲撞上蜘蛛網，死路一條。」

百里映紅寫道：「咱們躲在這柴房中，遲早會被發現，如何是好？」

王烈寫道：「別怕，仇元凱只注意那批人，短時間內不會發現咱們在此。」

倏地，一片喝叱响到外面的空地上，喝叱聲中交織着震耳欲聾的兵器碰擊聲响，也就在這時，原已熄滅的燈光忽然又亮了。

燈光一亮，打門聲突然靜止下來。

只聽仇元凱冷冷說道：「諸位朋友若自認闖得出本堡的『千劍陣』不妨動手闖闖看，否則就立刻棄械投降。」

空地上一片死靜。

仇元凱又道：「沒有人願意回答老夫的話麼？」

沒人回答。

仇元凱嘿嘿冷笑道：「好，諸位夜襲本堡，既不說明來意，也不表明身份，既然如此，就莫怪老夫對你們不客氣了。」

好像仇元凱已下達了命令，空地上隨即响起一陣又一陣的脚步移動聲，不看可知金龍堡的「千劍陣」已開始發動了。

果然，激戰又起，刀劍撞擊的聲音似連珠炮般响了起來。

王烈和百里映紅藏身的柴房堆後面不在對門之處，而且仇元凱一直挺立在柴房門口，因此他們看不見外面打門的情形，只能從打門的聲音判斷一些情況，他們傾耳諦聽了一會，聽出那批人正在奮力突圍，但却沒有一人能够逃出「千劍陣」的攻擊……

百里映紅又在王烈的背上寫道：「百劍堡的高手今夜恐怕要全軍覆沒了。」

王烈點點頭，也在她手上寫道：「仇元凱明知他們是百劍堡的人，却不願當面揭破，這表示仇元凱有意殲滅他們，不留一個活口呢。」

百里映紅寫道：「仇元凱和趙池有過

節？」

王烈寫道：「沒聽說過，不過師抱貞和仇元凱好像都很憎恨趙池這個人，今天仇元凱逮到機會，自然不肯放過了。」

百里映紅寫道：「百劍堡的高手夜襲金龍堡必有目的，他們爲什麼不說明來意呢？」

王烈寫道：「正是，這一點的確有點奇怪。」

百里映紅寫道：「是否百劍堡想搶奪金龍堡的某種東西？」

王烈寫道：「也許此項行動與師素貞有關。」

百里映紅寫道：「莫非百劍堡已知師素貞落入金龍堡手中，要救她出去？」

王烈寫道：「越池似乎沒有要救師素貞的理由，不過也很難說——」

剛寫到此處，空地上的搏鬥已有了結果，有個人發出一聲凄厲的慘叫。

不久，又是一聲慘叫，聽聲音似是兩人慘死在「千劍陣」中。

「兄弟們，大家拚啦。」

於是，拚鬥聲更形劇烈，刀劍交鳴的聲音像緊鑼密鼓响個不停……

「啊！」

「哇！」

又有人倒下去了。

王烈對百劍堡主趙池雖無好感，但覺這樣下去死傷必甚慘重，不是武林之福，便有意現身出去排解，他把自己的意見寫出來。

百里映紅表示反對，寫道：「不成，那仇元凱很凶，他不會接受你的排解的，咱們還是躲在這裏不要動，伺機解救師素貞爲是。」

王烈正要再寫出自己的看法之際——

「失火了！」

「中院失火了！」

「大家快來救火呀。」

忽然間，從堡中傳來，這麼一片驚叫聲！

旋聞站在柴房門口的仇元凱大喝道：

「逸弟，快去看看！」

這時，空地上的戰況似起變化，可能是失火的驚叫使金龍堡的人分了心，致使百劍堡的人乘機衝出「千劍陣」的包圍，又聽仇元凱怒吼道：「快追！忙追！一個都不准跑掉。」

「追！」

「追！」

頓時，打門聲音沒有了，聽到的是奔跑聲和飛掠聲……

「崇義，慧龍！仁師！」

「弟子在！」

「你們過來。」

金龍七英中的葛崇義、王慧龍、韋仁師應聲跑到仇元凱跟前。

「你們三人守着此處，待爲師去中院看看。」

「是！」

於是，仇元凱身形一幌，頓時不見，換上葛、王、韋三人伏劍守在柴房門口。

王烈一見這情形，便在百里映紅的手上寫道：「看情形，這柴房中確然隱藏着甚麼秘密。」

百里映紅寫道：「會不會是他們把師素貞囚禁在這柴房中？」

王烈視綫開始在柴房中巡視，但見一堆一堆的乾柴堆放整齊，此外就是一些粗重的器具擺在靠門之處，一切顯示這是一間很普通的柴房，不像是可以囚禁人的地方，故心中甚是困惑。

百里映紅又寫道：「咱們怎麼辦？」

王烈沉思片刻，寫道：「既然誤打誤撞進入此處，索性就躲着不動，等着看會不會發生甚麼事，妳看如何？」

百里映紅寫道：「何不出其不意制服門口那三人？」

王烈搖了搖頭，寫道：「不可，萬一失敗了，就再無機會窺出這柴房中的秘密了。」

「可是，咱們也不能在此躲藏太久，天亮之後，只怕就躲不住了。」

「我看不必等到天亮……」

兩人正在「筆談」間，忽聽一人道：「葛師兄，這人還沒斷氣怎麼處置他？」

站在柴房門口的葛崇義問道：「他傷勢如何？」

那人答道：「他腰上中了一劍，流血不止，若要活口，須得立刻爲他止血。」

葛崇義道：「剛才在堡中已逮到了兩個活口，這一個不管他了。」

那人應聲走開了。

王慧龍開口道：「他媽的，敢情他們使的是『聲東擊西』的詭計！」

韋仁師道：「你是說：除了他們二十人之外，另有人潛入本堡？」

王慧龍說道：「不然，中院怎麼會失火？」

葛崇義輕咳一聲道：「二代弟子的『千劍陣』還是不行，一聽失火，竟然陣脚大亂，太沉不住氣了。」

韋仁師笑道：「好在他們甚麼也沒得到，反而折了七人，這叫偷鷄不着蝕把米……哈哈哈……」

王慧龍笑道：「不錯，姓趙的這一招實在不高明，他把咱們金龍堡看扁了。」

韋仁師道：「前天他要求釋放師素貞，說師素貞腹中那塊肉是他們趙家的骨肉……哼，他姓趙的居然還想要師素貞腹中那塊肉。」

聽到這話，王烈和百里映紅才明白今夜趙池派人夜襲金龍堡敢情也是爲了想救師素貞出去，兩人都不禁感動起來。

百里映紅寫道：「這麼看來，趙池這個人還不算太壞，他已經想到師素貞腹中那塊肉是他兒子趙南星的骨肉呢？」

王烈點了點頭，寫道：「正是，一向正直的仇元凱，這回反而表現得太沒人情了。」

忽聽仇元凱的聲音又在柴房外响起：

「火勢已被撲滅，你們三人快去追敵！」

「有沒有逮到縱火之人？」

「沒有。」

「他可能還躲在堡中呢。」

「已搜索過，未發現來人踪影，可能已逃出去了，你們快追下去吧！」

「是。」

葛崇義、王慧龍、韋仁師三人躬身一禮，便即縱身飛去。

（未完）

超人傳奇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假面人

前文提要：

團，其目的何在，警方仍未知其底蘊，雖然用千方百計試圖偵察追踪都不成功，而且發展到在市長官邸內作案，將市長兒子羅拔綁票，複製假羅拔以亂眞，幸好泰萊和超人及時將羅拔槍殺，救回市長夫人一命，雷博士見假羅拔久未回電話，另派E字五號假扮市長保鏢金啓，到市長官邸刺探實情，E字五號先到金啓情婦蘇絲工作的酒吧去，從蘇絲口中知道金啓晚上十二時來接她下班，雷博士已安排人馬等候，此時金啓來到酒吧；已知不妙，竄進電話間去，準備報警……

爾虞我詐　深闊虎穴

金啓關上了電話間的門，立即致電話給泰萊警司的臨時指揮部，因爲這是他們事先的默契。

泰萊警司知道有人冒充金啓，靈機一觸，又想到出了一個妙計來。

泰萊警司領導下的特別小組，就在市長官邸之內設下了臨時指揮部，超人則在裏面進行一項緊急的僞裝——因爲超人的身裁、高度都與市長的兒子羅拔差不多，所以足智多謀的泰萊警司便希望利用他去救出羅拔來。

想不到在這時候接得市長保鏢金啓的電話，懷疑會有人對他不利，可能有人要冒充他。

於是，泰萊立刻展開部署，他一邊派人趕到酒吧去，對市長保鏢金啓面授機宜，一邊在途中親自指揮，設下了一個「陷阱」。

時間到了將近午夜十二時，蘇絲若無其事地下班，歡天喜地的，與金啓離開了酒吧！

酒吧門外，佈下了不少雷博士的人，他們看見金啓與蘇絲一齊由酒吧裏面出來，正想動手，却來了一輛警車。但看情形只是偶然的，兩者無並關連，不過亦足以令到雷博士的人不敢輕舉妄動。

金啓開着他的車子載住蘇絲到海傍去，雷博士的人看看警車並沒有跟上來，立即就透過無綫電對講機，加緊追踪上去，準備採取行動。

金啓的反應也够快，他顯然也發覺情形有些不對——其實他早已發覺，現在要做的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雷博士的人眼看勢色不對，立刻加緊追了上去！

金啓和他的女朋友蘇絲都綁上了安全帶，海傍大道一帶晚上的車輛不多，他們可以將車子開得很快，但對方的車子開得更快！如此一追一逐，自然驚險百出！

突然之間，雷博士手下有一輛車開得飛快，迅速越過了金啓的汽車，眼看就要截停他！

驀地「轟隆」一聲！金啓的車子突然之間失去了控制，撞向右邊海傍一處建築地盤，衝破了圍繞住地盤的木板，闖進了地盤裏面去！地盤的另一邊就是大海。

雷博士的手下們大吃一驚！

當他們落車走進地盤裏面去的時候，只見黑夜的海面之上，正有一輛汽車在緩漸沉沒中。想必是金啓那一輛汽車無疑。

雷博士的人担心警方人員聞訊趕來查究，於是匆匆離開了地盤。

「這兒夜靜人渺，看來金啓和他的女朋友已無生還希望了。」一名頭目吩咐假扮金啓的「E字五號」，又說：「我們依照原來計劃行事吧！無綫電對講機準備好了沒有？」

「E字五號」充滿信心地說：「都準備好了！」

那個負責指揮的頭目於是一邊對「E字五號」道：「你駕車出發吧！必須見機行事，總部等你消息！」

「E字五號」開車走了。然而那一班人還未走；只見那個負責指揮的頭目吩咐部份手下乘坐另一輛汽車匆匆離開了現場，而那頭目則親自帶領數名大漢，登上海傍大道上的一條行人天橋去！

原來那頭目仍在担心金啓有生還的希望；他要看看沉入海中的汽車裏是否有人浮游上海面來。假如有的話，不管他是金啓，抑或是他的女友蘇絲，亦會把他們一一殺掉！

其實一切佈局都只不過是由泰萊警司親自策劃的。

海傍那個地盤，是屬於政府工務局的，暫時以木板間隔起來，以防有人亂倒垃圾，因爲有些建築公司的泥頭車往往貪近便，將一些垃圾倒在空地之上。所以工務局以木板令它與馬路分隔起來。

泰萊警司是個天才導演，他一邊派人混入酒吧暗中通知金啓，一邊親自帶了一批「道具人才」到這兒來，先將木板鋸至半斷——也就是做到「一撞即斷」的程度。這樣，危險性自然就可以減到最低。拍電影的幕後眞相也不過如此這般而已。

另一方面，地盤裏面，緊貼着的是一幢未完成的建築物——那是一間規模相當龐大的大酒店，但晚上是不施工的。酒店內有地牢，另有行人隧道可以通往對面馬路，因爲那是交通要道——這海傍大道每在日間顯得十分之繁忙！所以建築師爲方便他日酒店住客，便另建一條地下行人隧道，讓住客可以不必離開酒店，亦可以由地底通過海傍大道到對面馬路去。

想不到這一項設計，正好又給泰萊警司帶來了方便。他一方面派人在未完成的酒店樓下——亦即與隔隣地盤平衡的地面之上，準備好一架汽車，那汽車的顏色、款式均與金啓的座駕車相同。但車內沒有人，只安裝上一副自動駕駛儀器，在黑暗中海邊候命！

就憑着這巧妙安排，他們終於上演了一幕偷龍轉鳳的特技飛車墮海「接鏡」——那就是當金啓和女友蘇絲的汽車表面上「失去了控制」，撞毀地盤木牆之後，金啓很有默契地，把他的車子開入酒店樓下；而同一時間，一輛與他的汽車同一款式，同一顏色的無人駕駛汽車，就在專家的操縱下，自動衝入海去！

整個過程就像拍片一樣，非常逼眞！

正是由於一切佈置得十分妥當，配合得天衣無縫，可以稱得上是全無破綻，所以雷博士那班手下至今仍然以爲金啓和他的女友勢必活活溺斃！

泰萊警司和他的手下們看見大功告成，立即由酒店地牢下面的行人通道分批撤離現場；但是，爲防萬一起見，泰萊警司仍派了二名僞裝爲地盤武裝司閘人員的便衣探員在場把守。因爲金啓那一輛車子雖然已經立即被人用深色油布掩蓋起來，但仍防對方派人深入調查。

當然，如果雷博士的人萬一心裏生疑的話，可能有大批人馬强闖地盤，那時二名武裝探員只怕亦會無能爲力。但是，泰萊警司做事一向周密，他讓二名探員帶備了無綫電通訊儀器，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隣近的巡邏警車就會迅速聞訊趕來增援。所以，泰萊覺得他這一場「好戲」絕不可能有破綻的。

現在只差在市長官邸那邊不知怎麼辦，因爲泰萊警司從金啓的電話中，已經可以意會得到雷博士千方百計想再派人冒充市長保鏢混入去，深信必然是另有企圖。

於是泰萊警司又匆匆帶着金啓等人，趕返市長的官邸去！

當然，他們在這方面也做得不但十分之技巧，還分批乘坐不同的車輛回去，以免引起對方的疑心。

× × ×

在泰萊警司等人，未返回市長官邸之前。一輛計程車被警員截停；那是被派在市長官邸內外戒備的全副武裝警員。

「E字五號」冒充的假金啓，剛由計程車出來。二名警員截住他盤問，雖然他力稱是市長的私人保鏢金啓，但警員仍然要他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E字五號」神定態閒，出示一張上面有彩照的電腦磁性咭——這的確又是金啓所擁有的證件，怎麼又會落入「E字五號」的手中？

原來雷博士早已派人到酒吧之內活動，施展空空妙手，先把金啓的證件扒去。以防萬一離開酒吧之後，沒有機會「生擒」金啓，就會揀一處僻靜的街道開槍射殺他。如此一來，仍然有一張完整的證件可用。

以金啓的身手和敏感，當不可能讓對方輕易得手的，但是，既然泰萊警司的密令已到，金啓當然又會詐醉讓對方較易得手。

這時候，一名警長又由那邊過來！

警長故意和假金啓招呼，假金啓果然作威作福地，一手將證件取了回來。然後與警長一邊招呼，一邊昂然進入市長的官邸裏面去。其他警員自然不敢再留難。

其實這位警長根本未見過市長的保鏢金啓，剛才那種方式的試探，只表示這「金啓」百份之一百是假的。

他當然不會是眞的金啓，只是「E字五號」——雷博士的一名手下。由於事前他已充份了解市長官邸內的情形，所以入屋後，他便逕自走向自己的宿舍去！在這過程中，他又打開了隨身携備的無綫電對講機，悄悄報告他的行踪，對雷博士表示

已安然抵埗！

「E字五號」進入一間房——按照他由電腦資料中所得，這一間正是他在市長官邸內的宿舍。

房間裏果然有金啓的照片以及衣物等等，還有一瓶洋酒放在床几之上。「E字五號」靈機一觸，扭開了瓶蓋，喝了一口酒，目的是找個藉口而已。

門外走廊上傳來一陣脚步聲，「E字五號」立刻把握時機，開門出去。

一名男子剛剛在他房門外走過，「E字五號」詐醉叫住他道：「喂——請等一等！」

那男人回過頭來道：「噢！金啓，怎麼是你？」他站住了脚：「你不是出去了嗎？」

「E字五號」先打了一個酒寒：「我喝多了一點酒，所以回來休息。你可以進來一會兒嗎？」

那男子猶猶疑疑，但終於也進了金啓的房間來了。

「你不舒服了嗎？」那男子很關心地問。

「E字五號」拍拍床緣：「坐下來，讓我們聊聊天吧！」然後他又說：「我本來有個任務，就是保護大少爺的。但是，羅拔他——」

那男人笑道：「你太大意了，大少爺回來後，市長夫婦十分緊張，已將他秘密送到另一處地方，以免歹徒有所乘。你怎麼一些也不知道？」

「E字五號」一怔：「他在何處？唉！我眞糊塗！」

「那是高度秘密，我也不知道。你有任務，市長應該告訴你才對啊！」

「是的，但我被酒誤了事，現在無法回到崗位去。唉！怎麼辦呢？」他又故意問：「有誰知道嗎？你可以幫幫我？我不想市長生氣啊。」

那男子想了想，還是苦笑搖頭：「我想我無能爲力了，因爲大少爺根本不在這裏面。這樣吧，你在這裏休息，希望早些清醒起來，有消息我立即來告訴你。」

「E字五號」態度强硬，他說：「如果犧牲我一個人，而令到全體非法移民成爲合法居民的話，那是值得的。」

泰萊警司道：「問題却是：別說犧牲你一個人，即使再犧牲更多人，你的夢想仍無法實現，因爲這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切法律都無非爲了保障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設。現在就請你告訴我：市長的兒子羅拔，現囚在何處？」

「他是我們的皇牌，我決不會告訴你的。」

「好吧！那麼你等着瞧好了。」泰萊警司向他的手下遞了一個眼色：「E字五號」隨即被人帶走！

「E字五號」被囚在一間密室之內，那是一間地下室，沒有窗門，也沒有燈光，他彷彿置身於地獄之下。

「E字五號」又餓又渴，在黑暗中反感到寒氣迫人：他明知這是泰萊警司的刑罰之一，他惟有咬實牙齦去抵受。於是他縮作一團，蹲在一角。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只知道「E字五號」快要凍得昏迷過去了。

突然之間有人在鐵門之上「格格格」，我們一班非法移民，一定要達到目的爲止！」

泰萊警司對「E字五號」冷然一笑道：「我本來不必再問什麼，因爲你在無綫電通話中已表露無遺，但是，我現在却給你一條生路，如果你肯徹底和我們警方合作的話，我會放你一馬！將來在法庭上，可以將你改作控方的證人之一，你不妨仔細考慮一下！」

泰萊警司從竊聽中發覺，「E字五號」與眞正的金啓聲綫極似，所以立即示意令按掣，令到房間裏面的迷魂氣體噴射出來，讓「E字五號」昏迷。

泰萊警司從竊聽中發覺，「E字五號」進入市長官邸後立即動手捕人，但是，那樣可能令到「E字五號」在被捕之際，暗中按動通訊器中的機掣，那時雷博士方面，就會知道出了事，可能會把事情弄巧反拙。

但現在這樣，泰萊不但知道了「E字五號」的任務企圖，還可以令「E字五號」在全無反抗和掙扎的情況下被捕。難怪他瞠目結舌了！

泰萊警司警告「E字五號」道：「如果你想活命的話，一定要講眞話。雷博士是否要你找尋假羅拔之所在？」

「E字五號」說道：「你嚇不倒我的

地，輕輕敲着。

「喂！E字五號！」一個男子的聲音由門外低叫。

「E字五號」彷彿注射了一支興奮劑，立刻奮勇站立起來，摸索着走近門去！然後沉聲問道：「誰？」

「我是D字一號，我來救你的。」然後鐵門眞的打開了。有人亮起了一支手電筒，出現眼前的人，正是假羅拔——最低限度「E字五號」以爲他是雷博士派來的假羅拔：其實，他只是超人冒充的「D字一號」，亦即假上假。

超人發覺「E字五號」差不多凍殭了，所以話也不跟他多講半句，便一手摻扶住他，一手持手電筒，帶他出去。

當他們經過地牢門口時，只見一名武裝守衞「昏倒」地上——當然，這是超人的一種設計而已。表示他是擊昏了守衞之後才來救出「E字五號」的。

「E字五號」又倦又凍，超人幫着他進入一輛汽車裏面去。然後問他：「你的無綫電通話機呢？」

「被他們拿走了！」E字五號有氣無力地說。

超人於是打開他身邊的一副無綫電通話機——其實這才是屬於「E字五號」所有，只不過泰萊警司把它交給超人使用而已。

超人對「E字五號」說謊道：「我偷取地牢的鎖匙時，順手也把這通話機拿走了。我認得這是我們常用的那一種通話機。對吧？」

「E字五號」瞥了一眼，隨即點點頭：「這正是我的。」他有氣無力的，幾乎半句話也不想多說。

超人則打開那副無綫電通話機，與雷博士總部的人通話：「我是D字一號，請立即回話。」

雷博士總部的人收到訊號後，果然立刻回話：「D字一號，你怎麼啦？報告你的位置。」

超人道：「我剛救出了E字五號，請博士立即給我指示。」其實超人知道冒充假羅拔的人就是「D字一號」，也只不過是不久之前的事，那時候，雷博士正在無綫電通話機中指示「E字五號」查出「D字一號」之所在。想不到現在要人去救的却是「E字五號」。

雷博士的聲音很快就出現無綫電通話機之內：「D字一號，你怎麼啦？」

超人道：「市長並不在官邸之內，你不該派E字五號混入來，他已被人識破，還好我發覺及時，現在總算把他救了出來。正等待你的指示。」

「我派E字五號混入去，是爲了探索你的訊息。」

「在這裏實在一言難盡！」超人惟恐講多錯多。「讓我們見面再交代好不好？E字五號現在十分疲弱，我想首先把他送回總部。」

「好吧！你小心一點！」雷博士道。

超人說道：「我會的，你放心吧！博士。」

超人一邊關掉通話機，一邊開車。其實雷博士的總部在何處，他根本不知道，所以就惟有依靠身邊的「E字五號」了。

「E字五號」也有如從噩夢中醒來，希望盡快回到雷博士總部去，因爲他又凍、又餓、又倦。目前雖被「同黨」救了出來，還是一些兒安全感也沒有。

超人一邊開車，一邊以「D字一號」的身份問他：「你還認得如何回去嗎？」

「E字五號」怔了一怔：「怎麼？你不認得麼？」

還好超人早有了心理準備：「我被人送到市長官邸門口附近才落車的，根本不知道如何走那條路。」

「嗯——」E字五號指指北面：「先駛往北部出路去吧，到了一條分岔路時，我自會告訴你如何走了。」

超人心中暗喜！

同時他偷偷望向倒後鏡，泰萊警司等人的車子也跟在後面。

超人在「E字五號」心目中，只不過是冒充市長兒子羅拔的「D字一號」——一般情況下，這種假面人都是來自外地的非法移民；既然是初到貴境，對當地的環境陌生，亦理所當然的事。所以超人說認不得出雷博士總部之所在，「E字五號」是沒有理由去懷疑他的。

等到車子到了北部出路時，已是凌晨時份。

超人發覺這時候的郊區公路之上，來往車輛很少，再朝望後鏡瞥了一眼，似乎見不到泰萊警司他們的車子。他担心泰萊他們跟不上來，於是將車子的速度減慢了。同時亦乘此機會問身邊的「E字五號」：「你剛才所講的分岔小路在何處？」

「E字五號」指指前面，道：「還要往前駛，那兒有個路牌標語：前路彎曲危險，小心駕駛！」

超人心中有數。他知道泰萊警司等人在另一車子裏也必然收聽到剛才他與「E字五號」的談話，因爲這車子裏早已安裝了隱蔽的無綫電竊聽儀器，目的並非讓泰萊他們隨時隨地了解超人的處境。

終於到了分岔路口，那兒果然有個用夜光漆寫的路牌。

超人慢慢地將車子駛向左邊，那條小路的確又窄又彎曲，加上兩旁樹林密密麻麻的，令人有一種陰森的感覺。超人也不由自主地怔了一怔！

超人當時心裏想：他和泰萊警司的計劃已經逐步逐步接近成功了。下一步他就要面對一項挑戰，面對强敵——雷博士以及他的手下們。除了要救出市長的兒子羅拔之外，自然就是要徹底摧毀雷博士的總部。

突然之間，那無綫電通話機發出了訊號聲，紅燈一閃一閃的，令到超人不由得暗吃一驚！

超人正想放過那具無綫電通話機，但是，「E字五號」却先一步跑了過去。

「什麼事？」「E字五號」打開機掣就問。

「停車！」無綫電通話機中傳出了命令！

「E字五號」問：「爲什麼？」

「你們這兩個糊塗虫，怎麼被人跟踪也不知道？」

超人心裏在詛咒，泰萊警司的小心果然可能誤了大事。因爲他本身不同意泰萊

警司派人接應他；他要獨闖虎穴。但是，泰萊警司却認爲對方人多勢衆，怕超人獨個兒應付不來。

現在超人惟有隨機應變道：「我們可以在這兒停車，讓他們的車子，無法再前進！」

「這是好辦法。」對方竟也同意：「你們步行吧！」

超人於是先把汽車停在路中央，但沒有熄去燈號，豈料無綫電通話機又發出了指示：「熄去所有燈號吧！讓他們諸多忖測！」

超人覺得：這兒附近一定有一個監視的傳眞系統，否則對方不可能見到車子的燈號未熄。

超人惟有照做了。

他和「E字五號」分從汽車左右兩旁，匆匆離去！

現在，超人是存心要眞眞正正的擺脫泰萊警司他們了。因爲他不希望造成「人多手脚亂，越幫越忙」的局面。所以，超人根本也不希望再與泰萊警司他們取得聯絡。

「E字五號」在昏暗的環境底下對超人道：「D字一號，跟我來吧！」

超人見到「E字五號」走進了一條小徑去！

那小徑只可以讓一個人穿過去，兩旁彷彿佈滿了荊棘。由於樹林太過密密麻麻，星光也難透過，所以這裏應該是一片黑暗才對。

但是，那小徑之上，竟有「螢火虫」似的東西，懸掛在矮林之間，閃閃生光。

超人尾隨住「E字五號」，但只走了幾步，便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站住！」那聲音明明來自身邊的矮林之間，但裏面却又見不到有人。「D字一號，你留下來吧！」

超人和「E字五號」都呆在一旁。

超人隨即悄悄地左張右望，但見不到有人。

「E字五號」回頭望住超人：「博士可能有任務給你，你就留下吧！」

超人心感不妙，揚聲問道：「爲什麼我要留下？」

豈料立即就有人回答，道：「你是假的！」

這話一經傳出，在超人聽來，簡直有如一枚炸彈！

那人又說：「你騙不了我們！也妄想魚目混珠！乖乖的回到那車子裏去，否則你會死無葬身之地。」

超人道：「我明明是D字一號，我是回來覆命的，你搞什麼花樣？」

「小子！我們有個完善的制度和方法，任何人想混入來，也難瞞天過海！」那人又說：「你想混入來救走羅拔，我們也都知道。我勸你回到市長身邊，順便帶個口訊，叫他準備他兒子的後事吧！」

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正陷於進退維谷中，泰萊他們已由那邊迫來。

超人回頭一看，只見「E字五號」已經離開他，正拔足飛奔，急急竄向樹林深處。超人情急之下，也顧不了許多，雙足一頓，黑暗中已見一條人影凌空而去，搶在「E字五號」的前頭。

「E字五號」竟然不知厲害，揮拳相向，「蓬」的一聲，擊向超人的胸膛。

超人不閃不避，讓「E字五號」的拳頭狠狠地打在他的身體之上，看來的確是愚不可及，豈料雪雪呼痛的，竟會是「E字五號」，他那隻手彷彿打在一塊鋼板之上，痛入心脾，指節的骨有如針刺。

超人冷冷地說：「乖乖的帶我去見雷博士，否則我不客氣。」說着一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E字五號」的手臂好像被一個鋼箍箍住，動也不能動，還隱隱作痛。超人又對他說道：「我要殺你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我只想找雷博士講幾句話，如果你還想活下去的話，就要徹底合作！」

這時候，泰萊警司已帶人一湧而上，急急問超人道：「這沒有事吧？」

超人埋怨泰萊：「你壞了事，看來我們又功虧一簣！」

泰萊警司道：「我看他們的巢穴必然就在這兒附近，我會通知總部，派來大隊人馬把這一帶包圍的。」

超人正轉過身去要對「E字五號」說些什麼，突然之間，站在他背後的「泰萊警司」出其不意地用力一推，令到超人身不由主地仆向前面。

前面小徑道旁有個網狀物，超人跌了進去之後，只感到有些膠水似的東西，把他渾身漿住，他越是掙扎，越覺麻煩。與此同時，超人已人在網中。

那個網好像是用尼龍繩結成的，那些糊狀物的膠水則令人想起了非洲森林中的食人花。

非洲森林有一種食人花可以出其不意地令到一個人被困在花蕊之內，慢慢吃掉他！

超人在黑暗中只覺得那個網正在吊上樹上去，而下面的「泰萊警司」等人則格格大笑！超人至此才知道又一次上當！可惜太遲了！

× × ×

超人在天旋地轉的情況底下緩緩甦醒過來，但仍感到暈眩，站不起來。

「哈哈……」一個白髮斑斑的中年人出現在超人的面前，四周還有一些其他人，每個人的表情都顯得洋洋自得的。那中年人正是雷納博士。

雷納博士的身邊，還有他的弟弟雷轟，一個身裁與樣貌俱似是泰萊警司的男子——此人正是令超人在樹林中上當的假面人之一。

然而超人現在却可以肯定，眼前這個「泰萊警司」百份之一百是假的。

雷納博士得意洋洋地笑道：「朋友，你的身手我在螢幕之上見過了，可惜，到頭來你還是棋差一着！」

雷轟在旁則冷冷地問：「你究竟是什麼人？」

超人道：「這句話似乎應該由我來問才對吧？」

雷轟很生氣：「小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的了？」他說着，就要衝過來毆打超人！

但被雷納博士一聲喝住：「不要動手！」然後他又心平氣和的，對超人仔細端詳一番，問道：「你當然不會是D字一號。我派去的假羅拔不是這副模樣兒的。不過你面部的化裝已做得不差了，只是與我的複製面譜技巧比較起來，最少還差了一大截！」

雷轟與一班大漢在旁虎視眈眈。最令超人驚奇的，就是這些人之中，有「招泉」、呂龍、崔仲賢」以及「羅拔、金啓」等人在內。

這究竟表示一些什麼？

雷納博士是一名複製面譜的專家，他大可以把每個手下的面譜製作成不同的模樣兒，爲什麼却又要按照幾個人的面型，製出有限的面譜？

超人爲了找出眞正羅拔之所在，故意對雷納博士道：「你如何能分辨出，我不是你的製作之一？」

雷納博士笑道：「如果我的技藝如此低劣，如果我的本領人人皆可做到，我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朋友。這班朋友每一個人都很服我。」

雷轟在旁，有些不耐煩地說：「我們何必跟他諸多嚕囌？這種人，最好的方法還是用武力對付！」

雷納正想說什麼，超人却存心氣氣雷轟。他說：「我覺得你像一頭蠻牛，只有一副硬骨頭，沒有腦，與博士相比，差得太遠了！」

雷轟果然怒不可抑：「我不會饒你的，小子！」

只見他撲過來，抓住超人，舉拳就狂毆。

超人存心戲弄他，不加反抗，讓他的拳頭不斷打在他的身體之上。雷轟不知道他生成一副銅皮鐵骨，越是用力毆打超人，他的拳頭就越加痛得厲害。

眨眼間功夫，雷轟已自動停止毆打超人，因爲他的拳頭已腫痛不已！

當時在旁的人包括雷納博士在內，都看得呆住了！大家都可以見得到雷轟拳如雨下，超人挺胸而立，不閃不避，換上了一般人，只怕已經吐血倒臥地上，雖不死，只怕亦會重傷。然而現在，情形却剛好相反。痛得面色蒼白的人反而是使用暴力的雷轟！

各人再看看超人，他却氣定神閒地，依舊屹立一旁。

雷轟嚇得有些身不由主地倒退兩步，他難以置信地盯實超人：「你這小子，竟然穿件護胸甲！」

超人笑道：「如果你不服氣的話，可以將我的衣服撕開，再打我一百拳！」

雷轟果然不服氣，撲到超人面前，雙手一分，「嘶」的一聲，只見超人胸前的肌肉結實，並無任何護甲之類的設備，他當堂又怔住了。

超人趁住這一剎那間，迅速將雷轟制住；雷轟雖然身裁高大，但超人的氣力更大，加上剛才的一串全力出擊下，雷轟的氣力大受影响。

超人把雷轟的手臂扭向背後，在場的人頓覺手足無措；雷納博士也在吃驚中倒退了幾步。

其他人想一湧而上，但被超人一聲喝住：「不要亂動！誰敢硬闖，老子會先令雷轟的手臂折斷！」

各大漢雖然止了步，但對超人採取包圍的態勢。

被超人制住的雷轟訥訥地說：「請你手下留情，千萬不要難爲我，我只不過是一名替身而已，並非眞正雷轟。」

超人又是一怔！他難以置信地望望被他制住的雷轟，又看看咫尺之間的雷納博士，再環顧室內各人，包括了冒充泰萊警司等人，而令他上當的那一班人，頓覺迷惑。

超人從來就未見過眞正的雷氏兄弟，叫他如何分辨出眞僞？也許是對方眼看失敗，明知不敵，所以才故弄玄虛而已！所以超人在稍爲冷靜分析之下，不但有放走雷轟，反而冷冷地說：「不管是眞是假，想活命的，就先帶我去見見市長的兒子羅拔！」

雷納博士道：「那太容易了，請跟我來！」

說着，一名大漢已把房門推開，雷納博士率先走了出去，然後才見超人押住雷轟尾隨而出，其他人等却在後面亦步亦趨的。

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雷納博士在一間房門外停住了脚步，把一枚門匙伸進了匙孔之內，房門隨即被他順手推開。超人押住雷轟過去，果然看見那間房裏面有個年青人，被囚在一列鐵枝的後面，看上去就像一個籠子。那年青人神態憔悴，他正是羅拔。

雷納博士對超人說：「你可以進去跟他談談，但却不可以將他帶走；除非市長答允我們的要求！」

超人把手上扣住的雷轟放開，走進了房間裏去。

羅拔雖然被囚禁在牢房似的鐵枝後面，但當他見了超人之後，竟然淚水直冒，紅着眼睛，哽着咽喉說道：「你可是我爸爸派來的人？」

超人實際上亦從未見過眞正的羅拔，所以他也只可以以鑑貌辨色，從一般常理去推斷，眼前這個極有可能就是眞的羅拔。超人隔住那一列鐵枝跟他招呼：「你冷靜一些吧！不必担心，我總會想辦法把你救出去的……」

豈料話猶未完，「嘭」的一聲！房門自動關上了。

超人回轉身去，只見房門緊閉，房內只有他和羅拔二人，但却被房間中央那一列鐵枝分隔開。

超人又急又氣，隔住兩條鐵枝，運足勁力一拉一扯。「力勒」一聲，那兩條粗如二指的鐵枝隨即被拉彎，中間出現了一個不規則的圓形，足可供裏面的羅拔由此攢出來！但是在這剎那之間，裏面的羅拔却呆若木鷄，他顯然是給超人的神奇力量嚇呆了。

超人却暫時沒有去理會他，只把一枝被他拉彎的鐵枝拔了出來，雙手一分，已經把彎曲的鐵枝，又在超人的兩手之間拉得畢直。

羅拔呆立一旁，彷彿看一名魔術師在表演什麼神奇魔術似的，怔怔地看得出了神。

超人把那枝粗如二指的鐵枝握在手中，對準房門門鎖的位置旁邊，用力一插，

「察」地一聲！立即現出了一個洞孔，只見超人用勁一撬，整個門鎖「錚錚」幾聲，眨眼間功夫，已被他搗毀。

超人驀地飛起一脚，「隆」然一聲！只見那扇門板像是用紙紮的，朝外飛脫跌出。

超人回頭向羅拔示意着說：「快跟我走！」

羅拔早已呆若木鷄，這時更是有如從夢中驚醒似的。

超人爲了爭取時間，回頭一手拖住羅拔，由破門中闖了出去。

只見走廊外面，冷清清的，鬼影也沒有一個。超人一時之間也弄得糊塗起來，分不出東西。他回頭問羅拔：「你可知道由那兒逃出去嗎？」

有如驚弓之鳥的羅拔，東張西望一番之後，就指住走廊的一端：「好像是由那邊出去的！」

超人於是拖住他朝東走。豈料走不上十步，突然聽到有人大聲驚叫起來：「救命啊……」

此時此地竟然有人大叫救命，事情當然絕不簡單，於是超人首先循聲找到一間房間裏去！

豈料當超人走到那房間門口時，當堂又呆住了！

那間房間之內，同樣有個鐵籠似的機關，關着一名年青男子，他的外貌、身形等等，竟然與羅拔無異！

鐵籠中的「羅拔」哀求着說：「請放我出去吧！我爸爸雖然是市長，但一切與我無關，我亦無法可以左右他的決定，你們又何必難爲我？」

超人看見他滿面淚痕，不禁又想起身邊的另一個羅拔；究竟那一個才是眞的？超人頓覺迷惑不已。

超人回頭望住身邊的羅拔；羅拔已明白了他的意思，所以他不等他開口，就說道：「裏面那個是假的，你不要上當。這是雷博士佈下的詭計！快走吧！」

然而鐵籠中的「羅拔」也凄凄楚楚地說：「請你不要相信他，我才是眞的；求求你先救我出去吧！我爸爸是當今市長，我一定會叫他好好的重賞你！」

超人不但感到進退維谷，也感到啼笑皆非。一時之間，他固然無法可以分得出誰眞誰假，也不知道究竟應該怎麼樣做才對。

超人回頭張望，只見走廊上，人影全無。

超人情急之下，忽然想起了一個問題，就是雷納博士所製造出來的這一班假面人，絕大部份都是屬於非法入境者。這些人對本市的環境固然不熟悉，就是市長官邸的情形，亦未必了解得清楚。

本來在原則上，雷博士須要那人去冒充市長兒子的話，除了他本身的條件，例如身裁的高矮肥瘦差不多之外，還要那人的聲綫差不多，更要他熟悉市長官邸的環境等等，這才符合要求。

但是，超人想起在市長官邸被殺的「D字一號」，正是因爲聲綫不像眞的羅拔而露出了破綻。因此，超人的心裏就在想：如果眼前這二人是假的，亦必有更多不像羅拔的地方，才會暫時留在這裏，沒有派出去。

超人於是靈機一觸，對身邊的羅拔說道：「你可否告訴我：你家中的情形？例如你爸爸媽媽的睡房的位置，以及一些細節等等。此外，我早已認識了你，所以我知道羅拔——當然是指眞正的羅拔，他的身體之上有一些特徵，那絕對不可以假冒的。現在——」超人說到這裏，就示意身邊的羅拔：「你先說吧！」

「我父母的臥室在後面——」

「胡說，應該是在二樓啊！」鐵籠裏的羅拔說。

超人身邊的羅拔立即辯稱：「我還未說完呢，我是說我父母的臥室應該在二樓——後座的二樓。」

鐵籠裏的羅拔氣得呱呱大叫：「什麼前座後座？你簡直胡說八道！眞是豈有此理！」

超人分別望了二人一眼，彷彿要從他們的眼神和面色中分出眞假來。就在這剎那間，超人好像有了答案。

但是他仍然問身邊的羅拔：「請你告訴我，你本人的睡房又在那兒呢？」

超人身邊的羅拔說：「嗯——在二樓，也是在二樓。」

鐵籠內的羅拔忍不住又生氣地叫道：「胡說，我的睡房明明是在樓下，你這傢伙明明是假的……」

「不要吵！」超人制止他說下去；然後又問二人道：「你們都自認是羅拔，但據我所知，眞正的羅拔，他有一個特徵在身體之上，而且，旅遊證件也要寫明白的。現在，就請你們各自說出這特徵是什麼吧。」

鐵籠裏面的羅拔立即怔住了！

超人身邊的羅拔却望望鐵籠之內，又回頭望望超人。

超人故意以手摸摸自己耳朵。他身邊的羅拔隨即說道：「我的耳朵背後，有一顆痣！」

超人立即又問他：「你的旅遊證件上面有註明嗎？」

「嗯！旅遊證件？……噢！有……有，當然有啊！」超人身邊的羅拔也是剛剛說完。

鐵籠裏面的羅拔却哈哈大笑起來。

超人故意問道：「你笑什麼？」

鐵籠裏面的羅拔說道：「他分明是非法入境者，連什麼是旅遊證件也不清楚。至於所謂特徵，我根本就沒有，如果有的話，也只有面部特徵，或者四肢殘缺才可以寫上去，耳後什麼痣　怎麼會在半身照片出現？所以我說：你根本就沒有腦。」

超人心裏有數，把身邊的羅拔一手抓住，令他轉過身來，看他耳後的「特徵」，那兒果然有顆痣——其實超人早已看過那一顆痣，所以他剛才才會用手摸耳作勢，想不到他身邊的羅拔就此上當。

換句話說：超人經此一試，已經有了答案。他身邊這個「羅拔」分明是假的。

他手起掌落，「拍拍」兩聲！那個冒充羅拔的大漢這時却老羞成怒，伸手往懷中一探，刀光一閃，一把利刀已握在手上，疾似閃電的刺向超人的胸膛！

「錚」的一聲，利刀瞬即折斷爲二；那大漢在萬分驚愕下，轉身就想走。超人

眼快，一手把他抓住。

超人略施小計，已經知道眼前被囚在鐵籠中的人就是眞的羅拔；他身邊的假羅拔眼見利刀偷襲又失手，極力希望掙扎逃脫。

但是他又怎可能敵得過超人的氣力？

超人一手抓住假羅拔，一手已將鐵籠前面的一條鐵枝拉彎，強行把假羅拔的頭部塞了入去，然後再把拉彎的鐵枝還原。如此一來，假羅拔就像上斷頭台的惰形一樣，頸部被鐵枝夾住，身體在外頭部則在籠內！這情形，自然可以令他動彈不得。

超人又在鐵籠內的另一角，把二支鐵枝拉開了一個缺口，目的無非要令裏面的眞羅拔由那缺口攢出來。

豈料就在這剎那間，突然「隆」的一聲。

鐵籠裏面的一塊地板驀地下陷，令到籠中的眞羅拔身不由主，整個人由下陷的地板滑了下去！

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立刻由鐵籠的缺口攢入去；然而這時候裏面那一塊地板正在緩緩地上升，看來就快要還原了。

換句話說，那缺口一經還原，地板就有如一個盒子的活動蓋子一樣，把眞的羅拔困在地板下面了。

因此，超人立刻跳入籠內，趁住地板還未還原之前，把雙腿先由夾縫中穿了入內——超人的目的原是要由罅縫中進入下層的地洞裏去救眞的羅拔。

但是，超人雙腿也是剛踏在上升的地板之上，地板上升的速度突然加速了。

超人眼看來不及進入地洞中去，急急以手支撐住裂縫部份；憑他天生神力，地板上升之勢頓然就此停止下來。

然而，這只不過是暫時性的，超人當然不可以永久地支撐下去。

突然之間「隆」的一聲巨响，在這斗室之內發生了刺耳的回聲之外，還可以感到一陣劇烈的震撼。

原來超人已經以他的敏捷身手，進入地洞之內。那塊地板在剎那之間失去支撐而合攏，就彷彿一扇彈簧門從一個拉門的人的手上鬆脫一樣，那股反彈之勢的確也相當的驚人。

超人也是剛剛閃身進入那地洞之內，雙足還未着地，已心感不妙；因爲他已及時發覺地洞下面根本沒有陸地，而是一大池的水。

「撲通」一聲！超人已浸身於水中。

他迅速浮起，却不見了眞的羅拔。

超人此來目的既然爲了救出羅拔，所以當他由水中浮起時不見了羅拔，不由得大吃了一驚。

他正撥去面上的水珠兒，放眼四望，目的自然是爲了找尋羅拔——市長的兒子，歹徒的人質。

就在這剎那間，超人却聽到一聲驚叫：「救命啊……」那聲音來自不遠處，同時亦引起了空洞的回音，因爲這是一個密不透風的地洞——有水的地洞。

超人循勢望過去，只見羅拔正在極力掙扎——在水中掙扎。一條鱷魚正在追逐他。

超人這一驚非同小可。

他把身體自水中升起，利用飛行術在水面的空間，匆匆飛到羅拔與鱷魚之間的上空；因爲游泳的速度必然受到水的阻力而拖得太慢，但飛行就不同了。尤其是超人的飛行術，隨時隨地都可以發揮最高的速度，不必什麼動作或「法術」之類的幫助。他之所以會飛，無非因爲他是個外星球人的化身而已。

羅拔由上面一個鐵籠似的房間跌了下來之後，才發覺這下面是一條「室內的小河」，河水雖然不太深，但也到胸間。有些地方較淺，水深僅及膝而已。羅拔就是因爲想游到淺水處才發覺那兒有一條長約一丈的鱷魚！羅拔當時嚇得雙足發軟，回頭就游離該淺水地帶，但那條兇猛的鱷魚，却苦苦追來，所以他才嚇得揚聲大叫起來。

現在超人也是僅可及時趕到而已，因爲羅拔已是嚇至渾身發軟，那條鱷魚則越追越近，而且正張大了滿佈鋸齒的嘴巴，眼看就要噬向羅拔。

驀地「蓬」一聲。

超人彷似從天而降的鎗子，一腿蹴向那條鱷魚的頭部，令到牠整具身軀也擺動了一下，隨即下沉。

然而這下沉也只不過是暫時性的。牠眨眼之間又再浮起來，改變了目標，向超人襲擊。

羅拔彷彿由鬼門關逃脫，撥了最後一分氣力，游開了，也悄悄地鬆了一口氣。

超人不但會飛，氣力也素來驚人！只見他忽然之間升起，忽然之間又回到水面之上，拳打脚踢，那條鱷魚的活動範圍却只可以局限於水面而已！

超人的氣力令到鱷魚也疲於奔命，當堂皮開肉裂，嘶叫連聲，不斷張開嘴巴，展露那一排排可怕的鋸齒！最後超人才躍入水中，以雙手把牠的上下嘴唇極力分開，鱷魚瞬即暴斃。

由鱷魚身上流出來的血，染紅了附近這一帶的水。

超人總算鬆了一口氣。望過那邊，只見羅拔已嚇至面色蒼白。他怔怔地呆在一旁，瞪住超人。

羅拔呆立在那淺水的地方，超人立即游過去對他說道：「你可知道怎麼樣才可以離開這裏嗎？」

羅拔道：「我不知道，我被他們抓進來之後，一直囚禁起來，對這裏面一切環境絕不熟悉。」

超人抬頭望望，只見上面天花板密不透風，除了剛才令他們滑下來的一方塊天花板有少許裂縫之外，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任何罅縫。

超人正在盤算着如何帶羅拔逃離此地，突然感覺到這兒的水位正在上升，他不覺大吃一驚。

他心裏想：如果這兒的水位繼續上升的話，那麼，當他們浮升到天花板底下時，便會無路可逃，勢必被活活溺斃爲止！因爲這兒只是一間地下室——長方形的地下室。長約五丈，闊僅丈許而已。由水底至天花板大約也不會超過丈半。而且目前這下面有些地方的水已有三四呎高。

超人趁住這裏的水還未升到天花板之前，立即起飛，他飛到剛才滑下的地方，

用力推了一下，只覺得那丁方數呎的地方只輕輕搖動了一下，却沒有被推開。彷彿被一些門栓似的東西栓住了。所以超人再用力推動了幾下，目的是要找出可以推開這塊「地板」的門徑。

所謂「地板」，應該是上面鐵籠內的地板；但在這下面，就應該是天花板了。無論是天花板也好，地板也好，它却在超人的用力搖動下，發出了一陣「錚錚」之聲。

超人知道這是一個活動機關，既然可以在剎那之間下陷，又可以在眨眼之間回復原狀，必然是利用電動的活板。因此超人找出了關鍵所在之前，用力再猛推猛撞！那「錚錚」之聲於是變得鬆弛了。

與此同時，下面的水位漲得更急，幸好羅拔也懂得泳術，隨住水漲之勢上升，但也快要浸到了超人的雙足了。

超人正是担心在水上更加難以發力，萬一水漲加速，他們就變了「上無去路，下有水浸」，活活溺斃亦意料中事。因此超人必須在水未充滿這地下室之前，設法逃出去。於是，他更加運足氣力，用勁衝撞！

「隆」然一聲！整塊天花板往上飛脫出去！一陣飛沙走石似的，上面露出了一個大缺口！

地下室的水這時已漲滿，羅拔剛好浮游到超人的身邊來，超人首先由那缺口出去；外面正是剛才那鐵籠的位置，那些鐵枝仍然圍住這斗室的後半部，但那個假羅拔已經不見了，房間的門也鎖上了。然而下面的水却在不斷地上升，轉眼已冒出那龐大的缺口，浸到房間這上面的地板來。

超人担心這是一項毒計，目的是要對付他和羅拔。

他不顧一切，先把那些鐵枝拉開了一個缺口，然後迅速由鐵籠中竄了出去。

這鐵籠本來就給超人把若干鐵枝拉彎，同時還把一個冒充羅拔的男子的頭部夾在鐵枝與鐵枝之間，這時候却不知怎的，那個假羅拔固然不見了，被拉彎的鐵枝亦已紛紛還原，令到鐵籠仍然可以把他們囚禁起來。但是那些鐵枝在超人的手中，却變得軟綿綿似的，要把它拉成怎麼樣就怎麼樣！

超人穿出鐵籠之後，立刻揮拳撞擊那扇門，只聽得「嘭嘭」幾聲，整扇房門隨即被震開！

超人回頭向羅拔示意，二人隨即一齊衝出了房外去。

說也奇怪，那正在上漲的水，在這剎那間，竟然退回地下室去了。所以就沒有流到房外的走廊去，由此可見，幕後控制者——雷納博士那班人，一定非常了解這兒的情況，雖然超人他們見不到對方，但憑常理推測，對方可能正利用隱蔽着的秘路電視監視他們。

超人也管不了這許多，帶住羅拔，朝住走廊東面衝過去，因爲超人不久之前曾帶住假羅拔來自西面，所以他惟有假定東面就是出口。

豈料走到盡頭處，那兒竟然找不到出口處！

走廊盡頭處，只有一扇門，但門後却是一間房間。

那間房似乎有些特別，裏面沒有像具，只有無數的大鏡，所以任何人走了入去，都會弄得眼花繚亂，因爲那些鏡子的反映，弄得處處都是自己。

超人推開那扇房門，只瞥了一眼，但見人影幢幢，不過那並不是超人自己的影子。

正因爲不是超人自己的影子，所以才更加吸引超人的注意，他當堂呆在門旁！

羅拔本來要跟入來的，這時發覺超人呆在那裏，也覺得出奇，道：「發生了什麼事？」

超人直望向那些巨大的鏡子，竟然可以見到雷納博士他們。於是超人認爲那未必就是鏡子，可能是一些透明的玻璃，而雷納博士等人就躲在後面。

於是超人閃身入內，揮拳踢腿，轟擊那些玻璃，一時之間，「乒乒乓乓」的，响個不停！

那些似是玻璃，又似鏡子的屏障，分佈於房內不同的角度，令超人分不出是他自己，還是別人，弄得眼也花了，同時玻璃被擊碎後，也見不到有人。

「哈哈……」一陣陣的格格笑聲，來自房間的四方八面，又似來自天花板，令到超人置身其間固然吃驚不已，就是門口的羅拔也嚇傻了。

當那笑聲停止之後，就可以聽到雷納博士的聲音在說話：「我不管你是甚麼人，你都必須小心聽清楚，這裏絕對不會容許你放肆；你現在救的人也不是眞正的羅拔，眞正的羅拔在我的手中。」

站在門後的羅拔聞聲立即說道：「不，我是眞正的羅拔啊！你別聽他的。」

超人沒有回過頭去，他只望望那些分別鑲在房間四壁的大鏡子。那些大鏡子有些已被超人擊碎了，但是，鏡子背後另外還有鏡子，同樣像幻燈機一樣，忽然出現雷納博士他們的影子，忽然可以見到超人他自己。

超人看得頭也昏，眼也花了。

羅拔情急之下，從旁提出道：「退出來吧！他們分明要你神經錯亂！」

超人惟有匆匆退了出來。

他順手拉上了房門，然後對羅拔說道：「我們試試由那邊逃出去！」

他一邊說着，一邊帶住羅拔由另一邊走廊逃去！

那條走廊又長又彎曲，二人急急逃走時，步聲在室內也引起了一陣陣的回聲反彈，令到羅拔有一種震耳欲聾的感受！因此，他們的脚步也被迫慢了下來。

這一切超人的影响反而不大，因爲他本身根本就不是一般的地球人；但是，他此來既是爲了救羅拔出來，而眼前這一個已被超人確定他正是眞正的羅拔，所以超人必須全力去保護他。

憑着超人的力量，要保護他是極而易舉的事，但是，如何才可以離開這裏？這就絕不簡單了。

超人在那彎彎曲曲的走廊之上，轉彎抹角地急急奔走了一程之後，頓然又不由自主地停止了前進！

羅拔看見超人呆在那裏，忍不住問他：「你幹甚麼？沒有氣力啊？」

（未完）

勞工處、新報合辦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第一期)

工業安全

爲提醒工人注意工業安全，及對安全措施有更深認識，勞工處與新報由一九八二年五月底開始，合辦一項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共分三期舉行。

此問答遊戲乃採用選擇圖片說明以配合圖片主題之方式。第一期之圖片、說明及參加表格由五月三十一日起，連續六個星期，分別刊登於新報、新電視、新文摘、武俠世界、藍皮書及新知。凡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參加抽獎。參加次數不限。

參加辦法：

1. 參加者只需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相對之方格內，寄回：
   「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厦勞工處宣傳組」收。
2. 請將參加表格貼於信封背面。
3. 截止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三日(以郵戳爲準)
4. 抽獎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
5. 抽獎地點：勞工處
6. 公佈日期：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7. 凡新系機構及勞工處職員及家屬均不得參加，以示公允。

* 得獎人將有專函通知領獎。

獎品豐富：

勞工處及新報爲此項遊戲送出多項名貴獎品，每期均有十個獎，價值超過二萬六千元，而三期之獎品總值幾達八萬元。

頭獎：雙人來回日本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8,000)
貳獎：單人來回泰國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3,000)
叁獎：洗衣機一部(價值$3,000)
肆獎：16吋彩色電視機(價值$2,500)
伍獎：8立方呎雪櫃一部(價值$2,450)
陸獎：單人來回菲律賓機票連食宿及遊覽(價值$2,000)
安慰獎四名，各得價值$1,400之卡式收音錄音機一部

圖片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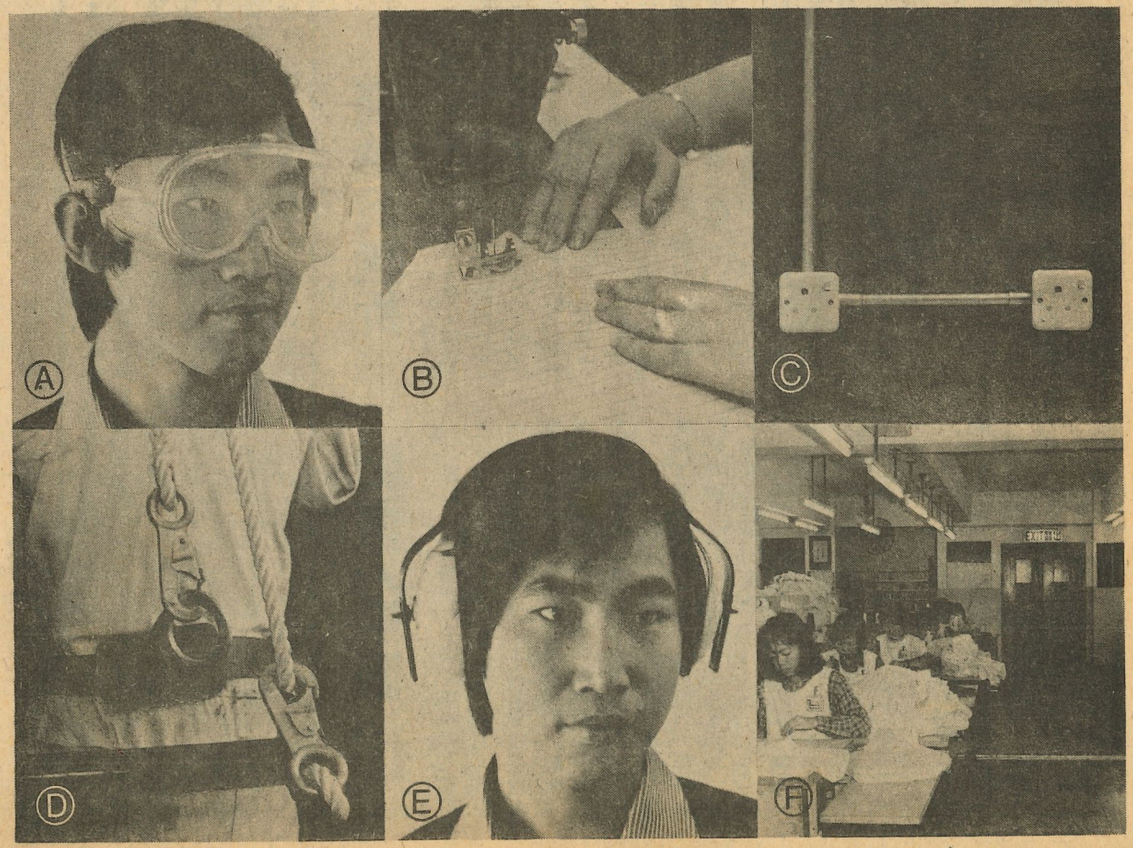
1. 佩戴適當之護耳用具，可防止工人聽覺受噪音損害。
2. 佩戴適當之安全帶，可防止工人從高處墮下。
3. 佩戴適當之護眼用具，可防止工人眼部受損害。
4. 電器設備須符合安全標準，並應由合格之電器技師安裝。
5. 衣車之車針應設有護罩，以保護工人之手指。
6. 走火通道應時常保持暢通無阻，以策安全。

工業安全鉅獎問答遊戲參加表格

圖片 圖片說明
A. ☐
B. ☐
C. ☐
D. ☐
E. ☐
F. ☐

姓名：_____
地址：_____
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
電話：_____

請將正確圖片說明之編號填在方格內，全部答對者均有機會抽獎。請將表格填妥後，貼在信封背面，寄往：香港銅鑼灣希慎道利園大厦勞工處宣傳組。



一人灌了一口！

「這可是十足的凶年嗎！」馬立苦着臉道：「老天爺這叫作活擺制人，沒吃的沒喝的，人能活得下去嗎！」

也不知是酒喝多了，還是眼花了，話聲才歇，即看見一條影子大雁也似的掠向李家的東邊院牆。

馬立登時怔了一下。

「喲——那來這麼一隻大鳥？」

話聲才歇，這隻大鳥又出現了。好快的速度，霍地拔起來，足足起來有三四丈高下，却是向這邊院牆裏落了過來！

——那可不是大鳥，倒像是一個人。這一次，該是曹王兩個人吃驚了。

「不好，敢情是有了賊了！說話的是曹劍，一面說已把一口「太歲刀」抽了出來，他這裏刀身方自出鞘，即聽得身後傳過來一聲輕微的冷笑！

靜夜無聲，這聲冷笑聽得十分清晰！三個人一驚之下，俱都不由自主的同時轉過頭來！

嘿！眞是作夢也想不到，敢情就在距離三人不足兩丈的地方，赫然直直的站着一個人。

這一驚，眞把三個人嚇得不輕！剛才一路行走過來，何曾見過什麼人來，不過是轉瞬之間，面前怎會忽然多出了一個人來，三個人六隻耳朵：六隻眼睛，竟然會沒有一個人聽見看見，不可能不說是怪事一件——難道這傢伙不是人，是鬼麼？

一想到是鬼，馬立直驚得打了一個寒顫，身上的汗毛都直豎了起來！

曹劍的鋼刀在手，自是胆力較壯，當下一緊手中刀，正要發話，對方那個人却已先自發話了。

「你們三個人給我直直的站着，想要活命就不要出聲，要不然哼哼……老子可是活宰了你們！」

一口沉濁的湖北官腔話，加上那一雙閃爍着凶光的眼睛，顯示着這個人的手狠心辣，的確是有那股子「瞪眼殺人」的威風。

月色之下，這人一身灰白長衫，瘦窄的一張臉，却留着一綹子山羊鬍鬚，風勢裏袂飛鬚揚，倒是一副瀟洒模樣，只是他當然絕非這類瀟洒人物，只由他那雙閃爍着凶光的三角眼神裏即可判知！

聽了他的話，三個人倒是吃了一驚！

馬立先是忍不住道：「你是誰？你們還是幹什麼？想打家刦舍？」

那人冷冷一笑道：「老小子你猜對了，正是這個意思，手上一時發緊，想給姓李的要點錢花花！」

曹劍鋼刀在手，早已躍躍欲試，一聽對方這個口氣，敢情眞是上門打刦的强盜，這還了得？自己職責所在，豈能被對方一句話就給唬住了？

想到這裏，曹劍一面用胳膊肘子，輕輕的在身邊王大任身上碰了一下，緊接着脚下用力一踹，「呼！」一聲，驀地撲了過去！

那人在曹劍身形乍然撲出的一霎，上肩忽然向着右側方轉了半轉——這當兒曹劍的身子已虎也似的撲到了眼前，既然明白了對方打家刦舍的意圖，曹劍可也就手下絕不留情，身子一撲上，掌中刀順水劈舟，直向着對方那個羊鬍怪客當頭頂上直劈了下來！

這人身形半移，其實早就擺好了架勢，曹劍的刀勢一到，他雙手同時遞出，其勢如電，只一下已按住了對方的雙肩！

——落掌、轉身，出手——

三個動作連成一式，只聽見「呼！」地一聲，曹劍偌大的一個人，竟然連人帶刀一併給掄上了半天，「噗！」一聲摔向牆角，「嘩啦啦！」鋼刀亦復出手，這一摔的力道極其猛勁，曹劍連聲音都沒出，登時就閉過了氣，昏了過去！

這一手快到極點，只把一旁目睹的馬立，王大任嚇得打了一個寒顫！

王大任一驚之下，本能的向前一個疾撲，來到了對方灰衣怪客右側方，一隻特大號的虎頭鋼鈎，由下而上，倏地直向着對方上身直捲了過去！

灰衣怪客像是自負極高，眼睛裏壓根兒就沒把對方這三個人看在眼裏！

——直到現在爲止，那雙直立在當地的脚步，甚至於連移動也不曾移動一下。眼前王大任的虎頭鈎由下而上，倒捲起一片長虹，眼看着將傷及對方面頰，對方灰衣怪客冷哼了一聲，一隻右手霍地向上掄起，一個反力之勢，已緊緊地捏住了對方虎頭鈎的刃口背面。

王大任用力一奪，只覺得對方力道十足，簡直動彈不得！——他既驚又怒，却也不想想對方既然有如此力道，當然不是尋常之輩，憑自己這兩下子，如何配與對方動手？

——心裏一怒，虎頭鈎既然奪不下來，脚底下也不能輕易放過了他，右足一轉施了一招「醉踢蓮花」——「叭！」地一脚，直向着對方面門上直踢過去。

那人只是幌了一下腦袋，王大任的這一脚便即落了個空，這可是出腿容易，收腿難了。

王大任一腿落空之下，再想收腿可是萬難了。

灰衣人似乎對擒拿式摔交很有一手，一出手遂即刁住王大任的脚脖子，看來幾乎是與曹劍的情形一樣，隨着他單手向外一翻，王大任連手上的虎頭鈎也不要了，整個人忽悠悠的直飛了出去。

這一次摔的比前一次可要高多了，落下的地方顯然對準了那只石頭獅子，一下子摔上了，王大任再想保全住這條性命，可叫萬難！

一旁注視的馬立，看到了這裏嚇得「啊！」了一聲，不用眼看，想也能想得出來，肉作的身子撞在了石頭上，該是一件什麼樣的情景，如果是腦袋瓜子碰上了，準保是當場開花，腦漿迸裂。

就在這要命的一霎，一條人影由斜刺裏竄了出來。

這一次非但是馬立吃驚，就連現場的那個灰衣怪客也似乎嚇了一跳！

說時遲，那時快！

這人出來的身法，眞可當得上「絕快」二字。

像是鬼影子一樣，只是那麼閃了一閃，已搶先王大任身子落在了那具石獅子跟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　逸・文
黃耀基・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遼東大盜金翅子竄到中原，派人到廬州府首富麥玉眼麥七爺的眼珠回去作信物，被追風俠黃通教訓一頓，才悄然離去，黃通答應麥七爺中秋節再來。麥七爺將事情告知麥玉階，他連忙派人請本府的名捕頭阮大元商議，阮大元帶了「神眼」杜明及一幫手下，就在麥家住下來，杜明原是在遼東當過差，將金翅子橫行霸道，一一告知，麥玉階一聽，想起女兒麥小喬說的「奪命金鷄」，手狠心毒，殺人無數，再看看麥七爺交來的素帖，轉說黃通的一番話，更是由心裏寒出來……

飛賊受挫折　幪面人解圍

最近因鬧旱災，各處都不太平，鷄鳴狗盜的小毛賊多的是，是以上面特別交待下來，要打更查堂的特別小心留意，每名更夫特別配同兩名持械的幹役，打更連帶着巡邏抓賊，一舉數得，倒是饒有深意。

有了兩名武裝陪同，馬立打起更來可氣一副神氣活現的樣子，腰上撿着酒葫蘆，每敲兩下然後停下來哼上兩句！要不然跟身後的兩名捕役聊上兩句。

兩名捕役一個叫曹劍，一個叫王大任，前者施刀後者用的是「虎頭鈎」，曹劍擅施飛鏢，王大任施展的是「流星飛彈」，可是厲害的緊！

三人一行穿過了石板舖，就是西子門大街，一路上別說是人了，連狗都沒有一隻。

前行了二哩地，可就是李家大院了。

青石舖的門前走道，還立着兩名大石頭獅子，門簷子下面，懸着兩隻大紅紙燈籠，上面各自書寫着一個「李」字——這就是本地的大富戶李老善人的家了。

說是「李老善人」也許知道的人還不太多，可是如果提起「芝蔴李」來，可就是盡人皆知無人不曉了，尤其是自從地上鬧了旱災以來，芝蔴李慷慨疏財，賑米賑粥，整個臨淮地方也只有他與麥玉階有此善擧，提起來最爲地方上所敬重！

——是以李老善人的府上也就格外要受到保護和照顧了，——習慣的，每晚上打更來到這裏，馬立總要坐下來歇上一程，今夜自然也不例外！

「來吧，夥計！」他對曹劍與王大任說：「坐下來歇歇，喝上兩口！」

說時，他首先上前幾步，就在李家的石頭台階上坐了下來，曹、伍二位也坐了下來！

天空是大半輪明月，整個天色一片皎淨，連一絲兒雲彩都沒有，倒是這陣子風一個勁兒的吹着，地面上飛砂走石，刮在人臉上很不是個滋味！

三人爲了避風，特別移坐在石頭獅子後面，馬立把酒葫蘆遞了過去，哥兒幾個

前。

落地，長身，緊接着雙手同出，只那麼輕輕一托，已把空中直墜下來的王大任接到了手上——然後輕輕轉手，把王大任給放在了地上，後者雖然沒有被摔着，却也嚇得面無人色。

各方目光聚集之下，才看見了那個隨後現身之人的模樣——長長的身子，一身夏布長衣，想是不願意現出本來面目，這人特別在口鼻上下紮有一方面巾，掩飾了他的廬山眞面目，所能看見的只是那一雙大而有神的眼睛，別無所見。

「朋友，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招呼你的併肩子（黑道語同伴之意），趕快走人吧。」

他語氣不徐不疾，每個字都極有勁道，充耳而來，對方想要不聽都不行！

灰衣人自從對方乍然現身接人之一霎，已看出了他的不同凡俗，心裏頓時一驚，這人既是幪面現身，顯然不欲人識，不知他的出身來路如何，在黑道規矩上來說，對方這種橫爲插手的作風，最是犯了同行之大忌，黑道語謂「踢盤子」，那是當事者奇恥大辱之事。

灰衣怪客自負頗高，以他昔日在道上之名聲，這個臉他可是實在丟不起。

「哼哼……」冷笑了一聲，灰衣人打量着對方這個人：「相好地，你報個萬兒吧，想淌混水，得拿出點什麼才行！」

幪面人點點頭道：「你們沈邱四老的名號我聽過，閣下大概就是『要命』鮑無常吧，哼——凡事見好就收，你們哥四個這半年幹的什麼勾當，明眼人可是瞧得清清楚楚，够了，該歇歇手了。

灰衣人被對方當面指出了名號，確實吃驚不小，對方既然明知自己的身份，而竟然橫加插手，可見是有恃無恐，倒不可加以忽視了。

被稱作「要命」鮑無常的人發出了陰森的一串笑聲——他兩手前攀，一雙足尖頻頻企動着，想是在蓄積着一種內功力道，只聽他他身上發出了一串「唬唬！」的骨响聲息：有無異相，當可證明他功力之深湛。

幪面人一聲不响的注視着他。

「要命」鮑無常之所以得了這麼一個外號，起因於他的慣於殺人，目下情形，似乎已經失去了緩和的餘地，若非知難而退，他只有與對方放手一搏之途。

陡然間，鮑無常身形轉動，有如旋風一陣，呼！的來到了幪面人跟前。

幪面人早就等着他。

鮑無常身子斜倚過來，其速之快，出人意料之外，就在身子半轉之間，一隻右手已霍地掄起，五根手指指箕開着，直向着幪面人胸膛之間猛力直捅了下來。

幪面人凹腹吸胸，身子向後霍地一坐，鮑無常的這隻手緊緊擦着他的衣邊落了個空。

一式走空之下，鮑無常陡地拔手而起，旋風也似的轉了半個圈子，來到幪面人的左側方，這一次改右而左，兩根手指頭上其力萬鈞，施了一招二龍奪水，直向着幪面人那雙炯炯雙瞳上力戳了過去。

這一次幪面人便不甘心只守不攻了。

隨着幪面人的頸項向後一個仰翻之勢，只見他單單以左脚脚尖着地，身形有如一只陀螺般地一個疾轉，「刷！」已來到了鮑無常身後。

那眞是快到了極點的一式出手！

夾着一股極其猛銳的勁風，幪面人一掌直向着鮑無常後背上猛力按了下去。

「要命」鮑無常可也不是弱者，深知對方這一手的厲害，旋身遞掌，「噗」的兩隻手迎在了一塊。

幪面人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右手微微向外一振，鮑無常那隻手雖然已經接住了幪面人的手，只是吃力頗重，此刻却無論如何也當受不住幪面人的再次加力，隨着他的手勢力振之下，鮑無常霍地騰身飛躍了起來——

只是由其起勢的姿態上看來，顯然失去了自然，像是輕輕歪斜着一逕飛落出兩丈開外，落下的姿態，尤其是不自然，一連打了兩個踉蹌，才把身子拿樁站定，明眼人一看也就知道，當然他是受了傷了！

此刻的鮑無常看起來已似乎失去了原有的瀟洒，透着明亮的月色，只見他上胸起伏頻頻，他却緊緊的咬着牙，閉住咀，強自把一口眞氣忍在肚子裏，彷彿是一開口說話，即將血湧氣泄。

幪面人並沒有趕盡殺絕的意思，只是用一雙凌厲的眸子注視着他，強烈的暗示着對方，要他「知難而退」！

「要命」鮑無常少定之後，總算把一口眞氣壓住沒有泄出來，這才冷哼一聲。

「朋友你報個萬兒吧，姓鮑的只要有三分氣在，咱們總還能見着面的！」

「我姓關——」幪面人緩緩的吐出了這三個字：「姓鮑的，如果我沒看錯，足下是不是還有一位朋友在裏面，是你招呼他出來還是我招呼他出來，只憑你一句話吧了！」

言下之意像是「還是你招呼他出來的好！」

「要命」鮑無常嘿嘿冷笑了兩聲道「：不敢勞駕！」

一面說就手中取出了一枚胡哨，正要就口吹聲，幪面人霍地冷笑，道：「不必了。」

——他像是忽然有所發現，冷冷的接下去道：「我想這位朋友已經來了。」

說時，幪面人倏地轉過身來，面向着李家兩面高牆沉聲叫道：「足下可以出來了。」

話聲甫落，一條人影倏地自院牆裏拔起來！

這人身法好快，稱得上起勢如鷹，一經騰起足足拔起來有四五丈高下，才歪斜着向院牆外飄身而落。

起得快，落得也快，——起勢如鷹，落下如雁——待到他偌大的身子落向地面之時，竟然沒有帶出來一點點聲音，足見此人輕功造詣之佳了。

待到他身子落定之後，各人才看清了這個人五尺來高的身材，黃焦焦的一張瘦臉，像是有幾根七上八下的鬍子，朝天鼻，三角眼，好一副獰惡相貌——其實這只是一個所見的輪廓，更醜的是他還有一臉大麻子，只是天黑看不見而已！

這人穿着一身寬敞的黑色紗質短衫，一雙袖子高高捲起，前胸的排扣敞着，却

在腰上緊緊紮着一根絲絛，其上配着一具筆本，另外似有四五口對別着，寒光耀眼的飛刀。

來人正是「沈邱四老」中，排行第三的「天痲」謝山，出身西川，早年即爲當地出名的飛賊，手狠心毒，較之「要命」鮑無常猶有過之。

雙方乍見之下，「天痲」謝山首先發出了一串子陰森的冷笑——

「鮑老四，什麼都不要說了，我都知道！」謝山那一雙小眼閃閃有光的盯向幪面人：「是有人看着眼紅，要硬揭咱們哥兒四個的招牌，那也行，得拿出點什麼來瞧瞧才行！」

顯然，他竟然還不知道「要命」鮑無常的敗陣負傷，話聲裏充滿了凌厲不馴。

鮑無常原想出聲警告，只是他深知這位拜兄的脾氣，正如他自己所說，非得拿出點什麼來讓他服氣才行，眼前情形勢必要一戰之後，方能再論及其它了。

「要命」鮑無常雖然深知對方幪面人功力深湛，似不可測，自己拜兄可能不是其敵手，但是基於本身對幪面人的仇恨，下意識裏恨不得能讓自己拜兄與他拚個死活，多少可以洩却心頭之恨。

——也就是這一點私心作祟，鮑無常沒有出聲制止，時機一失，眼看着已是箭拔弩張之勢。

幪面人冷峻的目光，緩緩由鮑無常臉上掃過，對於他的沉默，頗感奇怪，既然對方這樣當面的叫起了陣來，也只有接下來了。

「天痲」謝山一雙三角眼瞬也不瞬的盯着着他，臉上顯現着微微的冷笑，對於他短盞的沉默，已有不耐。

夜風兀自嗖嗖的吹着。

幾片乾枯的桐葉在風勢裏滴溜溜的打着轉兒，環境一剎那變得如此寧靜。

「天痲」謝山雙手後揹着插入短衫之內，再聽得「叮噹！」一聲脆响，手上已多了一雙奇形兵刃「乾坤圈」。

雙圈一大一小，整條爲精鋼所打製，迎着月色一閃閃有光，却有一圈凸出的白刃，沿着圈面拉下去，可以猜知兼具有殺傷的威力。

謝山雙圈在手，冷森森的發出了一陣子笑聲——

「相好地，廢話少說了，你先亮傢伙吧！」

嘴裏這麼說着，他雙足已緩緩的移動開來，隨着他移動的身子，地面上落葉一陣子唰唰作响，倏見他上肩霍地一閃，人已向着幪面人正面撲來。

幪面人在他身子襲來的一霎，似乎並不慌張，僅僅豎立起一隻右手，便向外一封。

不要小看了這輕輕的一封，其中却包含了許多難以猜測的微妙在內。

「天痲」謝山身子尚沒有臨近，立刻就已體會出這其中的凌厲，不敢冒然以身相試，陡然間又自退了開來！

幪面人冷冷一笑，却把那隻探出的手，緩緩放了下來。

「謝山，你要跟我動手，還差點勁兒，」幪面人極其從容的說道：「不信你就試試。」

話聲才綴，謝山已第二次撲身而來。

這一次謝山改由上方襲下，身子陡地拔飛直起，由空中直撲過來，手上乾坤圈施了一招「撥風盤打」，挾着兩股極爲猛銳的勁風，雙雙直向着幪面人頂頭直落下來。

這一手極其快速，以其所發出來的勁道，慢說是肉身人頭，就算是一堵青石，也能給震碎了。

幪面人顯然有驚人之技。

雷霆萬鈞的攻勢之下，只見他雙手倏地一合，驀地向上穿起，看來的確是險到了極點，恰恰穿進入對方乾坤雙圈之間，霍地向兩下一分，已然將對方雙圈炸了開來。

這一手說來費事，其實却快若電閃，其間驚險眞正稱得上間不容髮！

隨着幪面人倏地分開的雙手，「天痲」謝山手裏的一對乾坤鋼圈已被兩下分開來。

這可眞是快到了極點，謝山的一對乾坤圈方自被左右分開，對方的一雙鐵掌交合着，已自向着他的臉上擊來，力道之疾猛，前所未見。

以此刻情形而論，謝山身懸當空，將下未下之際，想要驟開眼前這一式殺着，殊爲不易，畢竟他功力不弱，尤其是一身輕功已至爐火純青地步，眼前情形，隨着幪面人的一雙鐵掌之下，只見他凌空的身子霍地向後一個猛翻，活似一隻翻天的巨鷹，已然飄身於丈許以外。

幪面人那等凌厲的攻心一擊，居然會走了個空。

傷雖沒有傷着，却是足够驚心，落地之後的謝山，只嚇得臉色蒼白，出了一身冷汗，在此險招裏，竟然僥倖沒有受傷，實在算得上是萬倖了。

幪面人精湛的一雙眸子，直直的注視着他，微微冷笑着點了一下頭道：「你的輕功不錯，只是不會再有下一次，你還要試試看麼？」

「天痲」謝山緊緊咬着牙道：「勝負未分，豈能輕易饒過了你？」

說時，他身子猝然轉動，「唰！」地已來到了幪面人側方，不等對方有所反應，足下點勁，疾若餓虎的再一次向着幪面人身前撲了過來。

幪面人身子陡然間爲之一個倒撲，月光裏，像是一縷輕烟的拔了起來，「天痲」謝山那麼疾快的撲勢，竟然會撲了一個空。

兩個人一經錯開，恍惚中已是丈許以外。

「天痲」謝山鼻子裏怒哼了一聲，沉肩甩頸，借着反身之便，已自發出了一口飛刀，「哧——」一道銀光，直綫劃出，直向着幪面人前胸飛到。

幪面人右手直起，只憑着指縫之間的空隙，一下子已把這只飛刀夾於指縫之間，個中驚險簡直難以想像！

「天痲」謝山的伎倆，當然不祇如此，就在這當口，他的第二口飛刀也已出手了——

這口飛刀是採取迂迴前進之法，陡然間，自斜刺裏彎出，直向着幪面人胸前飛來！

幾乎是同時之間，謝山亦發出了他的第三口飛刀，一點銀光直向對方咽喉，其速之疾，大有後來居上之勢，這一迴一直之飛刀出手，在暗器手法中謂之「弓箭式」，是一種極難練習的手法，觀諸眼前謝山的出手，顯然是不易之事了。

幪面人右手指縫裏原先夾着對方第一口飛刀，這時見狀手勢輕振，指縫裏這口飛刀「哧！」一聲脫手而出，「砰！」然一聲脆响，已和直飛而來的第三口飛刀迎在了一塊，空中爆出了一點火花，雙雙墜落在地！

與此同時，第二口飛刀已自旁側迂迴飛來，幪面人脚步前跨，右手飛揚，借助於指上的功力，曲指輕彈「噹！」地一聲，已將來刀彈飛於丈許之外。

三口飛刀雖有前後之分，而在幪面人來說却只是拳手之間俱已消除平息，其神態之優閑，臨事之沉着，顯示出他的武學大家風範。

「天�somehow」謝山在三口飛刀相繼落空之下，已是忍無可忍，怒嘯一聲，騰身而前——落下來的身子，一連在地面上搶了三步，已來到了幪面人正前方，一雙乾坤圈雙雙掄起，用「雙斧劈山」的凌厲招式，直向着幪面人正面力劈而下！

幪面人施了一招「老子坐洞」，倏到對方雙圈已臨眼前才慌不迭的向着側面一閃，陡然間他的右腿凌空飛起，「叭！」空氣裏爆發出一聲炸响，這一脚直向着對方臉上直踢了過去。

「天廟」謝山的招式已用老，眼前情形已不容他少緩須臾，當下力挫雙圈，整個身子向左面旋風也似的轉出。

幪面人却已不容許他這麼施展，忽然間他身子閃向當空，就在這個快速的起勢裏，他的一隻手，已拍向「天廟」謝山背上。

「噗！」像是力道不輕！

惜着這一拍之力，幪面人鶴也似的翩然越起，隨即輕飄飄的落出丈許以外。

「天廟」謝山脚下通通一連搶出去好幾步，冗自未能拿樁站定，隨着他一陣子大咳之後，「哇！」地噴出了一口鮮血！

「好小子……你……」

緊接着一連又噴出了兩口，隨着他踉蹌的脚步，「噗通！」坐倒地上！手裏的雙圈噹啷啷，脫手撒出。

連傷帶氣，一口氣接不上，竟自昏了過去。

一旁的「要命」鮑無常忽地閃身而前，護在了「天廟」謝山當前——

「姓關的，够了！」

鮑無常一面說，鐵青着一張臉，向着幪面人抱了一下拳，徐徐的轉過身來，走向「天廟」謝山身邊，彎下身子把他捧在兩腕之上。

雖然是敗軍之將，這個臉可也丟不起，鮑無常的一張臉，霎時間變成了慘灰顏色——

「金磚不厚，玉瓦不薄，今天晚上，我們兄弟在好朋友你的手裏折了萬兒，這筆賬咱們攢着慢慢的算吧，後會有期，再見！」

說罷脚下用力一頓，已帶着「天廟」謝山縱出了丈許開外，正待快速而去。

姓關的幪面人一聲冷叱，說道：「慢着。」

鮑無常緩緩回過頭來，說道：「你怎麼——？」

咀裏說着，心裏可是着實吃驚，蓋因爲對方如果此刻心存歹毒，有趕盡殺絕之意，自己兄弟二人便只有死路一條，休想能活着離開。

所幸，姓關的並沒有這個意思，在鮑無常驚懼的眼光裏，只見對方姓關的這個幪面人緩緩走向一旁，彎下腰來分別把地上的一對乾坤圈拾起來。

「別忘了這對傢伙，拿去。」

說時，只見他手勢微振，一對鋼圈忽悠悠已脫手而出，直向着謝、鮑二人身前飛來。

鮑無常雙手抱着謝天，更無餘手來接飛來的這對雙圈，心裏大吃了一驚，正待閃身躍開，只聽得噹然作响聲中，一對乾坤圈已自好好地套在了謝天伸出的手腕之上，這等出手，簡直從心所欲，有如神助，鮑無常目睹之下，不禁看得呆了。

姓關的幪面人身形略閃，電也似的已來到了二人身前。

鮑無常只疑心他變卦，要向自己出手，驚得馬上向後疾退了一步，寒聲道：「你——？」

幪面人冷着聲音道：「回去給我帶句話，告訴姓呂的說：讓他見好就收，要不然，哼哼，要是再碰在了我的手裏，可就不會像今天這麼便當——

鮑無常怔了一下，怪不自然的道：「聽口氣，怎麼，你與呂老大有過交情？」

所謂「呂老大」是指的「鐵冠叟」呂奇，乃是對方四人一幫之首，幪面人一開口提到了他，顯然彼此曾經有過交往，鮑無常心裏不無奇怪。

幪面人搖搖頭道：「那倒是不敢高攀！不過姓呂的如果不健忘，應該還會記得，你只告訴他說，三年多以前在川北，我們見過，我對他算是相當客氣了。」

鮑無常咬着牙點頭道：「好吧，話我是一定帶到，至於是不是能如閣下心願，就此離開，鮑某人還不敢確定，咱們後會有期吧！」

說罷，鮑無常一雙凌厲的眸子，轉過來又向着一旁站立的馬立等三人看了一眼，冷笑了一聲，身形躬伸之間，有如箭矢也似的射了出去，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已自消失無踪！

馬立等三人原爲鮑無常驚得心慌意亂，及至幪面人的出現，先後慴服了鮑、謝二人，這才寬心大放！待到鮑謝二人落荒逃走之後，這才想到了眼前的幪面人，待要向其拜謝救命大恩時，才發覺到對方那個幪面人敢情也失踪了。

可眞有來無影，去無踪，三人明明記得一霎間之前，他還就在面前，不過是交睫的當兒，遂即無踪，三個人六隻眼睛，六隻耳朵，竟然沒有一個是管用的，不能不謂之是怪事一件了。

× × ×

麥家祠堂內沒有一座草堂——

過去這個地方是負責看守祠堂的老劉以及他的家人所居住的地方，後來因爲地方公議，要設館教學，臨時把它改成了學

殿，老劉全家只有搬到別的地方去了。

取代老劉住進來的，就是那位最有學問的關先生了，——他名字叫關雪羽，的確是很雅緻的一個名字。

所謂「名如其人」，差不多的時候，關先生都愛穿着一件清爽的白夏布長衣，永遠是斯斯文文，給人的感覺是一種說不出的裘帶風高。

關先生的確學富五車，來了才不過短短幾個月，這裏的不少子弟，已然深受其惠，自動的送上束修，即使在如此乾旱的季節裏，仍有不少的學生家長輪流送上茶水食物，這就使關先生很難爲情的只得在這裏繼續住下來了。

——關先生管教學生很嚴厲，那也只是在課堂上，放了學以後，他却立刻又變得很和諧了，無論是大人小孩，都很樂意的去親近他！

穿過麥家祠堂的祖宗殿，邁過小小一條角道，就可看見一溜竹籬笆牆，那個學館就設置在那裏了。

草堂一間是教書上課用的，緊隣着一間舍旁，那才是關先生下榻之處，雖是十分簡陋的一個住處，自從關先生來了以後，內內外外却整理的很是清潔，尤其難得的是竹籬上的牽牛花，居然並沒有全數都乾死，望之仍然頗有綠意。

月色下，關先生踏着輕快的步法，一路行走過來，穿過了祠堂的祖宗殿，一逕來到了後院——

忽然他停下了脚步。

——像是發現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可不是麼？他記得很清楚，自己出來的時候，學殿和房間裏的燈，他是親手熄滅的，而現在居然燈光還在亮着。

燈光是由那間上課的教室裏傳了出來的。

這就更奇怪了，照例是那間教室的鑰匙一向都是由他保管，誰又能開門入內，而且還點着了燈，夜已經很深了，半夜三更的誰有這個雅興？

關先生遠遠的端詳了一陣，繼續向前行。

這一次他脚下放得極輕，幾乎沒有帶出一點聲音來！

課室內的燈光閃爍明暗着，待他走到了門前，才發覺那教室的柴扉似是半開着，顯然是有人進去了。

關先生再一次定下了脚步。

他似乎聽見了一些聲音——那是有人輕輕在翻動着書本的聲音。

此時此刻，居然有人在此夜讀，倒是前此未有過的事情！——略微定了一下神，關先生遂即信步上前，推門進入。

可不是麼，正有那麼一個人在據案夜讀——坐在老師座位上的一個學生。

那是一個標緻的人兒——一身墨綠衣裙，秀髮披肩，娥眉淡掃，面前雖然放置着一部書，她的眼神兒，實在却並不在書上。

其實打關先生第一次停下脚步來的時候，她就已經知道有人來了。

四隻眼睛很自然的已經接觸在了一塊——關先生顯然出乎意外，因爲坐在自己書案上的這個人，並非是自己的學生之一，竟然是那位麥家的大小姐——麥小喬！

如此深夜，想不到她竟然會忽然的來到了這裏，不能不謂之怪事了。

「原來是麥姑娘！」關雪羽向着她抱了一下拳：「如此深夜姑娘有何見教。」

「那可是不敢當。」

麥家姑娘姍姍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

「請既然請不動，說不得我這個懶學生，也只有上門來求教了。」

微微一笑，却又栩住了臉，輕輕嗔道：「對不起的很，沒有得到老師的允許，我就自己進來了。」

關雪羽道：「姑娘不用客氣，這地方原是你們麥家所有，妳大可自由來去——倒是我來得魯莽，打攪了姑娘的文興，這就告罪了。」

一面說，關雪羽拱了一下手，遂即轉身欲去。

「請慢走一步！」

麥小喬像是冷冰冰的說了這麼一句。

關雪羽道，「姑娘還有什麼見教。」

咀裏說着：他已緩緩的轉過身來。

麥小姐微微一笑道：「也許是我話說得太直了，得罪了你，你生氣了？」

關雪羽搖搖頭道：「豈敢，姑娘，夜已深了。」

麥小喬一笑說道：「夜深了又怎麼樣？你難道不知道我有高來高去的本領？我來去自由，來無影，去無踪，誰也別想知道！」

關雪羽低低的「嗯！」了一聲，一時倒引起了對她的好奇，麥家小姐身負奇技的傳說，他來此之前已經聽說了，再說上一次在麥家花園也已經見識過了。

「姑娘身手，我上次已經瞻仰過了，如非姑娘即時解救，我幾乎爲貴家護院誤傷……多謝！多謝！」

一面說，深深向麥小喬打了一躬。

麥小姐側過身子福了一福，算是回敬了對方一禮！

「你太客氣了，」麥小喬說：「我看關老師你不但文章斐然，好像身手也很不錯——大概也練過武吧！」

關雪羽怔了一怔，遂即微笑道：「姑娘何以見得？」

麥小姐一雙靈活的眸子在他身上一轉，諱莫如深的笑了笑：「我不會看錯的，我只是奇怪像你這樣文武全才的奇人，怎麼會來到臨淮這個地方？」

「天下大旱，臨淮尚能苟且偷生，難道這個理由還不够充足？」

「表面上聽來好像是這樣，但是對你這樣的高人却不儘然……天下大旱——也不過是北幾省罷了，比這裏好的地方多的是……」

麥小喬頓了一頓沒有再繼續說下去！

「這麼說，姑娘是在下逐客令了？」

關雪羽一派斯文的道：「是因爲在下有所冒犯！」

麥小喬搖搖頭說：「千萬不要誤會，我可是沒有這個意思，今夜來訪，的確是向你請教功課來的！」

「嗯……」關雪羽鼻子裏輕輕哼了一聲，暗裏却在盤算着！她竟然向我請教功課來了？是武功還是文課？如係文課倒也罷了，如果討教武功，却又如何是好？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將計擒兇徒雪仇慰英魂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盧儀南由正心牢出來，被關士揚和鐵燈和尚制住，另一個假盧儀南代替了他的位置，賞月宴中，各派代表表演絕技，熱鬧異常，宴後，盟主葛懷俠和鐵燈和尚回房繼續下第七局棋，直下到半夜，圍觀之人只剩假盧儀南，葛懷俠正懷疑歹徒爲何還不下手，忽然假盧儀南向他施殺手，雖有預防，也受了傷，衆人聞聲而出，紛紛追捕兇手而去，葛懷俠萬想不到盧儀南會向他施殺手，雖有預來見，衛濤見葛懷俠傷重，只得把自己姓名來歷道出，葛懷俠見他竟然是俞立忠，又驚又喜傷重倒下，忙叫南海散人帶衛濤……俞立忠不信兇手會是盧儀南，並斷定眞盧儀南可能遇害，急忙設法營救……

智擒假特使

蓬萊仙翁道：「鐵燈和尚是其中的一個，另一個却不知是誰？」

俞立忠轉朝南海散人問道：「剛才的情形是怎樣？」

南海散人發愁道：「如果鐵燈和尚眞是假的，那追上去的六位金衣特使大概上當了！」

俞立忠注目問道：「散人的意思是說他們追錯了方向？」

南海散人點頭道：「是的，鐵燈和尚說行刺盟主的盧儀南逃向西方，但如果鐵燈和尚確是假的，我相信那個假盧儀南是逃向東方！」

俞立忠憂心地道：「對，追不到兇手沒有關係，就怕那幾位金衣特使又上當被擄……」

蓬萊仙翁也覺事態嚴重，便向南海散人道：「散人請追上去看看，如見到那七位金衣特使，可請他們火速返回同心盟，告訴他們老朽即將謝世，有遺言要分別告訴他們！」

南海散人聽得一呆道：「盟主何出此言？」

蓬萊仙翁含笑向他附耳低語幾句，南海散人恍然一哦，立即施禮退出臥房，由三樓飛掠落地，展開絕頂輕功往西方疾追而去。

蓬萊仙翁隨向俞立忠笑道：「俞特使，我們回老朽房中去吧。」

回到蓬萊仙翁的臥房外，蓬萊仙翁先去隔房喚醒一名隨身書僮，刻意吩咐他一番，教他站在房門口守候，便與俞立忠步入房中。

蓬萊仙翁入房便上床躺下，笑顧俞立忠道：「俞特使對易容術有獨到之處，請爲老朽裝扮一下如何？」

俞立忠已知他的用意，乃欣然答應，開始着手爲他打扮起來。

這中間，他們有如下一段談話——

「俞特使今早執意不肯恢復本來面目，想必是有某種苦衷，如今可願爲老朽一道？」

「晚輩所以不願恢復本來面目，乃在於方便尋覓仇家，此外無他。」

「所謂仇家，是指害死令尊的人？」

「是的，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五派掌門人只是殺死家父的人，不是害死家父的人！」

「看來令尊之死確是冤枉的，俞特使是否認爲害死令尊之人就是目前侵犯同心盟的這一幫人？」

「晚輩也曾如此設想，就只未尋出一點眉目，如今晚輩已恢復本來面目，今後要想找出仇家，只怕更加困難了。」

「這是老朽的不對，早知如此，老朽不敢——噫！好像有人回來了！」

剛好這時俞立忠已爲他裝扮完畢——把他裝扮成一個垂死的老人——聞言立即閃身躲入床左的一面布幔裏去！

果然，須臾之後，一片脚步聲由走廊傳了過來，只聽守在房門外的那名畫僮脆聲道：「五位特使請留步，盟主有令，請按次序入房謁見！」

於是，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首先推門走進來了。他一眼瞥見蓬萊仙翁奄奄一息的躺在床上，不禁面容一慄，急步趨至床前問候道：「盟主的傷勢如何了？」

蓬萊仙翁雙目微睜，以微弱得只有房中人才能聽到的聲音道：「不成了，大概……唉……」

不倒翁尉遲必勝一臉惶急道：「屬下保護不力，致使盟主遭受賊人暗算，屬下甘願接受處罰！」

蓬萊仙翁輕嘆一聲，道：「別這樣說，你們沒追到盧特使吧？」

不倒翁尉遲必勝慚愧地說道：「是的，屬下等因關懷盟主傷勢，故不敢窮追下

蓬萊仙翁奄奄一息的躺在牀上。

去。」

蓬萊仙翁又問道：「回來的是哪幾位呢？」

不倒翁尉遲必勝答道：「高特使、段特使、關特使及朱特使等五人。」

蓬萊仙翁又道：「上官特使和鐵燈和尚呢？」

不倒翁尉遲必勝道：「他們追向西南方，尚未轉回來。」

蓬萊仙翁輕聲一哦，靜歇了片刻，又道：「尉遲特使，老朽已距死不遠，如今老朽想要你做一件事，不知你答應不答應呢？」

不倒翁尉遲必勝忙道：「盟主但請吩咐，屬下萬死不辭！」

蓬萊仙翁道：「老朽說出後，你必須默默的做，不准發出疑問！」

不倒翁尉遲必勝正容答道：「屬下遵命！」

蓬萊仙以翁「蚊鳴」般的聲音道：「好，請把你的上身衣服全部脫下！」

不倒翁尉遲必勝神色一呆，但他果然不敢發出疑問，立刻默默的「寬衣解帶」起來。

轉眼工夫，他的上衣全部脫光了。

蓬萊仙翁又低低的道：「轉身，讓老朽看看你的背部！」

不倒翁尉遲必勝滿臉困惑的轉過身子，蓬萊仙翁一見他背上沒有人皮扣子，臉上立現笑容，隨以傳音之術道：「好，請穿上衣服！」

不倒翁尉遲必勝又是一呆，他料不到盟主以垂死之身，尚能發出傳音入密之術，但他是個老江湖，一聽之下，立刻明白盟主的垂死是僞裝的，同時也知道盟主這樣做必有目的，當下動手穿衣，一面傳音笑道：「盟主貴體無恙，是否？」

蓬萊仙翁含笑傳音答道：「不錯，尉遲特使可知老朽爲何要看你背身？」

不倒翁尉遲必勝搖了搖頭道：「屬下不知！」

蓬萊仙翁笑道：「同心盟刻下有三個假金衣特使，剛才行刺老朽的盧特使是其中之一，另外兩個身上穿着人皮，所以老朽要把他們找出來！」

不倒翁尉遲必勝聞言面色一變，目放神光驚怒道：「如此說來，同心盟已有三位金衣特使慘遭毒手了？」

蓬萊仙翁輕喟道：「是的，老朽已知鐵燈和尚是假金衣特使之一，另一個如非上官特使，眼下等在房外的高、段、關、朱四位，其中一位必是假的，尉遲特使等下出去時，請勿與他們說話，佯裝奉命下山，然後再悄悄轉回，在附近躲好靜等擒賊！」

這時候，不倒翁尉遲必勝已穿好衣服，聞言把頭一點，隨即施禮後退，開門而去。

接着，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走進來。

他看見蓬萊仙翁一副氣若游絲的樣子，不禁眼睛一紅，連忙走到床前「咚」的跪下來，納頭哭泣道：「盟主，您要死了麼？」

蓬萊仙翁露出一絲「慘笑」，仍以虛弱無力的聲音說道：「是的，老頑童，你們十二金衣特使中，老朽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老頑童高三歌淚潸潸地道：「盟主請放心，我一定會學正經一點，而且我一定要替盟主您報仇，宰掉那個喪心病狂的盧儀南！嗚嗚，操他奶奶的盧儀南，他一向就不是好東西，每次和我鬥蟋蟀，總是使鬼計贏我！」

蓬萊仙翁手撫摸着他的頭髮，輕嘆一聲道：「唉，三歌，你的孩子氣實在太重了。」

老頑童高三歌誠恐誠慌地道：「我一定會改掉，一定的！一定的！」

蓬萊仙翁道：「那麼，老朽要命令你做一件事，你可得正正經經的做！」

老頑童高三歌連連點頭道：「是！是！是屬下一定做好，做不好就是王八蛋臭鷄蛋！」

這時候，躲在床左布幔後的俞立忠知道蓬萊仙翁也要他脫衣服，他今早已見過老頑童的背部，知道他是「貨眞價實」的金衣特使，故連忙傳音道：「盟主，這高特使的背部晚輩已經見過，不必讓他再脫了！」

蓬萊仙翁聞言之下，立刻改變主意道：「老朽要你做的事其實並不困難，但最要緊的是不能告訴任何人，包括此刻等在外面的三位金衣特使！」

老頑童高三歌又連連點頭道：「好的，屬下一定不告訴任何人，否則盟主爵我改名號爲『長舌婦』好了！」

蓬萊仙翁道：「好，馬上去樓下盟丁睡房中，將盟丁康天佑捕入正心牢中！」

老頑童高三歌一呆失聲道：「這是爲甚麼？」

蓬萊仙翁面容一嚴，說道：「不許多問！」

老頑童惶然連應了兩聲「是」，却又注目問道：「盟主還不會馬上死去吧？」

蓬萊仙翁回答道：「不會，你放心去吧！」

老頑童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便即起身出房，下樓捉人去了。

然後，走入臥房的是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猿段雲平，他滿面凝重的走到床前，行過禮後，以無比關切的語氣問道：「盟主已將兇器取下了？」

蓬萊仙翁閉目輕嗯一聲裝出一副垂死的模樣。

八臂金猿段雲平憂悒的默望他半晌，再問道：「盟主感覺如何？」

蓬萊仙翁斷斷續續地道：「不……成……了……老朽……老朽……」

八臂金猿段雲平急忙道：「盟主請勿開口，先歇歇再說吧。」

蓬萊仙翁掙扎似的道：「不……不……老朽已……不能支持多久了……」

八臂金猿段雲平也覺得他已不久人世，便嘆息一聲道：「盟主可有需要屬下效勞之處？」

蓬萊仙翁說道：「是的……老朽……要段特使去做……做一件事……就怕……就怕……」

八臂金猿段雲平忙道：「盟主但說不妨，赴湯蹈火，屬下絕不敢辭！」

蓬萊仙翁道：「老朽說……說出後，你……必須默默的做，不准……不准發出疑問！」

八臂金猿段雲平凝然道：「當然，屬下誓死遵從！」

蓬萊仙翁又以「蚊鳴」般的聲音道：「好，請把你的上衣全部脫下來！」

八臂金猿段雲平一愣，但他果然也不敢發出疑問，立即動手脫起衣服來。

轉瞬脫畢，蓬萊仙翁仍低聲道：「轉身，讓老朽看看你背部！」

八臂金猿段雲平滿面錯愕，依言轉過身子，蓬萊仙翁一看他背部也沒有人皮扣子，雙目陡亮，遂傳音笑道：「好，段特使請穿上衣服！」

八臂金猿段雲平也沒有想到他尚有傳音入密的功力，聞言渾身一震，倏地旋轉身軀，瞪大雙目，驚詫失聲地道：「盟主您——」

底下未出之言，已被蓬萊仙翁以眼色和手勢制止了！

「段特使請勿出聲，容老朽解釋！」

八臂金猿段雲平又驚又喜，傳音急問道：「盟主傷勢無碍？」

蓬萊仙翁含笑傳音答道：「是的，老朽早知今夜有刺客，故預先穿上冰蠶寶衣，剛才盧特使那一劍，只使老朽受到輕傷而已！」

八臂金猿段雲平聽地大喜過望，又傳音急問道：「既然如此，盟主何必如此僞裝？」

蓬萊仙翁道：「段特使請穿上衣服——同心盟刻下有三個假金衣特使，他們是與老朽弈棋的鐵燈和尚及行刺老朽的盧特使，另外一個不知是誰，所以老朽正在設法把他找出來！」

八臂金猿段雲平震駭欲絕，一邊拿起衣服穿上一邊驚問道：「那麼，盟主要屬下脫衣之意——」

蓬萊仙翁截口道：「他們穿着整套的人皮，只有看背部才能分出眞僞，這就是老朽要段特使脫衣的原因！」

八臂金猿段雲平驚駭不置，道：「先屬下入房的尉遲特使和高特使呢？」

蓬萊仙翁道：「他們是眞的！」

八臂金猿段雲平面色一慄道：「這麼看來，那另外一個，不是上官特使，就是現在等候在房外的關、朱兩位之一了？」

蓬萊仙翁道：「正是，段特使出去之後，可僞裝奉命外出，然後悄悄轉回，在附近躲好，靜候行動！」

八臂金猿段雲平點點頭道：「是的，但屬下覺得，假如關特使也是眞的話，剩下的朱特使是女性，盟主似不宜叫她脫衣吧？」

蓬萊仙翁微笑道：「這個當然，老朽會另外想辦法，段特使請放心！」

原來八臂金猿段雲平與第十二號金衣特使冷面西施朱雲儀感情不錯，兩人頗有結合的可能，因此段雲平對朱雲儀特別關心，而蓬萊仙翁也知道他們是一對情侶，故最後一句語含雙關，段雲平自然聽得懂，不禁臉色一紅，咧嘴窘笑起來。

蓬萊仙翁見他已穿好衣服，便道：「好，段特使可以出去了！」

八臂金猿段雲平恭應一聲，拱手一揖，轉身開門走了出去。

隨後，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走進來！

這個人，正是蓬萊仙翁所要找出來的第三名假金衣特使！

只見他跨入房後，反手輕輕把房門掩上，一對冷電般的眼睛環掃房中一眼，然後走到蓬萊仙翁床前，俯身注目問道：「盟主的傷勢不要緊吧？」

蓬萊仙翁眼皮微開，面現一絲慘笑道：「大概……還可挨……挨到天亮……」

木劍仙關士揚面露愧色道：「屬下無能，未能追上盧特使將之擒回同心盟治罪，眞是慚愧！」

蓬萊仙翁長長太息一聲，道：「別這麼……說，這是……天意！」

木劍仙關士揚也嘆息道：「人心難測，想不到盧特使竟會倒戈行刺盟主……」

蓬萊仙翁道：「他是假金衣特使，眞正的盧儀南已……已被歹徒們……刼擄去了！」

木劍仙關士揚面容微動，輕「啊」一聲說道：「竟有這等事，盟主是怎麼知道的？」

蓬萊仙翁靜歇片刻，緩緩又道：「老朽今早接獲密報，據說同心盟有兩位金衣特使慘遭剝皮而死，歹徒們利用他們的一身人皮混入同心盟冒充金衣特使，欲於今夜刺殺老朽，老朽不相信，因此未加防備，唉……」

木劍仙關士揚佯作大吃一驚，張目駭聲道：「啊啊，那麼另外一個假金衣特使是誰？」

蓬萊仙翁道：「不知道，歹徒穿的是整套人皮，看不出來。」

木劍仙關士揚急道：「這可如何是好？我們若不設法把他找出來，只怕又有人要遭其毒手了！」

蓬萊仙翁說道：「是的，但眼下你們幾位金衣特使老朽又不敢信任，如何設法呢？」

木劍仙關士揚道：「這件事，請盟主交由屬下來辦如何？」

蓬萊仙翁道：「好的，只要關特使提出證據證明你是眞正的金衣特使！」

木劍仙關士揚爲難地道：「盟主要屬下如何提出證據？」

蓬萊仙翁道：「老朽已快要死了，假如關特使願意證明你是眞正的金衣特使，請在老朽面前脫下上衣如何？」

木劍仙關士揚心頭一震，故作迷惑道：「盟主要屬下脫下上衣幹麼？」

蓬萊仙翁道：「假金衣特使的背上有人皮扣子，如果關特使背上沒有人皮扣子，你便是眞正的木劍仙關士揚！」

木劍仙關士揚「哦」得一聲，頷首道：「屬下遵命！」

他好整以暇的將穿在外面的一襲金色大袍脫下，利用大袍擋住蓬萊仙翁的視綫，驀地一掌往他胸口拍去。

適時，「噹！」的一聲，一枚金錢鏢由床左布幔後穿射而出，在木劍仙關士揚的手掌即將拍中蓬萊仙翁的胸口之際，那枚金錢鏢正好射中他的掌心！

木劍仙關士揚大叫一聲，手中一襲金色大袍順手拋出，人跟着掠向房門。

蓬萊仙翁一躍而起，左掌掃開金色大袍，右掌橫裹拍出，大喝道：「鼠輩那裏走！」

他的掌勁雄渾驚人，隔空一掌拍出，房門「轟！」的一聲巨响，登時碎裂成一片片！

但是，定睛一瞧，木劍仙關士揚却已不在房中了！

原來，他利用拋出金色大袍的那一瞬間，業已拉開房門飛閃出去，他動作快如閃電，掠過房門的同時，竟又順手把房門帶上，因此蓬萊仙翁隔空拍出的一掌，正好擊中了房門。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蓬萊仙翁一掌擊碎房門之後，房中人影一幌，俞立忠緊隨其後追出去了！

蓬萊仙翁和八臂金猿段雲平埋伏着，故不着急，從容穿上靴子，披上一襲外衣，這才舉步出門。

房外走廊上，第十二號金衣特使冷面西施朱雲儀站在那裏發楞，看見蓬萊仙翁突然步出，端麗的臉龐上有驚喜也有困惑，失聲道：「哦，盟主您沒事？」

蓬萊仙翁含笑道：「沒事，朱特使怎還不去追敵？」

冷面西施朱雲儀驚愕問道：「誰是敵人？」

蓬萊仙翁道：「木劍仙關士揚，他也是假金衣特使之一！」

冷面西施朱雲儀恍然一哦，嬌軀疾縱而起，由二樓的圍欄飄了下去。

蓬萊仙翁跟着飄下，兩人落地一看，發現不倒翁尉遲必勝，八臂金猿段雲平，南海散人及俞立忠四人正將木劍仙關士揚困在花園邊的一塊空地上，冷面西施朱雲儀一見之下，立即閃身疾上，參加了圍攻的行列。

蓬萊仙翁則緩步走過去，笑吟吟道：「關特使，你是艾東村還是艾西村？」

木劍仙關士揚沉臉不答，他大約和不倒翁尉遲必勝及八臂金猿段雲平等人拆過幾招，由於突圍不出，故正在準備做困獸之鬥。

蓬萊仙翁見他不答話，便向俞立忠笑道：「俞特使，老朽好像聽你說過曾與艾南村打過一架？」

俞立忠答道：「是的！」

蓬萊仙翁追問道：「身手如何？」

俞立忠道：「很不錯，够資格冒充金衣特使！」

蓬萊仙翁哈哈笑道：「但像現在這情形呢？」

俞立忠一哂道：「他插翼難飛！」

蓬萊仙翁又哈哈大笑一陣，轉望假木劍仙關士揚道：「你大概是艾家四兄弟的老大艾東村，我說艾東村，俞特使說得不錯，你已是插翼難飛了，既然逃不掉，倒不如收起頑抗之心，好好去睡一覺才是實際！」

說也奇怪，假關士揚在聽了蓬萊仙翁的話和接觸到他那一對精亮而和善的眼光之後，整個人似乎起了變化，原是充滿殺氣的一對眼睛開始現出迷茫之色，運聚於全身的勁道也似乎開始在慢慢溶解。

蓬萊仙翁雙目緊盯在他臉上，又笑道：「你看，今晚是中秋之夜，良辰美景，月明氣爽，正是睡覺的好時光，睡吧！睡吧！睡吧！」

假關士揚恍如着了魔，兩眼果然慢慢闔上，渾身力氣像似被人用甚麼東西抽掉，忽然搖搖欲墜起來。

蓬萊仙翁立刻向不倒翁尉遲必勝吩咐道：「尉遲特使，你帶他去臥房睡覺！」

不倒尉翁遲必勝邁步走過去，拉起他右腕柔聲說道：「來，老夫帶你去睡個痛快！」

假關士揚右手脈門被扣住時，方始豁然驚醒，但爲時已遲，他全身都已失去抵抗能力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怪笑一聲，回望着蓬萊仙翁問道：「盟主，這就帶他去正心牢

麼？」

蓬萊仙翁搖頭笑道：「不，帶到老朽房中去，我們也來剝他的皮！」

說着，陡地面容一正，轉對第三號金衣特使八臂金猿段雲平和十二號金衣特使冷面西施朱雲儀說道：「段、朱兩位火速下山解救上官特使，他和假鐵燈和尚走在一起，恐有性命之虞！」

八臂金猿段雲平和冷面西施朱雲儀齊應一聲，立即騰身縱起，轉眼便消失於遠處的月夜下。

這一邊，不倒翁尉遲必勝帶着假關士揚飛上二樓，南海散人隨後跟上，蓬萊仙翁發覺俞立忠臉露驚訝望着自己，不由微微一笑道：「俞特使何事驚奇？」

俞立忠連忙正容答道：「沒甚麼沒甚麼……」

蓬萊仙翁笑道：「如老朽猜測不錯，俞特使大概爲老朽懂得邪術而感到驚奇，是麼？」

俞立忠被他猜中心事，遂也不隱瞞，點頭笑道：「正是，盟主剛才對假木劍仙關士揚所施爲的是甚麼功夫？」

蓬萊仙翁道：「名曰『攝魂心法』，是一種左道旁門的邪術！」

俞立忠忙道：「盟主請勿如此說，晚輩以爲天下沒有邪術，用之正則正，用之邪則邪！」

蓬萊仙翁哈哈笑道：「俞特使說得對，這也就是老朽敢於施爲的原因，現在我們去剝假關士揚的皮吧！」

話聲中，左脚一抬，身形冉冉飄起，倏忽之間，業已飛上二樓！

俞立忠對這位號稱「武仙」的蓬萊仙翁景仰已久，這時見他顯露了一式上乘輕功身法，果然其造詣已到達出神入化的境地，心中驚佩不置，暗忖道：「常言道，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更有強中手，這話當眞一些不假，看了這位蓬萊仙翁的施展，我俞立忠又算得老幾呢？」

思忖間，他也飛上了二樓走廊，正見到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拉着蓬萊仙翁的手上下打量一番，眼中噙着淚珠，臉上掛着歡悅的笑靨，又笑又叫地說道：「哈哈哈……哈嘻嘻……盟主您原來沒有事呀！」

蓬萊仙翁笑道：「不錯，很抱歉，老朽剛才欺騙了你！」

老頑童高三歌連聲道：「不打緊！不打緊！只要盟主您沒有死，騙我去跑一趟長城我也願意！」

蓬萊仙翁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別再想長城了，老朽問你，你抓到那個康天佑了沒有？」

老頑童高三歌連連點頭說道：「抓到了！抓到了！我告訴他說：『喂，康天佑，盟主叫我來抓你！』他倒也機警，翻起來撒腿便跑，我連忙趕上去抓小鷄一般把他抓起來，此刻已經被我關在第四號牢房裏！」

蓬萊仙翁笑着道：「很好，你辦得很好！」

老頑童高三歌十分高興，聳聳肩道：「那裏那裏，我一向只會打架，不會辦事，這一次——」

說到這裏，一眼瞥見俞立忠站在蓬萊仙翁身後，登時面色大變，拉着蓬萊仙翁倉皇後退：駭叫道：「不好！盟主您身後有鬼！」

蓬萊仙翁失笑道：「別怕！別怕！他是俞立忠，不是鬼！」

老頑童高三歌駭然道：「可是他已死了呀！」

蓬萊仙翁道：「他沒死，死的那個是假的！」

老頑童高三歌滿臉錯愕，詫聲道：「假的？乖乖龍的冬，我怎會不知道呀？」

蓬萊仙翁道：「老朽也是剛剛才知道的，來來來，老朽再帶你去看一個金衣特使！」

說罷，拉着他走入自己的臥房。

俞立忠隨後跟入，只見那假關士揚睜眼仰躺在地板上，大概已經被不倒翁尉遲必勝點住了穴道，老頑童高三歌倒也聰明，知道他就是盟主說的假金衣特使，他上前仔細打量假關士揚一番，又伸手摸了摸他的臉孔，回對蓬萊仙翁嘆道：「盟主，他明明是木劍仙關士揚，怎麼說他是假的呀？」

蓬萊仙翁苦笑道：「他穿的是關特使的皮，你自然看不出來，不信你把他的衣服脫下來看看！」

老頑童高三歌十分好奇，聞言立刻動手脫卸假關士揚的衣服，轉眼就把他脫得赤條條一絲不掛！

蓬萊仙翁又說道：「把他的身子翻過來！」

老頑童高三歌依言翻過他的身子，發現他背脊上有一排人皮扣子，不禁大爲驚奇，怪叫道：「啊呀！這傢伙原來穿着人皮呀！」

俞立忠怕他弄壞那張人皮，便上前小心翼翼的解開人皮扣子，輕輕拉出他頭，再拉出他雙臂，最後才把他整個人抱了出來。

年約四十左右，修眉朗目，廣額端鼻，面色白皙如玉，竟是個英俊瀟洒的中年人！

蓬萊仙翁視綫由假關士揚的臉上移到俞立忠的臉上，問道：「俞特使，你可認識他？」

俞立忠甚爲驚奇，搖頭道：「不認識，他年紀好輕啊！」

蓬萊仙翁又問道：「俞特使在桑苧茶莊見到艾南村和艾北村，他們有多大年紀了？」

俞立忠道：「艾南村是二莊主，艾北村是三莊主，年紀都在六十以上！」

蓬萊仙翁道：「那麼，這一個必是四莊主艾西村！」

俞立忠道：「不，這一個也可能是大莊主艾東村！」

蓬萊仙翁一怔道：「怎麼說？」

俞立忠道：「晚輩見過的艾南村和艾北村可能也穿着人皮！」

蓬萊仙翁恍然一哦，轉望不倒翁尉遲必勝問道：「尉遲特使，可是點了他的啞穴？」

不倒翁尉遲必勝道：「沒有，他可以說話！」

蓬萊仙翁遂即回望假關士揚道：「朋友，願意回答老朽幾個問題麼？」

刑場現敵踪

假關士揚沉默半晌，冷冷一笑道：「眼下被你們禁錮在正心牢的黑衫蒙面少年，他是我師姪，請問你們可曾由他嘴裏問到一些甚麼？」

蓬萊仙翁頷首笑道：「對，你身爲他的師伯，看來老朽更別想由你嘴裏得到一些甚麼了？」

假關士揚冷峻地道：「知道就好！」

老頑童高三歌插口叫嚷道：「但是，喂，喂，你說說你是誰總可以吧？」

俞立忠笑道：「他是艾東村，沒有錯了！」

老頑童高三歌一怔道：「你怎麼知道的？」

俞立忠道：「他說黑衫蒙面少年司空英是他的師姪，他自是艾家四兄弟的老大艾東村不錯！」

老頑童高三歌向他豎起大姆指道：「嘿，看不出你小子年紀輕輕，居然有些鬼聰明！」

蓬萊仙翁喝道：「高特使不許胡說，俞少俠已是本盟第十三號金衣特使，你以後稱呼他要客氣一點！」

老頑童高三歌面露驚詫，却又輕蔑的瞥了俞立忠一眼道：「哼，他那麼一點年紀，也有資格就任金衣特使麼？」

蓬萊仙翁笑問道：「你認爲誰才有資格就任金衣特使？」

老頑童高三歌道：「像一劍震武林衞壽那種人物還差不多！」

蓬萊仙翁哈哈笑道：「不瞞你說，他正是一劍震武林衞壽！」

老頑童高三歌一呆，轉望俞立忠直眨眼睛，驚訝道：「眞的？你眞是一劍震武林衞壽？」

俞立忠拱手一揖道：「正是區區在下，今早在下還跟高特使鬥了場蟋蟀，僥倖贏了高特使一身衣服，您老沒忘記吧？」

他這話是改用「盧儀南的堂弟」的口音說出的，因此老頑童高三歌一聽之下，跳起老高，連聲怪叫起來。

那艾東村似乎也沒想到俞立忠會死而復活，第二次出現的一劍震武林衞壽竟然又是他化身的，故臉上不禁流露出驚訝之色！

蓬萊仙翁微微一笑，便又向他問道：「艾東村，老朽知你不會答覆問題，但有些不關痛癢的問題，你是可以答覆的。」

艾東村面容倏又變冷，淡淡道：「若眞是不關痛癢，自然可以回答。」

蓬萊仙翁道：「老朽最想知道的是本盟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關士揚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的遇難眞相，你們是在甚麼時候取代他們混入同心盟的？」

艾東村似覺這問題已無守秘的必要，便坦率答道：「兩個月前，你葛懷俠派他們出去找尋『血胆豪客沙仁』的時候！」

蓬萊仙翁點頭「嗯」了一聲，又問道：「是你和艾西村下手的？」

艾東村道：「不是，說實話，我們還不够力量擒住他們兩人。」

蓬萊仙翁問道：「那麼是誰幹的？」

艾東村冷笑道：「你問到有關『痛癢』的問題上去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聽了大怒，轉望蓬萊仙翁沉聲道：「盟主，這傢伙不吃敬酒，我們把他帶到正心牢去吧。」

蓬萊仙翁太息道：「只怕沒用，那黑衫蒙面少年司空英是個例子！」

不倒翁尉遲必勝沉痛地道：「可是關特使和鐵燈和尚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南海散人忍不住接口道：「對，至少先讓他吃點苦頭！」

蓬萊仙翁沉忖有頃，又太息一聲道：「好吧，把他帶下去！」

老頑童高三歌聽說要對艾東村用刑，高興非凡，立刻一把將艾東村抱起來，當先飛步出房。

蓬萊仙翁、不倒翁尉遲必勝、南海散人及俞立忠相繼跟出，一行人來到正心牢，進入一間擺着各種刑具的刑室，蓬萊仙翁坐落一張藤椅，望着俞立忠苦笑道：「老朽一直想把這些刑具毀掉，可是有些賤骨却不領情，不用這些刑具照顧他，他硬是要充好漢，咳……」

俞立忠含笑不語，他覺得像艾東村這種人，的確應該給他吃些苦頭。

這時老頑童高三歌已將艾東村放落於一塊長方形的木板上，木板四角釘有四條鐵鍊，老頑童高三歌將鐵鍊縛上艾東村雙脚，使他成個「大」字形仰躺在木板上。

然後，不倒翁尉遲必勝由一個木箱中取出一隻小磁瓶，拔去瓶塞倒出一些紅色藥粉塗在艾東村的身上，那藥粉倒出時，散發出一股濃郁的香味。

俞立忠不懂他們對艾東村施以何種酷刑，忍不住向蓬萊仙翁問道：「盟主，那是甚麼藥粉？」

蓬萊仙翁微笑道：「一種普通香料，螞蟻喜歡啃吃的一種香料！」

俞立忠一聽就知他們要在艾東村的身上放螞蟻，不由得渾身泛起一層鷄皮疙瘩，他有一劍殺千百人的胆量，却無看人受刑的勇氣，當下低聲道：「盟主，晚輩可否去看看那個黑衫蒙面少年司空英？」

蓬萊仙翁也不喜歡看人受刑，乃起身道：「好，我們一道去看。」

兩人走出刑室，忽見那位封牢主急急惶惶的奔過來，大叫道：「盟主不好了，那黑衫蒙面少年殺了康天佑！」

蓬萊仙翁面色一變，住足問道：「怎會讓他殺死？」

封牢主急促地道：「剛才高特使帶康天佑入牢，說是盟主您下令要把他關禁起來的，屬下打算把他關入第六號牢房，高特使堅持要他跟黑衫少年關在一起，說讓他們同禁一堂，而不寂寞！」

蓬萊仙翁葛懷俠頓足道：「糊塗！糊塗！眞是糊塗！」說着，急步疾往牢中走來。

俞立忠和封牢主隨後跟着，三人來到第四號牢房，由小鐵窗望入，只見那面貌醜惡的黑衫少年司空英神色冷漠的盤膝坐在地上，他雙手戴着一副精鋼打造的手銬，而那副手銬現在沾滿鮮血！

在他面前橫臥着一具頭顱破裂腦漿迸流的屍體，那人正是盟丁康天佑！

蓬萊仙翁對這個身繫囹圄而尚敢殺人的黑衫少年至爲憤怒，沉喝道：「司空英，你因何要殺死康天佑？」

敢情黑衫少年自被捕入正心牢後，今天還是第一次聽見有人喊出他的姓名，故聞言頗感驚異，他抬目看看蓬萊仙翁一眼，發現被自己害死的俞立忠竟站在窗外，不禁大吃一驚，咀巴一張，差點驚叫出聲，也差點驚跳起來。

蓬萊仙翁又怒喝道：「司空英，你說話！」

司空英倏地恢復冷峻之色，愛理不理地道：「你要我說甚麼？」

蓬萊仙翁怒道：「說你爲何打死康天佑！」

司空英淡淡道：「怕他挨不了刑罰而供出我們的秘密，如此而已！」

蓬萊仙翁雙目精光暴射，沉「哼」一聲道：「你以爲你就挨得了麼？」

司空英傲慢地道：「至少我已挨過五次了！」

蓬萊仙翁大爲光火，立即轉對封牢主道：「封一虎，把他帶到刑室來！」

語畢，轉身走回。

俞立忠只得跟着走，回到刑室門外，只聽刑室內傳出一聲聲極力壓抑的哀吟，顯係艾東村受不了「萬蟻鑽身」的痛苦而發出聲音，俞立忠聽得毛骨悚然，忙開口道：「盟主，晚輩斗胆有個請求。」

蓬萊仙翁停步問道：「俞特使有甚麼事？」

俞立忠窘笑笑道：「晚輩由洛陽到此，一連十二天未曾好好歇息過，假如盟主沒有甚麼差遣的話，晚輩想先告退去睡一覺。」

蓬萊仙翁笑道：「正該如此，俞特使請去盧特使的房間歇息吧。」

他肅容略一躊躇，隨即舉步穿過議事廳的走道，在蓬萊仙翁面前立定，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禮，然後接過金衣。

這時，掌聲更爲熱烈，歷久方止。

蓬萊仙翁等到掌聲停了，便向全廳代表發話道：「諸位：從今天起，俞立忠已是本盟主的第十三號金衣特使，關於俞特使的身世來歷，諸位想必都已明白，而關於俞特使在少林寺計擒黑衣蒙面少年司空英，以及在洛陽偵破桑苧茶莊等等的偉績，老朽已在今早爲諸位講述過，於此不再贅言，老朽現在所欲強調的一點是：在此之前，本盟曾經做了兩件錯事，一是誤判俞立忠的死刑，一是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五派掌門人誤殺了俞立忠的父親俞雲陽，後者雖非出自老朽之意，但老朽身爲同心盟主，未能洞察是非亦屬難辭其責，所以說來說去，我們同心盟對不起俞特使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今天，老朽雖然任命他爲本盟的第十三號金衣特使，但老朽不敢說這是對他們黃山派及其父親之死的一點補償，同時老朽也相信俞特使絕不肯在父仇未報前——也即是俞掌門人冤情未白之前——答應老朽的請求而將他們黃山派帶返同心盟，因此之故，老朽想來想去，只有一個辦法才能彌補本盟的過失，這就是把俞掌門人之死列爲本盟必須偵破的大案件之一！」

掌聲又起，連少林、武當、華山、崑崙、崆峒五派代表也鼓掌不已，很顯然的，他們現在也已默認俞雲陽死得冤枉。而既然蓬萊仙翁和俞立忠不把他們五派看作是殺害俞雲陽的兇徒，他們還有甚麼不同意的呢？

全廳再處回歸靜寂時，蓬萊仙翁請俞立忠在金衣特使的座位上坐下，然後再向全體代表宣佈道：「現在，老朽將要指定兩位金衣特使負責偵緝害死俞雲陽的兇徒，爲了謹愼起見，老朽暫不宣佈這兩位金衣特使是誰，假如有人知道的話，也請勿對外洩漏，以便利兩位金衣特使的偵查行動！」

微微一頓，繼道：「此事到此告一段落，現在開始進行討論老問題，老朽適才接到報告，眼下禁錮於正心牢中的艾東村和司空英已挨過了十八般刑具，但他們仍然不吐露隻字，大概本盟要從他們嘴裏獲知一些敵人的秘密已不可能，諸位代表對此有無意見？」

崆峒派的章代表起立發言道：「司空英殺人如麻，艾東村殺害本盟木劍仙及鐵燈和尚兩位金衣特使，此罪不容寬赦，既然他們不肯招供，只有一個字——殺！」

「對！」

「殺！」

「殺！」

「殺！」

整個議事廳，立刻响起了一片附和之聲！

蓬萊仙翁嘆息一聲，起身以沉重的語氣道：「四海同心盟原是重德化而不重殺戮，但艾東村及司空英罪大惡極，且冥頑不化，爲今之策，除殺而外，則無他途可循了！」

說到此，轉對南海散人道：「散人請

去正心牢，吩咐封牢主將艾東村和司空英帶到廣場來！」

南海散人領命離座而去。

於是，蓬萊仙翁宣佈散會，與全體代表步出議事廳，朝廣場走來。

俞立忠走近蓬萊仙翁身邊，問道：「盟主，上官特使和假鐵燈和尚還沒有回來吧？」

蓬萊仙翁搖頭道：「沒有，看情形，上官特使只怕也有危險了！」

俞立忠再問道：「段、朱兩位呢？」

蓬萊仙翁道：「也還沒回來！」

俞立忠默然片刻，輕嘆一聲道：「今天我們若殺了艾東村和司空英，盧、上官兩位恐亦難有生還的機會了。」

蓬萊仙翁微笑說道：「正是，我們殺他們的人，他們殺我們的人，這是很公平的！」

俞立忠道：「但假如我們不殺艾東村和司空英，或許盧、上官兩位也可多活幾天，是不是？」

蓬萊仙翁道：「也許是的，但事到如今，也管不了這許多了！」

俞立忠沒想到他竟如此不重視兩位金衣特使的性命，心中頗爲不滿，但當他想到要殺艾東村和司空英的是同心盟而非他一人，也就黯然一嘆，不再開口了。

轉眼間，衆人來到廣場上，在廣場四邊圍成一道人環，情形和以前斬殺俞立忠毫無二致；俞立忠想到前後不到三個月，自己由死犯一躍而爲金衣特使，臉上不禁升起一絲苦笑。

不一會，南海散人和封牢主將艾東村、司空英押到廣場上來了。

一看艾東村和司空英的神色，就知他們曾經受過許多酷刑，他們仍戴着手銬，在南海散人和封牢主的扶持下，有氣無力的走入場中，在指定地點跪了下去。

蓬萊仙翁走到他們面前，面含威稜沉聲說道：「兩位如願意招供，現在還來得及！」

艾東村和司空英均垂頭不語，好像沒聽到，又好像喝醉了酒，上身不住搖擺着，看樣子隨時都會倒下去。

蓬萊仙翁冷「哼」一聲，又道：「螻蟻尚且貪生，你們當眞不怕死麼？」

艾東村和司空英仍然垂頭不發一語。

蓬萊仙翁面容一沉，冷笑道：「大概你們需要考慮，也好，老朽再給你們考慮半個時辰吧！」

說完，轉身走開。

大家一聽還要等半個時辰，都感掃興，頓時就有許多人走了開去。

蓬萊仙翁命隨身一名書僮搬來一張籐椅，就在艾東村對面兩丈處坐下，向走近自己身邊的四位金衣特使笑問道：「你們猜半個時辰後的情形會是如何？」

第一號金衣特使不倒翁尉遲必勝道：「自古以來，只有英雄不怕死，他們是狗熊，因此屬下相信他們會招供！」

第二號金衣特使老頑童高三歌搖頭道：「只怕不見得，他們已挨過十八般刑具還在乎殺頭麼？」

第十號金衣特使南海散人道：「正是，我猜他們不會招供！」

輪到俞立忠說話，但見俞立忠含笑不語。

蓬萊仙翁移目望他，笑問道：「俞特使有何高見？」

俞立忠微微一笑，低聲道：「晚輩以爲，他們不會招供，而盟主也不是在等他們招供！」

蓬萊仙翁眼睛一亮，輕笑道：「俞特使果然厲害，老朽服你啦！」

俞立忠笑道：「晚輩也是剛剛想出的，沒什麼了不起！」

老頑童高三歌聽不懂，連忙問道：「盟主，您不是在等他們招供，是在等什麼呀？」

蓬萊仙翁笑道：「別問，你等着瞧好了！」

老頑童高三歌抓耳搔腮道：「唉唉，這不急死人麼！」

蓬萊仙翁道：「高特使你人並不笨，只是不肯用腦筋！」

老頑童高三歌瞪眼問道：「我用腦筋就想得出來是不是？」

蓬萊仙翁頷首笑道：「不錯，你不妨用點腦筋想一想！」

老頑童高三歌說了聲「好」，便煞有介事的席地坐下，閉目苦思起來。

在同心盟，老頑童高三歌始終是一塊笑料，這時大家一見他忽然坐在地上閉目不動，不知他在攪甚麼，立刻一齊圍過來觀看。

蓬萊仙翁怕有意外，便向不倒翁尉遲必勝和南海散人道：「兩位請去看守艾東村和司空英，別讓他們乘機跑了。」

不倒翁尉遲必勝和南海散人應命走到艾東村兩人身邊站住。

就在這時，老頑童高三歌忽然由地上跳起來，拍手歡笑道：「我想到了！我想到了！」

蓬萊仙翁笑道：「你想到了什麼？」

老頑童高三歌道：「盟主要他們考慮半個時辰，眞正的目的在等他們尿急，他們尿急的時候，自然不得不招供了，對不對？哈哈，哈哈哈！」

蓬萊仙翁沒想到他的腦筋轉得這麼古怪，不禁哈哈大笑道：「對！對！高特使你完全猜對了！」

圍觀的許多代表也笑得前仰後俯，一時廣場上充滿了笑聲，把原來的一股肅殺氣氛全部掃光了。

正當此時，俞立忠發現遠方天空上，有一點黑影正朝五老峯緩緩飛來，心頭一動，忙向蓬萊仙翁低聲道：「盟主，您要等待的人大概來了！」

蓬萊仙翁神色一怔，神目電掃全場一眼，問道：「來在何處？」

俞立忠含笑道：「東方天上！」

蓬萊仙翁舉目一望，發現有一隻巨鳥朝五老峯飛來，心中大喜，立刻向圍立身邊的代表們道：「諸位請速退開，敵人有消息來了！」

衆人聞言迅疾後退，仍像剛才那樣，在廣場四周圍成一個圓環。

轉瞬間，那隻巨鳥已經飛臨同心盟上空，在距離地面約十二丈高的空中飛翔着，原來那是一隻罕見的巨鵬，黑色羽毛，雙翼張開足有一丈七八長，大得嚇死人！

十三天前，俞立忠逃出桑苧茶莊的地

下室時，剛好截獲「老山主」發給艾南村和艾北村的一封令書，那次傳書者是一名小僮，他把令書誤傳給俞立忠後，立即乘一隻巨鳥飛走了，當時俞立忠雖只看到那隻巨鳥投映在地上的一點影子，但他斷定那隻巨鳥就是現在這隻黑色巨鵰不錯！

果然，那隻黑色巨鵰在空中飛翔一團之後，在場衆人都已發現巨鵰背上坐着一位黑衣蒙面人！

那黑衣蒙面人兩顆眼睛明亮如星，寒光熠熠的俯瞰全場一遍，突地發出「桀桀」怪笑道：「哪一位是蓬萊仙翁葛懷俠？站出來回話！」

蓬萊仙翁端坐不動，凝聲道：「老朽在此，來人有話便說！」

那黑衣蒙面人循聲下望，又發出一陣「桀桀」怪笑道：「葛懷俠你好大胆，竟敢斬殺我們『老山主』的愛徒愛孫，可是不要命了麽？」

蓬萊仙翁天性幽默，聞言並不生氣，只嘻嘻笑道：「你的話老朽聽不大清楚，請飛低一點如何？」

那黑衣蒙面人似覺十二丈還不够高，反又向上飛高兩丈，這才大笑道：「葛懷俠，你放正經一點，本人奉『老山主』之命來跟你談判！」

蓬萊仙翁笑道：「你說的『老山主』究竟是何許人呀！」

那黑衣蒙面人道：「這個你別管，你只要知道有這麽一位『老山主』，那就行了！」

蓬萊仙翁道：「那位『老山主』够資格與老朽談判麽？」

黑衣蒙面人道：「够而有餘！」

蓬萊仙翁道：「說來聽聽！」

黑衣蒙面人道：「你葛懷俠是昔日武林『十二武曲星』中的『武仙』，應知當時武林中也有十二位跟你們同輩齊名的『十二武煞星』吧？」

蓬萊仙翁面色微變，道：「原來所謂『老山主』即是當年的『十二武煞星』之一？」

黑衣蒙面人搖頭笑道：「不，十二武煞星的頭號人物『武魔』濮陽鴻飛已被黃山派俞掌門人殺害，現在我們『老山主』已替了『五絕神魔濮陽鴻飛』的『武魔』『[illegible]』，領導其餘十一武煞星——這够資格與葛[illegible]俠談判了吧？」

蓬萊仙翁冷冷一笑道：「够，可是他爲何不親自來？」

黑衣蒙面人道：「我們『老山主』乃是萬乘之尊，不輕易移駕下山的！」

蓬萊仙翁冷哂道：「那麽他要你來與老朽談判什麽？」

黑衣蒙面人道：「你們同心盟的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和第八號金衣特使流浪天使盧儀南刻下已在我們手中，如果你敢斬殺我們『老山主』的愛徒愛孫，我們『老山主』也會將上官威和盧儀南處決！所以你看怎麽辦好呢？」

蓬萊仙翁道：「你們『老山主』意思怎樣？」

黑衣蒙面人道：「你們殺，我們也殺，你們放，我們也放！」

蓬萊仙翁道：「假如我們放而你們不放呢？」

黑衣蒙面人道：「我們約個換虜的地點，雙方同時放人如何？」

蓬萊仙翁冷笑道：「這倒可以，就怕你們放回來的兩位金衣特使又是假的！」

黑衣蒙面人笑道：「這一點根本不用考慮，假如你怕我們用別人頂替，在交換之前，你可以先盤問清楚！」

蓬萊仙翁說道：「你們殺害了本盟第六、第九兩位金衣特使，這筆賬又該如何算？」

黑衣蒙面人道：「那是另外一回事，如你不甘休，換虜過後，我們可以再來門一門！」

蓬萊仙翁道：「換虜地點須得由老朽決定！」

黑衣蒙面人道：「你說說看！」

蓬萊仙翁道：「就在本山漢陽峯，如何？」

黑衣蒙面人道：「不行，漢陽峯距離你們這同心盟太近了！」

蓬萊仙翁正色道：「同心盟是個堂堂正正的武林機構，你怕什麽？」

黑衣蒙面人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你另說個地點吧！」

蓬萊仙翁又說道：「九宮山總可以了吧？」

黑衣蒙面人搖頭道：「九宮山千岩萬壑，森林蔽天，容易潛伏人，不好！」

蓬萊仙翁怒道：「你們怕山，那麽就在水上交換好了！」

黑衣蒙面人笑道：「可以，那一個水上？」

蓬萊仙翁道：「鄱陽湖！」

黑衣蒙面人道：「好，時間呢？」

蓬萊仙翁道：「後天正午！」

黑衣蒙面人想了想，點頭道：「可以，但不能乘坐有艙房的船，每一方也只能跟去兩人，如發現多出一人，我們掉頭就走！」

蓬萊仙翁冷笑道：「聽你口氣，好像這一次的換虜是老朽提出的要求似的！」

黑衣蒙面人無言以對，仰頭狂笑道：「好啦，談判到此結束，你還有什麽話要說的麽？」

蓬萊仙翁沉聲道：「替老朽轉告『十二武煞星』，老朽歡迎他們重出武林，並預祝他們能够長生不老！」

黑衣蒙面人長笑一聲道：「好，也代轉告『十二武曲星』，告訴他們『十二武煞星』很懷念老朋友！」

語至此，用手輕輕一拍巨鵰翅膀，巨鵰立即向上騰飛，冉冉而去……（未完）

定閱本刊
請電——
H四六四六四六
與本社營業部洽商

每週新書多姿采
環球小說盡名家

每本H.K.$7.00

西門丁 新作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
地鐵店均有售

西門丁著作：
玉佛謎——$7.00
玉佩疑雲——$6.00

每本H.K.$6.00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發行

新派武俠小說

甘十九妹

第一集

蕭逸

甘十九妹

蕭逸 著

經已出版

四十年前武林出現
一個水紅芍，以絕色名噪江
湖，她的「丹鳳軒」武功更自命爲
天下無敵，她自詡麗質天生，武功更高人
一等，可惜她任性喜殺戮，引至「武林七修」
挺身而出，計誘她墮入陷阱，縱使她能全身而退，
花容月貌却也燒得面目全非，此仇她懷恨在心，終
於教出一位女弟子甘十九妹，替她復仇，武林也因
此揭起一片腥風血雨……

各大書店・超級市場及
地鐵站均有售

全套三集H.K.$24

環球出版社發行

H.K.N.G